蘇俊源／編註

感應篇彙編白話註解

《卷一》

華藏退居沙門釋淨空

台北地藏淨宗學會 敬贈

雍正皇帝上諭

上諭。朕惟三教之覺民於海內也。理同出於一原。道並行而不悖。人惟不能豁然貫通。於是人各異心。心各異見。慕道者謂佛不如道之尊。向佛者謂道不如佛之大。而儒者又兼闢二氏以為異端。懷挾私心。紛爭角勝而不相下。朕以持三教之論。亦惟得其平而已矣。能得其平。則外略形跡之異，內證性理之同。而知三教初無異旨。無非欲人同歸於善。夫佛氏之五戒十善。導人於善也。吾儒之五常百行。誘掖獎勸。有一不引人為善者哉。昔宋文帝。問侍中何尚之曰。六經本是濟俗。若性靈真要。則以佛經為指南。如率土之民。皆淳此化。則吾坐致太平矣。何尚之對曰。百家之鄉。十人持五戒。則十人淳謹。千室之邑。百人持十善。則百人和睦。持此風教。以周寰區。則編戶億千。仁人百萬。而能行一善。則去一惡。去一惡。則息一刑。一刑息於家。萬刑息於國。洵乎可以垂拱坐致太平矣。斯言也。蓋以勸善者。治天下之要道也。而佛教之化貪吝。誘賢良。其旨亦本於此。苟信而從之。洵可以型方訓俗。而為致君澤民之大助。其任意詆毀。妄捏為楊墨之道之論者。皆未見顏色。失平之瞽說也。特諭。

雍正十一年二月十五日

重刊序

此篇以感應二字立名。感即是因。應即是果。其開端四句曰。禍福無門。惟人自召。善惡之報。如影隨形。發揚因果報應。為善得福。作惡得禍之理。甚簡且明。人苟能明白因果之理。知作惡必得禍殃。則雖強其作惡。心必有所畏而不敢從。知為善必得福祿。則亦心有所求。雖阻其為善而不肯止矣。印光法師曾有言曰。因果者。世出世間聖人平治天下。度脫眾生之大權也。當今之世。若不提倡因果報應。生死輪迴之事理。欲令天下太平。人民安樂。雖佛祖聖賢齊出。亦未如之何也矣。感應篇雖出道藏。而註中多引儒書佛經。讀一書而得三教精義。一快事也。彙編乃彙集古今各種註本。詳審決擇。精益求精。而編輯成書者。故讀彙編一書。已讀盡感應篇註本矣。二快事也。編者手眼。高出等倫。莫與為比。讀者得此良導。心量以之而開拓。福緣以之而廣植。三快事也。儒教至理名言。誠正功夫。修齊要訣。此編已收之過半。佛門文字般若。於此亦得略見一斑。道家攝心要義。亦已彙

萃此中。四快事也。故彙編不獨為感應篇註之王。實為一切善書之王也。凡得遇之者。即是有福之人。能一線到底讀去。息心靜氣。反覆玩味者。體之於心中。見之於行事者。即是大福之人。若復精而求之。則成聖賢。作佛祖。盡在其中矣。人生在世。不克見此書王。沉淪長劫。自拔無由。豈非大不幸事乎。感應篇註解。如此明白。如此詳盡。如此透徹。如此懇切。不啻如耳提面命。不啻如大聲疾呼。而悲憫之懷。言隨淚下。有緣讀此。自應回頭。又何疑哉。此篇凡二百九十三言。所載善惡。小大畢具。普願大眾勤持此篇。須是時時心中默念。字字反入身來。有無是事。漸漸寡去。日日如此。年年如此。自然動處是善。觸處是善。自可去苦得樂。有福無禍。有吉無凶也矣。

公元一九五九年五月佛山林俠菴重刊謹述

重刊感應彙編序

天地之心。一至善之心也。人生氣化之中。性本皆善。而啟誘振作。浸潤滋信。必資於感應之書。今與世人言善。無敢以為非者。獨於感應之書。往往不屑卒讀。甚至攢眉不樂。揆其意。殆以感應之說所以教惡人。吾無惡。何讀為。余獨以為非善人不能讀善書。所以然者。以善與善感。如膠投漆。如酥和酪。氣類相感。自然醰醰有味。日起有功。信哉。非善人不能讀善書。行善事。立善論也。抑余更有說者。儒道之言感應。猶釋教之言因果也。感即因。應即果。故以善感者。得福果。以不善感者。得苦果。以六度萬行無上菩提感者。得佛果。以勤修淨土念佛求生感者。得極樂蓮臺果。無感非因。無應非果。感應既明。因果益著。世出世間諸法。無不可以此書為梯階。惟願家置一編。信受奉行。善念日充。心地日淨。以之迴向淨土。求生極樂。進幾佛果而不難。豈非重刻是書者之一大快事乎。是為序。

清光緒丙申三月大蓮居士張丙炎沐手拜誌

勸讀感應篇彙編啟

感應篇雖出道藏。而註中多引儒書佛經。讀一書而得三教精義。一快事也。彙編乃彙集古今各種註本。詳審決擇。精益求精。而編輯成書者。故讀彙編一書。已讀盡感應篇註本矣。二快事也。編者手眼。高出等倫。莫與為比。讀者得此良導。心量以之而開拓。福緣以之而廣植。三快事也。儒教至理名言。誠正工夫。修齊要訣。此編已收之過半。佛門文字般若。於此亦得略見一斑。道家攝心要義。亦已彙萃此中。四快事也。故彙編不獨為感應篇註之王。實為一切善書之王也。凡得遇之者。即是有福之人。能一線到底讀去。息心靜氣。反覆玩味者。體之於中心。見之於行事者。即是大福之人。若復精而求之。則成聖賢。作佛祖。盡在其中矣。人生在世。不克見此書王。沉淪長劫。自拔無由。豈非大不幸事乎。感應篇註解。如此明白。如此詳盡。如此透徹。如此懇切。不啻如耳提面命。不啻如大聲疾呼。而悲憫之懷。言隨淚下。有緣讀此。自應回頭。又何疑哉。編中所載惡報諸人。趨

死如鶩。至死不悟者。皆由其一生未曾讀得感應篇也。感應篇之裨益於人生。豈第為轉禍為福之唯一捷徑。抑亦為超凡入聖之不二法門也。

印光法師太上感應篇直講序

人性本善。由對境涉緣。不加檢察。遂致起諸執著。好惡。種種情見。以埋沒本性者。比比皆是。由是古之聖人各垂言教。冀人依行。以復其初。其語言雖多。總不出格物致知。明明德。止至善而已。所言格物者。格。如格鬥。如一人與萬人敵。物。即煩惱妄想。亦即俗所謂人欲也。與煩惱妄想之人欲戰。必具一番剛決不怯之志。方有實效。否則心隨物轉。何能格物。致者。推極而擴充之謂。知。即吾人本具愛親敬兄之良知。非由教由學而始有也。然常人於日用之中。不知省察檢點。從茲隨物所轉。或致並此愛親敬兄之良知亦失之。尚望其推極此良知。以遍應萬事。涵養自心乎。是以聖人欲人明明德。止至善。最初下手。令先從格物致知而起。其所說工夫。妙無以加。然欲常人依此修行。須有成範。方能得益。五經四書。皆成範也。但以文言浩瀚。兼以散見各書。不以類聚。頗難取法。而未多讀書者。更無因奉為典型也。太上感應篇。撮取惠吉。逆凶。福善。禍淫

之至理。發為掀天。動地。觸目。驚心之議論。何者為善。何者為惡。為善者得何善報。為惡者得何惡報。洞悉根源。明若觀火。且愚人之不肯為善。而任意作惡者。蓋以自私自利之心使之然也。今知自私自利者。反為失大利益。得大禍殃。敢不勉為良善。以期禍滅福集乎。由是言之。此書之益人也深矣。故古之大儒。多皆依此而潛修焉。清。長洲。彭凝祉。少奉此書。以迄榮膺殿撰。位登尚書後。尚日讀此書。兼寫以送人。題名為元宰必讀書。又釋之曰。非謂讀此書。即可作狀元宰相。而狀元宰相。決不可不讀此書。其發揮可謂透澈之極。然見仁見智。各隨其人之 質。此書究極而論。止乎成仙。若以大菩提心行之。則可以超凡入聖。了脫生死。斷三惑以證法身。圓福慧以成佛道。況區區成仙之人天小果而已乎。此書註解甚多。惟清。元和。惠棟之箋註。最為精深宏暢。惜非博學之士不能閱。次則彙編。實為雅俗同觀之最上善本。而不甚通文之婦孺。猶難領會。惟直講一書為能普益。然文雖淺顯。詞甚優美。淺而不俗。最易感人。香濤居士。出資千圓。排印廣布。亦有同志各相輔助。願令此書周遍寰宇。庶幾人人修十善。家敦孝弟。

知禍福之惟人自召。善惡之各有報應。則誰肯為惡而召禍乎。此風一行。善以善報。則禮讓興行。干戈永息。人民安樂。天下太平矣。願有財力智力者。或廣印以流布。或說法以講演。俾未失本性者。愈加純真。已失本性者。速復厥初。其為功德。何能名焉。

中華民國十七年　月　日

感應篇彙編白話註解發起緣由

近代佛教淨土宗十三祖印光大師說：

因果，是世間或出世間聖人，用來教化眾生、成就聖賢、鍊鐵成鋼之大冶熔爐。如果修行之初不注重因果，縱使你修到通宗通教之後，倘若還有做錯因果之事，因果一錯，則墮落便有分，超昇便無指望了。有人會認為因果道理太淺顯而疏忽它，大家要知道，如來成正覺，眾生墮三途，都不出因果之外。而凡夫心量小，凡佛經中所說大因果之處，或許不易領會，應當以世間淺近的，為入勝之方便，如太上感應篇、文昌帝君陰騭文，若能熟讀詳加審察而落實去行，則人人可以為良民，人人可以了生死矣！所以徹悟禪師說：「善談心性者，必不棄離於因果；深信因果者，終必大明乎心性」。佛有五乘說法，人天凡夫乘，是世間因果，容易見到；菩薩乘、緣覺乘、聲聞乘、是出世間之因果，很難明白。因眾生根機千差萬別，佛法有權說（方

便、契機），實說（究竟、契理），開權是為顯實，五乘導歸一佛乘也。但專談一佛乘（成佛之道），不設方便，好像不給樓梯，如何登樓？沒有開花，如何結果，能登上之人（喻能出離輪迴生死、圓滿佛道）有幾人呢？所以釋迦牟尼佛示現人間，說法四十九年，講經三百餘會，但在世尊將入涅槃之際，上昇忉利天為母說《地藏菩薩本願經》，世尊已說華嚴、法華兩大經王，開演群經，何止恆沙妙義，而為何最後說地藏經呢？無非希望後世弟子要了解因果重要。

印光大師說：「太上感應篇，是撮取惠吉、逆凶、福善、禍淫善惡因果之道理。」本篇所記載均是驚天動地，令人觸目驚心道理故事。什麼是善？什麼是惡？為善為何得善報？造惡為何得惡報？洞悉了解其根源，善有善報、惡有惡報，便清楚明白如觀火。但是愚迷之人不肯為善，而任意作惡，都是因自私自利之心所使然。而最後自私自利的人，反而失去大利益，得大禍殃，看了感應篇，敢不勉力為善，以期可以滅禍集福嗎？由此看來，

感應篇利益人也深了。他又說本書究竟來說，何止是成仙，若以大菩提心來實行及奉持感應篇，則可以超凡入聖，了脫生死，斷貪瞋癡三毒煩惱，以證清淨法身，圓滿福慧而成佛道，何止只有成仙人天果報而已。

印光大師一生提倡，其所成立弘化社流通太上感應篇、陰騭文、了凡四訓有數百萬冊，遭致部份佛門人士誤解。感應篇特色，是以敬畏天地神明為基礎，發揚善惡因果的至理。很多人不肯行善、偏要作惡，最大的原因，是由於天良泯滅，所以要敬畏天地神明，激發天良，才能使人不敢作惡，樂於行善。印光大師之遺教，是以敬畏天地神明作為做人修養基礎；進而上求佛道，念佛求生淨土，出離生死輪迴的苦海。有人輕視太上感應篇是人天乘，殊不知佛乘雖高，而淨業三福中第一福，孝養父母、奉事師長、慈心不殺、修十善業、是人天福，也是感應篇所說道理，所以沒有人天乘做基礎，如何能做到第二、三福呢？如何能成佛？如何能往生淨土呢？行遠必自邇，登高必自卑，萬丈高樓是從平地起。

末學學佛已有十年多，素來對因果之理，極為喜愛，如感應篇、陰騭文、地藏經。在五年前，自己本來想整理「太上感應篇白話解釋暨古今果報感應實証」，無奈自己天資駑鈍，福報淺薄，因緣未成熟，致前功盡棄，只完成一部份。直到最近有仁者翻譯《集福消災之道》之創舉，也是令人讚歎。但是美中不足，該書只有重點翻譯，無法一窺《感應篇彙篇》堂奧全貌。所以激起末學想要完成最完整的譯述、因感應篇彙篇係出自道藏，自宋朝真宗皇帝倡印、始大顯於世，歷經元、明、清、民國將近有一千年，其間有許多古德嘔心瀝血智慧之言，含蓋儒家、道家、佛家精華，文詞雖美，但奈何艱澀難懂，很多人請了《感應篇彙篇》全冊，望文興嘆、根本不易看懂，還談什麼深入而依教奉行呢？所以都擺在書架上、束之高閣。現代人都如此困難閱讀，那後代子孫該怎麼辦呢？在這歷史使命催生因緣之下，在公元二〇〇〇年五月因緣終于現前，末學警官大學同學蘇俊源兄來敘舊，茗茶之餘，末學提出此心願，並把佛陀教育基金會，能淨學會所流通《感應

篇彙篇》一冊交給他，並共同立願一年之內完成，決心在世紀之初，公元二〇〇一年七月三十日地藏王菩薩聖誕流通，取一元復始，萬象更新之意。末學並請蘇兄仿效古德、每天清晨要譯述時，沐手清香，稟告諸天神佛，祈請護佑，結果靈感如泉湧，彷佛神助，當然中間波折難免，終于提前三個月完成。所以只要真誠發願為眾生，必能心想事成，感應道交。

本譯述全套四冊，分為本文、字句解說、白話解說三段落，為了忠於原著，採直譯方式，而且遠赴中國大陸尋找工具書、以便把《彙編》中人物、公案、經書名稱、歷史上各地名（現今已改名）……等作完整交待，結果發現彙編文中有些字，難于斷定是否古人刻印之筆誤？所以保留原文、但在本書內文加以說明，以供各方賢達參閱。本書發願要流通在各佛教、道教、儒教之所，除了自修外，可供各佛寺、道場、寺廟領眾大德方便開示之用；也可供各道場開《太上感應篇》講席之輔助資料。為尊重本書譯述者之苦心、用心，翻印時請大德勿任意更動、刪改內容。本項譯述工程浩大繁

瑣，其間校正尤為辛苦，感念蘇俊源同學慈悲、願力、智慧，來完成這千古以來首部感應篇最完整白話註解，功不唐捐。至誠感恩恩師　淨空老法師為本書賜名為《感應篇彙編白話註解》，感激同修妙慧居士護持末學公餘之暇，可以完成這歷史勝事、及妙鵑居士最後校稿協助、各位功德主發心助印。普願見聞者，深信因果，敦倫盡分，老實念佛，同生淨土，是為緣起。

歲次壬午、公元二〇〇二、七、三十菩薩戒優婆塞

後學　**道昇**　謹序于台北

自序

宇宙間，首天地，人居其間來遊戲，瀟灑自在勿束拘。
古至今，人心變，貪瞋癡慢疑其間，沉淪六道勿續前。
人間世，非久居，災難頻傳心悲戚，道德淪喪棄禮義。
流浪漢，莫遲疑，早日修道速皈依，上得法船棄塵地。
尊三寶，守戒律，毀壞規矩墮惡趣，無間地獄不要去。
聖佛地，多清淨，適合人性常相應，自然災難不來臨。
說太上，論無極，涅槃清淨至善地，莊嚴肅穆非兒戲。
談感應，析心靈，無障無礙可大定，自由自在非空病。
古聖賢，今修士，盡心盡力益篇註，不分宗派無量施。
昔印光，今淨空，兩位大師發心同，淨化人心弘法通。
二千年，歲庚辰，四月緣起自道昇，善心動員集資印。
在次年，歲辛巳，二月完成了心願，共襄盛舉望緣圓。

感應篇，彙編註，白話註解啟人悟，地藏淨宗有緣度。
書篇中，道理全，健壯身心理融圓，去除三毒入聖圈。
舉故事，徧古今，實人實事現眼前，前車之鑑入心田。
種善因，得善果，多行善事方為妥，子孫吉祥沒災禍。
種惡因，得惡果，多行惡事多罪過，貽害後代沒法躲。
此書成，潘木盛，同往神洲資料尋，千辛萬苦始完成。
作業中，時艱澀，道昇同修使活絡，感謝支助始成果。
諸恩師，眾長輩，後學學習常自卑，難免有錯望慈悲。
諸師兄，眾學長，末學學淺須人幫，請多指教望共倡。

後學　蘇俊源

於西元二〇〇一年十一月一日序於台灣台北勤學齋

目錄

卷（一）

太上感應篇本文 001
【太上感應篇註講證案彙編卷一】白話註解 009
【太上曰。禍福無門。惟人自召。】 074
【善惡之報。如影隨形。】 144
【是以天地有司過之神。依人所犯輕重。以奪人算。】 164
【算減則貧耗。多逢憂患。】 183
【人皆惡之。】 189
【刑禍隨之。】 196
【吉慶避之。】 202
【惡星災之。】 207

【算盡則死。】 210
【又有三台北斗神君。在人頭上。錄人罪惡。奪其紀算。】 234
【又有三尸神。在人身中。每到庚申日。輒上詣天曹。言人罪過。】 241
【月晦之日。竈神亦然。】 252
【凡人有過。大則奪紀。小則奪算。】 272
【其過大小有數百事。欲求長生者。先須避之。】 282
【是道則進。非道則退。】 303
【不履邪徑。不欺暗室。】 318
【積德累功。】 338
【慈心於物。】 417
【忠孝。】 434

卷（二）

【友悌。】 690
【正己化人。】 730
【矜孤恤寡。敬老懷幼。】 756
【附慈幼局辦法】 761
【昆蟲草木。猶不可傷。】 810
【宜憫人之凶。樂人之善。】 832
【濟人之急。救人之危。】 854
【見人之得。如己之得。見人之失。如己之失。】 927
【不彰人短。不衒己長。】 933
【遏惡揚善。】 958
【推多取少。】 965
【受辱不怨。】 978

【受寵若驚。】 998
【施恩不求報。與人不追悔。】 1009
【所謂善人。】 1034
【人皆敬之。天道佑之。福祿隨之。眾邪遠之。神靈衛之。】 1043
【所作必成。神仙可冀。】 1068
【欲求天仙者。當立一千三百善。欲求地仙者。當立三百善。】 1099
【苟或非義而動。背理而行。】 1115
【以惡為能。】 1120
【忍作殘害。】 1138
【陰賊良善。暗侮君親。】 1188
【慢其先生。叛其所事。】 1201
【誑諸無識。謗諸同學。】 1222
【虛誣詐偽。攻訐宗親。】 1239

【剛強不仁。很戾自用。】 1250
【是非不當。向背乖宜。】 1263
【虐下取功。諂上希旨。】 1276
【受恩不感。念怨不休。】 1293

卷（三）

【輕蔑天民。擾亂國政。】 1304
【賞及非義。刑及無辜。】 1320
【殺人取財。傾人取位。】 1335
【誅降戮服。貶正排賢。】 1351
【凌孤逼寡。】 1373
【棄法受賂。】 1377
【以直為曲。以曲為直。】 1411

【入輕為重。】 1417
【見殺加怒。】 1438
【知過不改。知善不為。】 1456
【自罪引他。壅塞方術。】 1479
【訕謗聖賢。】 1487
【侵凌道德。】 1510
【射飛逐走。發蟄驚棲。填穴覆巢。傷胎破卵。】 1517
【願人有失。毀人成功。】 1570
【危人自安。減人自益。】 1579
【以惡易好。以私廢公。】 1587
【竊人之能。蔽人之善。】 1597
【形人之醜。訐人之私。】 1605
【耗人貨財。】 1622

【離人骨肉。侵人所愛。助人為非。】 1641
【逞志作威。辱人求勝。】 1658
【敗人苗稼。破人婚姻。】 1666
【苟富而驕。苟免無恥。】 1687
【認恩推過。嫁禍賣惡。】 1697
【沽買虛譽。包貯險心。】 1708
【挫人所長。護己所短。】 1716
【乘威迫脅。縱暴殺傷。】 1725
【無故剪裁。非禮烹宰。】 1740
【散棄五穀。勞擾眾生。】 1790
【破人之家。取其財寶。決水放火。以害民居。】 1804
【紊亂規模。以敗人功。損人器物。以窮人用。】 1816
【見他榮貴。願他流貶。見他富有。願他破散。】 1826

【見他色美。起心私之。】 1836
【負他貨財。願他身死。干求不遂。便生呪恨。】 1956
【見他失便。便說他過。見他體相不具而笑之。見他才能可稱而抑之。】 1967
【埋蠱厭人。用藥殺樹。】 2991
【恚怒師傅。抵觸父兄。】 2000

卷（四）

【強取強求。好侵好奪。】 2014
【擄掠致富。巧詐求遷。】 2027
【賞罰不平。逸樂過節。】 2043
【苛虐其下。恐嚇於他。】 2062
【怨天尤人。呵風罵雨。】 2080

【鬭合爭訟。妄逐朋黨。】 2089
【用妻妾語。違父母訓。】 2107
【得新忘故。口是心非。】 2123
【貪冒於財。欺罔其上。造作惡語。讒毀平人。】 2138
【毀人稱直。罵神稱正。】 2162
【棄順效逆。背親向疏。】 2175
【指天地以證鄙懷。引神明而鑑猥事。施與後悔。假借不還。】 2184
【分外營求。力上施設。】 2206
【淫慾過度。】 2218
【心毒貌慈。穢食餧人。左道惑眾。】 2261
【短尺狹度。輕秤小升。以偽雜真。採取姦利。】 2281
【壓良為賤。謾驀愚人。】 2308
【貪婪無厭。呪詛求直。】 2319

【嗜酒悖亂。】2334
【骨肉忿爭。男不忠良。女不柔順。】2354
【不和其室。不敬其夫。】2371
【每好矜誇。常行妬忌。】2392
【無行於妻子。失禮於舅姑。】2416
【輕慢先靈。違逆上命。】2429
【作為無益。懷挾外心。】2439
【自呪呪他。偏憎偏愛。】2449
【越井越竈。跳食跳人。】2459
【損子墮胎。行多隱僻。】2469
【晦臘歌舞。朔旦號怒。對北涕唾及溺。對竈吟咏及哭。】2488
【又以竈火燒香。穢柴作食。夜起裸露。八節行刑。】2506
【唾流星。指虹霓。輒指三光。久視日月。】2528

【春月燎獵。對北惡罵。無故殺龜打蛇。】 2538

【如是等罪。司命隨其輕重。奪其紀算。算盡則死。死有餘責。乃殃及子孫。】 2550

【又諸橫取人財者。乃計其妻子家口以當之。漸至死喪。若不死喪。則有水火盜賊。遺亡器物。疾病口舌諸事。以當妄取之直。】 2579

【又枉殺人者。是易刀兵而相殺也。】 2587

【取非義之財者。譬如漏脯救饑。鴆酒止渴。非不暫飽。死亦及之。】 2595

【夫心起於善。善雖未為。而吉神已隨之。或心起於惡。惡雖未為。而凶神已隨之。】 2602

【其有曾行惡事。後自改悔。諸惡莫作。眾善奉行。久久必獲吉慶。所謂轉禍為福也。】 2609

【故吉人語善視善行善。一日有三善。三年。天必降之福。凶人語惡視惡行 惡。一日有三惡。（一有三年）天必降之禍。胡不勉而行之。】 2624

太上感應篇本文

太上曰。禍福無門。惟人自召。善惡之報。如影隨形。是以天地有司過之神。依人所犯輕重。以奪人算。算減則貧耗。多逢憂患。人皆惡之。刑禍隨之。吉慶避之。惡星災之。算盡則死。又有三台北斗神君。在人頭上。錄人罪惡。奪其紀算。又有三尸神。在人身中。每到庚申日。輒上詣天曹。言人罪過。月晦之日。竈神亦然。凡人有過。大則奪紀。小則奪算。其過大小有數百事。欲求長生者。先須避

之。是道則進。非道則退。不履邪徑。不欺暗室。積德累功。慈心於物。忠孝友悌。正己化人。矜孤恤寡。敬老懷幼。昆蟲草木。猶不可傷。宜憫人之凶。樂人之善。濟人之急。救人之危。見人之得。如己之得。見人之失。如己之失。不彰人短。不衒己長。遏惡揚善。推多取少。受辱不怨。受寵若驚。施恩不求報。與人不追悔。所謂善人。人皆敬之。天道佑之。福祿隨之。眾邪遠之。神靈衛之。所作必成。神仙可冀。欲求天仙者。當立一千三百善。欲求地仙者。當立三百善。苟或非義而動。背禮

而行。以惡為能。忍作殘害。陰賊良善。暗侮君親。慢其先生。叛其所事。誑諸無識。謗諸同學。虛誣詐偽。攻訐宗親。剛強不仁。很戾自用。是非不當。向背乖宜。虐下取功。諂上希旨。受恩不感。念怨不休。輕蔑天民。擾亂國政。賞及非義。刑及無辜。殺人取財。傾人取位。誅降戮服。貶正排賢。凌孤逼寡。棄法受賂。以直為曲。以曲為直。入輕為重。見殺加怒。知過不改。知善不為。自罪引他。壅塞方術。訕謗聖賢。侵凌道德。射飛逐走。發蟄驚棲。填穴覆巢。傷胎破卵。願人有失。毀人

成功。
廢公。
之私。
為非。
婚姻。
賣惡。
所短。
烹宰。
財寶。
人功。
流貶。

危人自安。
竊人之能。
耗人貨財。
逞志作威。
苟富而驕。
沽買虛譽。
乘威迫脅。
散棄五穀。
決水放火。
損人器物。
見他富有。

減人自益。
蔽人之善。
離人骨肉。
辱人求勝。
苟免無恥。
包貯險心。
縱暴殺傷。
勞擾眾生。
以害民居。
以窮人用。
願他破散。

以惡易好。
形人之醜。
侵人所愛。
敗人苗稼。
認恩推過。
挫人所長。
無故剪裁。
破人之家。
紊亂規模。
見他榮貴。
見他色美。

以私
許人
助人
破人
稼禍
護己
非禮
取其
以敗
願他
起心

私之。負他貨財。願他身死。干求不遂。便生
呪恨。見他失便。便說他過。見他體相不具而
笑之。見他才能可稱而抑之。埋蠱厭人。用藥
殺樹。恚怒師傅。抵觸父兄。強取強求。好侵
好奪。虜掠致富。巧詐求遷。賞罰不平。逸樂
過節。苛虐其下。恐嚇於他。怨天尤人。呵風
罵雨。鬬合爭訟。妄逐朋黨。用妻妾語。違父
母訓。得新忘故。口是心非。貪冒於財。欺罔
其上。造作惡語。讒毀平人。毀人稱直。罵神
稱正。棄順效逆。背親向疏。指天地以證鄙
懷。引神明而鑒猥事。施與後悔。假借不還。

分外營求。力上施設。淫慾過度。心毒貌慈。穢食餧人。左道惑眾。短尺狹度。輕秤小升。以偽雜真。採取姦利。壓良為賤。謾驀愚人。貪婪無厭。呪詛求直。嗜酒悖亂。骨肉忿爭。男不忠良。女不柔順。不和其室。不敬其夫。每好矜誇。常行妬忌。無行於妻子。失禮於舅姑。輕慢先靈。違逆上命。作為無益。懷挾外心。自呪呪他。偏憎偏愛。越井越竈。跳食跳人。損子墮胎。行多隱僻。晦臘歌舞。朔旦號怒。對北涕唾及溺。對竈吟咏及哭。又以竈火燒香。穢柴作食。夜起裸露。八節行刑。唾流

星。指虹霓。輒指三光。久視日月。春月燎獵。對北惡罵。無故殺龜打蛇。如是等罪。司命隨其輕重。奪其紀算。算盡則死。死有餘責。乃殃及子孫。又諸橫取人財者。乃計其妻子家口以當之。漸至死喪。若不死喪。則有水火盜賊。遺亡器物。疾病口舌諸事。以當妄取之直。又枉殺人者。是易刀兵而相殺也。取非義之財者。譬如漏脯救饑。鴆酒止渴。非不暫飽。死亦及之。夫心起於善。善雖未為。而吉神已隨之。或心起於惡。惡雖未為。而凶神已隨之。其有曾行惡事。後自改悔。諸惡莫作。

眾善奉行。久久必獲吉慶。所謂轉禍為福也。故吉人語善視善行善。一日有三善。三年天必降之福。凶人語惡視惡行惡。一日有三惡。（一有三年）天必降之禍。胡不勉而行之。

【太上[一]感應[二]篇註講證案彙編卷一】白話註解

❖本文：

太上。至尊之稱。蓋稱天立教。示人不可玩忽之意。感如種植。應如花果。以此二字名篇。謂有感必應。亦隨感隨應。彰天道好還[三]之理也。語云。種瓜得瓜[四]。種豆得豆。天網恢恢。疏而不漏[五]。其感應之謂乎。通篇以首四句提綱。已括全篇之義。以下皆發明此四語。是以天地有司過之神。至先須避之。乃統論神明糾察之密。罪罰之嚴。先啟人敬畏之心。是道則進。至當立三百善。言為善召福之報。苟或非義而動。至殃及子孫。言為惡召禍之報。下又於橫取枉殺二端。特重言之者。見其惡尤甚也。夫心起於善。至凶神已隨之。更推本於起念之初。即為神所鑒。福基禍胎。宜懍懍[六]辯之於最初也。其有曾行惡事。至轉禍為福也。示勿因從前之過自棄。果能改過遷善。則轉禍為福。實為至易。此太上開示之本旨。所謂禍福無不自己求之。應前惟人自召之意。末總結

以語視行三端。為奉行積累之格律。結句勵以勉行。勉之一字。為改過遷善之要訣。叮嚀之意。深切至矣。

❖字句解說：

一、太上：《太上洞玄靈寶天尊說救苦妙經注解》載：「太者，至大之稱；上者，尊崇之號，以其始乎太初太易之上，故曰太上。」《重陽真人授丹陽二十四訣》載：丹陽又問：「何者名為太上？」祖師答曰：「太是大之極也，上者是至重高之極也，名曰太上。」此處通指太上老君老子。

二、感應：《易・咸卦》：「二氣相感以相與。」《正法華經》：「無數世界，廣說經法，世尊所為感應如是。」《三藏法數》：「眾生以圓機感佛，佛即以妙應應之，如水不上升，月不下降，而一月普現眾水。」乃以精誠感動神，而神自然應之。

三、天道好還：指胡作非為的人，最後將自食惡果。《道德經・第三十章》：「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其事好還。」

四、種瓜得瓜：有是因必有是果。《涅槃經》：「種瓜得瓜，種李得李。」

五、天網恢恢，疏而不漏：上天的曲直分明，善有善報，惡有惡報，一點也不馬虎。《道德經・第七十三章》：「天網恢恢，疏而不失。」

六、懍懍：讀凜，危懼的樣子。《書經・秦誓篇》：「百姓懍懍，若崩厥角。」

❖白話解說：

太上，是對至尊的稱呼。這種以稱讚上天來樹立教化的功能，乃揭示人對此事要以慎重的態度，不可以隨隨便便。

感，就好像種植種子一樣；應，就好像是開花結果一樣。用「感應」這兩個字作為篇名，乃是取其「有感必應，隨感隨應」的意思，以顯示天道善於回應的道理。俗語說：「種瓜得瓜，種豆得豆」，就是在說明天理之網廣大浩瀚，好像很稀疏，卻一點也不遺漏，這就是所謂的「感應」。

全篇最前面的四句提綱，已經將全篇的真義包括，往下都是在啟發說明這四句語詞的意思。所以從「天地有司過之神」開始，到「先須避之」這一段，是在統合說明神明糾察人間善惡的縝密，以及對行惡者懲罰的嚴厲，首先開啟人類敬畏的誠心。從「是道則進」到「當立三百善」這一段，是在說明為善可以召來福報。從「苟或非義而動」到「殃及子孫」這一段，是在說明為惡會召至災禍的報應。往下又在「橫取」、「枉殺」這二方面，特別以嚴厲的口氣來說明，是因看到這方面的惡性更為重大。從「夫心起於善」，到「凶神已隨之」，這更進一步推論到起念的初處，神明已經開始在鑒察了。這起念的開端，是福祉的基礎，也是禍患的元胎，所以應在最初就要戒慎恐懼的分辨清楚。

有些人曾經做過壞事，也可以轉禍為福。指示我們不要因為從前曾經有罪過而自暴自棄，如果真能由心改過向善，一定可以轉禍為福，實在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

以上這些道理，都是太上老君開示的主要宗旨，所謂的禍福，沒有一

項不是自己去求來的，以此相應前面所說「惟人自召」的意思。最後總結的地方，以「語、視、行」三方面，作為奉行此篇，積累功過報應的格律，結語以鼓勵嘉勉好好去行。「勉」這一字，實在是改過遷善的重要訣竅，一再的叮嚀，意義是很深遠又確切。

❖本文：

世道不古。人心澆漓[一]。禮教[二]不能勸化。刑罰不能禁止。惟感應二字。可以動其從善去惡之良心。人即不畏王法。未有不畏鬼神者。王法或可以勢力機巧而脫。鬼神定不以富貴幽隱而遺也。故有序此篇者云。善者聞之益勸。不俟[三]獎賞之加。惡者覩之自危。踰[四]於刑罰之及。可見此篇。不但扶翼[五]聖經。亦且補助王化也。

❖字句解說：

一、澆漓：讀交離，就是薄的意思。

二、禮教：禮儀與教化。《禮記・經解》：「恭儉莊敬，禮教也。」

三、俟：讀四，等待的意思。

四、踰：讀愉，超過的意思。

五、扶翼：扶持輔助。

❖白話解說：

世間的道德規範，已經不如古代了，人心相互間的情感已經非常薄弱。社會上所流傳的禮儀教化，已經不能勸化人心；國家所訂的刑罰也不能禁止犯罪。

目前唯獨「感應」這二字，還可以引 人類去惡從善的良心。

人心即使不怕王法的懲罰，但還沒有連鬼神都不怕的，王法或許還可以利用勢力的關係，或者運用機巧的手段脫罪，但鬼神卻不能以富貴來買

通，或躲到陰暗的地方，就可以逃過一劫。

所以在此篇的序文中說到，善良的人聽聞此篇，就愈能勸發向善之心，不必等到有人加以獎賞才去做；造惡的人看到此篇，就會自覺不安而不敢行惡，這比刑罰來懲處他還有效力。

由此可見，這《太上感應篇》不但可以幫助聖佛的經典來教化世人，也可以輔助天子或領導者來治理國家。

❖本文：

人謂此篇。出自道藏[一]。遂疑與儒相背。此總是未曾精研儒書。易[二]曰。積善之家[三]。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積者。見得善惡不止一事。餘者。見得果報不止一途。易傳[四]檃括[五]言之。此書條晰言之。又書經所載。作善降之百祥[六]。作不善降之百殃。詩[七]詠上帝鑒觀。禮[八]載人事得失。春秋[九]事見在前。報書於後。六經[十]所載。精言感應之說。何嘗與此不合一理乎。

❖字句解說：

一、**道藏**：是道經道書的總集，其內容由道家書、方書、道經及傳記等四部分組成。現行本正續共有一千四百七十六種，合五千四百八十五卷。

二、**易**：指《易經》，包括連山、歸藏、周易，目前易經是指周易而言，由伏羲氏制卦，文王繫辭，孔子作十翼，為我國六經之首。

三、**積善之家**：《易經・坤卦・文言》：「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餘慶，就是德澤遺及子孫；餘殃，就是遺留災禍。

四、**易傳**：周易的組成部分，對經而言，故曰傳，亦稱《十翼》。

五、**檃括**：矯正邪曲的器具。此處解為矯正的意思。檃讀引。

六、**作善降之百祥**：《書經・伊訓篇》：「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作善事的人，上天會降諸多的吉祥給他；作惡事的人，上天會降諸多的災難給他。

七、**詩**：指《詩經》而言，乃周朝的民間歌謠，為士大夫的作品及宗廟樂章的總集，是我國文學總集的始祖，共三百零五篇，分國風、小雅、大

雅、頌四體。

八、禮記：為漢朝戴聖所編輯，凡四十九篇，以鄭玄注解最為深奧，為十三經之一，又名小戴記。

九、春秋：古時列國的史記多稱為春秋，孔子就魯國的春秋而刪定成書，後列為經書之一，內容在闡發微言大義，敘以一字示褒貶，公羊、穀梁、左氏為之作傳，合稱為春秋三傳。

十、六經：稱詩經、書經、易經、禮記、春秋、樂經為六經。

❖白話解說：

有人說此篇出自《道藏》，所以懷疑與儒家的道理相違背，這總是沒有精細去研究儒家的經書所造成。

根據《易經・坤卦・文言》中所載：「積善德之家，其德澤必定遺及子孫；積不善之家，其災禍必定殃及子孫。」所謂積，就是指所看到的善惡不止一件事；所謂餘，就是指所看到的果報不止一種方式，在《易傳》中有正

確的說明，本書對此條有詳細的解析。

又在《書經．伊訓篇》載：「作善事者，上天會降以百祥；作惡事者，上天會降以百殃。」在《詩經》上歌詠讚歎上帝，對人間所行善惡的明鑒和深入觀察，在《禮記》記載人事的得失，皆出於人心的善惡，在《春秋》將事例敘述於前，然後將其果報書寫於後。由此可見，六經所記載的內容，都是精確而詳實地說明感應的說法，有哪裡不與此種觀念合而為一呢？

❖本文：

此篇所載善惡。纖悉[一]畢具。即唾欬[二]歌哭。皆謂有關天鑒。人讀此等語。皆疑為渺茫恍惚。不可究詰[三]。不知慎小謹微之道。固聖賢所貴也。書曰。細行不矜[四]。大德之累。易曰。小人以小善為無益[五]而不為也。以小惡為無傷而不去也。故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一部禮記。於人一舉一動。皆有軌度。古人教人慎小謹微。多是如此。

❖字句解說：

一、纖悉：比喻瑣屑詳盡。

二、唾欬：讀拓慨，就是吐痰咳嗽。

三、究詰：詳細探究。詰讀節。

四、細行不矜：《書經・旅獒〈讀敖〉篇》：「不矜細行，終累大德。」矜，讀今，謹慎也；累，損及也。如果小事不謹慎，必然會損及大德的造就。

五、小人以小善而無益：《易・繫辭下傳》：「小人以小善為無益而弗為也，以小惡為無傷而弗去也；故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

❖白話解說：

這一篇所記載的善惡事情，包括很微細的部分，都一概俱全，就連吐痰咳嗽歌唱哭泣等事，都說是在上天的鑒察範圍內。讀到此處，會使人懷疑上天真的會探究到那麼詳細，使人不敢相信而有渺茫恍惚的感覺。實不知從

微小處謹慎的方法，本來就是聖賢最注重的地方。

《書經・旅獒篇》上載：「在微小處不謹慎注意，恐怕就會損及大德的成就。」《易・繫辭下傳》也說：「小人總以為小善沒有益處，所以不去做；以為小惡不足以傷害，所以不去除。到最後，惡事積多而無法掩飾，罪惡重大而無法化解。」這一部《禮記》對於人的一舉一動，都有明文規定。古代人對於教導人，大多是從微小處，就要謹慎注意。

❖本文：

明崑山進士王志堅[一]。博覽群書。兼通內典[二]。嘗語子弟曰。感應篇凡二百九十三言。一篇之中。淺深精粗。先後互見。即如一戒殺也。曰。昆蟲草木。猶不可傷。綦細[三]矣。曰。非禮烹宰。則不禁食肉也。曰。無故翦[四]裁。則不禁衣帛[五]也。又曰。春月燎獵[六]。曰。無故殺龜打蛇。似乎益為之寬其途者。蓋一為學道之人言。一為流俗之人言也。學道之士。得其說而精求之。可以超凡入聖。而流俗習業之人。亦可以去

其太甚。不至漫無隄防。此篇須如此看去。便知其不重複矣。

❖字句解說：

一、**王志堅**：明朝時崑山人，字弱生，又字淑士或聞修，萬曆時的進士，授南京兵部主事〈主管軍政的科員〉，在崇禎初年，為僉事〈為兵部下之府正官〉督湖廣學政〈督學〉，禮部〈主管禮儀儀教化的機構〉推舉為學政第一。

二、**內典**：即是佛經。

三、**綦細**：綦，讀其，是極盡的意思。綦細就是極為微細。

四、**翦**：剪也。

五、**帛**：絲織品的總稱。

六、**燎獵**：在田間縱火以便打獵。

❖白話解說：

明朝崑山〈今江蘇蘇州市所轄〉的進士王志堅，廣讀群書，還精通佛經，曾對他的學生說：「《感應篇》全文共有二百九十三句，在一整篇當中，對於事理的論證，從淺深精粗的角度，前後都有提出見解。就像戒殺這一件事，有個地方說，連昆蟲草木都不可傷害，這已經說到極微小處了。又有一處說，沒有合於禮數，就不可隨意烹宰牲畜動物，這就沒有嚴格禁止吃肉了。有一處說，不要無故剪裁衣服，很顯然沒有禁止穿著絲製品的衣服。

又說春天的月份，不可燒山打獵；也說不可無故殺烏龜打死蛇，這好像又為某些人開闢一條可以放寬的便道。從這個地方來看，實在是一方面為學道的人來說，一方面是為世俗的人說的。

有志學道的人，能從中領會其意而精益求精去努力，將來一定可以超凡入聖；而一般世俗習慣於凡業的人，也可以藉此去除太過份的行為，以免漫無限制，沒有防備而造惡業太深。這感應篇要用這樣的角度去看，才不會覺得有重複之處。」

❖本文：

持此篇者。須是時時心中默念。字字反入身來。有無是事。漸漸寡[一]去。日日如此。年年如此。自然動處是善。觸處是善矣。他刻[二]卷首。載持誦儀則[三]。及諸聖號。只是教人攝心[四]為善之意。學趙閱道[五]焚香告天故事可耳。若不實意奉行。而落諷誦[六]祈福之見。其失遠矣。

❖字句解說：

一、**寡**：減少。

二、**刻**：將文字雕於木上，此解為書卷。

三、**儀則**：又稱儀軌，乃記述密部本經所說，佛菩薩諸天神等念誦供養儀式軌則之書，原為龍樹菩薩所誦出，至極廣博。

四、**攝心**：收斂放蕩之心，以清靜保養之。

五、**趙閱道**：即趙抃，宋衢州西安人，第進士，神宗時為參知政事。

六、**諷誦**：背誦而熟記的意思。

❖白話解說：

持誦此篇的人，必須是要時時刻刻在心中默念，使每一個字能反觀自身，是否有所違犯之事，從中慢慢減少違反的事。如果能天天如此，年年如此去反省，自然起心動念處都是善，所接觸的地方都是善。

在其他所刻印的版本，於卷首有登載持誦的儀軌，以及諸佛的聖號，這只是方便收斂人心的惡念，使其能向善的意思，學習趙閱道在案前焚香祝告上天的故事，是可以的，但如果不以誠意實際去奉行實踐，把自己的作法貶落為背誦、熟記、祈求福祉的偏見，那就遠遠的失去本意了。

❖本文：

此篇專以人心修悖[一]為言。儒教有惠吉逆凶[二]之理。得此倍覺詳明。釋教有因果輪迴之說。得此可見梗概[三]。三教[四]一貫。異事同功。信超凡入聖之階。實轉禍為福之路也。普勸同人。信受奉行。靈驗事實。開列於後。

❖字句解說：

一、悖：讀背，就是違背情理的事。

二、惠吉逆凶：嘉惠吉祥違逆凶惡。

三、梗概：大概情形。

四、三教：儒道釋三種宗教。

❖白話解說：

此篇專門以講人心修持違逆背道的事情，為主要的內容，儒家有以嘉惠於人得吉祥，違情背理受凶惡的道理，在此更能得到詳明的證解；佛家有因果輪迴的說法，在此能看到其大概情形。儒道釋三教都是一貫的道理，所說之事雖不同，其結果是一樣的。

相信此篇是指導我們超凡入聖的階梯，實際上也是轉禍為福的方法，希望能以此篇普遍勸導同修，真正的信仰接受誠心去奉行，以下將種種的靈驗事證開列於後，讓大家參考。

❖本文：

南宋峨嵋令王湘。紹興三十一年。發心誓行此篇數十事。一日因病悶絕。男女環泣。湘覺身在半空。聞哭聲細如蜂蠅。少頃有神云。王湘方欲力行感應篇。宜速放還。後壽一百二歲。

❖白話解說：

南宋時四川峨嵋〈今四川樂山縣〉縣令王湘，在宋高宗紹興三十一年〈西元一一六一年〉的時候，發心誓必奉行此篇中所記載的數十種事。有一天由於生病憂悶氣絕，家中男女都圍繞著他哭泣。

王湘覺得身體飄浮在半空中，隱約聽到細小如蜜蜂、蒼蠅聲音的哭聲。不久有神明說：「王湘正發願要力行《感應篇》，應該趕快讓他回陽。」之後，活到一百零二歲。

❖本文：

南宋遂寧府周箎。日誦此篇。又好與人講說。紹興二十一年仲春[一]。暴死。經日還魂。謂妻曰。我至陰司[二]。見左右皆鄉里餓死者。殿上一官呼我諭[三]曰。汝本在饑饉籍中。因虔奉感應篇。為人講勸。聞而回心行善者甚多。今改註[四]爾祿壽。若再堅固修持。可證大道。不復來此矣。出遇一吏。戒曰。汝還陽。更宜將此篇廣佈。若一方受持。則一方免難。天下受持。則天下豐治。傳授者。受持者。皆功業不淺。不但脫水火刀兵盜賊疾病之厄[五]。求嗣求壽求祿求仙。皆在此經云。

❖字句解說：

一、仲春：春天的第二月，即陰曆的二月。

二、陰司：俗稱陰間或陰曹。

三、諭：讀育，告知的意思。

四、註：登記。

五、厄：災難。

❖白話解說：

南宋四川遂寧府〈今遂寧縣〉有一位周篪〈讀持〉，每天都持誦《感應篇》，又喜好跟人講解。在宋高宗紹興二十一年〈西元一一五一年〉陰曆二月，突然暴斃而死，經過幾天後又還魂回陽。告訴他的妻子說：「我到陰曹地府，看到左右都是鄉里餓死的人，在宮殿中有一位陰司的官吏呼叫我，告訴說：『你本來也是在饑饉餓死的名單中，由於你虔心奉行《感應篇》，並為人講解勸人為善，聽你勸說而回心轉意行善的人很多，現在就更改登錄你的福祿和壽數，如果能再進一步堅持修行，將來必可證悟大道，成仙作佛，不必再到陰府來。』

當我出陰府時，又遇到一位陰曹官吏告誡說：『你還陽之後，更應該將此篇廣佈流傳，如果一方的人能誠受奉持，則這一方的人可免於災難；如果天下的人能受持，則天下能物豐民安處處太平。不論是傳授的人，或者是受

持的人，都可得到深厚的功業，不但可以脫離水災火災刀兵盜賊，以及疾病的災難，還可以祈求子嗣、壽命、福祿，以及祈求修成神仙，一切都在此經中可得。』」

❖本文：

明河間楊守業。日誦此篇。六十無子。萬曆六年。病死忽生。謂家人曰。至冥見一官。持簿點名。言我無子。因恆誦感應篇。當增祿壽。賜一子。明年果生男。養老送終。且登科第」。

❖字句解說：

一、科第：古時設考試依名次錄取的制度。

❖白話解說：

明朝河間〈今山東河間縣〉的楊守業，每天誦讀《感應篇》，到六十歲還沒有子女。在明神宗萬曆六年〈西元一五七八年〉時，生病死亡後又忽然活起來，跟家中的人說：「到陰間遇見一位官吏，拿著一本簿子點名，說我命中無子，由於有恆心念誦《感應篇》，理當增加我的福祿和壽命，並賜給我一個兒子。」隔了一年，果然生了一個男孩，侍養他到年老並隨侍身邊送終，同時登第當官。

❖本文：

宋西蜀李昌齡。為光州太守[一]。平反冤獄。甚著聲績。詳註太上感應篇。使人因事求理。助宣教化。此經大旨。遂得昭明於世。歷官御史中丞[二]。福壽並茂。

❖字句解說：

一、太守：古代官名，為一郡的首長，宋以後改為府，所以稱知府也是太守。

二、御史中丞：周朝時御史掌理贊書而授法令，戰國時為史官，秦漢兩朝為親近的職位，其長官為御史大夫，漢朝時為三公之一，次為御史中丞，掌管祕書，兼司糾察的職務。

❖白話解說：

宋朝四川西部的李昌齡，當過光州〈今河南潢川縣〉的太守，經常平反冤獄的案件，政績頗為顯著。

他詳細註釋《太上感應篇》，使人在有事時，能求得心安理得，幫助宣導教化此篇的經意宗旨，使得此篇的道理能光大照明於人間，最後官位升至御史中丞，福祿壽數都能盡得。

❖本文：

宋越國鄭清之[一]。嘗進此篇於理宗。登極[二]後。賜錢刊梓[三]。御書[四]諸惡莫作。眾善奉行二語於篇首。自是奉行者益眾。清之嘗許作贊。未成。因目眚[五]。力疾作贊[六]。目即愈。後參大政。同知樞密院事[七]。

❖字句解說：

一、**鄭清之**：宋朝人，字德源，別號安晚，少年時跟樓昉求學，善於文學，登科嘉泰進士，官至國子學錄〈考核學生的工作〉，與史彌遠共同策立宋理宗為皇帝，官至右丞相，死後追謚為忠定，遺著有《安晚集》。

二、**登極**：即是登基，當上皇帝。

三、**刊梓**：印製成書。

四、**御書**：皇帝親寫的文字。

五、**目眚**：眼睛生翳的病。

六、**作贊**：撰寫稱讚或評述的文章。

七、同知樞密院事：為掌理國家機要政務主掌兵權的副官。

❖白話解說：

宋朝越國〈今浙江省紹興〉的鄭清之，曾經進呈《感應篇》給宋理宗，當理宗登基後，賜錢刊印此書，並親手書寫「諸惡莫作，眾善奉行」這二句語詞在篇首，從此奉行的人更多。

鄭清之曾許願為此書作贊語，還沒完成，眼睛就病了，他趕快極力完成作贊語的事，眼睛很快的就痊癒了。後來參與國家大事，官當到同知樞密院事，為掌國家兵權的副官。

❖本文：

台州王竺。有男名淨。四歲病死。哀痛情切。發心刊刻此篇。欲求亡男再為父子，妻果有孕。因至黃巖進香。恍似與淨同轎回家。即生子。取名師回。面貌與前無異。骨肉重完。

❖白話解說：

台州〈今浙江省臨海縣〉一位名叫王竺〈讀竹〉的人，育有一男名叫淨，到了四歲時就生病死了，由於父子情深，悲哀深切，所以發心出資刊印《感應篇》，希望死去的男兒能再出生為父子，他的太太果然懷孕，因而到黃巖〈今浙江省臨海縣境內〉的地方去進香禮拜，恍惚間好像淨兒一起乘轎回家，隨即產下兒子，取名為師回，面貌和從前的淨兒沒有兩樣，骨肉重新完聚。

❖本文：

黃巖縣楊琛[一]。見人刊此篇。自念無力。隨緣助刻第十七號一板。夢神曰。已如君所刻中矣。果中第十七名進士[二]。

❖字句解說：

一、楊琛：宋朝奉化人，字獻子，頗有才識，富於文學，為紹熙進士，官至國子博士〈國立大學教授〉。

二、進士：為科舉時代的科目，在隋煬帝時設進士科，唐宋因襲此制度，當時凡是舉人在禮部會試的，都稱為進士。到了明、清的制度，在會試中式，於殿試後，賜進士及第、進士出身、同進士出身，都稱為進士。

❖白話解說：

黃巖縣的楊琛〈讀瞋〉，看到別人刊印《感應篇》，自思無力助印，所以隨緣只助刻印第十七號這一版。之後夢到神明告訴他說：「就如你所助印

的第十七號版中式。」果然放榜後，考中第十七名的進士。

❖本文：

南直沈球。因妻項氏有孕多病。發心刻成小卷。便人持誦。工人捧板到家日。妻產一男。母子俱慶」。

❖字句解說：

一、慶：吉祥可喜賀。

❖白話解說：

南直〈即京城所在地〉的沈球，因妻子項氏懷孕又多病，發心把《感應篇》刻印成小冊子，以便人攜帶持誦。當印版工人把版捧送到他家的那一天，妻子生下一男，母子都平安。

❖本文：

杭州汪靜虛。志欲刻板廣施。以薄宦[1]未果。其子源。克承先志。捐產刻成。多方勸募。善士殳玘等。印施萬部。源夢父謂曰。汝善成我志。勸善共施。我已生天。汝母亦壽。眾人與汝。名著善籍矣。

❖字句解說：

一、**薄宦**：仕宦不顯達，或是官職卑微。宦讀換。

❖白話解說：

杭州的汪靜虛，立志要刻印《感應篇》的書版，以便廣施化人，由於官小無法集資而沒有完成。他的兒子汪源，努力繼承先父的遺志，捐出家產刻印完成。又多方勸募，其中有善士殳玘等人，施財助印一萬部。

汪源夢見父親對他說：「你善於完成我的志願，勸化行善共同施印《感應篇》，使我能往生天道，你的母親也能增長壽命，有關的眾人與你，名

字都已記載於善籍上了。」

❖本文：

簡州王巽。久病死至冥司[一]。見一衙門[二]。金字額曰。東嶽府[三]。殿左有一金字碑。乃感應篇也。巽讀一徧。歡喜恭敬。即聞神曰。王巽一見真經。便生如此敬慕。若能從此奉行。兼持戒殺。自然疾愈身安。不須在此。遂得還魂。重病頓愈。由是奉行不怠。蓋[四]不識字人誦經。勝於識字人。以其無雜想也。背誦經。勝於看本誦經。以其能攝心[五]也。其義只在敬字。王巽可證也。

❖字句解說：

一、冥司：地府辦公的地方。

二、衙門：從前官吏辦公的地方。

三、**東嶽府**：相傳為東嶽大帝所居，大帝為道教五嶽五帝之一，在唐代封為「天齊王」，宋代加封為「天齊仁聖帝」，帥領群神五千九百人，主掌人的死生，為百鬼的主帥。

四、**蓋**：大概。

五、**攝心**：心能收斂而專心。

❖白話解說：

簡州〈今四川橫縣〉有一位王巽，在久病後死去，靈魂到了陰間，看到一處衙門，有一幅金字的匾額，上寫著「東嶽府」。在大殿的左邊有一篇金字打造的碑文，就是《太上感應篇》。

王巽讀了一遍，心中非常歡喜，並由衷起恭敬之心。這時聽到一位神明說：「王巽一看到真經，就能即時生起如此敬仰愛慕的誠心，如果能從現在開始，致力奉行此篇真經，而且還能持戒不殺生，自然疾病能痊癒身體能平安，不須要再停留此地。」

王巽的靈魂因而能回陽，重病也因而頓時好了起來。從此奉行《感應篇》，不敢有所懈怠。一般來說，大概不識字的人誦讀經典，其用心勝過識字的人，因他沒有雜念妄想干擾。背誦經文，其用心勝過看經本誦讀，因他能專心的緣故。其中最重要的，只是在於一個「敬」字，從王巽的例子可以為證。

❖本文：

慈谿秦三。力貧養母。病癱[一]久廢[二]。逢一道士曰。汝從我。當治汝。遂敷其足即愈。三白母從之。道士令三閉目。以手挾[三]之。御風而行[四]。至海上一山。山人訝曰。此無仙骨[五]。何以至此。道士曰。伊家供養感應篇數世。每為子孫講勸。善根不斷。故收之耳。三思母念切。復挾歸。已十三日矣。

❖字句解說：

一、病㾾：腳脛的兩旁生病。㾾讀廉。

二、久廢：病久後成了殘廢。

三、挾：置於腋下或抱著的意思。

四、御風而行：乘風飛行。

五、仙骨：仙人的骨相氣質，非常的風采。

❖白話解說：

慈谿〈讀西〉〈今屬浙江省寧波〉有一位秦三，雖然家境窮困，仍很盡力奉養母親，他的腳脛兩旁病了很久，以至於變成殘廢。偶遇一位道士向他說：「你跟從我，我一定治好你的病。」於是拿藥敷治他的腳，馬上就好起來。

秦三向他的母親稟告此事，母親答應了。道士命令秦三閉上眼睛，用手挾護著，乘風飛行，到了海上一座山停下來。有一山人驚訝的說：「這個

人沒有仙骨，怎麼可以到此地來呢？」道士回答說：「這人的家中供養《感應篇》已經有好幾代了，經常為子孫宣說勸化，善根不斷，基礎很雄厚，所以才收他為徒，帶至此地。」

秦三由於思念母親，心中非常急切，道士又將他挾護回到家中，如此已經過了十三天了。

❖本文：

天彭張道人。誦感應篇。募化度日。然止能誦其半。忽臥病至冥。一官問曰。爾誦感應篇。何不究熟全篇。而乃止誦其半。宜還人間。更受百日辛苦。出遇吏戒曰。汝以不誦全篇。故至此。今可自悔。并普勸世人。不惟免罪。更且增功。道人既甦[一]。徧告一方。人果敬信。其地屢有豐年[二]。道人亦病愈。後得道。

❖字句解說：

一、甦：醒過來。

二、豐年：農田收成富足的年頭。

❖白話解說：

在天彭〈今屬四川灌縣〉有一位張道人，誦讀《感應篇》，以勸募印經度化眾生過日子。但他只能誦讀《感應篇》的一半，有一天忽然生病倒臥於床，靈魂到了陰間，有一官吏問他說：「你讀誦《感應篇》，為何不深究熟讀全篇呢？你只讀誦一半，所以還要回到人間，更要受百日的病苦。」

當他走出來時，遇到一位官吏告誡他說：「你因為不讀誦全篇，所以才到此地來。從現在開始，要自我懺悔，並且要普遍去勸化世間人。如此不但可以免除以前的罪過，還可以增加功德。」

張道人回陽醒過來後，走遍當地通告大家要奉行《感應篇》，大家果然相信，努力實踐，使得當地經常年年豐收，道人也因此病體好起來，後來

也得道了。

❖本文：

錢塘汪元。貧而無子。惟老母在堂。日誦此篇。募金刊施。以祈母壽子嗣。方刊首卷。妻已有孕。後生子。母享高壽。元嘗曰。吾一念之誠。求母壽而即壽。求子嗣而得嗣。感應之理。固昭昭矣。

❖字句解說：

一、昭昭：很明顯的意思。

❖白話解說：

錢塘〈今杭州〉有一位汪元，家境貧窮，又沒有生小孩。只有老母在家。天天讀誦《感應篇》，並到處勸募金錢，助印《太上感應篇》來度化眾

人，用以祈求母親能得高壽，自己能得子嗣。

才剛刊印首卷，妻子就懷孕了，後來生了一個兒子，母親也享有高壽。汪元經常對人說：「我因一念的誠心，祈求母親能高壽，所以得到高壽；祈求子嗣，也如願得子嗣，感應的道理，實在是至為明顯啊！」

❖本文：

杭州許廷俞。一門[一]虔奉此篇。且書一幅掛堂中。一夕巨盜入劫。若有所驅逐而遁[二]。許後知其故。奉行益篤[三]。

❖字句解說：

一、一門：一個家庭或家族。

二、驅逐而遁：被人追趕而逃遁。

三、益篤：更為切實。

❖白話解說：

杭州的許廷俞，全家人都很虔誠奉行《感應篇》，並且書寫一幅《感應篇》，懸掛在大堂牆壁上。

有一個晚上，大盜來了，到處擄人掠財。到他家中好像被人追趕似的，於是趕快逃離。之後，許廷俞知道這個緣故，於是更加發心切實去奉行。

❖本文：

武林陳碧松。素[一]濟人利物。精刻此篇。流通海宇[二]。會[三]積雨連月。遠行未歸。其妻夜候未寢。忽聞大聲擊門。時巨盜連劫里中。家戶戒嚴。驚謂盜至。急呼家人同竄[四]。甫[五]出戶。高牆忽崩。房屋器物。碎成韲粉[六]。一家竟無恙[七]。

❖字句解說：

一、素：指平時。

二、海宇：到處的意思。

三、會：正好遇到。

四、同竄：一同逃離。

五、甫：讀府，剛剛的意思，指時間短暫。

六、齏粉：齏讀機，比喻東西破碎後如粉之細碎。

七、無恙：沒有受到傷害。

❖白話解說：

武林〈今浙江省杭縣西〉的陳碧松，平時就喜歡濟人利物，也很精誠刊印《感應篇》，到處流通。

有一次剛好碰上下雨積水連月，外出遠行還沒回來，他的太太在家等候到深夜還沒就寢，忽然聽到大聲敲擊門板的聲音。

當時由於大盜經常到村里中來劫取財物，家家戶戶戒備森嚴，陳妻害怕，以為是盜賊來了，所以急呼家人一起逃走。

才剛出門，高牆忽然倒塌，所有的房屋和器具，都被壓得破碎如粉，一家人竟然毫髮無傷。

❖本文：

明海門周汝登[一]。侍[二]龍溪先生[三]講席[四]有年。而無所得。後遵行此篇。著為輯略[五]勸世。從善者多。以是功德。一日心地開朗。洞明[六]聖道。為明季[七]大儒。嗟乎。今儒學聖。釋學佛。道學仙。有終身不悟。半途而廢者。因根器既劣。又無功德及人耳。張紫陽曰。若非積行修陰德。有群魔作障緣。有志於道者。能不猛省。

❖字句解說：

一、**周汝登**：明朝嵊人，字繼元，明萬曆進士，官至南京尚寶卿〈掌寶璽、符牌、印章奏請發用〉，其學將儒釋兩教貫通。

二、**侍**：陪從，就是卑幼者陪從在尊長者的旁邊。

三、**龍溪先生**：即王畿，明浙江山陰人，受業於王守仁，講學四十餘年，舉嘉靖進士，歷官武選郎中。

四、**講席**：教師講學的座位。

五、**輯略**：將全書的總要編輯在一起。

六、**洞明**：透徹明白。

七、**明季**：明朝末年。

❖白話解說：

明朝海門〈今江蘇南通東邊〉人周汝登，追隨龍溪先生的求學並服侍多年，仍一無所得，後來遵行《感應篇》，並將其大要整理成冊來勸化世人，

從而行善的人甚多，因有如此的功德，有一天突然心地開悟，對於聖人的道理非常透徹，成為明末儒家的大學者。

嗚呼！現今儒家要學成聖人，佛家要修成佛，道家要煉成仙，有些終身致力，也不能開悟，因而半途而廢的人，是因為根器低劣，而且沒有超人的功德所致。

張紫陽說：「如果沒有積善行勤修陰德，起心動念就有群魔來障礙修行的孽緣。有志於修道的人，在此要猛然省悟，多積善修陰德。」

❖本文：

明錢塘于玉陛。室[一]梁氏。病祟[二]三載。一夕夢法雲大士降雲端中。光明灼爍[三]。鬼魅[四]俱遁。越日禮雲棲大師[五]。梁氏恭覲慈顏。儼如所夢。不覺欣然。沈痾[六]頓愈。師示曰。病從業生。業從心生。力行功德。可以延齡。乃以感應篇授陛曰。諸惡莫作。眾善奉行。實為一篇要旨。淺言

之。過惡揚善。只三家村守分良民。極言之。纖欲淨盡。萬善周圓。天中天。聖中聖。世尊亦復如是。汝當廣傳以宏法施。陛感悟信受。集有標元八卷勸世。

❖字句解說：

一、室：娶妻。

二、病祟：罹患鬼魅纏身的病。

三、灼爍：光明的樣子。

四、鬼魅：作祟害人的鬼怪。

五、雲棲大師：名袾宏，字佛慧，號蓮池，最初為儒生，三十歲以後才出家，行腳多年後，住在杭州的雲棲，建造叢林，鼓勵念佛，嚴守紀律，享年八十一，在明神宗萬曆四十三年圓寂，著書三十二種，名曰《雲棲法彙》。為淨土宗第八代祖師。

六、沈痾：久病不癒。痾讀ㄜ。

❖白話解說：

明朝錢塘〈今杭州〉有一位于玉陛，娶妻梁氏，鬼魅纏身病了三年之久，一天夜裡夢見法雲大士立於雲端緩緩降下，其光芒四射，鬼魅都逃遁無蹤。隔天到雲棲大師處禮拜，梁氏看到雲棲大師慈祥的面容，和昨晚所夢非常相似，不知不覺中非常高興，久年不癒的病頓時痊癒。

雲棲大師開示說：「病是從業力所生，業力是從心中生。努力行功立德，可以延年益壽。」就以《感應篇》傳授給玉陛，勉勵他說：「諸惡不要作，眾善要奉行，這是此篇的要旨。簡單的說，就是要抑制惡念，發揚善事。從小處來說，只要你我他三家的範圍能互相安份守己，成為良民；往大處來說，一點點的微小慾望都要修除淨盡，使萬善都能周全圓滿。就是被稱為天中天、聖中聖的世尊，也是如此去做的，你應當要以宏大的法施來推廣《感應篇》。」玉陛深受感動而覺悟，以十足的信心持受，並彙集有《標元八卷》，來勸化世人。

❖本文：

休寧方時可。自幼多疾。遇一異人曰。汝形貌當貧。且無子無壽。須多種善根。因發願刊此篇施勸。後病頓愈。家漸豐。生三子皆貴。以壽終。

❖白話解說：

休寧〈今安徽蕪湖〉有一位方時可，從小就體弱多病，遇到一位異人對他說：「依你的形體面貌來看，此生應當貧窮，而且沒有子嗣，也無法長壽，必須多行善事種善根。」

時可因而發願刊印《感應篇》，佈施勸化大眾。之後，病體很快痊癒，家境也愈來愈豐裕，生了三個小孩，一生都富貴，最後享有天年而終。

❖本文：

明冒起宗[一]。萬曆丙午入學讀書。稍暇。即虔誦此篇。戊午登鄉榜。是科臨場。因病幾危。及入闈[二]。四肢困倦。目不見卷格。不知何處下筆。出闈後。所作之文。不記一字。及中式[三]後。見原卷。字字端楷。始知闈中。若有神助。己未下第[四]。復發願增註感應篇。博引旁考。無不詳盡。書成。即中進士。歷官布政[五]。

❖字句解說：

一、**冒起宗**：明朝如皋人，崇禎時進士，授行人〈掌朝覲聘問之事〉的職位，掌理內計。當流寇佔據河南時，監河上軍，使賊人無法渡河。後為河南寶慶副使，督曹江上。

二、**入闈**：舊時稱進入考場考試。

三、**中式**：中讀仲，在科舉時代考試及格叫中式。

四、**下第**：考試未被錄取。

五、布政：即布政使，明朝分全國為十三承宣布政使司，設左右布政使各一人，掌理一省的政務。

❖白話解說：

明朝的冒起宗，在神宗萬曆丙午年〈西元一六〇六年〉入學讀書，平時稍有空閒，就很虔誠的誦讀《感應篇》，在戊午年〈西元一六一八年〉考上鄉榜，在科試進入考場時，因生病生命垂危，等到進入試場，四肢疲倦，困頓無力，眼睛看不到試紙的格子，不知道要從何處下筆。出了試場後，所寫作的文章，連一字都記不起來。等到宣佈考上了，一看試紙的原卷，每一字都以楷字書寫得很端正，這才知道在試場中，好像有神明在幫助。

在己未年〈西元一六一九年〉考試落第，又重新發願增註《感應篇》，廣博的引用資料從旁考證，沒有不詳盡的，等到書完成後，不久又考中進士，官位一直做到布政使。

❖本文：

清順治甲申十二月。蘇州閶門大火。先期三日。有人持竿量地者。眾問之。詭辭[一]以對。已而焚燬所止之處。適合其量界。始悟為神也。當火焚時。閶門專諸巷。有陳松軒屋。寓新安客者。距火不過咫尺[二]。城上人皆見有神。立其屋上急救。移時左右並燬。此屋獨存。次日始知有新安客。所刻感應篇板藏焉。

❖字句解說：

一、詭辭：閃爍其詞，不以實情告人。

二、咫尺：距離很近。咫讀只。

❖白話解說：

在清世祖順治元年〈西元一六四四年〉歲次甲申十二月，蘇州閶門的地方發生大火災，在這之前三天，有一個人手持竹竿在丈量土地，有人問他，

卻以詭異的口氣回答。等到火災過後，才發現所焚燒的地方，恰好是其丈量的地點，這才醒悟，原來是神。

當火在焚燒的時候，在閶門的專諸巷內，有陳松軒的房子，住著一位新安〈在今河南省西北〉來的客人，距離火場很近，城上的人都看到有神明，站在他的房子上急救，過一些時，左右的房子就被燒燬，唯有此屋還存在。隔天才知道這位從新安來的客人，他所刻印的《感應篇》版本藏置於此地。

❖本文：

魯子晉。會稽諸生[一]。虔奉此篇。詳加註釋。家貧鬻[二]飯田。刻印流通。子德昇。官至翰林院檢討[三]。

❖字句解說：

一、諸生：科舉時代對秀才的通稱。

二、**鬻**：讀育，賣的意思。

三、**翰林院檢討**：檢討，宋代的官名，掌理修國史，在明、清兩朝隸屬於翰林院，官位次於編修。

❖白話解說：

魯子晉是會稽〈今浙江紹興〉的一名秀才，平時很虔誠的奉持《感應篇》，並且詳加註釋。由於家貧，所以賣掉種米飯的田產，所得資金拿來刻印此篇，廣為流通。他的兒子魯德昇，官位當到翰林院的檢討。

❖本文：

感應之驗。古今所載。不能盡述。今略舉以上諸案。皆確本見聞。信而且顯者。以證感應之定理。惟願收此書者。幸勿泛然」。當清淨端坐。屏去浮氣。存一片恭敬虛受心。細細詳覽。深味勉行。莫大良緣。

慎毋自失。曷勝焚香叩懇。

❖字句解說：

一、泛然：不切實際。

❖白話解說：

此篇所感應的驗證，古今所記載的實例很多，不能一一都敘述，現只大略舉以上幾個案例，都是確實本於所見所聞，可以相信而且顯著的，用來證明感應的定理。

唯有希望蒐集此書的人，不要不切實際，只擁有而不去實踐。當要清淨己心，正念端坐，摒棄浮氣雜念，心存恭敬，虛心接受，詳細閱覽，深深去品味，勉勵實行，那麼良好的機緣，要謹慎不要讓它流失了，這豈不是勝過向神明焚香叩頭懇求嗎？

❖本文：

迪吉錄[一]曰。一祝[二]起信心。夫迪吉逆凶[三]。聖人已斷言之矣。而世乃指順逆之少爽者[四]。懵然[五]不信。謂為善未必獲報。為惡未必蒙災。斷自己福緣。滅他人善根。是心誠何心哉。見此者。正宜起大信心。一念信。便是一念善根。念念信。便是念念善根。

❖字句解說：

一、**迪吉錄：**明朝顏茂猷所撰，共九卷，分為官鑒、公鑒二門，皆雜錄各書因果報應的事。

二、**祝：**祈禱。

三、**迪吉逆凶：**順理而行則會吉，逆理而作定遭凶。

四、**少爽者：**極少違反常理的事例。

五、**懵然：**無知的樣子。懵讀蒙。

❖白話解說：

《迪吉錄》上載說：行善之一是祈禱大家要有信心，說到順理而行，可得吉祥；逆理而為，定遭凶惡，這個道理，自古聖人已斷然說明很清楚。然而世間上就有一些人偏要指出一些極少違反常理的事例，來證明自己的無知，不相信因果。說行善不一定會得善報，作惡也不一定受災殃。如此的說法，將斬斷自己的福緣，毀滅他人的善根，這是什麼居心呢？

看到這些實例後，正是要發起大信心的時候，一個正信的念頭，便是一念的善根；每個念頭都是正信，便是念念都是善根。

❖本文：

一囑[一]勤修。夫為善未有二三其念而得報者。以一杯水。救一輿薪。遂謂善不必為。怠玩復生。不又與於不仁之甚者乎。正當喫緊[二]修持。勇猛不懈。常如天地臨我。鬼神詔我。方不辜負此身。不然。悠悠忽忽[三]。

日復一日。人壽幾何。待我徐徐積累。恐無常[四]猝至[五]。嗟何及矣。

❖字句解說：

一、囑：叮嚀。
二、喫緊：急切。
三、悠悠忽忽：輕忽游蕩以度日，比喻虛擲光陰不自振作。
四、無常：一般是為死的代名稱。
五、猝至：急速來到。

❖白話解說：

一是叮嚀大家要勤修行，談到行善，沒有在三心兩意的情形下可以得到好的報應的。比如用一杯水來救一車子燃燒的薪柴，是無法達到目的的，用這樣的思考方法，就說善事不必去做，使得怠慢玩忽的心情又生起，這和非常不仁慈的心又有什麼兩樣呢？

此時正是要用心，急切的把握機會，趕緊去修持，勇猛向前努力不懈，就像天地要臨幸我一樣的慎重，要像鬼神要詔告我那麼莊嚴，如此才不至辜負父母生我此身。不然行屍走肉，迷迷糊糊的一天過一天。人的壽命到底有多少呢?怎能讓我們慢慢去累積，恐怕死期突然來到，再怎樣去感嘆，也來不及了。

❖本文：

一重養心。管子[一]云。喜氣迎人。親於兄弟。怒氣迎人。慘於兵戈。南華[二]亦云。兵莫憯於忍[三]（一作志）。而鏌鋣[四]為下。由此言之。志氣之間。於物未有所濟。而含和飲醖[五]。固已捷若桴鼓[六]。昔禹稷佐堯舜定天下。水民而致居之。飢民而致飽之。固功德浩大。實被斯民矣。而尼山[七]布衣[八]。一籌未展。空言何施。獨是老安少懷之心。勤懇至死。竟得與南面[九]者。比功絜德[十]。師祀萬世。則心之具萬法也。人但能涵養本原。沖

和[十一]活潑。不動浮氣。遇親便能孝。遇物便能仁。遇善便能果。遇辱便能忍。有情無情。有事無事。都是一團生意。彌滿虛空界。其福德又烏可思議哉。此為善第一切務也。

❖字句解說：

一、**管子**：即是管仲，春秋時齊潁上人，名夷吾，字仲，初事公子糾，後事齊桓公為相，通貨積財，富國強兵，尊周室，攘夷狄，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桓公尊為仲父，為法家之祖。

二、**南華**：即《南華真經》的略稱，也是《莊子》的別名，又名《南華經》。

三、**兵莫憯於忍**：《南華經‧庚桑楚》：「兵莫憯於志，鏌鋣為下；寇莫大於陰陽，無所逃於天地。」憯，慘也。慘毒沒比心志的敗亡更厲害了，而打戰次之，如鏌鋣的寶劍，其影響最為下，忍有書為志。

四、**鏌鋣**：又稱莫邪、鏌邪，為古代寶劍的名稱。

五、**含和飲醕**：心中充滿和氣，使人覺得有如飲美酒一般舒適。醕讀純。

六、**捷若桴鼓**：相應之快，好像以桴擊鼓一般。桴，鼓槌。

七、**尼山**：孔子是叔梁紇與顏氏禱於尼丘而生，所以名丘，字仲尼，此亦指孔子．

八、**布衣**：指平民。

九、**南面**：古代君王皆面向南方而坐，所以稱南面為君王。

十、**絜德**：修德。絜讀協。

十一、**沖和**：性情平和。

❖白話解說：

一種注重養心，管仲說：「以喜氣來歡迎人，會比兄弟還親近；用怒氣來面對人，會比動干戈還來得悲慘。」莊子的《南華經》也說：「人間的慘毒，沒有比此心志敗壞更為嚴重了，打戰兵戎相見的傷害是其次，有沒有

擁有鏌鋣的寶劍更是其次。」

從此處來說，在志氣之間，物件並不是最有濟於事的，而能以心平氣和，使人心服口服，才是能使人感受得到最快速的方法。

以前禹及后稷輔佐堯舜平定天下，使居住水邊的人能安居，使飢餓的百姓能飽食，所以功德非常浩大，實是德澤永被於人民。

孔夫子以一個布衣的平民，實際上一個計策也施展不出來，只是嘴巴說說，也無實際的作為，只因他懷有要使老者得到安心，少者得到關懷的心胸，很勤勞而誠懇的去推動，至死不變，如此的功德就可與君王比美，且被祀奉為萬世師表，這就是心能含萬法。

人只要能把本性的涵養修好，性情自然能平和活潑，不致於動氣而使心浮氣躁。遇到親長就能孝順，遇到物事就能仁慈，遇到善事就能使有結果，遇到羞辱便能忍耐。不論遇到有情或是無情的眾生，也不論是有事或沒事，心中都能保存一團生生的氣息，充滿整個虛空界，其福德是讓我們感到不可思議的，這乃是為善的第一確切要務。

❖本文：

一貴堅永。小善報近。大善報遠。近報福輕。遠報福重。柳蒲[一]之質。朝種夕發。松柏則不然。困於蓬蒿[二]。厄於牛羊。而後獲千萬年之用。今世信善者非無人。而堅永者不多得。由其略行數事。間值坎坷。即謬[三]謂天道難知。前修頓廢。皆欲速之心誤之也。故積德而弱者。福之基。履險而貞者。德之辨。古云。樹德如滋。除惡務盡。每見發祥之家。或累世積行。或多年力善。餘慶之流[四]。非朝伊夕。若小有善果。便希厚福。根源已差。何由集慶。朱天麟[五]曰。有心為感感不靈。有心祈應應不至。此宜聽之自然。不得妄生揣度[六]。故堅永。尤積德之樞要也。

❖字句解說：

一、蒲柳：植物名，楊柳科，為自生水邊的落葉喬木，俗稱水楊，繁殖力強。

二、蓬蒿：蓬與蒿都是野草。

三、**謬**：錯誤。

四、**餘慶之流**：平時行善遺留德澤給子孫的這些人。

五、**朱天麟**：明朝吳江人，遷移到崑山居住，崇禎時的進士。永明王居武崗時，召為禮部尚書，又拜為東閣大學士（負責宰相招賢的工作）。

六、**揣度**：猜測。

❖白話解說：

行善之一貴在堅定長久，小善回報時間比較近，大善回報時間比較遠；近報的福氣比較輕薄，遠報的福份比較重大。

蒲柳的植物其質容易成長，早上種下午就發芽。松柏就不同了，不但受困於雜草，還要遭厄於牛羊，經過千磨萬難，才能成為千萬年可用的材質。現今世間相信行善的人，並不是沒有，只是能堅持長久的，卻不多得。原因是他稍微做了幾件善事，中間遇到坎坷難行的事，就失去信心，卻錯誤的說出天道難知，無法掌握，所以造成半途而廢，前面所修即時放棄，這些

都是被欲速的心理所誤導的結果。

所以積德過於薄弱，福祉的基礎就衰微，至於那些遇到險境，還能秉持堅固的人，是因對道德能辨明的緣故。

古人說：樹立道德要繁多，除惡一定要淨盡。每看到發達吉祥的家族，不是累世積行道德，就是多年致力行善。那些行善積德遺留子孫的人，不是一朝一夕可達成的。如果只行一些小善，就希望得到厚福的人，心的根源觀念已經有偏差了，那怎能聚集吉慶福祉呢？

朱天麟說：「自己內心刻意去感應的，感應是不靈的；刻意用心去祈福的，福報是不到的，這個應該要聽其自然，不可妄加猜測。」所以說行善能保持堅定長久的心，是積德最為重要的樞紐。

❖本文：

一重傳流[一]。經書所在。即屬善緣。秘而不流。必有天殃[二]。功過格。以善書傳一人者。當十善。傳十人者。當百善。傳大貴人。大豪傑。大力量者。當千善。重刻流傳。廣佈無疆者。當萬善。時時稱說。時時提醒。雖至田夫閨婦。牧豎[三]村童。無不變化。善緣無邊。福緣亦無邊也。昔孫真人[四]刊千金方。書成仙去。周篪與人說感應篇。脫饑饉籍。公善之德。寧有量哉。

❖字句解說：

一、**傳流**：傳播使之不斷絕。

二、**天殃**：天降災禍。

三、**牧豎**：牧牛羊的童子。

四、**孫真人**：俗名孫思邈，唐朝時的隱士，陝西華原人，精通百家之學，並擅長醫學，著有《千金要方》九十三卷，今被奉為保生大帝。

❖白話解說：

行善還要注重流傳，能接觸經典善書的人，就是具有善緣，如果將它祕密暗藏而不流傳，必定會遭受天災殃禍。

在《功過格》有記載：將善書傳送一人者，可以得到十善；傳送十人者，可得到百善；傳送給大貴人、大豪傑、大影響力的人，可以得到千善；重新刻印流傳於世，儘量廣為傳佈的人，可以得到萬善。

時時刻刻能向人勸說，向人提醒，縱使是田裡的農夫，閨房中的婦女，放牛羊的牧童，以及鄉間的小孩，沒有不受感應而變化氣質的。這種善緣傳播到無邊，當然所得的福份也是無邊。

從前唐朝的孫真人刊印《千金要方》傳世，書完成後就仙化而去。周篪為人勸說《感應篇》，脫離饑饉的惡籍，如此行善於公的德行，所得到的福報是不可限量的。

❖本文：

一願增補[一]發揮。古今善惡酬報[二]者何限。偶筆記取。安能悉其大全。同懷此意者。或取之載籍。或得之見聞。不妨續入。更加大筆。挑剔微危[三]。躍人心目。一句贊揚。便是一句護持善根。一念打動。亦是一念消弭罪業。發揮愈朗。至理愈顯。助天闡教。為功厚矣。

❖字句解說：

一、**增補**：增加篇幅以補述不足，使能更清楚明白。

二、**酬報**：報答。

三、**挑剔微危**：在微細精妙中精挑細選。

❖白話解說：

有一個願望，就是希望大家增補資料，從古至今對於善惡所得到的回報的事例非常多，是沒有局限的。如果單靠某些人在偶然中筆記一些資訊，

那怎能完全獲得其大全呢？

希望懷有此意的同好者，或者是從書籍中擇取，或是自己親身的見聞，不妨繼續錄入，使能增加篇幅，隨人所需，從中精挑細選，希望能振啟人心耳目。只要是一句贊揚的話，便是一句護持善根的語言；只要能打動消除一個惡念，也就是在這一轉念之間消弭了罪業。只要能讓道理發揮得愈明朗，神聖的真理就愈能展現救世的效果，幫助上天來闡揚真理教化人心，所得的功德就很深厚了。

【太上[一]曰。禍[二]福[三]無門[四]。惟[五]人自召[六]。】

❖字句解說：

一、太上：在此指老子，又稱為太上老君，是道教中三清道祖中的道德天尊。本姓李，名叫耳，字伯陽，被謚為聃，因生下來就白頭髮，所以被稱為老子。在春秋時代誕生於楚國苦縣厲鄉曲仁里，曾任東周掌管國家文物典籍的史官，相傳當時孔子曾向他問禮。後來乘青牛西出函谷關，應關尹子的要求，著作五千餘言的《道德經》流傳於世。為先秦時代道家學派的創始者，後被尊奉為道教的教祖。

二、禍：指外來的毀傷殘滅病敗等橫逆而言。

三、福：乃神降吉祥以助人。

四、門：可以同時開闔以供人出入的地方，也稱關鍵。

五、惟：乃就事物本身及其所關連各項，作廣泛綜合思考的意思。此處解為「是」的意思。

六、召：發出呼喚叫人使來，均希望快速的意思。此處解為快速引來的意思。

❖白話解說：

禍和福之間，本來就沒有相通的門道，只因人心起善惡之念，所感招而來。

❖本文：

此節合下一節為一篇綱領[一]。乃垂訓[二]之大旨也。論聖賢之心。不因祈福避禍。而後為善不為惡。論造化之理。積善積惡。而餘慶餘殃[三]。固[四]不爽[五]也。

❖字句解說：

一、綱領：總綱要領。
二、垂訓：聖佛對世人勉勵的訓文。
三、餘慶餘殃：指積善德澤子孫，或行惡禍及子孫而言。
四、固：本來的意思，已經形成一個定律。
五、不爽：沒有差錯。

❖白話解說：

這一節和下一節，都是《感應篇》的綱領，乃是太上老君勉勵我們訓文的大要。談到聖賢的存心，不是因為祈福或避禍，才來行善事不做壞事。

談到天地造化的真理，積善之家，其德澤一定遺潤子孫；行惡的人，其災殃必定禍害子孫，這本來就是不會有差錯的定律。

❖本文：

小曰吉凶。大曰禍福。無門。無定門也。自召。自作自受也。言天地無私。因物付物[一]。禍之福之。本無一定之門。聽[二]招致以為報應。惟在人心自召耳。然人一念未起時。此心湛然[三]。如同虛空。何有善惡。只因此念纔動。所向好事是善。所向壞事為惡。其先不過起一念。行一事。及後日積月累。遂有善人惡人之別。而得禍得福。悉[四]決於起念之時矣。故太上開口曰無門。曰自召。懍懍[五]於為人起念之時。喫緊提撕[六]警覺。覺者。內觀洞照也。人心善惡。莫不有幾。一念內照。便知向往。易曰。幾者。動之微[七]。吉凶之先見者也。於此覷[八]得破。做得主。自然欲淨理純。動與吉會。若毫釐有差。天地懸隔矣。

❖字句解說：

一、因物付物：因，是依賴的意思。付，是給與的意思。物，乃指凡生於天地之間的一切都是。指天地間事物的演變，乃依造什麼因得什麼果的

規律。

二、**聽**：讀第四聲，任由的意思。

三、**湛然**：很安靜的樣子。

四、**悉**：完全。

五、**懍懍**：危懼的樣子。

六、**提撕**：提醒。

七、**幾者，動之微**：《易‧繫辭下傳》：「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幾，讀機，是徵兆的意思。

八、**覷**：窺視。讀去。

❖白話解說：

從小處說，是吉凶；從大處說，是禍福。無門，是沒有一定的門道；自召，就是自作自受的意思。

說天地沒有私情，造什麼因就得什麼果，本來就沒有一定的門道，完

全依據得到的結果，作為報應，這原因是在人心自己所招來的。

然而人的念頭在未動之時，是很清淨安定的，就好像虛空一樣，哪有善惡之分。只因念頭剛開始動，心向著好事就是善，心向著壞事就是惡。這剛開始只不過是起一個念頭，做一件事情而已，到後來天天日積月累，就會有善人和惡人的差別，至於會得到禍害或福祉，完全是取決於動念之初。

所以太上老君一開始就說「沒有一定的門路」，就說：「是自己招來」，這是在提醒我們在起心動念的時候，要戰戰兢兢，要加緊的提醒自己，使能保持警覺。覺是向內心觀察，使能夠很清楚明白。人心的善惡，一定會有起動的徵兆，只要時時向內觀照每一念頭，便可以知道心的嚮往方向。

《易・繫辭下傳》說：「徵兆，乃是微動的現象，所有吉凶可以預見的地方。」在此處，能看得透徹，做得了主，自然慾望清淨道理純真，只要起心動念，都能與吉祥契合在一起。如果有絲毫的差錯，恐怕將來的結果，就有天地之隔的大差別。

❖本文：

宋靈源禪師謂伊川[一]曰。禍能生福。福能生禍。禍能生福者。以其處危之時。切於思安。深於求理。尤能祇畏[二]敬謹也。福能生禍者。以其居安之時。縱其奢念。肆其驕怠。尤多輕忽侮慢也。

❖字句解說：

一、伊川：即是程頤，宋朝洛陽人，生於西元一〇三三年，字正叔，為程顥的弟弟，曾居於伊川，所以稱為伊川先生，著有《易傳》及《春秋傳》。

二、祇畏：大畏也。祇讀其。

❖白話解說：

宋朝的靈源禪師對伊川先生說：「禍能夠生福，福也能夠生禍。禍之所以能生福的原因，是因為人處在危險的時候，會提醒自己，要真切的思考如何轉危為安，深深的反覆在實理上推敲，尤其能保持敬畏謹慎的態度所得

來的結果。福能生禍的原因，是因為人處在安定的時候，往往在不知不覺中放縱慾念，並讓自己的驕傲怠慢的心態無所節制，尤其大多數的人都會有輕浮疏忽欺侮傲慢的作為所致。」

❖本文：

東嶽大帝[一]訓曰。行善如春園之草。不見其長。日有所增。行惡如磨刀之石。不見其損。日有所虧。禍福密移[二]。迷者罔覺[三]。

❖字句解說：

一、**東嶽大帝**：道教五嶽五帝之一，唐代封東嶽為天齊王，宋代加封東嶽曰「天齊仁聖帝」。

二、**密移**：暗中移轉。

三、**罔覺**：不能察覺。

❖白話解說：

東嶽大帝說：「行善就好像春天時花園的草一般，雖然肉眼看不出它在長大，其實是每天都有增長；行惡就像磨刀的石頭一樣，雖然肉眼看不出它的減損，其實是天天都在虧蝕。禍福的移轉，是在暗中進行的，迷惘的人是無法察覺得到的。」

❖本文：

唐六祖慧（一作惠）能[一]曰。一切福田[二]。不離方寸[三]。經云。吉凶禍福。皆由心造。又云。罪福[四]二輪。苦樂兩果。皆三業[五]所造。一心所感。若一念心瞋恚[六]邪婬[七]。即地獄業。慳貪[八]不施。即餓鬼業。愚癡[九]暗蔽。即畜生業。我慢貢高[十]。即修羅業。堅持五戒[十一]。即人業。精修十善[十二]。即天業。證悟人空。即聲聞業。知緣性離。即緣覺業。六度[十三]齊修。即菩薩業。真慈平等。即佛業。夫心淨則香臺[十四]寶樹[十五]。淨剎[十六]化

生。心垢則邱陵坑坎。穢土稟質。非從天降。豈屬地生。祇在最初一念所致。離卻心源。更無別體。

❖字句解說：

一、**六祖慧能**：即佛教禪宗的第六代祖師慧能大師，（大部分皆稱惠能大師）誕生於唐貞觀十二年戊戌歲二月八日子時，二十四歲聞經悟道，往黃梅求五祖弘忍大師印可，付衣缽，傳祖位，韋刺史請法海禪師彙錄其語，稱為《法寶壇經》。

二、**福田**：田是生長的地方，於應供養的人供養之，就能受諸福報，猶如農夫播種於田，到秋天可得收穫之利，所以稱為福田。

三、**方寸**：指心也。

四、**罪福**：五逆十惡等為罪，五戒十善等為福，罪有苦報，福有樂果。

五、**三業**：乃由身、口、意三者所造的業力。

六、**瞋恚**：對於違背己情之有情，生起憎恚，使得身心起熱惱，不得

平安的精神作用。為三毒之一。

七、**邪婬**：為十惡之一，以男性而言，指與妻子以外之女性行淫，或雖與妻子，但行於不正當的時間、地點、方法等，都稱邪淫。

八、**慳貪**：惜物而不布施，貪求而無滿足。

九、**愚癡**：就是無智無明，暗愚迷惑，對事物不能下一適當的判斷。

十、**貢高**：驕慢自高。

十一、**五戒**：即守殺、盜、淫、妄、酒等五戒。

十二、**十善**：即不殺生、不偷盜、不邪淫、不兩舌、不惡口、不妄言、不綺語、不慳貪、不瞋恚、不愚癡。

十三、**六度**：即布施度慳貪，持戒度邪淫，忍辱度瞋恚，精進度懈怠，禪定度散亂，智慧度愚癡。

十四、**香臺**：佛所住之清淨地。

十五、**寶樹**：珍寶所成的樹林，指極樂淨土之草木。

十六、**淨剎**：即是淨土，是佛所居之地。

❖白話解說：

唐朝的禪宗六祖惠能大師說：「一切種福祉的地方，不會離開自己的心地。」佛經說：「眾生的吉凶禍福，都是由自心所造作。」又說：「這罪和福二者的運作，所得到的痛苦和快樂的結果，都是由身口意三業所造成，由心地所感召的結果。」

如果心存瞋恚、邪婬，就是種地獄的業因；心念貪求、不滿足而吝於布施，就是造餓鬼的業因；如果心中愚昧、癡妄、無明蔽障，就是種畜生的業因；如果執著、我慢、貢高、自大，就是種阿修羅的業因。

如果能堅持修持殺、盜、淫、妄、酒等五戒，即是種人道的業因；如果能精修十善，即是造天道的業因；如果能夠證悟人生一切本空，即是種聲聞道的業因；如果能了知因緣而使本性脫離諸業的染著，即是種緣覺的業因；如果能在六度上一齊修持，就是種菩薩的業因；如果能使心真行慈悲平等，就是種佛的業因。

只要心能淨化，香臺寶樹自然現前，莊嚴佛土瞬間化生；如果心地污

垢蔽障，有如人行於多坑洞坎坷難行的丘陵地。心中有如穢土的氣質，並不是從天而降，也不是由地所生，只是在心動最初的那一個念頭所導致。離開了心源的因素，其實就沒有別樣東西會造成這個的結果。

❖本文：

微哉感應機[一]。險哉善惡路。至難持守者人心。觸物而動。淵淪天飛。隨念而遷。凝冰焦火。故古人晝勤三省[二]。夜惕四知[三]。更於雞鳴而起。孳孳[四]為善。無非時刻操存。令此心鏡恆明耳。心鏡明。則善惡自己作得主。而禍福亦作得主。固天命在我矣。故論禍福自召之理。推本於存心。再附先儒格論。以宣太上之旨云。

❖字句解說：

一、機：發動所由。

二、三省：省讀醒，詳細反省三事。《論語‧學而》：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

三、四知：《後漢書‧楊震傳贊》：「震畏四知。」按《楊震傳》云：王密為昌邑令，夜懷金十斤遺震，曰：「暮夜無知者。」震曰：「天知、神知、我知、子知，何謂無知？」此所謂畏四知也。

四、孳孳：勤勉不怠。

❖白話解說：

非常微細啊！感應的動機；至為危險啊！善惡的道路，這其中最難操持把守的，就是人心。接觸到東西就心動，或者沉淪於深淵之下，或者飛翔於天空之中，都是隨著意念變遷無窮，有時情緒像凝結的冰，有時妄念像燒焦的火，其中差距太大了。

所以古人白天精勤修行，以曾子的三省來檢視自己，夜晚努力檢視，以楊震的四知來惕勵自己，更是從一大早聞雞鳴而起，就勤勉不怠的去行

善，莫不是時時刻刻以此存心，希望此心鏡能永遠明澈無污。如此，則善惡的行為就自己可以作主，禍福的報應也可以自己作主，所以天命就可以操在我的手中。

因而談到禍福自召的道理，推究到本源，就是存心。再附上先儒的格言精論，用來宣揚《太上感應篇》的要旨之說。

❖本文：

或問雞鳴而起。未與物接。如何為善。程子曰。只主於敬。便是為善。

❖字句解說：

一、程子：世稱宋朝大文學家，程顥與程頤二兄弟為二程子。

❖白話解說：

有人問：聽到雞鳴就起床，還沒有接觸到事物，如何去行善呢？宋朝大儒程子說：「只要存心以恭敬為主，就是行善了。」

❖本文：

宋張子[一]曰。正心[二]之始。當以己心為嚴師[三]。凡所動作則知懼。如此一二年間。守得牢固。自然心正。

❖字句解說：

一、**張子**：即宋朝理學家張載，郿縣橫渠鎮（在今陝西省內）人，字子厚，世稱橫渠先生，通儒學，遺著有《張子全書》。

二、**正心**：端正心念。

三、**嚴師**：管教嚴厲的老師。

❖白話解說：

宋朝的張子說：「端正心念的開始，要以自己的心念為嚴厲管教的對象，凡是所有的動作，都要戒慎恐懼，不使有失，如此持續一二年，如果能堅守牢固，自然心念就會端正。」

❖本文：

朱子[一]曰。羅先生教學者。靜坐中。看喜怒哀樂未發時。作何氣象[二]。此亦養心之要。

❖字句解說：

一、**朱子**：宋朝婺源（今安徽省內）人，生於西元一一三〇年，字元晦，後改為仲晦，晚號晦翁，又號晦菴，後世稱為朱子或朱文公，所註《四書》，明清科舉奉為標準。

二、氣象：人的精神氣度，也就是人的涵養，也是人的形態。

❖白話解說：

宋朝大儒朱熹說：「羅先生教學的方法，在靜坐時，要觀看自己的心念，在能止於未起喜怒哀樂之念前的狀態，這也是修養心性的要點。」

❖本文：

又曰。心須令只在一處。勿有外事參雜。仍須勤勤操守。臨事勿暫放寬。人之精神。習久自成。若勤緊收拾。真箇提得緊。雖半月見驗可也。

❖白話解說：

又說：「心念必須令它只專於一處，不要讓外事來參雜干擾，仍須要

時時刻刻勤勞的嚴加看守，遇到事情時，也不能暫時放鬆。人的心念，積習久了自然會成習慣。如果能時刻勤於加緊收斂，真的能實際把心看得緊，雖然只經過半箇月，也是可以看到成果的。」

❖本文：

又曰。涵養本源之功。最易間斷。然纔覺間斷。便是相續處。只要常自提撕。分寸積累將去。久久自然接續。打成一片矣。

❖白話解說：

又說：「這種涵養本性的功夫，最容易間斷。但只要隨時注意，一但察覺間斷，就可以很快的接續在一起。只要經常提醒自己，一分一寸點點滴滴累積下去，久而久之就會接續在一起，最後涵養功夫便可打成一片。」

❖本文：

又曰。靜中私意橫生。學者之通患[一]。能自省察至此。甚不易得。此當以敬為主。而深察私意之萌[二]。多為何事。就其重處。痛加懲窒[三]。久久純熟。自當見效。不可計功旦暮[四]。而多為說以亂之也。

❖字句解說：

一、通患：一般的弊病。

二、萌：讀蒙，開始的意思。

三、懲窒：懲是將過去種種不好的念頭除掉，窒是閉塞將來可以為惡的途徑。

四、旦暮：從早到晚，指整日的意思。

❖白話解說：

又說：「在寂靜當中，私意妄念最容易橫行亂生，這是學道者的通

病。能夠自己反省體察到這個地步，就很不容易了。此時當要以敬存心為主要，深深觀察私意妄念要發生的開始，究竟是為何原因，然後就其重點之處，嚴厲的加以禁止防治，不使再生私念，久而久之，就能純精熟練，自然就可以看到效果。絕對不可整日在意的計較功德，並且到處宣說，這會混亂己心的淨化。」

❖本文：

又曰。心存。群妄[一]自然退聽[二]。

❖字句解說：

一、**群妄：**諸多妄念。

二、**退聽：**退讓順從。聽，讀去聲。

❖白話解說：

又說：「存心端正，則一切諸妄自然就退讓順從，無所擾亂。」

❖本文：

又曰。孔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便是存心之法。如說話覺得不是。便莫說。做事覺得不是。便莫做。亦是存心之法。

❖字句解說：

一、居處恭：《論語‧子路》樊遲問仁，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處，讀楚。

❖白話解說：

又說：「孔子說：『日常的起居要恭謹嚴肅，做事要謹慎，待人要中肯

誠實。』這便是存心的方法。如果說話時覺得不妥當，就不要說；做事時如果覺得不妥當，就不要做，這也是存心的方法。」

❖本文：

又曰。學問須自警醒。瑞巖和尚[一]。每日間常自問。主人翁惺惺否。自答曰。惺惺[二]。學者宜法。

❖字句解說：

一、**瑞巖和尚：**唐代高僧，為青原行思法系下的第六世，福建人，俗姓許，法名師彥，自幼出家，持戒嚴謹。曾居於台州（浙江）瑞巖院，坐磐石終日如愚，每日喚「主人公」，復自應諾，說：「惺惺著！他後莫受人謾。」

二、**惺惺：**讀興，是清醒的意思。

❖白話解說：

又說：「作學問必須要自我警覺，保持清醒。唐代的瑞巖和尚，每天常常自問：『主人翁，你醒了沒有？』自己回答說：『醒起來了。』學者當可效法他。」

❖本文：

門人[一]周彥文問曰。近覺行坐語默[二]。皆瞞不得自己。朱子曰。此是得力處。心靈到身上來了。但時時默識[三]而存之。

❖字句解說：

一、門人：學生。

二、語默：說話或不說話。

三、默識：識讀至，是暗中記誦在心的意思。

❖白話解說：

學生周彥文問說：「最近總覺得在行坐言說或靜默時，都瞞不了自己的良心。」朱子回答說：「這就是修行的得力處，在這假合色身上自心可以作得了主，但要時時暗中保住這念頭的覺照，不要流失了。」

❖本文：

宋陳烈[一]苦無記性。偶讀孟子。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忽悟曰。我心不曾收得。如何記得。乃閉門靜坐。不讀書百餘日。以收放心。遂讀書。一覽無遺[二]。

❖字句解說：

一、**陳烈**：宋朝侯官（今福建省內）人，字季慈，為人耿介孝友，舉止言行端飾，一切遵古禮。在宋仁宗時，歐陽修推薦他當國子直講〈同國立

大學的助教〉，堅持不去。元祐初年被詔為本州教授，在職不接受俸祿，學者稱他為季甫先生。

二、一覽無遺：一看就看得很清楚。

❖白話解說：

宋朝的陳烈對自己沒有記性，深以為苦，偶而讀到孟子說：「作學問的方法沒有其他的，只是希望將放失的心找回來而已。」忽然體悟說：「我的心無法收回來，要如何記得呢？」於是就閉門靜坐，不去讀書有一百多天，以便收回放失的心。當再開始讀書，結果一看書內容都很清楚。

❖本文：

或問敬之貌。謝上蔡曰。於儼[一]若思時可見。問。不免有矜持[二]如何。曰矜持太過卻不是。要在勿忘勿助長之間耳。

❖字句解說：

一、儼：讀演，是矜莊恭敬的樣子。

二、矜持：莊重自持。

❖白話解說：

有人問「莊敬」的面貌是如何?謝上蔡回答說：「就在靜思莊嚴恭敬之時可以看到。」又問：「難免有莊重自持的作做要怎麼辦?」回答說：「如果矜持太過頭就不對了，應該保持在不要忘記又不要助長之間。」

❖本文：

高景逸曰。每至夕陽。默檢[一]一日所為。若不切實煅煉身心。便虛度一日。流光可懼。又曰。所以要惜分陰者。不使邪思妄念。瞬息據我靈府[二]。庶幾[三]日就月將[四]。緝熙[五]於光明。又曰。先儒入敬法。曰整齊嚴肅。曰常惺惺。曰收斂不容一物。今日我輩胸中。勞勞攘攘[六]。千萬物俱容在此。豈止一物。若要免此。須是常惺惺。要惺惺。須是整齊嚴肅。三法又有次第。

❖字句解說：

一、默檢：靜心檢點。

二、靈府：靈性的發源地，指心而言。《莊子・德充符》：「不可入於靈府。」

三、庶幾：表示希望，猶或可的意思。

四、日就月將：每日每月都有進步。

五、緝熙：光明的樣子。《詩・大雅・文王》：「於緝熙敬止。」

六、勞勞攘攘：勞碌擁擠的樣子。

❖白話解說：

高景逸說：「每天到夕陽西下黃昏時，靜靜的檢視一天所有的作為，如果有不切實鍛鍊身心的地方，就是虛度一天的時光。讓時光流逝，真是可怕。」又說：「人之所以要愛惜光陰，為的是不要使邪思妄念在瞬間佔據我的心靈，如此，還可每天每月都在進步，使自己的心性光明。」

又說：「先儒教人『入敬』的方法，就是要整齊嚴肅，就是要常提醒自己，就是要收心斂神，不要讓外物侵入心靈。現今我們這一輩人的心胸中，充滿了繁雜勞碌，讓千千萬萬的事物都容置在心中，何止是一件事物。如果要免於這種情況的發生，必須要經常提醒自己，要保持清醒，必須要整齊嚴肅自己的身心，這三種方法，要依序進行。」

❖本文：

無欲故靜。有主則虛。此心學綱要。

❖白話解說：

心中沒有慾望的擾亂，所以能靜；有心性在作主，所以會懂得謙虛，這是修學身心的主要綱領。

❖本文：

宋程明道[一]先生。弟伊川[二]。渡江舟幾覆。人皆驚懼。先生獨正襟危坐[三]如常。問之曰。心存誠敬耳。

❖字句解說：

一、程明道：即是宋朝大儒家程顥的號。

二、伊川：就是宋朝大文學家程頤。

三、正襟危坐：嚴整儀容端坐著。

❖白話解說：

宋朝的程明道先生，他的弟弟伊川先生在渡江時，所乘坐的舟差一點翻覆，其他的人都很懼怕，唯獨先生一人氣色從容鎮靜如常。有人問他，他答說：「心中存有虔誠和肅敬而已。」

❖本文：

真空寺老僧曰。凡人妄想[一]不一。或追憶[二]數十年前。榮辱恩讎。悲歡離合。及種種閒情。此是過去妄想。或事到眼前。可以順應。卻乃畏首畏尾。猶豫不決。此是現在妄想。或期日後富貴榮華。子孫發達。與夫一切不可必成。不可必得之事。此是未來妄想。三者妄想。或生或

滅。謂之幻心。照見其妄。隨念斬斷。謂之覺心。故曰不患念起。只患覺遲。此心若同太虛[三]。煩惱何處著腳耶。

❖字句解說：

一、妄想：由於心的執著，以致無法如實的知道事物的實相，會產生錯謬的分別。

二、追憶：回想。

三、太虛：天空。

❖白話解說：

真空寺有一位老和尚說：「凡俗的人妄想的現象都不一樣，有的人回想數十年以前的事情，有榮耀有受辱有恩情有仇恨，有悲傷有歡笑有分離有聚合，以及種種閒雜的事情，這些都是過去的妄想。有些人是事情已來到眼前，只要順應就可以，卻反而心生畏懼而止步不前，產生猶豫不決的現象，

這些是現在的妄想。有些人期待來日的榮華富貴，子孫能延綿發達，還談論一些不一定可成功的事，或者計畫一些不一定可得到的事，這些都是未來的妄想。

這三樣的妄想，有時在心中生起，有時消滅了，這叫做幻心。要很清楚的照見這些妄想，隨著念頭斬斷這些幻心，就叫做覺心。所以說：『不用怕妄念生起，只怕覺悟得太遲。』這個心如能保持像虛空一樣，煩惱哪能在心中落腳呢？」

❖本文：

以上俱精微神化[一]之論。有志者。所當深思力勉。期造純熟自然而後已。昔宋趙康靖公[二]。置瓶豆二物。起一善念。投一白豆。起一惡念。投一黑豆。初則黑豆甚多。繼而漸少。久之善惡二念都忘。瓶豆亦棄而不用。蓋消磨[三]至於瑩澈[四]矣。又陰騭文[五]曰。人能如我存心。天必錫[六]汝以

福。蓋存心在我。只求克私復性[七]以事天。任天之報施。則氣類相從[八]。自然不爽。是知去禍召福之道。端在存心矣。旨哉。

❖字句解說：

一、**精微神化**：精深微妙出神入化。

二、**趙康靖公**：宋朝趙概的諡號，河南虞城人，舉進士，入翰林學士，仁宗時，以太子少師致仕。

三、**消磨**：漸漸消滅。

四、**瑩澈**：光潔而清澈。

五、**陰騭文**：勸人為善的書名，全名為《文昌帝君陰騭文》，為以文昌帝君名義頒行的勸善書，其述天雖不言，但在冥冥中，有神明監察人的善惡功過，而降賞罰。

六、**錫**：賜與。

七、**克私復性**：克除私慾，回復本性的純真。

八、氣類相從：氣味相投的人會聚集在一起。也就是指善有善報惡有惡報而言。

❖白話解說：

以上所談，都是具有精紳微妙出神入化功能的理論，有志於此的人，應當要深深的思考全力勉行，以期達到純精熟練而自然為止。

以往在宋朝有一位趙康靖先生，放置瓶子和豆粒兩種東西。如果心起一個善念，就丟一粒白豆入瓶內；若起一個惡念，就投一粒黑豆入瓶。剛開始時，黑豆非常多，後來慢慢減少，到最後善和惡兩個念頭都忘了，瓶子和豆子都拋棄不用了，大致是心中已經漸漸把念頭消除了，使得心中清淨而光潔透徹。

又《文昌帝君陰騭文》說：「凡俗的人能像我的存心，上天一定賜福給你。」因為存心是操之在我，只要要求克除私慾回復真性以事奉上天，任由上天來依理施報，則同氣同類就會相隨從，這是自然不變的法則。由此可

知，去除禍患或招來福祉的方法，都是看在存心而已，這是本篇的要旨。

❖本文：

宋衛仲達。初為館職[一]。被攝[二]至冥。核[三]善惡二錄。惡錄盈庭。善錄只一小軸[四]。冥官色變。索秤稱之。小軸反壓起惡錄。官喜曰。君可出矣。仲達曰。某未四十。安得如許[五]惡狀。官曰。但一念不正。鬼神無不知。知即書之。不待為也。曰。小軸中何事。官曰。朝廷嘗大興工役[六]。修三山石橋。君力諫之。此疏稿也。曰。諫之未從。善力何能至此。官曰。公用念甚真。言可訓世。向使聽從。功德何量。乘此度世何難。奈惡念太多。善力減半。不可復望大拜[七]。後果官止吏部[八]尚書[九]。嗚呼。仲達之惡。空有其念。尚損作相之現福。仲達之善。空有其言。即壓[十]盈庭之惡錄。況實作善惡者乎。可見一念起處。即禍福之門也。

❖字句解說：

一、館職：唐宋兩朝的官制，直館直院的官職稱館職，清代翰林也稱館職。

二、攝：捉拿。

三、核：詳細的稽查。

四、小軸：小小的一個卷軸。

五、如許：如此。

六、工役：做工的人。

七、大拜：擔任宰相。

八、吏部：舊官署名，六部之一，掌理京都內外文職的銓敘、勳階、黜陟等事。

九、尚書：舊官名，秦朝始置，隸屬少府，漢代始以大臣統領，其後職位越崇高，總掌機衡，明清時為各部的首長。

十、壓：塞補，即鋪滿的意思。

❖白話解說：

宋朝有一位衛仲達，最初當館職的官位時，其魂被押到陰間，詳細核對善惡二本紀錄，惡錄鋪滿整個庭院，善錄只有一小卷軸而已，地府的官吏臉色都變了，拿秤將善惡二錄稱一下，一小卷軸的善卻超過盈庭惡錄的重量，官吏很高興的說：「你可以出去回家了。」

仲達說：「我年紀尚未四十歲，怎會有那麼多的惡行呢？」官吏說：「只要一念不正，鬼神沒有不知道的，知道了就記錄下來，不必再有人交待。」仲達說：「小卷軸中是什麼事呢？」官吏說：「朝廷曾經要動用很多勞工，來修築三山的石橋，你盡力去諫止，這是你上疏的稿件。」仲達說：「我雖進諫，但上級沒有採納，善力的功能怎會那麼大呢？」官吏說：「你用心甚真切，其言論可以為世人的訓誡。如果上級還能聽從，功德就無可限量了。如能乘此念頭來度化世人，是沒有困難的，怎奈你的惡念太多，以致於善力減半，無法再祈望當宰相了。」

後來果然官位只到吏部尚書而已。嗚呼！仲達的惡念，只是心中起的

空念而已，就已經減損他當宰相的現世福報。仲達所做的善事，只是說說而已，尚未見到實效，其善的重量就已經超過滿庭的惡錄，何況已經將善惡之念付之實行的呢？由此可見，一個念頭的起點，就已經打開通往善惡的門戶。

❖本文：

宋廖德明[一]。朱晦菴[二]（一為庵）弟子。少時夢懷刺[三]謁[四]一廟。門者索[五]刺。出袖中。乃宣教郎[六]廖某。遂覺。後登第。果以宣教郎宰[七]閩[八]。德明思前夢。恐官止此。不欲行。乃質諸晦菴。公指案上物曰。人與器不同。如筆止能為筆。劍不能為琴。故成毀久速。有一定之數。人則不然。固有朝跖[九]而暮舜者。其吉凶禍福亦隨之而變。難以一定言。今子赴官。但當充廣德性。力行好事。前夢不足芥蒂[十]。德明如其言。後官果至正郎[十一]。

❖字句解說：

一、廖德明：宋朝順昌（今福建省內）人，字子晦，受業於朱熹，乾道時進士，以宣教郎當福建莆田的知縣。

二、晦菴：應為晦庵，乃宋朝大文學家朱熹的別稱。

三、剌：名帖、名片。

四、謁：進見、拜見。

五、索：要、討。

六、宣教郎：為八品官

七、宰：一地的主官。

八、閩：福建。

九、跖：讀直，為春秋時的大盜，為柳下惠的弟弟，通稱為盜跖。

十、芥蒂：心中存有一些遺憾。

十一、正郎：尚書省諸司郎中的別稱。

❖白話解說：

廖德明是宋朝大文學家朱子的學生，在年少時夢見懷中藏一名帖拜見一座廟，守門人向他要名帖，德明從衣袖中拿出來給他，上面寫著宣教郎廖德明，就醒起來了。後來考試登榜，果然以宣教郎任命為福建莆田的知縣。

德明想一想之前所做的夢，恐怕官位只至於此，不想上任，所以就到朱子處請教。朱子指著桌上的東西說：「人和器物是不同的，如筆只能作為筆，劍不能當作琴來用。所以成功毀敗長久快速，這些都有一定的數。人就不一樣了，本來就有早為盜跖之惡，晚卻改變成舜之善的，因而他的吉凶禍福也會隨時改變，很難有定論的。現在你可以去上任當官，但要充實廣行德澤，努力推行好事。之前的夢境不要放在心上來干擾自己。」德明照著老師的話去做，後來官位果然到正郎的職位。

❖本文：

畢炅家富。惟以智術欺人。苛刻[一]立業。生二子。有責產於彼者。陽[二]拒之曰。我不欲也。既又使人陰鈎之。及至。又曰。實不欲也。其人無奈。則得減價以就。及成契[三]。又曰。我銀不便。期某日來取。及取時。或以色銀[四]。或以米穀湊與之。原數並不得全。平生事事如此。後長子以人命繫獄[五]。破產死。次子以淫賭流落。丐食他方。畢炅竟至嗣絕。

❖字句解說：

一、苛刻：刻薄嚴厲。

二、陽：表面上。

三、成契：完成買賣的手續。

四、色銀：品質成分不足的銀。

五、繫獄：關在牢獄裡。

❖白話解說：

畢杲家裡很有錢，只是常以奸詐的方法來欺騙人，其經營事業常用尖酸刻薄的方法，生了兩個兒子。

有一個人將地產賣給他，表面上拒絕說：「我不想要買。」既如此，卻又暗中教人去鉤引他，使他就範。等他到的時候，又說：「我實在不想買。」這人在無可奈何的情況下，只好減價將就賣給他。等到談好買賣完成契約，又說：「我的手頭銀兩不方便。」希望他改天再來拿。等到來拿時，給的有些是不足成色的銀子，有些用米穀抵價來湊合，而且還比原數少，平常的為人處事都是這樣。

後來他的長子因出人命而被關在牢獄裡，破產死掉。次子因邪淫好賭而流落他鄉，到處行乞，畢杲終於絕子絕孫。

❖本文之一：

明袁了凡[一]自作立命篇云。余童年喪父。母命棄業學醫。謂可以養生。可以濟人。且習一藝以成名。爾父夙心[二]也。後余在慈雲寺[三]。遇一老者。修髯[四]偉貌。飄飄若仙。余敬禮之。語余曰。子仕路[五]中人也。明年即進學矣。何不讀書。余告以故。曰。吾姓孔。雲南人也。得邵子[六]皇極正傳。數該傳汝。予即引之歸。告母。試其數。纖悉皆驗。余遂起讀書之念。孔為余起數。縣考童生[七]當十四名。府考七十一名。提學考第九名。明年赴考。三處名數皆合。復為余卜終身休咎[八]。言某年考第幾名。某年補廩[九]。某年當貢[十]。貢後某年。當選四川一大尹[十一]。在任三年半。即宜告歸。五十三歲八月十四日丑時。當終於正寢[十二]。惜無子。余備錄而謹記之。自此以後。凡遇考校。其名數先後。皆不出孔公所懸[十三]定者。獨算余食廩米九十一石五斗。當出貢。及食米七十餘石。屠宗師[十四]即批准補貢。余竊疑之。後果為署印[十五]楊公所駁。直至丁卯年始准貢。連前食米計之。實九十一石五斗也。余因此益信。進退有命。遲速

有時。澹然[十六]無求矣。貢入燕都[十七]。留京一年。終日靜坐不閱文。

❖字句解說：

一、**袁了凡**：明朝蘇州吳江人，本名袁黃，字坤儀，初號學海，在南棲霞山遇到雲谷禪師，得其指點，欲積德行善，以了脫凡俗之身，改號「了凡」。萬曆年間進士，曾任直隸省寶坻縣縣長，一生信佛行善，平時律己甚嚴，行功過格以記善惡，著有《立命論》。今入於《了凡四訓》中傳世。

二、**夙心**：平素的心願。

三、**慈雲寺**：位於山西天鎮縣城內，相傳始建於唐代，原名法華寺，明朝宣德五年（西元一四三〇年），復重加修葺，改為今名。

四、**修髯**：髯讀然，修髯是修長的鬍鬚。

五、**仕路**：又稱仕途，是當官的路途。

六、**邵子**：本名邵雍，宋朝范陽人，字堯夫，寓洛四十年，稱所居之地為安樂窩，死諡為康節，精於先天象數之學，著有《皇極經世》等書。

七、**童生**：明清時，士子參加秀才考試而沒有考中的人，稱為童生。

八、**休咎**：指人的吉凶、禍福、美惡等事。

九、**廩**：讀凜，官府所給的糧食。

十、**貢**：即貢生，在科舉時代，從府州縣中選取學行兼優的學生，貢諸京師，升入太學，有副貢、拔貢、優貢、恩貢、歲貢等名，通稱貢生。

十一、**尹**：古代的官名。大尹就是知縣。

十二、**終於正寢**：就是指死夭。

十三、**懸**：揭示。

十四、**宗師**：官名，掌理訓導宗室子弟之事。

十五、**署印**：代理官職。

十六、**澹然**：很恬靜的樣子。

十七、**燕都**：即燕京，現在的北京。

❖白話解說：

明朝的袁了凡，在自己所作的《立命論》一篇上說：「我童年的時候，父親就死了，母親命令我放棄學業去學醫術，說這不但可以養活生命，還可以濟助別人，而且學習一種技藝以成名於世，也是你父親平素的心願。

後來我在慈雲寺遇到一位老先生，長得滿腮修長的鬍鬚，面貌豐偉，飄飄然有如仙人臨凡，我就向他行禮致敬。

他告訴我說：『你是官場中人，明年就可以進入學府，為什麼不讀書呢？』於是我就把原由告訴他。他說：『我姓孔，是雲南人，得到宋朝邵康節的《皇極經世》的正傳，依照數理所述，應該要傳給你。』

我即時帶引他回我家，面告母親，對他所說的數理加以考驗，無論再小的事，都說得很準確。

我因而起了讀書的念頭，孔先生為我再卜筮，卜出縣考童生可得第十四名，府考可得第七十一名，提學考可得第九名。當明年赴考，所得的結果三處都脗合。

他再為我卜終身吉凶禍福的命運，說於某年可考上第幾名，某年可以補實缺領糧食，某年可以當貢生，當貢生後某年，可當選為四川省的一位知縣，在位三年半，就應該告老歸鄉，在五十三歲那年的八月十四日丑時魂歸西天，可惜一生無子女，我將這些話都很謹慎的記錄下來。

從此以後，凡遇到考試，所得到的名次先後，都沒有離開孔先生所測定的。唯獨算我食廩米滿九十一石五斗的時候，當會成為貢生，但當領廩米九十一石多的時候，屠宗師就批准我補貢生了，我私下很懷疑。後來此案果然被掌署印的楊公所駁回，直到丁卯年〈西元一六二七年〉才准予成為貢生。此時，連前時所領食米一起計算，剛好是滿九十一石五斗，我因此更加相信，進退都有命運的依據，快慢都有時間的配合，從此心情恬靜不去妄求。當進入燕京為貢生，留在京城一年的時間，整天靜坐，不去批閱任何的文件。

❖本文之二：

後歸遊南雍[一]。未入監[二]。先訪雲谷禪師[三]於棲霞山中。對坐一室。凡三晝夜不瞑目。雲谷問曰。凡人所以不得作聖者。只為妄念相纏耳。汝坐三日。不見起一妄念。余曰。吾為孔先生算定。榮辱死生。皆有定數。即要妄想。亦無可妄想。雲谷笑曰。我待汝是豪傑。原來只是凡夫。問其故。曰。人未能無心。終為陰陽所縛。安得無數。但惟凡人有數。極善之人。數固拘他不定。極惡之人。數亦拘他不定。汝二十年來。被他算定。不曾轉動一毫。豈不是凡夫。余問曰。然則數可逃乎。曰。命自我作。福自己求。詩書所稱。的為[四]明訓。我教典中說。求功名得功名。求富貴得富貴。求男女得男女。求長壽得長壽。夫誑語乃釋迦大戒。諸佛菩薩。豈誑語[五]欺人。余進曰。孟子言。求則得之。求在我者也。道德仁義。可以力求。功名富貴。如何求得。雲谷曰。孟子之言不錯。汝自錯解了。汝不見六祖說。一切福田。不離方寸。從心而覓。感無不通。求在我。不獨得道德仁義。亦得功名富貴。內外雙得。是求

有益於得也。若不返躬內省。徒向外馳求。則求之有道。得之有命矣。內外雙失。故無益。問。孔公算汝終身若何。余以實告。雲谷曰。汝自揣[六]應得科第否。應生子否。余追省良久曰。不應也。科第中人。類有福相。余福薄。又不能積功累行。以基厚福。兼不耐煩劇。不能容人。時或以才智蓋人。直心直行。輕言妄談。凡此皆薄福之相也。豈宜科第哉。地之穢者多生物。水之清者常無魚。余好潔。和氣能育萬物。余善怒。愛為生生之本。忍為不育之根。余矜惜[七]名節。常不能舍己救人。又多言耗氣。喜飲爍精[八]。好徹夜長坐。而不知葆元毓神[九]。皆宜無子。其餘過惡尚多。不能悉數。雲谷曰。豈惟科第哉。世間享千金之產者。定是千金人物。享百金之產者。定是百金人物。應餓死者。定是餓死人物。天不過因材而篤[十]。幾曾加纖毫意思。即如生子。有百世之德者。定有百世子孫保之。有十世之德者。定有十世子孫保之。有三世二世之德者。定有三世二世子孫保之。其斬焉無後者。德至薄也。汝今既知非。將向來不登科第。不生子之相。盡情改刷。務要積德。務要包荒[十一]。

務要和愛。務要惜精神。從前種種。譬如昨日死。從後種種。譬如今日生。此義理再生之身也。夫骨肉之身。尚然有數。義理之身。豈不能格天[十二]。太甲[十三]曰。天作孽[十四]。猶可違。自作孽。不可逭。詩云。永言配命[十五]。自求多福。如孔先生算汝不登科第。不生子者。此天作之孽也。猶可得而違。汝今力行善事。多積陰德。此自己所作之福也。安得而不受享乎。易為君子謀。趨吉避凶。若言天命有常。吉何可趨。凶何可避。開章第一義。便說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汝信得及否。余信其言。拜而受教。

❖字句解說：

一、**南雍**：古時皇帝所設立的大學堂稱辟雍，在南京的辟雍教南雍。

二、**入**：舊時稱入國子監讀書。

三、**雲谷禪師**：明代高僧，西元一五〇〇年生於浙江嘉善，俗姓懷，字雲谷，初習儒業，博通經史，後剃染於大雲寺，專習天台小止觀法門。又

至鎮江棲霞山千佛嶺下結庵寓止，四方聞風而來者不計其數，憨山大師及袁了凡都受教過。

四、的為：確實是，的讀敵。

五、誑語：騙人的話。

六、自揣：自己想一想。

七、矜惜：愛惜。

八、爍精：崩絕精力。

九、葆元毓神：保養元精培育精神。葆者保也，毓者育也。

十、篤：確立。

十一、包荒：包含荒穢，比喻肚量大。

十二、格天：感通上天。

十三、太甲：商王，湯之孫，又稱太宗。既立，縱慾敗度，伊尹放之於桐，過三年，太甲悔過向善，百姓以寧。此地指《書經》的「太甲篇」。

十四、天作孽：《書．太甲》：「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

追。」即是天降的災難，還可以改變；自己所造的罪孽，是無法逃避懲罰的。

十五、永言配命：《詩．大雅．文王》：「永言配命，自求多福。」

即是常言當要配合天命而行，才能夠自求多福。

❖白話解說：

後來歸鄉到南京的大學堂，就讀國子監，在沒進入國子監之前，先到棲霞山拜訪雲谷禪師。兩個人在一室中對坐，大約經過三天三夜不曾合眼睡覺。

雲谷問說：『凡俗的人之所以作不得聖賢，只因為妄念纏身，你靜坐三天，沒有看到你起一些許妄念，是如何做到的？』我回答說：『我已經被孔先生算定了，一個人的榮辱生死，都在定數之中，就是想妄想，也沒有作用呀！』

雲谷先生說：『我本以豪傑來看待你，如今才知，原來你只是一介凡

夫。』於是我就問其原因，雲谷說：『人若不能達到無心的境界，終究為陰陽的氣數所束縛，怎會沒有定數呢？但只有凡人照著定數走，極為善心的人，氣數本來就拘束不了他；極端造惡的人，定數也是拘束不了他。這二十年來，你被孔先生算定了，不曾有些許的轉變，那豈不就是凡夫。』

我問說：『然而氣數真的可以脫離嗎？』雲谷禪師說：『命運是自己造作的，福祉是自己求來的，《詩經》上已經很清楚的訓示我們。在我佛教的經典中也說，求功名就可以得到功名，求富貴就可以得到富貴，求男女就可以得到男女，求長壽就可以得到長壽。說到誑騙的言詞是釋迦佛的大戒律，諸佛菩薩怎麼可能欺騙我們呢？』

我進一步說：『孟子曾說，只要懇求，就能得到。能要求我自己的是行仁義道德，可以在這方面努力。至於功名富貴，要如何去求得呢？』雲谷禪師說：『孟子所說的話沒錯，只是你自己誤解了。你難道沒有看過六祖惠能說：「一切福田的植造，是不離開自己的心地的。」要從己心中去尋找，感應了就無所不通了。求是在自己，不唯獨可以得到道德仁義，也可以得到功

名富貴，內外都可兼得，只要肯求，就可以得到的。如果不反觀自照向內反省己心，徒費功夫向外追求，是無濟於事的，這樣想求天道幫助，想得到天命祝福，是會造成內外雙失的，所以沒有利益。』

雲谷問：『孔先生算你的一生如何呢？』我就將實情告訴他。雲谷說：『你自己想一想，以你的現況，應該可以考取科第嗎？應該可以生兒子嗎？』我深思追省了很久才說：『不應該呀！在科第官場中的人，都具有福相，我卻是福薄之相，又不能積功德累善行，以積蓄深厚的福份，而且非常不耐煩，不能夠容納人。有時候還以才智來欺壓他人，不曾考慮就恣意肆行，輕言妄語，這些都是福薄的相貌，怎適合科第官場呢？地上有穢物之處才能長生物，水太清了就沒有魚可活，我卻愛好清潔；和氣才能生育萬物，我卻善怒；愛心是生息的根本，殘忍是不能生育的原因，我現在只知愛惜名節，經常不能犧牲自己來救護他人，又喜歡多說話傷耗元氣，喜歡飲酒耗費精氣，又喜歡整夜長坐，而不知去保養元精，培育精神，這些作為都應當會導致沒有子嗣。其他的罪過惡事還很多，無法一一詳述。』

雲谷說：『這不止是科第之事如此，世間能享受千金的財產的，一定是擁有千金之德性的人物；能享有百金財產的人，一定是百金的人物；應該遭受餓死的人，一定是餓死的人物，上天只不過是照著你的材質，使他確實顯現而已，不曾有加上絲毫的外力。又如生子，有積百世之德的人，一定會有百世的子孫來保有；有十世德澤的人，一定有十世的子孫來保有；有三二世德澤的人，就有三二世的子孫來保有；那些斬斷而無後嗣的人，是德澤至為淺薄的人。你現在既然知道不對，就要將從前不能登科第，不能生小孩的原因，盡力的去改除刷掉。一定要積德行，一定要能包容，一定要能和愛，一定要能愛惜精神。

從前種種的不對，就像昨日一樣已經消逝；從今以後，就像今日開始新生，現在已經成為義理再造之身了。骨肉所造的身體，都尊尚氣數；何況義理之身，豈有不能感應上天的道理。《書・太甲》說：「天所降的災難，還可以改變；唯獨人自造的罪孽，是無法逃脫報應的。」《詩・大雅・文王》說：「一定要按天命真理行事，才能夠自求多福。」就像孔先生算你不

能登科第，不能生兒女，這些都是天所降的災禍，是可以改變的。你從現在開始要努力多行善事，多積一些陰德，這些都是自己可以做的福祉，為何不去做再享受呢？易理是為教導君子去計畫前程的，可以趨向吉祥而避開凶惡。如果說天命都依照不變的常理，那吉祥就不能趨就了，凶惡也無法避開了。然而易理開章的第一義就說：「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你相信我所說的這些話嗎？』

我相信雲谷先生所說的這些話，當場拜謝，而且誠心的接受他的教導。

❖本文之三：

因將往日之罪。佛前盡情發露。為疏[一]一通。先求登科。誓行善事三千條。以報天地祖宗之德。雲谷出功過格[二]示余。令所行之事。逐日登記。善則記數。惡則退除。且教持準提呪。以期必驗。語余曰。符籙[三]家

有云。不會書符。被鬼神笑。此有秘傳。只是不動念也。執筆書符。先把萬緣放下。從此念頭不動處。下一點。謂之混沌[四]開基。由此一筆揮成。更無思慮。此符便靈。凡祈天立命[五]。都要從無思無慮處感格[六]。孟子論立命之學。而曰夭壽不貳。細分之。豐歉不貳[七]。然後可立貧富之命。窮通不貳。然後可立貴賤之命。夭壽不貳。然後可立生死之命。人生世間。惟死生為重。曰夭壽。則一切順逆皆該[八]之矣。至修身以俟之。乃積德祈天之事。曰修。則身有過惡。皆當治而去之。曰俟。則一毫覬覦[九]。一毫將迎[十]。皆當斬絕矣。到此地位。直造先天之境。即此便是實學。汝未能無心。但能持準提咒。無記無數。不令間斷。持得純熟。於持中不持。於不持中持。到得念頭不動。則靈驗矣。

❖字句解說：

一、疏：讀術，乃向上天祝告的表文。

二、功過格：指記載修道者功過的簿格。修道者為自勉自省，天天自

行登記功過，善則記數，惡則退減。在《道藏》洞真部有《太微仙君功過格》一卷。

三、**符籙**：道家用來役使鬼神的一種神祕文字。

四、**混沌**：天地尚未形成時的景象。

五、**立命**：修身養性以奉天命。

六、**感格**：感動、感化。

七、**夭壽不貳**：《孟子．盡心上》：孟子曰：「殀壽不貳，修身以俟之。」就是不要因為生命的長短而生不同的心念。

八、**該**：應當。

九、**覬覦**：讀計於，就是非分的希望。

十、**將迎**：迎合。

❖白話解說：

因此將過去所造的罪惡，盡情在佛祖前發露懺悔，並書寫祝告上天的

疏文一份，先祈求登科中式，發誓要實行三千條善事，以報答天地祖宗的恩德。

雲谷禪師拿了一份功過格給我，指示我將每天所作的事情，按日登記，善事就記一數，惡事就退減一數。而且教我持誦《準提咒》，希望所求的事必定得到應驗。

雲谷告訴我說：『符籙家曾經說過，不會書畫符咒，會被鬼神笑。書符是有祕傳訣竅的，就只是不要動心念。在執筆書寫符咒的時候，要把心中的萬緣都放下，從這個清靜不動的念頭下筆一點，就叫做混沌開基，由這一筆揮動一氣呵成，其中不能有思慮，這個符咒就會靈驗。凡是祈求上天修身以事奉上天的旨命，都要從無思無慮處去感動上蒼。孟子談論立命之學，就說不可因生命的長短而生出二心。詳細的說，不論是豐盛或歉收，也不能心動而分為二，才可樹立貧富不移的天命。不論是窮困或通達，都能保持一心不二，才可樹立貴賤不分的天命。不論是長壽或夭折，要保持專心不二，才能樹立生死不懼的上天旨命。人生於世間，惟有生死的問題最為重要。說到夭

壽，那一切所遇到的順逆環境，都要視為應該的。至於修身以等待，乃是積德以祈求上天的事。說到修，就是身心有過錯或罪惡之事，就要治理而去除它。說到俟，如有一點的非份之想，或有一點的將就迎合的念頭，都要斬除斷絕，能修到這個地步，這樣就是實學。你現在還不能修到無動於心，只要能持誦《準提咒》，不要記也不要數，也不可間斷，能持誦到非常純熟的地步，也就是「持而不持，不持而持」的出神入化地步，此時已到了念頭都不隨意亂動，就會靈驗了。』

❖本文之四：

余初號學海。是日改號了凡。蓋悟立命之說。而欲不落凡夫窠臼[一]也。從此而後。終日兢兢[二]。便覺與前不同。前日只是悠悠[三]放任[四]。到此自有戰兢惕勵景象。在暗室屋漏[五]中。常恐得罪天地鬼神。遇人憎我毀我。自能恬然容受。到明年。禮部考科舉。孔先生算該第三。忽考第

一。其言不驗。而秋闈[六]中式矣。然行義未純。檢身多誤。或見善而行之不勇。或救人而心常自疑。或身勉為善而口有過言。或醒時操持而醉後放逸。以過折功。日常虛度。自己巳歲發願。直至己卯歲。歷十餘年。而三千善行始完。遂起求子願。亦許行三千善事。辛巳生男天啟。余行一事。隨以筆記。汝母不能書。每行一事。輒[七]用鵝毛管。印一硃圈。於曆日之上。或施貧人。或放生命。一日有多至十餘圈者。至癸未八月。三千之數已滿。九月十三日。復起求中進士願。許行善事一萬條。丙戌登第。授寶坻知縣。余置空格一冊。名曰。治心編。晨起坐堂。家人攜付門役。置案上。所行善惡。纖悉必記。夜則設桌於庭。效趙閱道焚香告帝。汝母見所行不多。輒顰蹙[八]曰。我前在家。相助為善。故三千之數得完。今許一萬。衙中無事可行。何時得圓滿乎。夜間偶夢見一神人。余言善事難完之故。神曰。只減糧一節。萬行俱完矣。蓋寶坻之田。每畝二分三釐七毫。余為區處[九]。減至一分四釐六毫。委[十]有此事。心頗疑惑。適幻余禪師。自五臺[十一]來。余以夢告之。且問此事宜信否。師曰。

此心真切。即一行可當萬善。況合縣減糧。萬民受福乎。吾即捐俸銀。令其就五臺山。齊僧一萬而回向[十二]之。

❖字句解說：

一、窠臼：凡詩文不能自出心裁，但蹈常襲故者，稱為落窠臼。此謂依舊沒有變化。窠讀科。

二、兢兢：小心謹慎的樣子。

三、悠悠：飄忽虛度的樣子。

四、放任：聽其自然，不加干涉。

五、屋漏：房間的深暗處。

六、秋闈：秋天的考試。

七、輒：每，總是的意思。

八、顰蹙：讀貧促，皺眉蹙額，形容人憂愁的神情。

九、區處：分別處理。

十、委：確實。

十一、五臺：即五臺山。位於山西五臺縣東北，與峨眉山、普陀山、九華山合稱為我國佛教四大靈山。以東西南北中五峰聳立，山頂無林木，壘土如臺，故稱五臺山。別號清涼山，為文殊菩薩示現的道場。

十二、回向：又作迴向。即回轉自己所修的功德，而趨向於所期望者。

❖白話解說：

我最初的號叫『學海』，從這天開始改為『了凡』，由於已經體悟立命的道理，不想落入凡夫的俗情。從此以後，天天小心謹慎，便覺得和從前不同。以前只是悠忽放任，到現在自然心中有戰戰兢兢警惕勉勵的現象。在暗室不為人知之處，經常提醒自己，恐怕得罪天地鬼神。遇到他人憎恨我毀謗我，自然能心平氣和的接受。

到了明年，往禮部參加科舉考試，孔先生算我該得第三名，忽然考了

第一名，他所說的話已開始不應驗了，到秋試又考上了。

然而自己反省，力行道義還沒精純，檢視己身還有很多錯誤。有時候看到善事，卻沒有勇氣去做；有時候救濟他人，心中常常自生疑惑；有時候勉強為善，但口常說錯話；有時候清醒還能把持，但酒醉又放蕩不羈。如此以過來折減功，變成天天都在虛度時光。

從己巳年〈西元一四四九年〉發願開始，到己卯年〈西元一四五九年〉，經過十幾年，三千條的善行才告完成。於是又發起求子之願，也是許願行三千條善事。在辛巳年〈西元一四六一年〉生男孩叫天啟，我每行一事，隨即用筆記錄，你母親不能書寫，總是用鵝毛管，印一個硃紅的圈子在日曆上。有時施財物給貧窮人，有時放生，有一天多達十多圈的。

到了癸未年〈西元一四六三年〉八月，三千條善事已經圓滿完事，九月十三日，又再起祈求進士的願，許願要行善事一萬條。丙戌年考試及格，派任寶坻〈今天津東北方〉知縣之職。我準備一本空格冊，名稱為『治心編』。早上起來坐在正堂，吩咐家人和僕役記得，將『治心編』放置桌上，

將所行的善惡，無論大小都要一併記錄。夜晚就擺設神桌於庭前，效法趙閱道在案前焚香祝告天帝。

你母親看所行善事不多，心常憂愁的說：『我以前在家，可以幫助行善事，所以三千的數目得以完成。現在許願一萬條，在衙府中又沒有善事可做，要到何時才能圓滿此數呢？』

在晚上偶而夢見一位神明，我向他說明善事難以完成的原因。神明說：『只要減少糧稅一事，一萬條善行都完成了。』大抵寶坻縣的田賦，每畝徵二分三釐七毫，我看情形分別處理，有減至一分四釐六毫的，對於這種減稅的小事，神明亦知，使我心中頗為疑惑。

剛好遇到幻余禪師從五臺山來，我就告訴他夢中的情形，並且問他，這件事可以相信嗎？禪師說：『存心要是真實的，就是一件行善可當得一萬條善事。何況是整個縣都減糧稅，萬民都受到德澤。』我即時捐獻俸祿，請禪師回到五臺山，替我施齋食給一萬和尚，並將功德回向。

❖本文之五：

孔公算余五十三歲有厄。余未嘗祈壽。是歲竟無恙。今六十九歲矣。書云。天難諶[一]。命靡常。又云。惟命不於常[二]。皆非誑語。吾於是而知。凡稱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乃聖賢之言。若謂禍福惟天所命。則世俗之論矣。汝之命未知若何。即命當榮顯。常作落寞[三]想。即時當順利。常作拂逆[四]想。即眼前足食。常作貧窶[五]想。即人相愛敬。常作恐懼想。即家世望重。常作卑下想。即學問頗優。常作淺陋想。遠思揚祖宗之德。近思蓋父母之愆。上思報國之恩。下思造家之福。外思濟人之急。內思閑己之邪[六]。日日知非。日日改過。一日不知非。即一日安於自是。一日無過可改。即一日無步可進。天下聰明俊秀不少。所以德不加修。業不加廣者。只為因循[七]二字。耽閣一生。雲谷禪師所授立命之說。乃至精至邃[八]至真至正之理。其熟玩而勉行之。毋自曠[九]也。

❖字句解說：

一、**天難諶**：《書・咸有一德》：「天難諶，命靡常。」諶讀沉，是信的意思。乃說天之難信，是因其命之無常。

二、**惟命不於常**：《書・康誥》：「惟命不于常。」即是天命是沒有一定的，常隨時機而變。

三、**落寞**：冷落寂寞。

四、**拂逆**：違背心願的事，也就是不順利。

五、**貧窶**：貧乏。窶讀據。

六、**閑邪**：防範邪惡。

七、**因循**：守舊習而不改變。

八、**邃**：讀歲，深遠的意思。

九、**曠**：讀況，荒廢的意思。

❖白話解說：

孔先生測算我在五十三歲這一年有命終的災難，我未曾祈求增壽，然而當年卻安然無恙，今年已經六十九歲了。

《書經・咸有一德篇》說：「天是很難相信的，因其命沒有常軌可循。」又《書經・康誥篇》說：「天命是沒有一定的，會隨時機而變動。」這些話都不是騙人的。我從此知道凡是禍福的事，沒有不是自己去求來的，這乃是聖賢所說的至理名言。

如果說人間的禍福是上天所定，這是世俗人的論調。你的命運還不知道會變成如何，所以當你命處在榮貴顯要的時候，要聯想到冷落寂寞時的情景；當處在順利的環境時，要常想到不順利的時候；即使是目前很足食，也要常想到會有貧困的時候；即便是有人尊敬愛戴我們時，切不可趾高氣揚，更宜謹慎戒懼；即便是家世的聲望隆盛，也要常想以謙卑待人；即便是學識豐富，也要常存淺陋，不恥下問之想。向遠處要思考如何發揚祖宗的恩德，向近處要思考如何掩蓋父母的過錯，使能在暗中改變。往上想要如何來報答

國家的恩澤，往下想要如何建造幸福的家庭，向外想要如何去濟助別人的危急，向內思要如何防範自己的邪念滋生。

天天要知道自己的不是處，日日加以改過，一天不知自己的過錯，就等於是安於自以為是的現狀。一天沒有過可以改除，就是一天沒有進步。天下聰明俊秀的人不少，之所以道德不能加以修持，志業不能增廣的原因，就是在『因循』這二字上，耽誤了我們的一生。

雲谷先生所傳授的『立命之說』，乃是至為精妙至為深遠至為真實至為正確的道理，平時要多加玩索，使能熟練，要互相勉勵去實行，不要自我荒廢了。」

【善惡之報。如影隨形。】

❖白話解說：

善與惡的報應，就像影子隨形移動，永不分離。

❖本文之一：

善惡。就人心言。報。就天理言。形正影正。形斜影斜。總是一毫不爽之意。善因樂果。惡因苦果。聖人言之甚詳。無奈愚人不信。遂爾背善向惡。蓋見今人。善或坎坷。惡或壽考。現世所受。種種不一。遂謂有不報之善惡。因果似不足信焉。抑知世無數百年之人。天有未即結之案。純善純惡之人既少。可善可惡之機最圓。念有轉移。報宜斟酌。或在本身。或在子孫。或在現世。或在後身。大小遲速。變化遷移。絲毫不錯。語云。善惡到頭終有報。只爭來早與來遲。不論目前。當觀究

竟。豈有不如影隨形者哉。按佛經有通論三世之說云。眾生造業。其報有三。一者現報。今生即受是也。二者生報。第二生受者是也。三者後報。第三生。及十百千萬生受者是也。故世之造善得禍者。前生之惡熟也。造惡得福者。前生之善熟也。福中有禍。禍中有福。非純善純惡也。始福終禍。善心退也。始禍終福。惡心悔也。苦樂不移。顯直報也。災祥互出。隱巧報也。更有隱德隱過。非人耳目前之善惡也。亦非人耳目前之報也。

❖白話解說：

善惡是就人心來說的，報應是就天理而言的。形體正直，所照射的影子也正直；形體歪斜，所照射的影子也歪斜，總不會有些許的閃失。種善因得樂果，種惡因得苦果，聖人說明得非常清楚，怎奈愚癡的人總是不相信，因而背善行惡。

大概是看到現在的人，有行善者，命運卻是坎坷；有造惡者，卻享有

高壽。看到現世所受的果報，種種不一樣的情況，於是就說有不得報應的善惡，因果之事好像不足以相信。

要知道世間上沒有數百歲的人，上天也有未即時了結的案子。全善全惡的人在世上少見，有時為善有時為惡的人，最為普遍。心念隨時會改變，所以上天的報應也應當衡量。有時報應在本身，有時報在子孫，有時報在現世，有時報在後世，報應的大小快慢，經常變化轉移，但分毫也不出差錯。俗語說：「善惡到頭來一定會有報應，只是來得早或晚而已。」不要只談論目前，還要看看究竟，有哪一件事不是如影隨形而得報應的？按照佛經上有通論三世因果的說法是：「眾生所造之業，其報應的方式有三種：第一是現報，現世造業，現世就受到報應。第二是生報，即此生所造之業，第二生再受報。第三是後報，今生所造業，要等到第三生或是十百千萬生以後才受報。」

所以人間有行善而得災禍的，乃是前生的惡業在這一世成熟；那些行惡反得福報者，乃是他前生所造的善業成熟。然而福中藏禍，禍中也藏福，

並不是純善或純惡的報應。

開始有福最後得禍，是善心退失的關係；開始有禍終究得福，是惡心已悔除的關係。苦樂之果是由善惡而來，不會變移，以顯示天道的直接報應。災難吉祥交錯發生，這是天道隱約巧妙的報應。還有一些隱藏的善德或過錯，這並非一般人的耳目可以察覺的善惡，其報應也不只限於耳目可以見聞的事實。

❖本文之二：

欒黶[一]之汰報在書[二]。欒盈[三]之死報在黶。顛之倒之。其例亦多矣。而白起[四]之坑降卒。李林甫[五]秦檜[六]之毒流蒼生。非一生可畢其惡也。總之前生後生。同是一生。人誅鬼誅。等是一痛。世更不之忖[七]也。然則報應何嘗有爽哉。而或者猶曰。王者彰善癉[八]惡。豈貴因循。天何不即施行。使人警懼。而有姑徐徐云者何也。此豈知王法尚有遺漏。天道必無

疏虞。且王者不忍。必與矜[九]全。天心至仁。每容悔禍。古稱天公最有耐性。在人亦當有忍心。譬猶負債。責償在後。但所限歲月有異耳。夫一世二世。至於三四五世。是亦天地償限之大數也。報遲則息必倍焉。且人視為久遠。天視之旦暮也。故曰。造作善善惡惡。報應如影隨形。莫道造惡不報。直待惡貫滿盈。莫道修善無應。直待善果圓成。又曰。假使百千劫。所作業不亡。因緣會遇時。果報還自受。是知三界[十]苦樂。六道[十一]升沈。皆由自心感召。天網難逃。即欲妄生趨避。如中路遇雨。四望皆濡[十二]。茫無躲處。但世人不悟。置焉不察。其報之遠者。固不及見矣。即及見之。其尋常順逆。既忽之而不覺。至大迪吉[十三]大逆凶之可信者。又援他不盡驗之事。以自眩自疑。沈豫[十四]不反。就使閱歷既久。覺悟忽生。而人老習成矣。少年豪氣正熾。又復不信。此世之所以多迷途也。悲哉。

❖字句解說：

一、欒黶：讀鑾眼。春秋時晉朝欒書的兒子，悼公立帝，欣賞黶的果敢，任命為公族大夫〈二十等官中的第七等〉，後來為下軍師〈丞相府的幕僚〉，攻伐秦，因不喜歡荀偃的自專，所以棄官回家，死後被追謚為桓子。

二、欒書：春秋時晉朝欒枝的孫子，在景公時帥下軍打敗齊國回來，諸侯慰勞他時，說：這是將士用命得當，我何曾盡力呢？厲公失政，書與中行偃程滑弒之，立悼公，死後被追謚為武子。

三、欒盈：春秋時晉朝欒黶的兒子，平公時為下卿〈卿大夫中爵位最下者〉，其母為范宣子的女兒，因不恥其母的淫行，被范宣子逐出城外，盈乃奔楚又入齊，最後潛入晉，被晉人圍克，盡滅其族，死後被追謚為懷子。

四、白起：戰國時秦國郿人，善用兵，事昭王，被封為武安君，在向北戰勝趙括時，挖坑埋趙降兵四十萬。後來與應侯范雎有閒隙，稱病不起，被免除後當士伍，後被賜死。

五、李林甫：唐朝人，工於書畫，性情柔佞狡黠，頗有權術。玄宗時，官拜兵部尚書〈兵部的主官〉，進兼中書令〈掌理國內機要政事〉，與

宮中的宦官妃嬪來往甚深，平時觀察皇帝的動靜，並假稱聖旨行事，在朝十九年，專政自恣，後釀成安史之亂。

六、**秦檜**：宋朝江寧人，在政和年間登第，在靖康年間當御史中丞〈專任彈劾的副長官〉，在紹興年間當宰相，與金人之戰中，私通金人，力持和議，阻止恢復，殺岳飛殘害忠良，性陰險，晚年殘忍尤甚。

七、**忖**：推測。

八、**癉**：讀但，憎惡的意思。

九、**矜**：憐惜。

十、**三界**：即是欲界、色界、無色界。

十一、**六道**：即是天道、人道、阿修羅道、畜生道、餓鬼道、地獄道。

十二、**濡**：讀如，浸濕的意思。

十三、**迪吉**：納福吉祥。

十四、**沈豫**：猶豫停頓。

❖白話解說：

春秋時晉國的欒黶被汰除的報應，是因其父欒書所造之因；欒盈慘死的報應，其造因是在於其父欒黶。像如此的報應，看起來好似是非顛倒，在世間的例子太多了。

秦國白起將趙國四十萬降兵坑埋，唐朝的李林甫，宋朝的秦檜，他們在位時所毒害的蒼生太多了，並不是一世可將其惡果報應完結的。

總之，人的前生或後生，都是算一生；無論是被人誅殺或被陰鬼害滅，都是要經過一番的痛苦而滅夭，世間的人是很少在此地去思考推測的，然而上天的報應又何嘗有所減失呢？

或者有人還會說：「當一國之君，應該要彰揚善事，並憎惡懲罰惡事，怎可因循苟且呢？上天的報應，為何不即時實施，使人有所警惕戒懼，為何要慢慢報應，讓人有姑息的感覺呢？」

他哪知道，王法可能會有遺漏的地方，天道的報應是不可能疏漏的。國君尚且不忍心看到懲罰，總希望憐惜那些人，使有機會成全他改過向善；

何況天心是至為仁慈的，總讓人有懺悔過去過錯的機會。

古人說天公最有耐心，對眾生也應當會有忍耐心。譬如說負債，還債總是在後面，只是其償還的期限有所不同而已。說到在一世或二世，甚至於到三四五世才報應，這也是天地償還的大期限範圍內，只是報應慢，利息是要加倍償還的。

在人間看起來，報應的時間好像很長久，但在上天來看，這只不過是早晚之間短暫的事。所以說：「所造作的一切善善惡惡諸事，其報應有如影子隨著形體一樣。」不要說造惡沒有報應，只要等到惡貫滿盈，報應一定到；也不要說行善沒好報，只要等到善果圓滿成熟，善報自到。

又說：「縱使歷經千百劫之久，所作的業力是不會消失的，在因緣會合的時候，果報還是要自己去承受的。」由此可知，在三界所受的苦與樂，在六道升沉輪迴，都是由自心感召而來的。

我們是無法逃離天網的，即便是妄想要逃避，就像在路途當中適遇大雨，四處都是一望無際的大水，此時將是心中茫然而無所躲避。然而世人不

能覺悟，總是置之不理。其報應較長遠的，本來就不能看到，即使是可以看到，也把它當作平常的順逆而無動於衷，也就疏忽而不去察覺了。

至於大吉祥或大逆凶的事情，可以親眼看到的，又會援引其他不盡應驗的事情，來自我麻醉自我懷疑，使自己猶豫停頓而不加反省。就是時間久了，在經歷當中使自己猛然覺悟，到那時已經是年老體衰，習慣也已養成了。在少年時期，英豪的氣燄正盛，又不會相信報應，這就是世間為何多迷途的原因，真是讓人覺得悲哀啊！

❖本文：

清崇明黃永爵。相者決其無子。壽止六十。後有南洋一舟。遇風將覆。黃急出銀十兩。買漁舟救之。全活十三命。復遇相士駭曰。君滿面陰騭紋[一]。必有盛德。不特有子。且登大魁[二]。己亦上壽矣。後果生子。名振鳳。中康熙[三]己未會魁。己壽九十餘善終。天道之可恃如此。人何不

去惡為善乎。

❖字句解說：

一、**陰騭紋**：相術家所稱眼眶下的紋，是由積陰德而來。

二、**大魁**：稱科舉時代的狀元。

三、**康熙**：清聖祖的年號，從西元一六六二年到一七二二年。

❖白話解說：

清朝崇明島〈在長江入海口〉的黃永爵，相術家斷定他一生無子，壽命只到六十歲。之後有南洋的一條船，在海上遭遇風難，整船即將翻覆，黃永爵趕緊拿出銀子十兩，雇買漁船將他們救起來，一共救活十三條人命。

後來，又遇到了那位相士，他驚訝的說：「你滿臉有陰騭紋，一定累積很盛大的陰德，不但會有兒子，兒子還能考上狀元，你自己也能得長壽。」之後，果然生了一個兒子，名叫振鳳，在康熙年間己未歲〈西元一六七九

年〉考中狀元。自己也活到九十多歲才善終。天道的可靠性就是如此，人為何不去惡向善呢？

❖本文：

秀水屠潘奇。多行不義。教人鬬訟。攘[一]人財物。淫人妻女。小不如意。怨讟[二]神天。忽死。經夜復醒。呼妻集眾。曰。閻君言死者受報。生者不知。受者方苦。作者仍熾。真可悲痛。今潘奇惡極。借爾以告萬眾。乃操刀自割其陰曰。此宣淫報。自剜目曰。此瞋視仙佛父母及眾生報。自截手曰。此屠宰生靈報。剖腹刲[三]心曰。此陰險殘賊報。斷舌曰。此欺妄詛罵[四]報。遠近觀傳。莫不警懼。奇宛轉[五]六日。體無完膚而死。自作自受。其速如此。東嶽廟聯云。陽世姦雄。忍心害理皆由己。陰司報應。古往今來放過誰。人何明知故犯。造苦無窮。願猛生警悔。各早回頭。破浪乘風牢把舵。臨崖勒馬急收韁。則均出禍關。同登福路矣。

❖字句解說：

一、攘：侵奪。

二、怨讟：口出毀謗怨恨的話。讟讀毒。

三、刲：讀虧，割取。

四、詛罵：祈求鬼神降禍於人。

五、宛轉：展轉經過。

❖白話解說：

秀水屠〈今浙江嘉興〉的潘奇，平時多行一些沒有道義的事情，教唆他人爭鬥纏訟，侵奪他人財物，淫亂他人的妻女。只要有些許不如意，就怨天尤人咒天罵神。

有一天忽然死去，經過一夜又甦醒過來，呼叫妻子集合眾人，對他們說：「閻羅王說死去的人遭受報應，在世的人不知道。在陰間受報者很痛苦，但在世作惡的人仍很猖狂，真是讓人覺得悲痛。現今潘奇在世罪惡貫

滿，借著你們親證，來告誡萬眾。」於是自己拿刀割除陰部，說：「這是明示淫亂的報應。」

又自己挖取眼睛，說：「這是瞋恨怒視仙佛、父母及眾生的報應。」又自己斬斷手臂，說：「這是潘奇宰殺生靈的報應。」又剖開肚子取出心臟，說：「這是陰險殘忍賊害的報應。」又割斷舌頭，說：「這是欺騙妄言詛咒謾罵的報應。」旁觀者看到這種情境，傳遍近遠各地，都前來觀看，沒有不心生警惕害怕的。潘奇輾轉經過六天，遍體鱗傷，沒有一處完好的，然後死去，自作自受的報應是如此的快速。

在東嶽廟有對聯載：在陽間的姦詐梟雄，以其殘忍的心去做傷天害理的事；但陰司的報應，從古至今，也從來沒有私放過誰。人為何要明知故犯，自造無窮的痛苦呢？

所祈願的是，人人要趕快醒悟，警惕懺悔，各自早日回頭。以自己的毅力牢固的把持正確的方向，衝破慾望狂流的風浪；在死夭的斷崖前，趁早趕緊收韁勒馬，以免落入斷崖而死亡。如此大家才能安全通過禍患的難關，一同登上幸福之路。

❖本文：

宋曹彬[一]。忠誠事君。謙恭自處。不急貨利。不樹私恩。振乏絕。卹鰥寡。喜慍莫見。富貴不驕。帥師征討。未嘗妄殺。克成都。有獲婦女者。悉閉一室。竅[二]以度食。且戒左右曰。是將進上。當密衛之。事罷。訪其親還之。無者。備禮嫁之。克金陵。先焚香誓眾。毋妄殺一人。前後全活無算。他如捨怨而雪[三]昌言。自誣[四]而救全斌[五]。緩決新婚之吏。不傷已蟄[六]之蟲。皆盛德事。其子瑋[七]。琮[八]。璨[九]。繼領節鉞[十]。玘。封王爵。生光獻太后。子孫昌盛無比。又如曹翰[十一]克江州。忿城久守。悉屠之。翰死。未三十年。子孫有乞丐者。夫二將成功雖一。用心則殊。天之報施。亦因之而異。克昌厥後[十二]。要在先正其心始矣。司馬溫公[十三]曰。積金以遺子孫。子孫未必能守。積書以遺子孫。子孫未必能讀。不如積陰德於冥冥之中。子孫必有受其報者。

❖字句解說：

一、**曹彬**：宋朝靈壽人，字國華，其父曹芸，為成德軍節度使〈掌管軍民要政〉。任宋宣徽南院使〈負責選拔人才〉，義成軍節度使，下江南，不妄殺一人，自出師至凱旋，士眾畏服，沒有輕肆者。

二、**竅**：鑿小洞。

三、**雪**：讀穴，使清白。

四、**誣**：侮辱。

五、**全斌**：全部的完整。

六、**蟄**：蟲類於入冬藏伏土中休息。

七、**曹瑋**：曹彬的兒子，字寶臣，十九歲時即自願帥軍平李繼遷的叛亂，治軍嚴明，累官至簽書樞密院事〈樞密院的代理長官，為三品官〉。

八、**曹琮**：曹彬的兒子，字寶章，做事小心謹慎，官至都指揮史〈掌殿前諸班直及步騎諸指揮〉。

九、**曹璨**：曹彬的兒子，字韜光，沉毅，善射，好讀《左氏春秋》，

後授同平章事〈即宰相〉。

十、節鉞：符節及斧鉞，古時征討時，天子授予大將以示威信的信物。

十一、曹翰：宋朝大名人，小時為郡小吏，多智謀，在宋太祖時，官至左遷牛衛上將軍〈掌侍衛宮禁及供御兵器儀仗〉。

十二、克昌厥後：出自《詩·周頌》：「燕及皇天，克昌厥後。」即能昌大其子孫。

十三、司馬溫公：即宋朝的司馬光，字君實，世稱涑水先生，宋哲宗初年為相，死後贈溫國公。著有《資治通鑑》。

❖白話解說：

宋朝的曹彬，平時以忠誠來事奉君王，能以謙恭待人，不急於爭財奪利，不樹立私人恩怨。對缺乏或臨絕的事物，能以振興助長，對鰥寡孤獨者，能以體恤。喜怒不見於色，富貴也不驕傲。統帥軍隊去征伐，不曾妄殺

過一個人。

當他在成都打勝戰時，擄獲一些婦女，全部把她們關在一個房間，從旁挖洞，送食物給吃，並告誡左右手下說：「這是要進貢上級的，要暗中保護好。」當事情過了，就去尋訪她們的親屬，送她們回家。找不到親戚的，就準備禮物，把她們出嫁，使有歸宿。

在金陵（即今南京）打勝戰之後，先焚香祝告天地，叫眾兵發誓，不得濫殺一人，前後能全活者不計其數。其他如捨棄個人的私怨，使光明正大的語言能受到重視；不惜自我侮辱，以救助成全全面；對於犯罪的新婚官吏，總是找理由緩以處決；不去傷害已經在冬伏的昆蟲，這些都是盛大的德行。他的兒子曹瑋、曹琮、曹璨，都繼續受到朝廷的信任，天子授予節鉞及玉器等的信物來領軍，曹玘被封為王爵，又生曹光獻太后，使其子孫綿延昌盛無比。

又如宋朝的大將軍曹翰，在率軍打敗江州後，由於懷恨守軍頑抗守城太久，將全部守軍殺死。曹翰死後不到三十年，他的子孫就有當乞丐的。這二

位將軍的成功雖然是一樣，但由於用心不同，所以上天的施報也有所不同。要使後代子孫昌盛延綿不斷，必須要從正心開始。

宋朝司馬光說：「積蓄金錢以遺留子孫，子孫不見得能守得住；囤積書籍以遺留子孫，子孫未必能讀書；不如在暗中多積些陰德，子孫一定會受到善報的。」

❖本文：

潘從先曰。予友阮見田。見屠人宰一猪。皮有秦白起三字。此沈淪鬼獄中。偶遣一方作猪。以彰業報。其千餘年來。除受生屠戮外。必不絕刀山劍樹之苦。未知何年。可結長平一案也。又一耕牛。為雷震死。一士過之曰。不向人間除惡孽。偏從田內打耕牛。言訖。雷復震牛。裂膚作字云。此是唐朝李林甫。三世為娼七世牛。而今絕矣。由今計之。其受生現世所報。約略三百餘年耳。外此陰府嚴刑極苦。殆無虛日。併

求暫假為娼與牛。而復不可得者。惡業之難逃天網。固如此哉。

❖白話解說：

潘從先說：「我的朋友阮見田，看到屠夫殺一頭豬，豬皮上有『秦白起』（即秦朝白起將軍）三個字，他已沉淪在地獄中為鬼，偶而轉世到人間出生為豬，以彰顯惡業的報應。這一千多年來，除了出生為豬被屠夫殺戮之外，在地獄必然不能逃離刀山劍樹懲罰之苦，還不知要到何年，才可以了結長平坑殺四十萬趙軍的仇恨一案。又有一耕牛，被雷劈死，有一士人經過時說：『雷電不向人間清除惡孽之徒，偏向田裡去打死努力耕作的牛隻。』此時雷電再次震擊此牛，牛皮綻裂出示字謂：『此是唐朝李林甫，三世為娼七世牛，到此告一段落。』從現在計算，其出生世間來接受惡報，也已經有三百多年了，外加在陰府遭受嚴刑拷打的極苦，沒有放鬆的一天，並且想暫求到世間轉為娼妓或牛隻，作卑賤或辛勞的工作，有時還不可能。惡業難逃天網的報應，本來就是如此。」

【是以天地有司過[一]之神。依人所犯輕重。以奪人算[二]。】

❖字句解說：

一、司過：掌理糾察過失。

二、算：百日的壽命。

❖白話解說：

所以天地有職掌糾察過失的神明，依據人所犯罪惡的大小，來削減百日的壽命。

❖本文：

此句至算盡則死為一節。言人之一生。日夜時刻。上下四旁[一]。皆有鬼神鑒察也。天有三官[二]五帝[三]。百神諸司。地有五嶽[四]四瀆[五]。城隍[六]里社[七]。又有舉意司[八]。專主關達人起念處之善惡。凡此皆為司過之神。犯。即自召也。奪。除去也。算。百日也。

❖字句解說：

一、四旁：即是四周。

二、三官：道教稱天地水為三官。傳說天官賜福，地官赦罪，水官解厄。據《因緣經》載：「正月十五日上元宮主一品九氣賜福天官紫微大帝，於是日同下人間，校定罪福也；七月十五日中元宮主二品七氣赦罪地官清虛大帝，於是日同出人間，校戒罪福也；十月十五日下元宮主三品五氣解厄水官扶桑大帝，於是日同到人間。校戒罪福也。」

三、五帝：即是東方青帝、南方赤帝、西方白帝、北方黑帝、中央黃

帝。據《洞玄靈寶自然九天生神章經注》卷上載：「五帝與天地同存，陰陽始判，化生五行。」又「五帝在天為五行，在地為五嶽，在人為五臟之神。」又「五帝在天主領飛仙，在地鎮於五嶽主領鬼神，在人主領五臟五神。」

四、五嶽：即是東嶽泰山、西嶽華山、南嶽衡山、北嶽恆山、中嶽嵩山。

五、四瀆：古代江、淮、河、濟諸水的總稱。

六、城隍：道教稱管理地方的神。民間相傳為陰間判事的官。

七、里社：里中祭祀土地神的地方。

八、舉意司：主掌監督人起心動念的機構。

❖白話解說：

這一句到「算盡則死」為一個節次，是在說明人的一生，從白天到晚上的每一個時刻，上下四周，都有鬼神在暗中鑒察。

在上天有三官五帝，以及各種職司的眾神；在地有五嶽的山神及四水的

水神，以及城隍爺和土地神。又有舉意司，專門主管人有關表達起心動念的善惡，大抵這些都是為司過的神明。犯，就是自己去招來的意思。奪，是除去的意思。算，是一百天。

❖本文：

天心仁愛。欲人於獨知之地」。為善去惡。因有司過之神。檢察人之所犯。量度重輕而奪算焉。故曰。人間私語。天聞若雷。暗室虧心。神目如電也。詩書中亦曰。上帝臨汝。日鑒在茲。十目十手。神之聽之。則吾心獨知之地。自有鬼神。更嚴於昭布森列之時矣。此天人合一之理也。

❖字句解說：

一、獨知之地：只有自己知道，別人不知道的內心深處。

❖白話解說：

天帝的心是仁慈博愛的，希望在自己獨知之處，要行善除惡。因為天地有掌理鑒察過失的神明，在暗中檢察人所犯的過失，計算其所犯過失的輕重，以作為削減壽命的依據。所以說：「人間的私語，在上天聽之若響雷；在暗室作虧心事，在神明的眼中如電明亮。」

在《詩經》的書中也說：「上帝親臨你，天天在此鑒察你，有如十目所視十手所指，神明就在你面前聽著。」如此則在我心中獨知之處，自然有鬼神監視，這比森嚴羅列的公布罪狀時更為嚴格，此乃是使我們達於天人合一的道理。

❖本文：

華嚴經[一]曰。人生各有二天人[二]隨之。一曰同生。二曰同名[三]。天人常見人。人不見天人。即善惡二部童子是也。人於每日十二時中。舉意

發言動步。遇物應緣之處。常念此二天人。勿令惡念相續。偶或起一惡念。急著精彩。拽轉頭來。克己須從難克處克將去。直窮究到念頭起滅處。則無邊業障。一時清淨。湛然如太虛矣。如此。則與奪[四]之權在我。鬼神不得操之。尚何司過奪算之足[五]云乎。

❖字句解說：

一、**華嚴經**：佛經名，全名為《大方廣佛華嚴經》，相傳此經由文殊菩薩與阿難結集，經龍神收入龍宮，後龍樹菩薩入龍宮見之，有上、中、下三本。

二、**天人**：又稱天眾，即住於欲界六天及色界諸天之有情。

三、**同生同名**：謂諸天帝釋之使者及日月鬼神、地獄閻羅等百萬神眾，俱於每年正、五、九等各月的初一，及立春、春分、立夏、夏至、立秋、秋分、立冬、冬至等十一日，覆奏三界眾生的善惡，比較是否與四天王之善神於每月六齋日所奏相同，校格眾生罪福，使無枉錯。再按其罪福之多

少而定生注死，增減壽福。據嘉祥之《無量壽經疏》載，一切眾生皆有二神守於身，一為同名（男神），在左肩上，書其作善；一為同生（女神），在右肩上，書其作惡。四天王之善神即於每月六齋日按其名籍，上奏天王。

四、與奪：給與或奪取。

五、足：足跡所至，謂參與的機會。

❖白話解說：

《華嚴經》說：在人生中，每個人都有兩位天神跟隨，一位叫同生，一位叫同名。天神經常可以看到人，人卻看不到天神，就是主掌善惡二部的童子。

人在一天的十二時辰中，每當要舉意發言或有所動作，碰到事情或機緣來時，要經常記得這二位天神跟隨在身上。不可讓惡念連接相續，有時起了一個惡念，正是急於發作的時候，就要趕緊回頭。克除自己的惡念，要從最困難的地方，盡力向前改進，一直追究到心念最初的起滅處。如此則能使無

邊的業障，在瞬間清除乾淨，清澈如天空無雲一般。

如果能做到此一地步，則一切的給與或奪取的權利操之在我，鬼神不能操縱，更不能讓司過之神明有奪算的機會。

❖本文之一：

明沂州王用予。為人厚重簡默。素奉文昌[一]最謹。與里中結社。每歲元旦。輪建醮壇[二]。祈福於雲中山頂之文帝行宮。社中俞麟者。以孝謹稱。遠近皆負笈[三]相從。又郁從周者。姿偉氣俊。議論風生。下筆千言立就。里中推服二子。正統辛酉元旦。用予先期赴宮宿壇。夢帝君升殿。天下城隍彙報鄉試榜冊。一朝冠絳[四]服神。抱大冊。送帝君簽押。用予潛問抱冊神曰。本省榜中。有王用予及俞麟郁從周否。曰無。少頃諸城隍神退候。絳服神抱冊入殿。跪陳几前。帝君一一披（一作批）閱。每名下書一押。亦有躊躇[五]不下筆者。良久。絳服神發冊宣諭云。仍付各省城

隍。速查陰德之仁厚之子。報名以換榜中未押者。用予隱身柱下。忽聞殿內傳呼王用予入見。用予匍匐[六]階下。召進几前。帝君曰。功名事。為天曹秘錄。未可輕泄。因汝至誠。十餘年如一日。故召汝析之。汝祖父甚樸謹。自食其力。從無負人。已註爾前榜鄉科。彰傳家忠厚之報。因汝平生遇神佛稽首。但默求功名如意。及妻楊氏病瘥。白頭相保。孀[七]母在堂。並未祈佑一語。以此降爾兩科。中在下榜五十三名。汝宜改行。毋更觸天心也。用予叩頭謝罪。

❖字句解說：

一、**文昌**：即是文昌帝君，又稱梓潼帝君，道教所供奉主宰功名、祿位之神，我國古代學問、文章、科舉士子的守護神。依《歷代神仙通鑑》載：「其上主三十三天仙籍，中主人間夭壽禍福，下主十八地獄輪迴。」

二、**醮壇**：道士祭神的法壇。

三、**負笈**：就是遊學。笈讀及，就是書箱。

四、絳：讀匠，即是大紅色。

五、躊躇：讀愁除，就是猶豫不決。

六、匍匐：讀僕服，手足爬地而行。

七、孀：死了丈夫的婦人。

❖白話解說：

沂州〈今山東臨沂縣〉有一位王用予，為人忠厚老實單純少說話，平時供奉文昌帝君最為嚴謹，與鄉里中的社團，每年元旦輪流建法壇作醮，祈求福祐在雲中山頂的文昌帝君行宮舉行。

在鄉里中有一位俞麟的人，以孝順謹慎著稱，遠近有很多學子都來跟他求學。又有郁從周的人，姿貌雄偉氣度俊秀，在議論中談笑風生，下筆如神立即可成章，鄉里中最推崇二位的學養。

在明英宗正統六年〈西元一四四一年〉的元旦，王用予前一晚先到行宮法壇寄宿。夢到文昌帝君在殿上升堂，天下的城隍都來彙報鄉試的入榜名

冊，有一位頭戴官冕身穿大紅袍的神明，報著一大本名冊，送給帝君圈選。用予暗中問抱名冊的神明說：「本省上榜的，有王用予、俞麟、郁從周等人嗎？」神明回答說：「沒有。」一會兒，所有的城隍爺都退下等候。穿大紅袍的神明抱冊子到殿前，跪在案前將冊子陳列，文昌帝君一一批閱，在每一中榜的名字底下作一記號，也有猶豫不下筆的。

過了好一陣子，穿大紅袍的神明發回冊子宣說：「仍要交付各省的城隍，趕緊查明積有陰德的人家，居心仁厚的人，報上名以便換取榜中沒畫押的人。」

王用予藏身在大柱之下，忽然聽到殿內在呼叫他進入晉見帝君，用予跪爬到階下，被宣召到案前。帝君說：「功名這件事，是天曹的祕密紀錄，不可輕易外洩。由於你存心至誠，十餘年像一日沒有間斷，所以召見你來讓你了解。你的祖先父親都能以簡樸謹慎自持，並能自食其力，從不虧欠人，本來已經註定你在前科就考中鄉榜，以表揚你祖先以忠厚傳家的報應。但由於你平時遇到神佛，向祂們敬禮，心中只默默求取功名能如意，以及妻子的

病體能早日康復，能夠白頭偕老，對於在堂上的孀母，從未發一語以祈求保佑，因此把你的功名降後兩科，你在下一次放榜考中第五十三名。你應要儘速改變你的行為，不要再觸怒天心了。」用予向帝君叩頭謝罪。

❖本文之二：

帝君又曰。同社周吉。今科本省解元[一]也。時社中惟吉最恂懦[二]。而文字復不勝諸人。聞之不勝愕然[三]。因叩問中元之故。帝君曰。周吉父祖俱為士。從無一字入公門。從不姦淫一婦女。相沿三代。未嘗形人一短。暴人一惡。且其曾祖作百忍說以勸人。感化者多。故其父子祖孫。以簡靜基福者。六十餘年。最上陰德。人皆不知。上帝克嘉[四]。註昌三代。今吉發元。特福澤之肇端耳。用予復叩首云。同社俞麟。郁從周。未審發科第否。帝君檢閱太原士子冊。色若不懌[五]云。俞麟應得一科。因事親腹誹[六]。且谿刻[七]論人。不近情理。而妄以君子自命。故黜其科。使

其窮年潦倒諸生間矣。用予請問。何謂腹誹。帝君曰。彼於父母。言語舉動。心輒不然。但勉強不露聲色。浮沈順之。真性日離。偽以相與。是視親如路人矣。假行竊名。最攖[八]神怒。故爾罰之。至郁從周。生畀[九]異才。二十六成進士。三十餘應遷中丞[十]。四十五晉大司空[十一]。兼領司農[十二]司寇[十三]諸印。五十四以少保[十四]致仕。至六十九歲善終。緣自十七歲為諸生[十五]後。恃才傲物。諧謔[十六]譏彈。語多湊巧。冥司錄其輕薄口過。已滿二千四百七十餘條。上帝震怒。註於陰惡籍中。悉除所有。倘不知悔過。溢三千條。將奪其壽算矣。將錄其子孫入丐籍矣。傷天地之和。犯神明之忌。莫此為甚。故其罪與殺生邪淫等。爾輩慎之。良久。又諭云。淫殺口過。絲粟[十七]有報。不待言矣。但淫殺二業。自愛者。猶知禁戒。至於口頭訕笑[十八]。隨意譏彈。誅隱賊心。習矣不察。究至言貌心胸。盡成輕薄。鬼神悉記。凶惡相隨。向來福澤胎元。頓易為貧窮軀殼。可惜可懼。汝當廣勸世人。鑒茲為戒。毋煩吾簽榜時。大費躊躇也。用予再拜而退。晨鐘驚寤。雞三唱矣。遂叩謝而援筆記之。及

秋榜開時。周吉果冠一省。用予因佈此告世云。

❖字句解說：

一、解元：後世稱鄉試為解試，並稱鄉試的第一名為解元。

二、恂懦：恐懼懦弱。

三、愕然：驚奇的樣子。

四、克嘉：嘉勉。

五、懌：讀意，喜悅。

六、腹誹：口雖不言而心非議之。

七、谿刻：刻薄。

八、攖：觸犯。

九、畀：讀必，給予。

十、中丞：明清朝時的巡撫。

十一、大司空：古代官名，周時為六卿之一，漢時為三公之一，後世

稱工部尚書為大司空。

十二、**司農**：漢代的官名，掌財政，後世稱戶部尚書為大司農。

十三、**司寇**：周代官名，為六卿之一，後世稱刑部尚書為大司寇。

十四、**少保**：舊官名，三孤之一，位次於少傅。

十五、**諸生**：科舉時代的秀才。

十六、**諧謔**：說戲笑的話。

十七、**絲粟**：很微小之事。

十八、**訕笑**：譏笑。

❖白話解說：

文昌帝君又說：「同鄉里的周吉，這一科是本省的解元。」當時在鄉里中，只有周吉是最謹慎懦弱，而且文章也不能勝過其他的人，聽到這消息，不禁讓人很驚奇，因而向帝君叩問周吉考中解元的原因，帝君說：「周吉的父親祖父都是讀書人，從來沒有為一事進入衙門，也從不姦淫一個婦女，互

相沿續三代，不曾說人一件短處，也不暴露人的壞事。而且其曾祖父曾寫作《百忍說》來勸戒人，受他感化的人非常多，因他們父子祖孫，都能以簡樸清淨來積累福德，在六十多年來，種下最上等的陰德，別人都不知道。蒙獲上帝嘉勉，註記要昌盛三代，今年周吉發表解元，只是福澤報應的開端而已。」王用予再次叩首問說：「同鄉里的俞麟、郁從周，不知今年能考中科第嗎？」帝君檢閱太原地方的士子名冊，面有不悅的說：「俞麟本應得一次科舉，由於事奉雙親，表面雖沒意見，內心卻有非議之處，且以尖酸刻薄的語言來評論人，已到不合情理的程度，而且還妄自以君子自居，所以除去其科名，使他在同學中過著終年窮極潦倒的生活。」

用予請問，什麼叫做腹誹？帝君說：「他對於父母，在表面的言語舉動，好像很孝順，心實不然。只是勉強不表露於言語臉色，隨意順從，內心的恩情已經漸漸離去，只是虛以應付，這就是對待親人像過路客一樣。假裝有孝行來竊取名義，這是最易招惹天神的憤怒，因而才處罰他。至於郁從周，天生有奇特的才華，二十六歲可考上進士，三十多歲可調升中丞，

四十五歲可晉升大司空，兼領有司農司寇的印信，五十四歲可以當上少保的官職，到六十九歲善終。由於在十七歲當秀才時，依恃才華而傲慢於人，談笑間多是詼諧譏笑傷人的言語，雖然這些譏笑傷人的話，好像很巧合，但是陰府記錄他輕薄口過的罪業，已經超過二千四百七十多條。上帝非常生氣，將這些註記於陰惡的簿冊上，將其所應擁有的福報消除掉。假如還不知悔過，所犯的罪過超過三千條，就要削減他的壽數，並將他的子孫記錄於乞丐簿冊上。像如此傷天地的和氣，侵犯神明的禁忌，沒有比此更嚴重了。所以他的罪過和犯殺生邪淫是同等罪過，你們應該要謹慎。」

過了一陣子，帝君又訓諭說：「犯邪淫和殺生口過，無論多小是有報應的，這不用多說了。但所犯的淫殺二業，知道自愛的人，還知道禁戒。至於口頭上不經意的嘲訕和譏笑，暗中誅伐賊害他人的心態，已經成為習慣而不去省察，最後充斥於整個心胸，表現於外貌言行，都已成為輕薄之舉動。鬼神將其完全記錄下來，凶惡的命運隨之到來。本來是積蓄福德的胎元，瞬間變成貧窮的軀殼，真是可惜，也很可怕。你應該要廣勸世間人，以此為鑒

戒，不要再耽誤我簽榜的時間，以免猶豫不決大費周章。」

王用予再次拜謝後退出，剛好被早晨的鐘聲驚醒，公雞已經啼叫三回。於是叩謝文昌帝君，拿起筆來將這些情景記錄下來。到了秋試開榜時，周吉果真考上本省的第一名，用予於是將這事公佈來告訴世間人。

❖本文：

宋光孝安禪師。定中見二僧相語。初有天神擁護。傾聽久之。散去。俄而惡鬼唾罵[一]。仍掃腳跡。蓋二僧初論佛法。次敘間闊[二]。末談利養[三]也。夫談及世事。尚被鬼神瞋責。況今人之身口意業。有不止此者。其為神瞋鬼責。又當如何。亦可畏已。

❖字句解說：

一、唾罵：鄙視辱罵。

二、間闊：久不相見。

三、利養：指供養及財利之事。

❖白話解說：

宋朝時光孝寺〈在廣州市〉的安禪師，在禪定中看到二位僧人對話，首先有天神擁護他們，在傾聽一段時間後就離去了，接著不久惡鬼對他們鄙視辱罵，而且掃除他們的足跡。

大概是二位僧人最初是論佛法，接著是互敘久別之情，最後談到財利供養的事情。二位僧人只是在談論世俗的事情，就被鬼神瞋怒責罵，何況今世的人縱情於身口意業，還不止如此呢！這樣的行為，被鬼神所瞋責，又會到什麼地步呢？想起來真讓人覺得可怕呀！

【算減則貧耗。多逢憂患。】

❖白話解說：

行惡之人，會被減損壽數，又被懲罰使貧窮，耗散福報使家破，經常遇到憂愁煩惱禍患。

❖本文：

自此至算盡則死。皆實言奪算之事也。貧。是無財。耗。是家破。多逢。言不善之人。處處遇之也。憂出於己。患生於外。蓋不善之人。其欺掩為神所窺。至於算減。故貧耗憂患。接踵而至也。

❖白話解說：

從此地到「算盡則死」這一段，都是實際說明奪取壽命的事。貧，是沒

有財貨；耗，是家破人亡；多逢，是說行不善的人，會處處遇到。

憂愁是從己心所生出，禍患是從外橫生。大概行不善的人，他的欺騙掩飾的行為，被神明所窺見，到後來被罰以減除壽命，因而貧窮破敗憂愁禍患，接著相繼到來。

❖本文：

福善禍淫。造化之定理。人欲避凶趨吉。必遷善改過。其要當先治心。檢己三業[一]。勿令放逸。墮於邪網。應遞相勸誡。心口相訓。心語口言。汝當說善。莫說非法。心復語身。汝行精進。莫行懈怠。一日一時。一刻一念。乃至剎那[二]。如是簡默。自制我心。自慎我口。自治我身。久久無間。自然不以外境動心。湛然[三]無欲。全體是善矣。豈至減算而貧耗憂患乎。

❖字句解說：

一、三業：即身、口、意三業。

二、剎那：極短的時間。

三、湛然：安靜的樣子。

❖白話解說：

行善受福報，造惡受禍報，這是天地造化的定理。人類想要趨吉避凶，就必須要改過遷善。其中重要的首先當要治理本心，檢點自己的身口意三業，不可使其過份放蕩，而墮落於邪淫的業網中。

應該要互相勸誡，心和口要互相提醒，心中所想和口中所說，你都要以好話來說，不要說不應該說的話。心要反覆告訴身體，要常行精進，不可有所懈怠。如此從一天一時，然後小至一刻一念，甚至於一剎那的時間，都要保持簡默清淨的心。

自我克制心業，自己謹慎口業，自己治理身業。久而久之，不使間斷，

自然外境無法影響心境，心存安靜沒有欲念，如此全體都是善了，怎麼還會弄到被減損壽命，或者是貧窮破散憂愁禍患的情境呢？

❖本文：

奉符令錢若愚。姦險隱愎。早歲補官。在處多不成任[一]。晚益困阨。子女淪喪。衣食不繼。因祈於神。夢神曰。汝以罪惡奪算至此。尚苦貧耗耶。

❖字句解說：

一、成任：完成一個任職的期限。

❖白話解說：

奉符〈今山東泰安縣〉的縣令錢若愚，為人姦詐陰險隱瞞固執，早年時

補授官職，到任的地方，都不能完成任職期限。到了晚年，生活更加困難，子女相繼死亡，淪落到衣食不繼的地步，也因此向神祈求。夢到神明告訴他說：「你因為作惡多端，罪惡貫滿，你的壽命已經削盡了，你卻還以生活貧困，家破人亡為苦來求我。」

❖本文：

吳中徐行。性貪而惡。初為藥材牙子[一]。揹[二]騙致富。及挾資往遼東販人參。值寇至。備受驚恐。萬死中得一生。又後往山東登萊。復遇仇家。指為白蓮餘黨。執欲送官。盡費其資得免。最後又往川中販藥材。及還。舟至中途。忽流賊至。棄之而歸。自是家即淪替[三]。憂抑病死。

❖字句解說：

一、牙子：居間買賣的人。

二、掯：壓迫、刁難。讀ㄎㄣˋ。

三、淪替：漸漸衰微。

❖白話解說：

吳中〈今蘇州吳縣〉的徐行，貪婪成性而且常作壞事。剛開始做藥材的居間介紹買賣的生意，卻使用壓迫刁難欺騙的方法致富。

有一次拿資金前往遼東作販賣人蔘的生意，剛好遇到盜賊來，遭受非常的驚嚇，從萬死中求得生存。後來又到山東登萊，又遇到仇家，誣指他為白蓮教的餘黨，堅執要把他送官究辦，總算花盡錢財才免於官難。

最後又到四川中部販賣藥材，在乘船回程的途中，忽然遇到流賊來搶，趕緊拋棄財物以保命回家。從此家道漸漸衰微，他最後心中憂悶鬱卒生病而死。

【人皆惡之。】

❖白話解說：

人人都討厭他。

❖本文：

惡。厭棄也。玉樞經曰。若人不修善業。天必為之斬神攝魄。使之顛倒。人所厭惡。人所嫌害。今夫恨人之欺我者。豈知天奪其鑑[一]。令不逢世乎。自今有幸。當請易志洗心。從善去惡。則天心仁恕。不誅悔罪之人。前愆可贖[二]。後行可圖。生知困知[三]。成功則一。萬毋自棄也。

❖字句解說：

一、鑑：識斷的能力。

二、贖：除去。

三、生知困知：《中庸》載：哀公問政。子曰：「……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強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

❖白話解說：

惡，就是厭棄。《玉樞經》說：「如果人不修持善業，上天必然將他的精神斬除，並攝取他的魂魄，使他顛倒錯亂，被人所厭惡，被人所嫌棄迫害。」

現今談到痛恨他人欺詐我，其實上天已經將他睿智的鑑別能力去除了，使他在世間的樣樣事情不如意。

從今開始，非常幸運，所以請你要改變不好的志向洗滌不善之心，向善除惡，那天帝之心是仁慈寬恕的，必然不誅殺悔改罪過的人。以前的過錯可去除，往後可依善行向前進展。不論你是天生就知道，或是受困才知道，到

成功的時候，結果是一樣的，千萬不可自暴自棄。

❖本文：

行惡之人。人人厭惡。蓋公道在人。亦其良心本善處。但望推此一念。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自勉於有善無惡之地。若徒疾人之惡。而不去己之惡。豈免又為人惡哉。

❖字句解說：

一、見善如不及等二句：《論語・季氏》：孔子曰：「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

❖白話解說：

做惡多端的人，人人都討厭他。這就是俗話所說的「公道自在人心」，

也就是人心本善，但願每個人都能推展此一存心的善念，看到善事趕快去做，而有不做會來不及的感覺；看到不善的事，就如以手試熱湯一般，深怕受燙傷。

要自我勉勵使己心立於善地而無惡，若只是痛恨別人行惡，卻不去除自己的惡行，那怎能避免別人討厭我們呢？

❖本文：

唐來俊臣[一]。為侍御史。贓賂如山。怨魂塞路。竟坐[二]異謀棄市。人爭噉其肉。抉目取心。須臾而盡。又宋丁謂[三]與寇萊公[四]。同在政府。天下之人。謂寇必曰忠藎[五]。言丁必曰姦佞。聞一善。必以歸寇。未必皆寇所為也。聞一惡。必以歸丁。未必皆丁所為也。又宋秦檜欺君誤國。賊害忠良。百世之下。莫不惡其姦。而岳王精忠報國。後世亦靡不景仰其風。其祠有鐵鑄秦檜。及其妻王氏像。跪案前。懸一木掌。遠近之人。

進謁[六]者。皆欽拜岳王。而執木掌以批鐵像焉。合而觀之。民非有私好私惡之心。其同異者。善惡之應耳。

❖字句解說：

一、來俊臣：唐朝萬年（今陝西省內）人，武則天時，為御史中丞，殘忍，在位前後殺戮千餘族人，後因謀反而被誅殺。

二、坐：因為。

三、丁謂：宋朝長洲（今屬蘇州市）人，淳化年間進士，與孫何齊名，時號孫丁，官累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即正宰相〉，昭文館大學士，封晉國公。其為人機敏有智謀，狡詐過人。

四、寇萊公：即寇準，宋朝下邽（今陝西省內）人，太宗時舉進士，累官至樞密院直學士〈資淺的學士〉，判吏部銓，後封萊國公。

五、忠藎：盡忠國事。藎讀盡。

六、進謁：下級謁見上級，晚輩謁見長輩。

❖白話解說：

唐朝的來俊臣，在武后時當侍御史，所收受賄賂的贓物如山高，所造的冤案太多，被冤枉處死的怨魂，足以堵塞行路。後來因謀反罪名被誅殺，於市集上斬首示眾，人人恨而爭食其肉，挖出其眼，剖取其心，不多久就被一分而空。

又宋朝的丁謂和寇準，兩位同在朝廷同事。然而全國人一說到寇準，一定說他是公忠體國；一說到丁謂，一定說他是姦詐狡猾。如果聽到一件善事，一定說是寇準所為，但這件事不一定是寇準所做；如果聽到一件壞事，一定說是丁謂所做，但此壞事不見得是丁謂所為。

又宋朝的秦檜，欺騙君王敗壞國事，殘害忠良，百世以來，世人沒有不痛恨他的姦詐。而岳飛能盡忠報國，後世的人都景仰他的風範。在岳王祠有用鐵所鑄造的秦檜和他的妻子王氏的模像，跪在祠前的桌案，在此懸掛一隻木製手掌。遠近來此參觀的人，都欽佩岳王的精神而下拜，卻拿木掌來批打秦檜夫婦的鐵像。

從此地綜合來看，並非人們對好惡存有私心，其共同表達喜怒的對象是一樣的，這是分辨善惡心所感應的原故。

【刑禍隨之。】

❖白話解說：

刑罰災禍的事情，跟隨而來。

❖本文：

刑。是官罰。禍。是天殃。隨。跟定不離之意。太虛真人曰。人若遇我以禍。我以福往。則福德之氣。恆生於我。害氣重殃。自生於彼。茲言刑禍。隨定惡人。即害氣重殃。恆在其身也。

❖白話解說：

刑，就是官方懲罰的事情；禍，是上天所降的災殃；隨，是跟定不分離的意思。太虛真人說：「他人如果嫁禍於我，我能以福祿回報，那福德的善

氣，永遠在我身上生發；那些繼續造惡的人，災害的惡氣慘重的禍殃，自然會在他身上生發。在此說到刑罰災禍的事，一定跟隨著壞人；也就是災害的晦氣，永遠在惡人身上。」

❖本文：

華嚴經曰。閻浮提[一]內。五濁[二]眾生。不修十善。專造惡業。殺盜邪淫。妄言綺語[三]。惡口兩舌。貪瞋邪見。不孝父母。不敬三寶[四]。更相忿爭。互見毀辱。任情起見。非法謀求。以是因緣。刀兵饑饉[五]。疾病死喪。人禍天刑。種種受報。由此而言。可見總是自業所招。非由他作。然趨避介於一念。堂獄只在目前。若果有人。實修諸善。而得惡報者。必無是處。

❖字句解說：

一、閻浮提：即南贍部洲，在須彌山的南方，就是我們所住的地方。

二、五濁：《法華經．方便品》：「諸佛出於五濁惡世，所謂劫濁、煩惱濁、眾生濁、見濁、命濁。」

三、綺語：一切含淫意不正的言詞。綺讀起。

四、三寶：佛寶、法寶、僧寶。

五、饑饉：荒年。

❖白話解說：

《華嚴經》說：「在世界上的五濁眾生，不修習十善業，專恣造作惡業，諸如殺生、偷盜、邪淫、妄言、綺語、惡口、兩舌、貪婪、瞋恚、邪見等十惡業。又不孝順父母，不敬信佛法僧三寶。更是互相忿恨鬥爭，互相毀敗侮辱，任意起念，以不正當方法謀求利益。由於這些因緣業力，遭至刀兵戰亂荒年饑餓，疾病死喪遍地，人造禍天降災，種種的報應。」

從這地方來說，可見一切都是自己造業所招惹的報應，並非他人所作。

然而要趨吉避凶，都是存在一念之間，天堂地獄只是在眼前。如果有人實際去修諸善業，卻得到惡報的，這必然沒有這個道理。

❖本文：

漢梁統[一]。乞增重法律。朝廷不從。統後夢神曰。雖幸朝廷不從爾言。陰府已錄爾過。爾今欲以刑毒人。子孫之報。能免乎刑哉。獲罪於天。無所禱也。統子皆死於非命。至冀[二]罪惡愈深。竟滅族。

❖字句解說：

一、**梁統：**後漢烏氏（今甘肅省內）人，更始時為酒泉太守，後為九江太守，封陵鄉侯，在郡有治績，吏人皆畏愛之。

二、**梁冀：**後漢梁統後代孫，少為貴戚，逸遊自恣，在當河南尹的期間，居職暴恣多非法，順帝時為大將軍。鴆死質帝而立桓帝，在位二十多

年，後被誅殺棄市。

❖白話解說：

漢朝的梁統，乞請朝廷加重刑罰，朝廷不准。後來梁統夢見神明說：「還好，雖然朝廷不聽從你的建議，但你的罪過在陰府已經記錄了。你現在想用極刑來毒害世人，其報應在子孫，是無法避免受刑戮了，獲罪於天，祈禱是無濟於事的。」

梁統的兒子，都因案死於獄中，到了梁冀這一代，因罪惡造得太深，導致滅族的命運。

❖本文：

劉甲。凡與人交。必有禍。王建未信。延[一]之談。未終日。建遂失火。因目為鵂鶹[二]。見之無不速避焉。枚乘[三]曰。福生有基。禍生有胎。

納其基。絕其胎。禍安從來。旨哉。

❖字句解說：

一、**延**：請。

二、**鵂鶹**：鵂，乃凶惡之鳥；鶹，乃不祥之鳥。讀休服。

三、**枚乘**：漢朝淮陰（江蘇省內）人，景帝時為吳王郎中，後為梁孝王尊為上客，景帝時被任命為弘農都尉。乘，讀剩。

❖白話解說：

劉甲這個人，凡是和他來往的人，一定會惹禍。有一位王建不相信，就請他來面談。還不到一天，王建的家就失火了。也因此大家都視他有如鵂鶹一樣的凶惡不吉祥，看到他就趕快避開了。

漢朝的枚乘說：「福氣要生起是有原因的，禍害要生起也是有根源的；能從基本上做起去納福，從根源上著手去除禍，那麼禍害就無從生起，這真是要旨。」

【吉慶避之。】

❖白話解說：

吉祥可慶之事就會遠離。

❖本文：

避。求而不得之意。天道無親[一]。惟善親人。人能去惡為善。恭己順天。自然靜與道合。動與福會。苟或反是。明罹[二]刑憲。幽伏神誅。奪算夭壽。吉避凶隨。必然不免。

❖字句解說：

一、天道無親：《史記・伯夷列傳》：或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天道很公平，無偏無私。

二、罹：讀離，遭遇。

❖白話解說：

避，是有求卻得不到的意思。天道是很公平的，不會有所偏私，唯有善良的人，福祥才會親近他。一個人如果能去惡行善，恭慎自己順從天理，自然在靜的時候，心就能與天道契合；在動的時候，行為能與福祉會合。如果去善行惡，在陽世必將遭到法律刑責的制裁，在陰間必將被神明所伏誅，被奪去壽命福份，吉祥必會離去，凶惡隨之而來，這是不能避免的。

❖本文：

昔一青衿[一]王生。賦性姦惡。所行事。皆悖理逆天。赴秋試。文甚佳。房師[二]欲薦之前列。及填榜。忽失其卷。填榜畢。卷乃出之袖中。房師大悔。密與相見。許以他事相補。未幾。房師轉銓部[三]。生即輸粟[四]入

成均[五]。及赴考選。房師正在選司[六]。見生大喜。密令揀一美缺。借恩例[七]與選。至期。房師以父艱[八]謝事。迨後三年起復。仍補選司。生亦以年深應選。揀授一官。萬金之資。可計而得。不數日。生以母死丁憂[九]。房師憐其命窮。乃薦與巡撫為西席[十]。三載可望千金。未閱[十一]月。巡撫竟以舊事去官。屢有奇遇。皆成畫餅。生憤恨成疾。臥床三載。一旦翻然悟曰。皆吾惡積故也。後病遂漸愈。為善終其身。薛西原嘗曰。天地間福祿。若不存些憂勤惕勵之心。聚他不來。若不做些濟人利物之事。消他不去。誠哉是言也。

❖字句解說：

一、**青衿**：古代學生士人的服飾。世稱士子為青衿。

二、**房師**：科舉時代，舉子稱其薦卷房官為房師。

三、**銓部**：吏部的別稱。

四、**輸粟**：明清時，富家子弟為得功名、官職，而捐納財貨於官府。

五、成均：古代大學名。
六、選司：舊時主管銓選官吏的機構。
七、恩例：指帝王為宣示恩德而頒佈的條例、規定。
八、父艱：父親死亡。
九、丁憂：遇到父母的喪事。
十、西席：家塾之師。
十一、閱：經過。

❖白話解說：

以前有一位士子叫王生，天性姦詐邪惡，所做的事，都背理逆天。參加秋試，文章非常佳美，房師想推薦他名列前茅。當要填寫入榜榜單時，考卷突然不見了，填榜完畢後，試卷卻從房師的袖子內掉下來，房師非常懊惱，暗中與王生見面，答應他用其他的方法彌補。

沒多久，房師轉任到吏部，王生即將繳納學費的粟糧運輸到大學。當

參加考選時，房師正在任選司的職務，看到王生非常高興。暗中叫他揀選一個好缺，借著帝王頒佈的恩例規定來揀選。當選期到時，房師因父喪而辭去職務。等到三年後又復職，仍在選司工作，王生也以資深學員參加考選。房師特別揀選一官職，薪俸有萬金，唾手可得。經過沒幾天，王生卻遇母喪而作罷。房師可憐他命運不好，就推薦他到巡撫處當家教，三年可望領到千金。然不到一個月，巡撫因舊案爆發，被革去職務。

王生常有奇遇，但最後都如畫餅一樣不能實現，所以非常氣憤，最後積成疾病，在床臥病三年。有一天突然覺悟說：「都是我積惡太多的緣故。」後來病痛逐漸好起來，他也從此終身行善。

薛西原曾經說：「天地間所有的福祿，如果沒有存一些憂慮勤勞警惕勉勵的心，是無法將它聚合到手的；如果不做一些濟助人利益事物的事，是無法去除凶惡的命運，這句話是很實在的。」

【惡星災之。】

❖白話解說：

災星惡煞降災禍給他。

❖本文：

惡星。掌人間一切災禍厄難之神。人生世上。日日節節。皆屬星光主攝[一]。惡人心常昏暗。黑氣上沖。以惡召惡。故煞曜[二]臨而災之也。若善人。體光明。則惡氛退散。避之且恐不速。而況災之乎。吁。惡自人為。星乃災之。非星災之。人自災耳。非星之惡。人自惡耳。然則人可不恐懼修省以回天哉。

❖字句解說：

一、主攝：主持管理。

二、煞曜：凶惡的星。

❖白話解說：

惡星，是主管人間一切災禍厄難的神明。人生在這世界上，每一天每一個節氣，都是屬於星光所主管。造惡的人，心中常是昏暗的，黑氣會由頭往上沖，以惡氣來感召惡氣，所以凶星自然降臨而招致災禍。

如果是善良的人，本性很光明，當然惡氣就會退消，惡星要走避還恐怕來不及，怎可能降災於他呢？噯！作惡是自己所為，然後惡星再降災給他，並非惡星主動降災，其實是人自己招災呀！並非是凶星作惡，而是人自己作惡呀！由此可見，人怎可不恐懼戒慎來修持省察，用來挽回天心呢？

❖本文：

山東莒城馬長史。恃才恣橫。無惡不作。一日有星隕其家。變為石。自是訟獄口舌。疾病等事不絕。逾年長史歿。家人離散。房屋蕩空。其石週圍數尺。色微紫。有紋如字。至今尚存。

❖白話解說：

山東省的莒城有一位馬長史，自恃其才，蠻橫無理，無惡不作，有一天隕星掉落到他家，變成一塊石頭。從此打官司、牢獄之災、口舌是非、疾病等煩擾的事情就不斷的發生。過了一年，馬長史就死了，家人也離散了，房屋空蕩沒人住。這塊隕石的周圍數尺的地方，呈現一些紫色，而且出現像字形一般的紋形，到現在還留存著。

【算盡則死。】

❖白話解說：

壽命減盡就會死去。

❖本文：

此句是太上苦口垂誡之詞也。眾生惡習難拔。作諸不善。茫茫業識[一]。膏火相煎[二]。日失一日。奪算至盡。死有餘責。淪入地獄。餓鬼畜生。三惡險道。業報無窮。苦輪無已。孰言一死便了。更無餘事乎。與言及此。所不禁大聲疾呼。痛哭流涕者也。嗚呼。人身易失。定業奚逃。惟望哲人志士。深信不疑。趁此一息尚存。可懺彌天之惡。如其作輟[三]因循[四]。百年如箭。一到四大[五]分張之際。懊悔寧有濟於事耶。

❖字句解說：

一、**業識**：就是根本無明之惑而始動於本心者。《大乘起信論》：「一者名為業識，謂無明力不覺心動故。」

二、**膏火相煎**：比喻人因恃才而自招禍患。

三、**作輟**：時作時停，形容無常。

四、**因循**：遲延苟且的意思。

五、**四大**：組成身體的四大要素，即地、水、火、風。

❖白話解說：

這句話是太上老君苦口婆心垂示勸誡世人的言詞，眾生的壞習慣很難拔除，經常做不善之事，造下難以捉摸的業識，自造罪孽，自作自受。福報一天一天失去，最後被奪取壽命而死。死了還有業債沒有還完，繼續沉淪地獄、餓鬼、畜生三惡道受苦，業報無窮盡，痛苦輪迴不已。

誰說人可一死了之，更沒有其他的報應。暢談到此，不禁讓人大聲疾

呼，甚至於痛哭流涕。嗚呼！人的身命很快的就會消失的，已經造下的定業，怎可能輕易讓你逃脫呢？只是希望賢哲及有志之士，能夠對此深信不疑。趁著氣息還在，趕快努力行善，還可彌補漫天的罪業。如果還在因循苟且猶豫不決，恐怕百年歲月會像射箭一般，很快就過去了。等到死期來臨，身上的地水火風四大分離的時候，懊惱後悔也是無濟於事的。

❖本文：

昔一老人。死見閻王。咎[一]王不早通信。王曰。汝目昏一信也。耳聾二信也。齒損三信也。百體[二]日衰。信不知其幾也。又一少年至。亦咎王曰。我目明耳聰齒利。百體強健。王何不以信及我。王曰。亦有信及君。汝不見。東鄰有三四十而亡者乎。西鄰有一二十而亡者乎。更有週歲與孩提[三]而亡者乎。皆信也。所以言。人命無常。喻如朝露。一息不來。此身是殼。四十二章經。佛問沙門[四]。人命在幾間。對曰。數日間。

佛言。子未知道。復問一沙門。對曰。飯食間。佛言。子未知道。復問一沙門。對曰。呼吸間。佛言。善哉。子知道矣。

❖字句解說：

一、咎：怪罪。

二、體：身體的各個部份。

三、孩提：須要人提攜懷抱的幼兒。

四、佛問沙門：出自《四十二章經》。

❖白話解說：

昔時有一位老人，死後見到閻羅王，就怪罪閻羅王，為何不早通知死亡的音訊。閻王說：「當你眼睛開始昏花，就是第一個信息；耳開始聾時，就是第二個信息；牙齒損壞的時候，就是第三個信息；身體的各部份機能，一一衰退時，不知給你好幾個信息了。」恰巧又有一少年人到，也怪罪閻羅

王說：「我的眼睛明亮，耳力聰敏，牙齒銳利，身體各部機能都很強健，閻王為何不通知我呢？」閻王說：「我也有信息通知你，是你沒有注意看，在你家東鄰有三四十歲就死去的人，在西鄰也有一二十歲就死掉的人，更有周歲或在襁褓中的幼兒就喪命的，這些都是通知你的信息啊！」所以說，人的生命是無常的，有如朝露一般，稍縱即逝。只要一個氣息沒來，這個身體就剩下軀殼而已。

在《佛說四十二章經》中，佛陀問一位出家人，人的生命多長，回答說：「幾天之間。」佛陀說：「你還不知『道』。」又問另一出家人，回答說：「一餐飲食的時間。」佛陀說：「你也還不知『道』。」又再問一位出家人，回答說：「在呼吸之間。」佛陀說：「很好！你真的知『道』了。」

❖本文：

元姑蘇師子林天如禪師[一]曰。佛祖出世。單單只為汝等諸人。各各自己腳跟下。有一段生死大事。所謂生不知來。死不知去者是也。如是生死。盡[二]大地。被他籠罩[三]。從古以來。無有一人不被生死吞卻[四]。且莫說從古。只說汝有生以來。回思十年二十年前。親戚朋友。死卻多少。且莫說他人。只說你自己。現前四大色身。妄認為我。從朝至暮。種種愛護他。種種資養他。他卻念念遷謝[五]。漸漸消殞[六]。不覺不知。臘月[七]三十日到來。只覺得手忙腳亂。與落湯螃蟹相似。平日英雄豪傑。果安在哉。又或一死之後。形色變壞。臭穢逼人。雖有至親骨肉。亦不肯正眼覷著。平生恩愛情義。又安在哉。以故祖師道。一息不來。便同灰壞。前路茫茫。未知何往。只恁麼死了燒了。早是[八]可憐。何況更有隨業受報。正是要緊事在。何謂隨業受報。汝平生所作所為。無不是業。纔有業。便有報。報之隨業。如影隨形。此身既死。一箇識神。或墮地獄。或墮餓鬼畜生。展轉輪迴。受無量苦。這箇是受報底境界。那箇是

生死業根。業根者。在汝即今一念間也。汝無始以來。因貪瞋癡。無明煩惱。妄想狂心。觸境遇緣。隨聲逐色。使得七顛八倒[九]。無業不造。即此便是生死之根也。思量生死事。鐵漢也灰心。由是佛祖。廣運慈悲。大發哀憫。教你參禪學道。令汝掃除妄想狂心。認取主人翁。識取本來面目。趁此眼光腳健。做箇清淨解脫之人。臨命終時。得大受用。生死無礙。去住自由。這箇謂之了生脫死。真大丈夫[十]也。

❖字句解說：

一、**天如禪師**：元代臨濟宗禪僧，又稱惟則，江西吉安永村人。俗姓譚，號天如，幼年於禾山剃髮，後遊天目山，得法於中峰明本禪師。

二、**盡**：整個。

三、**籠罩**：覆蓋。籠讀龍。

四、**吞卻**：吞沒。

五、**遷謝**：變動消失。

六、消殞：消失沒落。

七、臘月：因古代在十二月間舉行臘祭，故稱陰曆十二月為臘月。比喻人生已到盡頭。

八、早是：已經。

九、七顛八倒：神情混亂。

十、大丈夫：佛為人中之雄者，稱為大丈夫。

❖白話解說：

元朝姑蘇師子林的天如禪師說：「佛祖出生於世間，就只是為了你們諸位，每個人腳底下都要走過的這一段人生的生死大事。所謂生不知從何而來，死也不知往何處而去，這個問題就是。

這樣迷迷糊糊的生死，整個大地眾生，都是在無明的籠罩中。自古以來沒有一個人不被生死苦海所吞沒。

暫且不要說從古代，就只說從你出生以來，回想十幾二十年前，親戚

朋友就不知死去多少人。暫且不要說他人，就只說自己，目前由四大所合成的肉身，就已迷妄錯認為是真我。

從早到晚，對他種種的愛護，種種的資養，但這個色身卻是在剎那間變化，漸漸地衰弱消失。不知不覺的，猶如到了陰曆十二月三十日的人生終點，只覺得此時在面臨死亡的恐懼，總是手忙腳亂，好像落入熱湯鍋的螃蟹一樣，平時英雄豪傑的氣概，結果到哪裡去了。或者是人死了之後，形體和色澤都已變壞，污穢的體臭氣，逼得使人難受。雖然有至親骨肉在旁，也不肯正眼看我們一眼，平時的恩愛情義，此時又到哪裡去了？

也因此祖師就說，人只要氣息不來，便和灰塵土壤一樣，前途茫茫，不知要往何處，就只是這樣死了把他燒掉。身體如此遭遇已經夠可憐了，更何況靈魂還要隨著所造業去受報應，這就是最要緊的事。

什麼叫做隨業受報？你平時的所作所為，沒有一樣不是業。只要有業，一定會有報應。報應隨著業力，就像影子隨著形體。

這個身體既然死了，你的那個識神，可能會墮入地獄，或是墮入餓鬼

道或是畜生道，隨著所造業展轉在六道中輪迴，慘受無限量的痛苦。這個是受報的境界，那個是生死的業識根本。業根就是在你當下的一個念頭，你從無始以來，由於貪慾、瞋恚、癡妄，使得自己產生無明煩惱，使得心念變得狂妄。當接觸情境遇到因緣，就隨著外在的聲色起舞追逐，把自己的心念弄得混亂不堪，無業不去造，這就是我們生死輪迴的根本現象。

當回想生死的這件大事，連鐵漢也覺得莫可奈何。也因此佛祖才廣運慈悲心，大發悲憫情，教導你要參禪學道，使你能掃除狂妄之心，認識本性的主人，知道本來的真面目。

趁著眼睛還明亮身體還健壯的時候，努力修行，好做個清淨的解脫人。這在生命臨終的時候，會讓人受用無窮。生死的大關障礙不了他，來來去去自由自在，這叫做了脫生死，也就能稱為大丈夫。」

❖本文：

明杭州雲棲蓮池大師[一]歌曰。君不見東家婦。健如虎。腹孕常將年月數。昨宵猶自倚門閭。今朝命已歸黃土。又不見西家子。猛如龍。黃昏飽飯睡正濃。遊魂一去不復返。五更命已屬閻翁。目前人。尚如此。遠地他方那可數。細將親友細推尋。年去月來多少死。方信得。紫陽[二]詩。語的言真果不欺。昨日街頭猶走馬。今朝棺內已眠屍。伶俐[三]人。休瞌睡。別人與我同一類。狐兔相看不較多。眼前放著多少例。鑽馬腹。入牛胎。地獄心酸更可哀。若還要得人身復。東海撈針慢打捱[四]。我作歌。真苦切。眼中滴滴流鮮血。苦勸世人作急修。回頭猛醒須自決。

❖字句解說：

一、**雲棲蓮池大師：**名袾宏，明代杭州人，俗姓沈，字佛慧，號蓮池。初為儒生，三十歲始出家，後住杭州雲棲，創建叢林，撰《戒殺放生文》，以誡殺害生物，為明代四大高僧之一。

二、**紫陽**：北宋時的道士，道教內丹派南宗開山祖師，字平叔，號紫陽山人，故後世又稱張紫陽，浙江天台人，自幼好學，博覽群書。

三、**伶俐**：聰慧。

四、**打捱**：慢慢的忍受。

❖白話解說：

明朝杭州雲棲的蓮池大師作歌說：「您是否看到東家的婦女，健壯如虎一般，腹中的胎兒一天一天的長大，昨晚還看她倚靠在門口，今早已經一命歸西天。您是否也看到西家的兒子，勇猛像龍一樣，在黃昏吃過飯後，才看他睡得正熟，哪知遊魂一去不再回來，到了五更時，生命已歸閻王所轄。

眼前可以看到的，就已是如此；在遠地他方看不到的，那還不只是這數目。詳細的在親友中推算一下，在這一段時間裡到底死了多少人，才確信紫陽真人詩中所說的話，果然是真，一點也不騙人。

昨天還看到他在街上騎馬，今早已經睡在棺內成屍體。聰慧的人，要

醒醒不可再睡下去了。別人和我們都同是人類，狐兔相悲也是同類相憐，不要再計較那麼多了，眼前已經擺著那麼多的實例，可作我們的借鏡。不要再親身去經歷轉生為牛馬的畜生生活，或者是下地獄，那種情景讓人看得心酸，那苦境更是悲哀。若是還要等到回復人身，那就像到東海撈針，慢慢的等待吧！

我作歌詞的心情是既痛苦又悲切，有如眼中流著滴滴的鮮血。苦苦的勸誡世間人要趕快修行，及時回頭猛然覺醒，自己快做決定。」

❖本文之一：

宋顏丙。普勸修行文曰。只這色身。誰信身為苦本。盡貪世樂。不知樂是苦因。浮生[一]易度。豈是久居。幻質非堅。轂歸磨滅。自未入胞胎之日。寧[二]有這男女之形。只緣地水火風。假合而成。不免生老病死。彫殘之苦。上無絲線可掛。下無根株所生。虛浮如水上泡。須臾不久。危

脆似草頭露。倏忽[三]便無。長年者。不過六十以皆亡。短命者。大都三二十而早天。又有今日不知來日事。又有上牀別了下牀時。幾多一息不來。便是千秋永別。歎[四]此身無有是處。奈誰人不被他瞞。筋纏七尺骨頭。皮裹一包肉塊。九孔[五]常流不淨。六根[六]恣逞[七]無明。髮毛爪齒。聚若堆塵。涕淚津液。污如行廁。裡面盡蛆蟲聚會。外頭招蚊蝨交攢。沾一災一疾。皆死得人。更大熱大寒。催人易老。眼被色牽歸餓鬼。耳隨聲去入阿鼻。口頭喫盡味千般。死後只添油幾滴。此身無可愛惜。諸人當願出離。如何迷昧底。尚逞風流。懵懂[八]漢。猶生顛倒。或有骷髏頭上。簪[九]花簪草。或有臭皮袋畔。帶麝帶香。羅衣罩了膿血囊。錦被遮卻屎尿桶。用盡姦心百計。將謂住世萬年。不知頭痛眼花。閻羅王接人來到。那更鬢斑齒損。無常鬼寄信相尋。箇箇戀色貪財。盡是失人身捷徑[十]。日日飲酒食肉。無非種地獄深根。眼前圖快活一時。身後受苦辛萬劫。一旦命根絕處。四大風刀割時。外則腳手牽抽。內則肝腸痛裂。

❖字句解說：

一、浮生：人生在世，飄虛浮無定，故稱浮生。

二、寧：難道。

三、倏忽：疾速。

四、歎：此處是感嘆之意，歎乃讚嘆之意。

五、九孔：即身上的眼、耳、鼻、口及兩便門。

六、六根：即眼、耳、鼻、舌、身、意。根為能生的意思。

七、恣逞：放縱。

八、懵懂：糊塗。讀猛充。

九、簪：插、戴。讀ㄗㄢ。

十、捷徑：此處乃邪道的意思。

❖白話解說：

宋朝的顏丙，在《普勸修行文》上說：「只是這個色身，誰會相信它是

痛苦的根本。盡是貪圖世間的淫樂，卻不知道淫樂是造成痛苦的主因。虛浮的人生，是很容易度過的，但卻不是久居之地。生活在虛幻的物質中，不能永固，最後總歸於磨損消滅。

當還沒有成為胞胎時，哪有男女的形體？只因與地水火風聚緣，造成四大假合而來。所以難免有生老病死，以及凋謝殘破的痛苦。身體上無絲毫的東西，下又無立足地可以成長，其虛幻沉浮就像水上的泡沫，非常短暫無法長久。危險脆弱得像草葉上的露水，很快就消失了。

活久一點的，也只不過六七十歲就都死亡了；壽命短一點的，也差不多二三十歲，早就夭折了。又有活到今日，就不知明日事的；又有上了床，無法下床就死別了。差不多是一息不來，便就永遠離別了。

感嘆此一肉身，實無一是處，然而誰不被他所欺瞞呢？筋脈纏繞著七尺的骨頭，人皮裹住一包肉塊。身上的九個孔常流出不潔淨的東西，六根卻任意製造無明。髮毛爪齒，聚在一起像一堆塵土；涕淚津液，污穢像廁所的糞便。裡面都是蛆蟲聚會在一起，外頭又招來蚊蠅，來回鑽動。

只要遭受到一些災害或疾病，都有可能送命；何況又遇到大熱大寒的天氣，都是催促人很快變得衰老。

眼睛被色境所牽引，最後將往生餓鬼道；耳朵隨聲境所迷去，最後將往生阿鼻地獄；嘴巴在世間吃盡了千般美味，死後也只不夠多幾滴油而已。

這個臭皮囊實不值得留戀，各人當要立願修行以求出離六道。怎麼可以迷迷糊糊的，還自逞風流倜儻。糊塗漢，到此時還生顛倒夢想。

有些人在這骷髏頭上，插花插草來裝飾；還有在這臭皮囊旁，帶麝帶香來薰染。把漂亮的衣服穿在膿血組成的皮囊上；錦繡的棉被蓋在裝置屎尿的身體上。

平時使盡姦詐百計的能事，以為可以住在世間一萬年。哪知很快的，頭疼眼花的病態一來，就是閻羅王已經派人來接；更等到鬢髮斑白，陰府的無常鬼就寄信來尋找催促了。

每個人都是貪財好色，這是快速失去人身的邪道。天天吃肉飲酒作樂，無非是在替自己種下地獄的深根。

眼前只圖求一時的快樂，卻種下身後受千辛萬苦災劫的報應。總有一天生命斷絕了，地水火風等四大分離時，身體有如刀割，在外的身體四肢抽搐，在內的肝腸俱裂，非常痛苦。」

❖本文之二：

縱使妻兒相惜。無計留君。假饒[一]骨肉滿前。有誰替汝。生底只得悲啼痛切。死者不免神識奔馳。前途不見光明。舉眼全無伴侶。過奈河[二]岸。見之無不悲傷。入鬼門關[三]。到者盡皆悽慘。世上纔經七日。陰間押見十王。曹官抱案沒人情。獄卒持叉無笑面。平生作善者。送歸天道仙道人道。在日造惡者。押入湯塗火塗刀塗。鑊湯沸若崖崩。劍樹勢如山聳。灌銅汁而徧身肉爛。吞鐵丸而滿口烟生。遭剉磕則血肉淋漓。入寒冰則皮膚凍裂。身碎業風吹再活。命終羅剎[四]喝重生。人間歷盡百春秋。獄內方為一晝夜。魂魄雖歸鬼界。身屍猶臥棺中。或隔三朝五朝。或當

六月七月。腐爛則出蟲出血。臭穢則薰地薰天。胖脹不堪觀。醜惡真可怕。促付一堆野火。斷送埋萬里荒山。昔時耍俏紅顏[五]。翻成灰燼。今日荒涼白骨。變作泥堆。從前恩愛。到此成空。自昔英雄。如今何在。淚雨灑時空寂寂。悲風動處冷颼颼。夜闌而鬼哭神號。歲久則鴉餐雀啄。荒草畔漫留碑石。綠楊中空掛紙錢。下梢頭[六]難免如斯。到這裡怎生不醒。大家具眼。休更埋頭。翻身跳出迷津。彈指裂開愛網。休向鬼窟裡作活計。要知肉團上有真人。是男是女總堪修。若智若愚皆有分。但請迴光返照。便知本體元無。若未能學道參禪。也且勤持齊念佛。捨惡歸善。改往修來。移六賊[七]為六神通[八]。離八苦[九]得八自在[十]。便好替天行化。不妨代佛接人。對眾為大眾宣揚。歸家為一家解說。使處處齊知覺悟。教人人盡免沈淪。上助諸佛轉法輪。下拔眾生離苦海。佛言不信。何言可信。人道不修。他道難修。莫教一日換了皮。縱有千佛難救汝。火急進步。時不待人。各請直下承當。莫使此生空過。

❖字句解說：

一、假饒：即使、縱使。

二、奈河：民間傳說在地獄中的河名。上架一橋，稱奈河橋，此橋險窄，惡魂經過會掉入河中，便為蟲蛇所食。

三、鬼門關：傳說在陽間與陰間的交界處，也稱為死亡邊緣。

四、羅剎：陰間食人的鬼神。

五、要俏紅顏：賣弄聰明的美人。

六、下梢頭：到了盡頭。

七、六賊：指產生煩惱根源之色、聲、香、味、觸、法等六塵。六塵以眼等六根為媒，能賊奪一切善法，故以賊譬之。

八、六神通：即是神足通、天眼通、天耳通、他心通、宿命通、漏盡通。

九、八苦：即是生苦、老苦、病苦、死苦、愛別離苦、怨憎會苦、求不得苦、五陰盛苦。

十、八自在：據《法界次第初門》卷下所載：能小、能大、能輕、能自在、能有主、能遠至、能動、隨意等八種。

❖白話解說：

縱使是有妻兒來憐惜你，也沒有辦法來留住你；假使你的親生骨肉滿堂，也沒有一人可以代替你。在世間的人，只有痛哭悲切的份；那死去的人，免不了隨神識到處奔馳。

前途一片黑暗，放眼看去，沒有一個伴侶。過奈河橋時，看到兩岸的情境，無不讓人覺得悲傷。進入鬼門關一看，到這裡的都是非常的悽慘。在世間才經過七天，在陰間已被押見十殿閻王。陰曹的官吏抱著審理的案子，一點人情都沒有；地獄的鬼卒拿著鐵叉，一點笑容都沒有。

平時在人間行善事的人，就送往天道、仙道、人道處享福；在人間多造惡的人，就押入湯鍋火堆刀山受苦。在沸騰的鍋鑊熱湯中翻滾，就像山崩地裂一樣痛苦。劍樹的形勢就像高山聳立一般，灌銅汁入肚，使得遍身肉

體糜爛，吞鐵丸而滿口生煙，全身遭斬斷敲擊，血肉淋漓模糊，進入寒冰地獄，皮膚全被凍裂。等粉身碎骨後，業風吹來又復活；生命終了時，鬼卒喝令後又重生，繼續接受業報的折磨。

在人間經過一百年，地獄內才過一整天。魂魄雖然已經歸屬於鬼界，而肉身的屍體還躺在棺木中。或許經過了三五天的時間，或許是在六七月盛熱時，屍體很快就會腐爛流出膿血又生蟲，臭穢的味道薰得滿天地。身體腫脹變形，非常難看，醜惡的猙獰相，讓人覺得可怕。

在這種被催促的情況下，就放一把野火將屍骨燒掉，如此斷送一生，便將屍體埋葬在萬里外的荒山中。以前曾是美貌聰明的女子，一下子就成了灰燼。今日死後所留存的荒涼白骨，變作一堆的泥土，從前的萬般恩愛，到此一切都成空。自古以來的英雄，今日又在何處呢？

在灑下淚雨的時候，使人覺得空虛萬分；在悲傷的氣氛中，讓人心感觸冷颼颼。在夜深人靜時，總聽到鬼哭神號。日子久了，屍骨成了鴉餐雀啄的對象，只留下墓碑石塊，與彌漫的荒草為畔，在綠楊樹上掛著一些毫無意

義的紙錢。到了最後，每個人的下場都是如此。

說到這裡，怎可不清醒呢？大家要張開眼睛，不可以再為俗務埋頭苦幹了。要猛然翻身跳出世俗的迷津，即時撕裂愛情的迷網。不要再向鬼域裡去規劃未來的生活，要知道這個身體上有真人。

不論是男是女，總是要修持；不論是智或是愚，人人都有份。只請人人要迴光返照，就會知道本性原體本來是虛無的。如果一時無法去學道參禪，最起碼要勤持齋勤念佛，捨棄惡念歸於善處。改除往日的惡念，修來世的福報。

改移六賊的不良習性，使成就六神通；遠離八苦的肆虐，使得到八自在。這樣便可以好好替天行道代天宣化，不妨可代替佛來接引人。在大眾面前，要為眾人宣化；回到家中，要為一家人來解說，使得到處都知道要覺悟，教導人人全部不要沉淪。

向上幫助諸佛來轉法輪，向下拔取眾生使離苦海。佛所說的話不相信，還有誰的話可信。不從人道修起，他道是很難修成的。

不要到了死亡那天，造業太多，縱有千佛也無法救得了你。趕快在心的修持上進步吧！時間是不等待人的，每個人要直截了當的承當下來，不要讓此生白白浪費了。」

【又有三台[一]北斗[二]神君。在人頭上。錄人罪惡。奪其紀[三]算。】

❖字句解說：

一、三台：星名，又稱天柱、天階、泰階、三階、三橫、三奇、台階。《晉書・天文志》：「三台六星，兩兩而居，起文昌列抵太微，一曰天柱，三公之位也，在人曰三公，在天曰三台，主開德宣符也。西進文昌二星曰上台，為司命，主壽；次二星曰中台，為司中，主宗室；東二星曰下台，為司祿，主兵。」

二、北斗：共七星，在太微北，以居北而似斗得名，又稱七政星。《隋書・天文志》：「七政星明，其國昌；不明，國殃。斗旁欲多星則安，斗中少星則恐上，天下多訟法者。」

三、紀：稱十二年為一紀。

❖白話解說：

還有三台星和北斗星的主管神君，經常在人的頭上，記錄人所行的罪惡情況，按其事實輕重，給予減算或削紀不等的報應。

❖本文：

此一節。言人之一身。行住坐臥。皆有鬼神鑒察也。三台六星。上台司命[一]。中台司福[二]（一作中）。下台司祿[三]。主人生死壽夭。北斗乃紫極[四]都曹。為天地日月江河海之元。合陰陽木火土金水之德。宣威[五]三界。統御萬靈。斡旋[六]氣運。斟酌[七]死生。人有罪過。錄入惡籍。量度重輕。奪其紀算。紀。十二年也。又管輅[八]曰。南斗[九]注生。北斗注死。凡人受胎。皆從南斗過北斗。若有祈求。宜向北斗。又七真[十]曰。吾每月初三。及二十七日。必一下降。受人醮祭。察人善惡。又業報因緣經曰。七星之氣。常結為一星。在人頭上。去頂三寸。其人為善則光

明。為惡則光暗。大善則光愈著。大惡則光滅沒。人不見而鬼神見之。今日在人頭上。錄罪奪算。詢[十一]非誣矣。

❖字句解說：

一、**司命**：星名，乃文昌的第四星，主壽，有主舉過、行罰、滅不祥，又主死亡。又稱灶君。

二、**司福**：星名，在典籍中稱司中為文昌的第五星，主宗室，又主生。

三、**司祿**：星名，為文昌的第六星，主兵，所以昭德塞違，又主增年延德，又主掌功賞、食料、官爵。

四、**紫極**：星名，借指帝王的宮殿。又道教稱天上仙人的居所為紫極。

五、**宣威**：宣揚威力。

六、**斡旋**：主導操控。

七、**斟酌**：考慮可否而決定去做。

八、**管輅**：三國時魏國平原人，字公明。在八、九歲時，就喜歡仰觀星辰，到成人，對於風角占相之道，無不精微，四十八歲即卒。

九、**南斗**：星名，有星六顆。在北斗星以南，形似斗，故稱。

十、**七真**：道教稱北斗七星為七元解厄星君，並分別賜以貪狼、巨門、祿存、文曲、廉貞、武曲、破軍之名，謂之七真。

十一、**詢**：的確。

❖白話解說：

這一節裡，是在說明人的一身，無論在行住坐臥，都是有鬼神在鑒視考察。三台六星中的上台叫司命，中台叫司神（有叫司中）、下台叫司祿，乃主掌人的生死長壽夭折的事。

北斗乃是紫極星的都曹，為天地日月江河海的根元，聚陰陽二氣及木火土金水五行的盛德，宣揚威信於三界之中，統御著千萬的生靈，掌理整個

氣運，調適生死大事。

世人犯了罪過，就將它記錄在行惡的冊子上，衡量所犯的輕重，奪取其壽命的多寡。紀，就是十二年。

又三國時的管輅說：「南斗星主管生，北斗星主管死。凡是人受胎，都從南斗星注定，然後移過北斗星掌理。如果有所祈求，應向北斗星。」

又七真說：「我們每一個月的初三日，以及二十七日，一定有一星君下降人間，受人祭拜，並鑒察人間的善惡。」

又《業報因緣經》說：「七星的氣團，經常聚結成一星，在人的頭上，離頭頂有三寸。如果這人行善，就現出光明；如果行惡，其光就暗淡。大善人其光愈明亮，大惡人其光就消滅。凡人是看不到，然鬼神卻可看到。」

如今說在人的頭上，記錄罪行，以奪取壽命，的確一點也不假。

❖本文：

唐婁師德[一]。高宗朝。勳隆寵優[二]。一日晨起。忽見星官謂曰。汝曾誤殺二命。罪當奪紀。星光將盡矣。其日隨即神昏。因告人曰。我一生謹慎。只因誤殺二命。今遂早死一紀耳。未幾果卒。張拱辰曰。婁公夙稱明恕。為唐重臣。尚不免於奪紀。況常人造惡多端乎。可不慎哉。

❖字句解說：

一、**婁師德：**唐朝原武（今河南省內）人，考上進士，於上元初為監察御史，以功升為中侍御史兼河源軍司馬。武后時，累官至同平章事，為將相共三十年。

二、**勳隆寵優：**功勞盛大，備受皇上的優厚寵愛。

❖白話解說：

唐朝的婁師德，在唐高宗時，功勳盛大，極受皇上的寵愛。有一天早

上起床，忽然聽到星官告訴他說：「你曾經錯殺了兩條人命，所造之罪要減壽十二年，你的星光就要熄滅了。」

當天隨即就昏昏沉沉，因而告訴他人說：「我一生行事謹慎，只因為誤殺二條人命，所以今世要早死十二年。」過沒多久，果然就死了。

張拱辰說：「婁公平時尚稱英明寬恕，是唐朝的重要大臣，尚且不能免除奪紀的處罰，何況平常人作惡多端呢？能不謹慎嗎？」

【又有三尸[一]神。在人身中。每到庚申日。輒[二]上詣天曹。言人罪過。】

❖字句解說：

一、三尸：道教對人體內三種作祟之神的稱呼，也叫三蟲、三彭、三尸神。唐代段成式《酉陽雜俎・玉格》載：「三尸一日三朝，上尸青姑，伐人眼；中尸白姑，伐人五臟；下尸血姑，伐人胃命。」又據《雲笈七籤》卷一三稱：「上蟲居上丹田（腦宮），名彭倨，色白而青，使人嗜欲癡滯；中蟲住中丹田（明堂），名彭質，色白而黃，使人貪財，好喜怒，濁亂真氣，魂魄失常；下蟲居下丹田（腹胃），名彭矯，色白而黑，使人愛衣服，耽酒好色。」道教認為：三尸作祟，能使人速死，三尸在人身體中，專窺人罪過，每到庚申日，便上白天曹，下訟地府，述人過失。

二、輒：則、即、就的意思。

❖白話解說：

又有三尸神在人的身上，每到了庚申日這一天，就上往天庭，奏明人的罪過。

❖本文：

此一節。言人之一心。幾微[一]萌動[二]。皆有鬼神鑒察也。上尸青姑。名彭踞。居人首。令人多思欲。眼昏髮落。中尸白姑。名彭躓。居人腸。令人嗜食多忘。好作惡事。下尸血姑。名彭蹻。居人足。令人耽色喜殺。肢臟擾動。三尸利人速死。即出作鬼。享受血食。故於庚申日。乘人睡寐。與身中七魄[三]。上詣天曹。言人罪過。所謂心口意語。鬼聞人聲者。三尸其最也。今人不知檢身克己。清心寡欲。而徒恃道家守庚去申[四]之法。為斷絕三尸入告之路。適足自欺耳。抑知念慮苟端。鬼神自當退避。三尸亦何足患哉。程子宵詩曰。不守庚申更不疑。此心常與道相

依。帝天已自知行止。任爾三彭說是非。

❖字句解說：

一、**幾微：**一點點。

二、**萌動：**開始發。

三、**七魄：**即是尸狗、伏矢、雀陰、吞賊、非毒、除穢、臭肺。為人身中的濁鬼，每於月朔、月望、月晦之夕在人身中流蕩遊走，招邪致惡。

四、**守庚申：**道教認為在庚申日應通宵靜坐不眠，清齋修持，可以避免三尸作祟，安定魂魄，亦稱守三尸。《雲笈七籤》卷八二載：「常以庚申日徹夕不眠，下尸交對，斬死不還；復庚申日徹夕不眠，中尸交對，斬死不還；復庚申日徹夕不眠，上尸交對，斬死不還。三尸皆盡，司命削去死籍，著長生錄，上與天人遊。」

❖白話解說：

這一節是在說明人的這一顆心，剛開始起一點點動念時，就有鬼神在鑒察了。

上尸青姑，名叫彭踞，居住在人的頭部，使人多思欲，使眼睛變得昏花頭髮脫落。中尸白姑，名叫彭躓，居住在人的胃腸，令人喜吃東西而善忘，喜歡作壞事。下尸血姑，名叫彭蹻，居住在人的足部，令人耽迷於酒色喜殺戮，使肢體內臟不得安寧。

三尸希望人趕快死，當其魂出竅為鬼，就可以享受血腥的食物。所以趁著庚申日這一天，人類在睡覺的時候，和身中的七魄，一起上天庭，稟告人所犯的罪過。人在心口意語方面所發出的聲音，在鬼神中以三尸神聽得最清楚。

現在的人不知道檢點己身克制己念，使自己保持清心寡慾，只是徒勞於依恃道家所說的「守庚去申」的修煉法，為的是斷絕三尸神進入天庭稟告之路，那恰好只是在欺騙自己而已。要知道念頭思慮如果是端正的，鬼神遇上

時自然就會退避，那還怕三尸神嗎？

宋朝的程子在其所作的《霄詩》說：「不必在庚申日去守通宵，更不必懷疑，只要此心常與真道在一起，上天既然已經知道我們的舉動，管它三尸神去說是非。」

❖本文：

三尸者。即人身中之魂魄[一]也。人有三魂。一曰爽靈。二曰胎光。三曰幽精。常人呼念其名。則魂安身寧。又道德經註云。魂者。氣之神。有清有濁。口鼻之所以呼吸者。呼為陽伸。吸為陰屈也。魄者。精之神。有虛有實。耳目之所以視聽者。視為陽明。聽為陰靈也。陽神日魂。陰神[二]月魄。故至人[三]以魂運魄。眾人以魄攝魂。魂晝寓目。魄夜藏肝。眼不視而魂在肝。耳不聽而精在腎。舌不動而神在心。鼻一（或為不）嗅而魄在肺。四者無漏。則精水神火。魂木魄金。皆聚於意土之

中。謂之和合四家（或為象）。含眼光。凝耳韻[四]。調鼻息。緘[五]舌氣。四大不動。使金木水火土。俱會於中宮。謂之攢簇[六]五行。蓋因魄有精。因精有魂。因魂有神。因神有意。因意有魄。五者運行不已。所以我之偽心。流轉造化。幾億萬歲。未有窮極。是以聖人。於萬物之來。不對之以心。而對之以性。性者。心未萌也。無心則無意。無意則無魄。庶不受生死。輪迴息矣。棲巖許真人曰。常行內觀。遣去三尸。驅（一為驅）除[七]六賊[八]。納氣於丹田[九]。定心於覺海。心定則神寧氣住。精氣神合。三家相行。結成聖胎[十]。清淨（一為靜）經[十一]曰。夫人神好清。而心擾之。人心好靜。而欲牽之。常能遣其欲。而心自靜。澄其心。而神自清。自然六慾不生[十二]。三毒消滅。至於佛經。則曰。以智慧劍。破煩惱賊。以智慧刀。裂煩惱網。以智慧火。燒煩惱薪。諦觀四大本空。煩惱何處著腳。轉三毒為三解脫[十三]。回煩惱為菩提[十四]。如此。則三業清淨。萬德周圓。有何過惡之可言耶。

❖字句解說：

一、**魂魄：**就是人體中的三魂七魄。據《雲笈七籤》卷五四「魂神部」稱：人身有三魂七魄，三魂一名胎光，太清陽和之氣，屬於天；二名爽靈，陰氣之變，屬於五行；三名幽精，陰氣之雜，屬於地。胎光主生命，久居人身則可使人神清氣爽，益壽延年；爽靈主財祿，能使陰氣制陽，使人機謀萬物，勞役百神，生禍若害；幽精主災衰，使人好色嗜欲，溺於穢亂之思，耗損精華，神氣缺少，腎氣不足， 胃五脈不通，旦夕形若屍臥。七魄之名，分別為尸狗、伏矢、雀陰、吞賊、非毒、除穢、臭肺。七魄為人身中之濁鬼，每每於月朔、月望、月晦之夕在人身中流蕩遊走，招邪致惡。

二、**陽神陰神：**陽神即是日魂，陰神即是月魄。《參同契》卷上：「陰陽為度，魂魄所居，陽神日魂，陰神月魄。魂之與魄，互為室宅。」

三、**至人：**聖人。

四、**耳韻：**耳腔。

五、**緘：**閉。

六、攢簇：聚集在一起。讀ㄘㄨㄢˊ ㄘㄨˋ。

七、騙除：應更改為驅除才合文義。

八、六賊：指影響修道的六種不利因素：色、聲、香、味、觸、法。此六種污濁之塵有誘人去善從慾之惡，故名六賊：色為眼之賊，聲為耳之賊，香為鼻之賊，味為舌之賊，觸為身之賊，法為意之賊。

九、丹田：人體中產藥結丹之處。《諸真聖胎神用訣》：「丹田者，生炁之源。一名丹田，二名精路，三名炁海，四名守宮，五名太源，六名神室，七名元藏，八名采寶，九名戊己，十名本根，皆是太和元炁居止之處。」《抱朴子內篇‧地真》：「或在臍下二寸四分下丹田。」

十、聖胎：即煉養成的丹母，又叫真胎、嬰兒、金丹。劉一明《悟真直指》云：「和合四象，攢簇五行，則精氣神凝結，曰三家相見，名曰嬰兒，又曰先天一氣，又曰聖胎，又曰金丹。」

十一、清淨經：古書多為《清靜經》，全名為《太上老君說常清靜妙經》，簡稱《常清靜經》或《清靜經》，約成書於唐代。

十二、六慾：指色、聲、香、味、觸、法等，或指色慾、形貌慾、威儀姿態慾、言語聲音慾、細滑慾、人相慾。

十三、三解脫：又稱三解脫門，即空門、無相門、無願門。

十四、菩提：乃斷絕世間煩惱而成就涅槃的智慧。

❖白話解說：

所謂三尸，就是指人類身體中的三魂七魄而言。人有三魂，第一魂叫爽靈，第二魂叫胎光，第三魂叫幽精。平常人類能呼叫它們的名號，就會使得靈魂安定身體寧靜。

又在《道德經》的註釋說：所謂魂，就是氣的元神，其中有清也有濁。口鼻之所以能呼吸，是靠著陽氣伸張的呼，以及陰氣屈縮的吸，兩者的作用。所謂魄，就是精的元神，其中有虛也有實。耳目之所以能看能聽，是因有陽明的作用而能看，有陰靈的作用而能聽。陽神就是日魂，陰神就是月魄，所以聖人是以日魂來運轉月魄，一般的眾人則是以月魄來控制日魂。

三魂白天寄居在眼睛，七魄晚上則潛藏在肝臟。眼睛不看東西的時候，魂是藏於肝臟而不散；耳不聽聞的時候，精守於腎而不失；舌頭不動的時候，神聚於心而不亂；鼻子不聞味道，魄就在肺部。

這四者只要不往外流露，那麼在五行中屬水的精、屬火的神、屬木的魂、屬金的魄，都會聚集到中土的心意上，這種現象叫做和合四象。含藏眼光而不露，凝聚耳神而不散，調和鼻息而均勻，封閉舌氣而不失，使得金木水火土五氣，都能夠聚會在中宮之處，這叫做攢簇五行。

在一般凡人來說，大概是由魄生精，由精生魂，由魂生神，由神生意，由意生魄，五者一直運行而不能停止，也因此才產生人虛偽的心意，在歷世輪迴的造化中流轉不已，經過了幾億萬年，到今還是沒完沒了。

所以聖人對於外來的萬物，對它們都不起心動念，而只以不動的本性來面對。所謂性，就是在心還未動時的狀態，沒有動心，就不會有意念產生；沒有意念，就不會使魂魄不安，如此大約就不會在生死輪迴當中打滾了。

棲巖的許真人說：「要經常向內觀照自性，隨時去除三尸對本性的破

壞，驅除六賊對本性的戕害。將元氣藏納於丹田之中，定心於覺悟的性海之內。只要心定，精神就會安寧，氣息就會沉穩，精氣神合成一貫，三者相依並行，自然能結成聖胎。

《清靜經》說：「說到人身中的神明是喜歡清淨的，但凡心經常打擾它；人心是喜歡安靜的，但慾望經常牽引它。如果人能經常遣除慾望，心情自然就能安靜；能夠將複雜的心澄清，心神自然就能清淨。當然六慾就不會從心中生起，三毒就會消滅。」

至於在佛經上，就說：要以智慧劍，去破除煩惱賊；要以智慧刀，去割裂煩惱網；要以智慧火，去燒盡煩惱薪。要仔細去觀照地水火風等四大所組成的色身，本來就是空無的，煩惱根本就沒有立足之處，要轉化三毒成為三解脫道，退除煩惱使成為菩提。如此的作為，身口意三業就會清淨，萬德就能周備而圓滿，哪裡有罪過惡行可說呢！

【月晦[一]之日。竈神[二]亦然。】

❖字句解說：

一、月晦：陰曆每月的最後一天。

二、竈神：亦稱竈君，或稱竈王，為中國傳說中主管炊食的神。《竈王經》載：「崑崙山有一老母獨處其中，莫知其由來。妙行真人遂上白天尊，問老母何人。天尊稱其為種火之母，能上統天界，下統五行，達於神明，觀乎二氣，在天則為帝，在人間則為司命，又為北斗七元使者，主人壽命長短、富貴貧賤，掌管人間職祿。又為五帝竈君，掌管人們住宅十二時辰，遍知人間之事，每月朔旦，記人所為善惡及其功德，錄其輕重，夜半時上奏天尊，以定其簿書。」

❖白話解說：

當陰曆每月的最後一天，竈神也會將人間所為的善惡，向天庭稟告。

❖本文：

此一節。言人之一家。靜居處。皆有鬼神鑒察也。月晦。月盡也。竈神。號曰司命。以其司人一家良賤之命也。於人朝夕罪惡。無微不察。月終奏聞陰陽二景。記之黑簿。嗚呼。竈神明察如是。職主奏告又如是。世人行事。但知取快一時。豈復問家有竈神。記其過犯。每到月盡。大小皆奏天曹乎。恐懼修省。一刻不敢懈矣。

❖白話解說：

這一節是在說明每一個人在家中，所在之處，一切的動靜情況，都有鬼神在暗中鑒察著我們。月晦，就是指陰曆的最後一天。竈神，又叫做司命，因其主管一家命運的好壞，對於家人從早到晚所做的罪惡，一點一滴都觀察很仔細，到月底時，將所作的陰陽之惡的情況，向天曹奏報，記錄在黑簿上。嗚呼！竈神對於人間善惡明察到這種地步，祂的職責就是將事實如是呈報給上蒼。

世間上的人在做事情，只知道逞一時之快，哪還有心思再去問家裡有沒有竈神，已經在記錄他所犯的罪過，每到月底的時候，無論大小事情都向天庭奏報。只要自己持著戒慎恐懼的心，好好的修持反省，就無時無刻不敢懈怠了。

❖本文：

淮郡一士。酒醉戲家中一婢。婢頗知恥。固拒得脫。時正月晦。睡至四更[一]。妻忽叫醒云。適見一星。冠皂服[二]神。乘馬奔行。隨帶有文簿。向我指畫而去。不知何說。神威赫赫。不覺驚醒。士人毛骨悚然[三]。不敢明言。但云。定是竈神無疑矣。後將此婢配人。因向婦言曰。汝昔夢竈神。向汝指示者。由我昔曾戲此婢。力拒得免。不意夜間。即有此警。想事雖未行。此心已欺。故為司命所錄耳。向不言者。恐汝見疑。難為此婢。今明言者。一以表此婢之操。一以彰我之過也。

❖字句解說：

一、四更：即晚上十二時到凌晨二時。

二、皂服：黑色的官服，或是竈王爺所穿的衣服。

三、毛骨悚然：驚懼的樣子。

❖白話解說：

淮郡有一讀書人，趁酒醉時戲弄家中的一個婢女，這位婢女頗知羞恥，極力抗拒才得以脫開，當時是陰曆正月的最後一天。

睡到四更天的時候，妻子忽然叫醒他說：「剛才看到一位星神，穿戴如竈王爺的模樣，騎著快馬奔行，隨身帶著記事的文簿，對著我比畫後就離去，不知祂在說些什麼，只覺得神威非常顯赫，我不知不覺就驚醒過來了。」這位讀書人聽了之後，覺得非常害怕，但也不敢明說，只是說：「這一定是竈神沒錯。」

後來這位奴婢已經許配給人，此時才向妻子說：「你以前曾經夢見竈

神，向你指示，乃是因為我曾經戲弄這位婢女，她奮力抗拒才免於我的侮辱。沒有想到在晚上，就有這種警示。想來這事情雖然還沒有做，但此心已自欺，所以就被司命所記錄了。以前不敢說，是怕你有所懷疑，為難這個婢女，如今明說，一來表彰此婢女的節操，二來發露我的罪過。」

❖本文之一：

明嘉靖[一]時。江西俞公。諱[二]都。字良臣。多才博學。十八歲為諸生。每試必高等。年及壯。家貧授徒。與同庠生[三]十餘人。結文昌社。惜字放生。戒淫殺口過。行之有年。前後應試七科。皆不中。生五子。四子病夭。其第三子。甚聰秀。左足底有雙痣。夫婦寶之。八歲戲於里中。遂失去。不知所之。生四女。僅存其一。妻以哭兒女故。兩目皆盲。公潦倒終年。貧窘益甚。自反無大過。慘膺[四]天罰。年四十外。每歲臘月終。自寫黃疏。禱於竈神。求其上達。如是數年。亦無報應。至

四十七歲時。除夕與瞽[五]妻一女夜坐。舉室蕭然[六]。淒涼相弔。忽聞叩門聲。公秉燭視之。見一角巾皂服之士。鬚髮半蒼。長揖[七]就座。口稱姓張。自遠路而歸。聞君家愁歎（一為嘆）。特來相慰。公心異其人。執禮甚恭。因言生平讀書積行。至今功名不遂。妻子不全。衣食不繼。且以歷焚竈疏。為張誦之。張曰。予知君家事久矣。君意惡太重。專務虛名。滿紙怨尤。瀆[八]陳上帝。恐受罰不止此也。公大驚曰。聞冥冥之中。纖善必錄。予誓行善事。恪[九]奉規條久矣。豈盡屬虛名乎。張曰。即如君規條中。惜字一款。君之生徒與知交[十]輩。多用書文舊冊。糊窗裹物。甚至以之拭桌。且藉口曰勿污。而旋焚之。君日日親見。略不戒諭一語。但遇途間字紙。拾歸付火。有何益哉。社中每月放生。君隨班奔逐。因人成事。儻[十一]諸人不舉。君亦浮沈[十二]而已。其實慈悲之念。並未動於中也。且君家蝦蟹之類。亦登於庖。彼獨非生命耶。若口過一節。君語言敏妙。談者常傾倒於君。君彼時出口。心亦自知傷厚。但於朋談慣熟中。隨風訕笑。不能禁止。舌鋒所及。怒觸鬼神。陰惡之註。不知凡

幾。乃猶以簡厚自居。吾誰欺。欺天乎。邪淫雖無實迹。君見人家美子女。必熟視之。心即搖搖不能遣。但無邪緣相湊耳。君自反身當其境。能如魯男子[十三]乎。遂謂終身無邪色。可對天地鬼神。真妄也。此君之規條誓行者。尚然如此。何況其餘。君連歲所焚之疏。悉陳於天。上帝命日遊使者。察君善惡。數年無一實善可記。但於私居獨處中。見君之貪念。淫念。嫉妬念。褊急[十四]念。高己卑人念。憶往期來念。恩讎報復念。憧憧[十五]於胸。不可紀極[十六]。此種種意惡。固結於中。神註已多。天罰日甚。君逃禍不暇。何由祈福哉。

❖字句解說：

一、嘉靖：明世宗的年號。

二、諱：稱已死尊長的名。

三、庠生：舊時府縣學校的生員。〈生員：科舉時代對入學者的統稱。〉

四、膺：受罰。
五、瞽：目盲。
六、蕭然：空寂落破的樣子。
七、長揖：舊時拱手自上至下的敬禮。
八、瀆：冒犯。
九、恪：誠敬。
十、知交：相知的朋友。
十一、儻：假若。
十二、浮沉：隨俗上下。
十三、魯男子：稱不喜好女色的男子。
十四、褊急：度量狹小，性情急躁。褊讀扁。
十五、憧憧：心神不定的樣子。
十六、紀極：終極。

❖白話解說：

明朝世宗嘉靖年間，在江西有一位俞都的人，其字叫良臣，學問好又多才藝，十八歲就考上秀才，每次考試都高分錄取。到了壯年時，因家境貧窮，所以開課授徒以維持家計。和十幾位同學，共同組成一個文昌社，以提倡惜字和放生，戒除淫慾、殺生和口過。

這樣的工作持續了好幾年，前後七次去參加考試，都沒考上。生了五個兒子，死了四個，他的第三子，最為聰慧，左足下生有兩顆痣，夫婦把他當成寶貝。八歲時有一天在鄉里中遊戲，忽然走失了，不知道到哪裡去？生了四個女兒，也只存活了一個。

妻子因失去兒女傷心過度，兩眼都哭瞎了。俞公也整年窮極潦倒，貧窮的窘境愈來愈厲害。自己反省，並沒有犯下大過錯，為什麼會慘遭上天處罰呢？在四十歲以後，每年十二月底，自己就用黃紙寫疏文，向家中的竈神禱告，請求祂轉告上天。就這樣經過好幾年，也沒有任何的反應。

在四十七歲的時候，正好除夕夜和盲妻以及唯一的女兒相對而坐，整個

房裡都很空寂蕭條，唯有淒涼憂愁互相陪伴著。突然聽到敲門的聲音。俞公秉持著蠟燭出去看，看到一位頭戴角巾身穿黑衣服的士人，鬍鬚和頭髮都是半白，行禮後就坐了下來。那人說他姓張，從遠路來要回家，聽到你憂愁又感嘆，特別前來安慰。

俞公心中感覺這人有些異於常人，所以對他特別有禮貌，因而將平生讀書積善行，至今不但功名無望，妻與子還殘缺不全，弄到衣食不繼的窘境，並且將每年在竈君前焚疏文的事情，一一告訴這位張姓士人。

張士人說：「我知道你家中的事情已經很久了，你心意的惡念太重大了。一心務求虛名，滿紙都是怨尤的文章，用這樣冒犯的態度來向上帝陳述，恐怕未來的懲罰還不只這樣。」

俞公聽了非常驚怕說：「聽說在冥冥中，一點點的善事必定會記錄。我發誓要行善事，誠心要奉守規條已經很久了，難道都是虛名嗎？」

張士人說：「即便是如你所守的規條中，惜字這一款項，你的學生和朋友，大多將舊書簿冊，拿來黏貼窗戶及包東西，甚至還用來擦拭桌子。而且

還藉口說，不要污穢字紙，隨即就把它焚燒掉。你每天都親眼看到，但從來不稍加告誡一句。只是在路上看到字紙，就把它撿回家燒毀，這樣有什麼益處呢？

在文昌社每月放生的活動，你根本不用心，只是跟隨別人作作樣子，有時是順勢成事而已。假若他人不主動去做，你也就隨便馬虎了，其實你打從心裡根本就沒有存著慈悲的念頭。而且你家中也經常有蝦蟹之類的動物，下到庖廚中烹煮，難道那些都不是生命嗎？

至於口過這一件事，你說話很敏銳又美妙，與你談話的人，無不受你影響而傾倒於你，這時你一高興，說出口的話你也知道有害於厚道，然而朋友大家已經很熟悉了，所以就口無遮欄的說些訕笑人的話，不能自已。對於話鋒所談及的內容，已經觸怒了鬼神，暗中已將惡語記入黑簿，不知有多少了，而還以單純厚德自居。這騙誰呀！欺騙天嗎？

關於邪淫的事，雖沒有實事的跡象，然你看到他家的美女子，一定會詳細的觀看，內心已經開始動搖，無法消除，只欠沒有邪緣讓你湊合而已。你

自己反省一下，當身歷其境的時候，能夠像魯男子一樣不為美色所動嗎？這樣還說終身沒有對美色起邪念，沒有愧對天地鬼神，真是太虛妄了。

你對發誓要遵行的規條，都已經無法做到，何況其它的呢？你接連幾年所焚奏的疏文，全部都稟陳上帝，上帝也派日遊神來觀察你所行的善惡，這幾年來實在沒有一件善事可以記錄。但從你私下獨處中觀察，卻看到你的貪念、淫念、嫉妒念、心狹急躁念、己傲卑他念、想往事期望將來念、恩仇報復念，這些念頭使人心情不得安寧，沒有比此更甚了。

這種種的惡念，已經堅固的纏結於心中，神明註記已經很多了，上天的處罰一天比一天厲害，你都已經沒機會逃離這些禍害，還有什麼理由祈求上天降福呢？」

❖本文之二：

公驚愕[一]惶悚[二]。伏地流涕曰。君既通幽事。定係尊神。願求救度。張曰。君讀書明禮。亦知慕善為樂。當其聞一善言時。不勝激勸。見一善事時。不勝鼓舞。但旋過旋忘。信根原自不深。恆性是以不固。故平生善言善行。都是敷衍浮沈。何嘗有一事著實。且滿腔意惡。起伏纏綿。猶欲責天美報。如種徧地荊棘。癡癡然望收嘉禾。豈不謬哉。君從今後。凡有貪淫客氣[三]。妄想諸雜念。先具猛力。一切屏除。收拾乾乾淨淨。一箇念頭。只理會善一邊去。若有力量能行的善事。不圖報。不務名。不論大小難易。實實落落。耐心行去。若力量不能行的。亦要勤勤懇懇。使此善意圓滿。第一要忍耐心。第二要永遠心。切不可自惰。切不可自欺。久久行之。自有不測[四]效驗。君家事我。甚見虔潔。特以此意報之。速速勉持。可回天意。言畢。即進公內室。公即起隨之。至竈下。忽不見。方悟為司命之神。因焚香叩謝。即於次日元旦。拜禱天地。誓改前非。實行善事。自別其號曰。淨意道人。誌誓除諸妄也。

初行之日。雜念紛乘。非疑則惰。忽忽時日。依舊浮沈。因於家堂所供觀音大士前。叩頭流血。敬發誓願。善念真純。善力精進。儻有絲粟自寬。永墮地獄。每日清晨。虔誦大慈大悲聖號一百聲。以祈陰相[五]。從此一言一動。一念一時。皆如鬼神在傍。不敢欺肆。凡一切有濟於人。有利於物者。不論事之巨細。身之忙閒。人之知不知。力之繼不繼。皆歡喜行持。委曲成就而後止。隨緣方便。廣植陰功。且以敦倫[六]。勤學。守謙。忍辱。與夫因果報應之言。逢人化導。惟日不足。每月晦日。即計一月所行所言者。就竈神處為疏以告之。持之既熟。則萬善相隨。靜則一念不起。如是三年。年五十歲。乃萬歷[七]（一為曆）二年。甲戌會試[八]。張江陵為首輔[九]。輟闈後。訪於同鄉。為子擇師。人交口薦公。遂聘赴京師。公挈眷以行。張敬公德品。為援例入國學。萬歷（一為曆）四年丙子。附京鄉試[十]。遂登科。次年中進士。一日謁內監[十一]楊公。楊令五子出拜。皆其覓諸四方。為己嗣以娛老者。內一子。年十六。公若熟其貌。問其籍。曰。江右人。小時誤入糧船。猶依稀記姓氏閭里[十二]。公甚

訝之。命脫左足。雙痣宛然[十三]。公大呼曰。是我兒也。楊亦驚愕。即送其子。隨公還寓。公奔告夫人。夫人撫子大慟。血淚迸流。子亦啼。捧母之面而舐其目。其母雙目復明。公悲喜交集。遂不願為官。辭江陵回籍。張高其義[十四]。厚贈而還。公居鄉。為善益力。其子娶妻。連生七子皆育。悉嗣書香[十五]焉。公手書遇竈神。並實行改過事。以訓子孫。身享康壽。八十八歲。人皆以為實行善事。回天之報云。同里後學羅禎記。

❖字句解說：

一、驚愕：倉促驚恐。

二、惶悚：害怕。悚讀聳。

三、客氣：偏激的情緒。

四、不測：料想不到。

五、陰相：暗中幫助。

六、敦倫：使人倫的情誼和睦。

七、萬歷：應為萬曆，乃明神宗年號（西元一五七三年至一六二〇年）

八、會試：科舉時代，各省舉人會集於京師應試，稱為會試。中試者為貢生，經殿試賜出為進士。

九、首輔：明代對首席大學士的習稱。

十、鄉試：科舉時代，每三年各省舉行鄉試一次，錄取者稱為舉人。

十一、內監：即是宦官。

十二、閭里：鄉里。

十三、宛然：非常相似。

十四、高其義：敬重他的義行。

十五、書香：讀書風氣。

❖白話解說：

俞公既急促又害怕，跪伏在地上淚流滿面的說：「你既然通曉幽冥的事

情，一定是位尊貴的神明，希望祈求能救度我。」

張士人說：「你應該是一個讀書明禮的人，也知道勸人為善是樂事。理當聽到一句善言，就要非常奮力去勸人為善；當看到一件善事時，就應當非常歡欣鼓舞去實踐。但你卻過後馬上就忘掉了，信根本來就不深厚，再加上永恆的堅心不夠穩固。所以平生的善言善行，都是敷衍了事漂浮不定，未曾有一件是確實去做的。

而且惡意充滿胸懷，在心中起起伏伏難以忘懷。還想要求上天給予美報，這好像是遍地種下無益的荊棘，卻傻傻的希望有好稻禾的收成。這不是很荒謬嗎？

你從現在開始，凡是有貪淫或偏激不實，以及妄想各種雜念，都先要以勇猛的魄力，將這一切去除掉。

把心地清理得乾乾淨淨，這一個念頭，只理會善的這一邊。如果有餘力可以做其他的善事，不要圖求回報，不要追求虛名，不論大小難易的事，都要落實耐心的去做。假使力量不夠時，也要勤勞而誠懇的去努力，使得善意

能圓滿達成。

第一要有忍耐心，第二要有永遠心，絕對不可自己墮落，絕對不可自我欺騙，如此做去，久而久之，自然有不可預料的效果。你家人事奉我，真是非常虔誠又清潔，所以特別以此相告來回報。要快快勤勉持善，才可以挽回天意。」

話說完後，即時走進俞公的內室，俞公馬上起來隨後跟著，到了竈下，忽然間就不見了，這時才恍然大悟，是司命竈神啊！因而焚香叩謝，隨即於次日元旦祭拜禱告天地，發誓要痛改前非，實際去推行善事，自改名號叫「淨意道人」，立志發誓必定要除去諸妄念。

剛開始施行時，意念非常雜亂，不是起疑心就是懶惰，很快的就過了一些時日，依然沉浮不定。因而在家堂所供奉的觀音菩薩像前，叩首到流血，很敬慎的再發誓願，往後善念務必純真，善力一定精進，假使有些許自我寬諒，永遠墮入地獄。每天早晨，虔誠念誦「南無大慈大悲觀世音菩薩」的聖號一百聲，以祈求暗中幫助。

從此一言一行一舉一動，每一個時刻每一個念頭，都好像有鬼神在旁視一樣，不敢欺瞞放肆。凡是一切有濟於人有利於物的，不論事情的大小，也不論自己有空或沒空，別人知道或不知道，能力能不能繼續，都能保持歡喜心來行持，委曲求全，直到成功而後已。隨各種因緣給予方便，廣泛去培植陰德。

而且以敦倫、勸學、守謙、忍辱四事，再加上論說因果報應的佐證，遇到有緣即以勸化教導，惟恐時間不夠用。在每個月的最後一天，就馬上統計一個月來的所言所行，在竈神的面前作疏書以稟告。如此堅持到已經熟煉後，就覺得只要心一動，萬善就跟著來；只要一靜下來，可使一念都不起。

如此過了三年，俞公年五十歲，剛好是明神宗萬曆二年〈西元一五七四年〉，舉辦甲戌年的會試。張江陵為首輔，在會試完畢後，向同鄉的人打聽，要為兒子選擇一位老師，大家都交相推薦俞公，於是聘任他到京師來，俞公攜家帶眷同行。

張公很敬重俞公的品德，為他引用先例進入國家所設立的大學讀書。在

萬曆四年歲次丙子，就附在京城參加鄉試，於是考上科第，次年考中進士。

有一天去晉見內監楊公公，楊公公命令五個兒子出來拜見，這些都是他從四方找來的，作為自己的後嗣以娛養老年。其中有一個兒子，年十六歲，俞公好像見過他的相貌，問他的籍貫，說是江右人，小時候因誤入糧船走失。好像還稍微記得姓氏和鄉里，俞公甚感驚訝，叫他脫去左足的鞋子，其雙痣很像，俞公乃大聲呼說：「是我的兒子。」

楊公也很驚訝，即時送其子隨著俞公回到寓所。俞公趕緊告訴夫人，夫人撫摸著兒子放聲大哭，血淚一起流出來。兒子也哭啼，捧著母親的臉，用舌頭舐她的眼睛，母親的眼睛即時恢復光明。此時俞公悲喜交集，於是不願當官，辭別張江陵回到原籍地。張公敬重他的義行，以厚禮致贈他回鄉里。

俞公平時在鄉里中，行善更加努力，他的兒子娶妻子，連續生了七個兒子，皆長大成人，全部繼承讀書的風氣。俞公親手寫遇到竈神，以及實行改過遷善的事實，用以訓誡子孫。身體健康長壽，活了八十八歲。人人都以為是實行善事，受到上天的回報。同里的後學羅禎記述。

【凡人有過。大則奪紀。小則奪算。】

❖白話解說：

凡是人造了罪過，較大的罪過，就被削減十二年的壽命；較小的罪過，就被削減一百日的壽命。

❖本文：

此一節。總結上文之意。言人之一生一身。一心一家。處處皆有鬼神。森羅[一]周布。故大小之過。無時可逃鑒察。而奪紀奪算。確乎不爽也。凡人受生。紀算皆記在諸天。太上敕[二]諸神考校。三日一言。十日一奏。百日一結。若修善立功。便可延年。萬一造罪。立見減奪。過有大小。而奪紀算亦殊焉。太上不憚苦口繁言。發明莫見莫顯之義。無非教人慎獨[三]而已。

❖字句解說：

一、森羅：紛然羅列。

二、敕：命令。

三、慎獨：一個人閒居獨處的時候，行為也不能苟且。

❖白話解說：

這一節是總結以上的文義，談論人的一生一身，以及一心一家，到處都有鬼神，很嚴密遍佈的羅列著。所以無論大小的過失，沒有機會可以逃脫鬼神的鑒察。因而奪紀或奪算的事情，是確實而絲毫不爽的。

凡是人到世間出生，增奪紀算的事，都是記錄在諸天的簿冊，太上命令諸天的神明來考察勘校，向上天三天一小報，十天一大奏，每一百天作一次的結算。如果有修善立德的事實，就可以延年益壽；萬一造罪業了，馬上可看到被削減壽命。

所犯的罪過有大小，因而被削減壽數的情況也有所不同。太上老君不怕

辛勞，苦口婆心的一說再說，其意在闡明還未顯見的道理，無非是教人在獨處時，要謹慎而已呀！

❖本文：

明天台王璧如大師。諱立轂。領萬歷（一作曆）丙午鄉薦[一]。授新淦令。幼受殺盜淫妄四戒。後以居官而廢。戊午入覲[二]。舟泊蕪湖[三]。被攝至冥。見殿坐一王。二官側坐。王呼名叱[四]曰。汝命該盡於丙辰八月。所以延至今者。齋戒力也。汝奈何棄之。語畢。命取簿以示。見名下年月皆有註。至丙辰八月輒[五]空之。王覽畢。叩首謝曰。居官。勢不得不爾。王曰。是固然。奈陽算盡何。命驅入獄。即有猙獰[六]鬼來。若捽[七]縛之狀。左官請曰。試取破戒後事稽[八]之。須臾抬兩大箱至。皆令新淦卷案也。凡一束一揭[九]。及平日戲書方寸之紙俱在。皆有氣騰上。青黑赤白不一。命各檢一處。先檢黑與青成聚。次檢白聚。次檢赤聚。聚成青者

隱。黑者縮小如箸[十]。而赤聚赫然獨盛。王傍睨聚中。見所刻金剛經。好生篇。俱在。聚畢。主者聲少和。顧左官曰。是知植德。尚有生理。損其五官[十一]。全其軀命可乎。命獄卒抉去其目。置殿柱上。光炯炯四照。王念目已被抉。安得能視。轉念間。忽然昏暗。宮殿吏卒皆無所覩。第覺[十二]有人拍其背曰。速去。速去。少頃一跌而寤。次日雙目遂瞽。乃棄家修道。後以禪悟。兩目復明。歷遊雲棲博山之門。真參實證。兼行大悲懺法[十三]。再生者十二年。夫人自聖賢而外。無日不在過中。所恃以挽回造化者。惟在能改耳。否則。前因既劣。後業復增。即多福多男。到那一息不來時。惟有業隨身。止見閻王查算之苦。家產可能帶去否。兒女可能替得否。思之思之。

❖字句解說：

一、鄉薦：唐制，應試進士者，由州縣地方官薦舉，故稱為鄉薦，後亦稱鄉試中式為領鄉薦。

二、**入覲**：古時諸侯於秋天入朝晉見天子。覲讀僅。

三、**蕪湖**：在安徽省蕪湖縣西南，因蓄水不深，且多蕪藻而得名。

四、**叱**：讀赤。大聲斥責。

五、**輒**：則，就也。

六、**猙獰**：面貌凶惡的樣子。

七、**捽**：讀足，揪著頭髮。

八、**稽**：考核。

九、**一柬一揭**：一封信一張表。

十、**箸**：讀住，筷子。

十一、**五官**：耳、目、口、鼻、心。或指兩手及口、耳、目。

十二、**第覺**：但覺。

十三、**大悲懺法**：宋代天台宗僧四明知禮編集，又稱出像大悲懺法、大悲心咒懺法、千手千眼大悲心咒行法。持此法，不僅可消災得福，死後可往生西方淨土。

❖白話解說：

明朝天台〈在浙江省東部〉的王璧如大師，名諱叫立轂，於明神宗萬曆三十四年〈西元一六〇六年〉考上鄉試，分發到新淦縣（今江西省內）當縣令。在幼年曾受持殺盜淫妄等四種戒律，後來因當官而廢除不持了。

於明神宗萬曆四十六年〈西元一六一八年〉在入朝晉見皇帝的途中，船停泊在蕪湖，靈魂被引至冥府，看到大殿上坐了一位大王，旁邊站了兩位官吏。大王呼叫他的名字，並斥責他說：「你的生命本應在丙辰年八月就結束了，所以能延長到今天，是從前持齋戒之力所庇蔭，你為何要拋棄呢？」

說完，就命人取出簿冊來看，看到在他的名下，何年何月的狀況都註記得很清楚，到丙辰年〈西元一六一六年〉八月就空下來了。王立轂閱覽完畢後，就向大王叩首稱謝說：「在官場上，實在是不得不如此。」

大王說：「這是當然，但你的陽壽已盡。」即命令手下將他驅使入地獄，就有面目可憎的猙獰鬼來，做出揪頭髮要將他捆綁的樣子。左邊的官吏就請示說：「不妨先拿他破戒之後所做的事跡來考核一下。」

不久，就抬出兩大箱的資料，都是當新淦〈今江西清江東北〉縣令時的案卷。舉凡一封書信一張表格，以及平時所寫著玩的書信，一小片的紙張都在裡面，其上都有氣騰騰上升，有青的有黑的有赤的有白的，不一而足。即命手下將它們分類，先揀出黑的和青的，聚集在一起，再來揀白的聚集在一起，再把赤的聚集在一起。聚成青的這一堆，隱然無物；黑的一堆，縮小到像筷子一樣；而唯獨赤的這一堆，顯然茂盛。

王立轂站在旁邊斜眼看了這一堆，發現從前所刻的《金剛經》及《好生編》都在。看完這一堆後，大王的聲調稍微緩和，看著左邊的官吏說：「他還知道培植道德，還有讓他繼續生存的理由，只要損壞他的五官，保全他的軀體和生命就可以了。」

命令獄卒將他的眼睛挖掉，放置在大殿的柱子上，眼睛炯炯發光照著四方。王立轂想到他的眼睛已被挖去，怎能看到東西，在轉念的剎那間，忽然昏暗，宮殿中的官吏和獄卒都看不見。只覺得有人拍他的背部說：「快出去！快出去！」

不久，一不小心跌倒就醒過來了。第二天雙眼就瞎了，於是離開家去修道。後來因修禪定而悟道，兩眼又恢復光明，遊遍雲棲及博山諸佛寺，真實的去參禪證道，兼行「大悲懺法」，在世間又活了十二年。

談到人，除了聖賢之外，沒有一天沒有犯過，能夠讓我們依恃來挽回造化的，唯有能「改過」而已。否則前因已經造得不好，之後惡業又繼續增加，即便是有再多的福氣再多的子孫，只要一口氣不來時，也只有業力隨身受報而已。不要只看到閻羅王為何要查算得那麼辛苦，要想想看，自己的家產能帶得走嗎?兒女能代替我們受業嗎?好好的去思考吧!

❖本文：

宋符仲信。富而好施。年三十五。病忽危頓[一]。自言至冥。遇故舊數人。呼曰。恩公何為至此。相與拜求一吏。吏曰。此人本合[二]飢寒。以心好施濟。故能白手起家。壽本五十九。以不燒香。睡起遲。今皆削盡。

數人曰。二事小過。何至如是。吏曰。不燒香。即無敬天地之心。睡起晚。即有多淫之意。何謂小過。眾驚顧曰。厚德如符公。尚以此減削。人可自恣哉。未幾卒。夫人生最難得者在壽。而冥中所奪者亦在壽。故太上諄諄[三]言此。所以惕人慎一念之錯。享五福[四]之先也。此太上之慈悲莫大焉。

❖字句解說：

一、頓：昏亂。

二、本合：本來應當。

三、諄諄：教學不厭倦的態度。

四、五福：壽、富、康寧、攸好德、考終命為五福。

❖白話解說：

宋朝的符仲信，家道富有又喜好施捨，到三十五歲這一年，忽然生病生

命垂危，已經有昏亂的現象。

自己說到冥府去，遇到了幾個老相識的人，呼叫他說：「恩公！你為何到此地來呢？」就陪伴他去拜問一位陰吏，陰吏說：「這人本來應當遭受到饑寒，因他喜歡佈施濟助別人，所以能夠白手起家。壽數本來有五十九歲，由於不燒香禮神，又睡得晚起，現今就把他的歲數削減。」

這幾個人說：「這兩件都是小事，為何會遭如此嚴厲的處罰。」陰吏說：「不燒香，就沒有禮敬天地神明的心；睡晚起，就有淫佚過多的現象，這怎可以說是小過失呢？」眾人驚嚇的回顧說：「像符公如此厚德的人，都因此而削減壽命，所以人是不可以使自己太過放肆的。」過不多久就死了。

說到人生最難得的就是壽命，而地府中對為惡者所要削除的也是壽命，因而太上老君誠心而毫不厭倦的告訴我們這些道理，是用來惕勵我們謹慎，不得有一念的差錯，而急於貪求五福的享受，這就是太上莫大的慈悲願望啊！

【其過大小有數百事。欲求長生者。先須避之。】

❖白話解說：

這些過錯，大大小小合計有數百種。想要求得長生不老，就必須先避開這些過錯。

❖本文：

數百事。自非義而動。至死亦及之是也。前曰減奪。教人知所戒也。今曰長生。教人知所慕也。先須避者。非餘人不必避也。謂欲求長生之人。尤當謹戒。雖寸絲塵翳一。亦不可有耳。

❖字句解說：

一、翳：讀意，遮掩不清楚。

❖白話解說：

所謂數百事，是指從「非義而動」起，到「死亦及之」中，所包含的都是。之前說要減奪，是在教導人要知道守戒律；現在說要長生，是在教導人知所仰慕。

先須避者，並不是說其他的項目，人就可以不必避開，只是說想要求長生的人，更是應當要謹慎戒除，雖然只是一點點的凡塵障礙，也是不可以有的。

❖本文：

學道之士。種德為本。在儒為四端[一]百行[二]。在釋為六度[三]萬行[四]。在道為三千功。八百行。皆積善避惡之說也。然欲積善改過。莫先體夫至

道。欲體夫至道。莫若明乎本心。心者道之體也。道者心之用也。人能察心觀性。則圓明之體自現。無為之用自成。不假施功。頓超彼岸。此非心鏡朗然。神珠廓徹。何以使諸相頓離。纖毫不染。心源自在。決定無生者哉。是以明心體道之士。不以身累其性。境亂其真。隨機應物之中。自寓無生之旨。所謂無上至真之妙道也。

❖字句解說：

一、**四端：**指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為仁、義、禮、智之端。語見《孟子．公孫丑篇上》。

二、**行：**各種品行。

三、**六度：**即布施度慳貪、持戒度邪淫、忍辱度瞋恚、精進度懈怠、禪定度散亂、智慧度愚癡。

四、**萬行：**指為達到菩提而於身口意所作的善行為。

❖白話解說：

學道的人，要以積德為根本，在儒家要做到四端百行，在佛家要做到六度萬行，在道家要做滿三千功八百行。這些都是累積善行避開惡行的說法，然而想要積善改過，沒有比體悟至道更重要了，想要體悟至道，不如先光明本心。

心是道的本體，道是心的作用。每個人如果能觀察心性，那麼圓明的本體自然顯現，無為的作用自然成就，不必在藉施捨功德的方式，即時能超越苦海到達涅槃彼岸，這不是心鏡很明朗，神珠很光明透徹的人，那有可能使世間的塵相，頓時離去，一點也不染著，讓心的本源自由自在而達於無生的境界呢？所以已經明心體悟至道的人，是不會因已身作為成為本性的累贅，因身外之境來擾亂他的真性，在隨機應物的當中，仍能本著「無生」的宗旨，這就是所謂的無上至真妙道。

❖本文：

女仙楊正見。登真有日[一]。上帝譴其少時。父母貫錢輸稅。正見不合[二]。擇其圓好者二文私匿之。名曰隱藏官物。更復謫[三]留人間一年。紫虛元君[四]與茅君[五]。同在清虛宮[六]。校勘[七]天下真仙得失之事。頓落者四十七人。復上者纔二人。蓋以抱淫慾之心。行上真之事。不能無過耳。夫匿錢過小。諸仙又功過相準[八]者。尚被譴如此。況率意不避乎。今之求長生者。徒恃藏精伏氣。鍊藥燒丹。便謂真仙可遇。不知此皆外道也。惟修真鍊性。一切妄念。纔萌即覺。纔覺即滅。務令十二時中。淨如明珠。心安而虛。道自來居。延年益壽。理有固然。

❖字句解說：

一、有日：不久。

二、不合：不應當。

三、謫：被貶。

四、紫虛元君：又稱南嶽夫人、魏夫人，亦稱南真。為晉代的女道士，姓魏名華存，字賢安，山東任城人，博覽百家之書，尤精儒學五經，自幼好道，喜讀老莊。死後受封為「紫虛元君上真司命南嶽夫人」，宋元祐年間進封為「高元宸照紫虛元道元君」。

五、茅君：傳說漢朝時在江蘇省句容縣東南的句曲山〈又稱茅山〉修道成仙的茅氏兄弟，兄為茅盈，弟為茅衷、茅固，稱為茅山派三茅祖師。

六、清虛宮：指月宮。

七、校勘：審定。

八、相準：互相抵消。

❖白話解說：

有一位女仙叫楊正見，過不多久就要登仙籍。上帝譴責她在年少的時候，父母親串錢要繳稅，正見不應該從其中揀選二文圓好的錢，私自藏匿起來，這個名叫「隱藏官物」，所以要重新貶留人間一年。

紫虛元君和茅君，共同在清虛宮，審核天下的真仙，其行為的得失，忽然墜落的有四十七人，能重新上榜的才二人。大概是因為心存淫慾的邪心，要達於上真果位的事實，不能說沒有過失。

談到藏匿錢是一件小事，諸仙真所行的功過又可以相抵消，尚且被上帝譴責，何況是故意去做而不避開呢？

如今求長生的人，只是仗恃著修煉「藏精伏氣」的功夫，做做「鍊藥燒丹」的事情，就以為可以遇到真仙而入仙籍，殊不知這些都是外道的作法，不能修成正道。

唯有修鍊好自己的真性，一切的妄念，才開始生發就察覺到，一經察覺就趕快滅除。務必讓自己的本性在十二時辰中，保持清淨如明珠一般。心要安詳而謙虛，真道自然安住心中，可以延年益壽是理所當然的事。

❖本文之一：

明袁了凡改過篇云。春秋諸大夫。見人言動。億[一]而談其禍福。靡不驗者。左國[二]諸記可觀也。大都吉凶之兆。萌乎心。而動乎四體。其過於厚者。常獲福。過於薄者。常近禍。俗眼多翳。謂有未定而不可測者。至誠合天。福之將至。觀其善。而必先知之矣。禍之將至。觀其不善。而必先知之矣。今欲獲福而遠禍。未論行善。先須改過。但改過者。第一要發恥心。思古之聖賢。與我同為丈夫。彼何以百世可師。我何以一身瓦裂[三]。耽染[四]塵情。私行不義。謂人不知。傲然無愧。將日淪於禽獸而不自知矣。世之可羞可恥者。莫大乎此。孟子曰。恥之於人大矣[五]。以其得之則聖賢。失之則禽獸耳。此改過之要機也。第二要發畏心。天地在上。鬼神難欺。吾雖過在隱微。而天地鬼神。實鑒臨[六]之。重則降之百殃。輕則損其現福。吾何可以不懼。不惟是也。閒居[七]之地。指視昭然。吾雖掩之甚密。文之甚巧。而肺肝[八]早露。終難自欺。被人覷破。不值一文矣。能勿懔懔。不惟是也。一息尚存。彌天之惡。猶可悔改。古人

有一生作惡。臨死悔悟。發一善念。遂得善終者。謂一念猛勵。足以滌百年之惡也。譬如千年幽谷。一燈纔照。則千年之暗俱除。故過不論久近。惟以改為貴。但塵世無常。肉身易殞。一息不屬。欲改無由矣。明則千百年。擔負惡名。雖孝子慈孫。不能洗滌。幽則千百劫。沈淪獄報。雖聖賢佛菩薩。不能援引。烏得不畏。第三須發勇心。人不改過。多是因循退縮。吾須奮然振作。不用遲疑。不煩等待。小者如芒刺在肉。速與抉剔。大者如毒蛇齧指。速與斬除。無絲毫凝滯。此風雷[九]之所以為益也。

❖字句解說：

一、億：猜想，預測。

二、左國：書名，是指《左傳》及《國語》。

三、瓦裂：如瓦落地而破碎。

四、耽染：沉迷染著。

五、恥之於人大矣：出自《孟子・盡心上》：「恥之於人大矣，為機

變之巧者，無所用恥焉。不恥不若人，何若人有。」

六、鑒臨：監視並加以審查。

七、閒居：獨處的時候。

八、肺肝：原指肺和肝，此為比喻心的意思。

九、風雷：風雷相疊為益卦。乃風行雷厲，相得益彰的意思。

❖白話解說：

明朝的袁了凡在《改過篇》說：春秋戰國時代，有許多當官的大夫，看其行聽其言，就可以預測一個人的吉凶禍福，沒有不應驗的，這在《左傳》及《國語》二書上可以看得到。

大抵來說，吉凶禍福的徵兆，都是從心生發的，然後傳動到身體四肢。其存心仁厚的，常獲得上天賜福；其過於刻薄的，常接近禍害。平常人的眼睛常無法看清，以為禍福吉凶有一些是不確定而難以預測的。

行事以至誠而合於上天的旨意，福祉就會來臨，這看到他在行善，就

已經可事先知道了。禍害將要來臨，只要看他行不善之事，必定可事先知道了。現今想要獲得福報，遠離禍害，在未談到行善事之前，必先改除過錯。

但要想改過，第一要先發起羞恥之心，思考古代的聖賢，和我同是丈夫，他可以當百世的老師，而我卻身敗名裂。這乃是沉迷染著於塵俗的情慾，私自多行一些不義之事，以為別人不知道，還不知慚愧，一臉驕傲的樣子，這將使自己一天一天沉淪於禽獸的境地而不自知。

世間上可讓人覺得羞恥的事，沒有比這樣更嚴重了。孟子說：「恥對於一個人的人格影響是很大的。」能懂得羞恥的人，能成聖成賢；不懂得羞恥的人，就成了禽獸了，這就是改過的重點所在。

第二要發敬畏的心，把天地放在心上，就知道鬼神是難以欺騙的。我的過失雖然很隱密而微小，但天地鬼神卻時時在監視審查著，嚴重的罪過，就降禍殃懲罰，輕一些的就折損現有的福份，我怎可以不害怕呢？

不只是如此，在私下獨處的時候，鬼神經常很清楚的監視著我們，我雖然掩蓋得很嚴密，修飾得很技巧，然而心意早就外露了。最後是很難自欺

的，當被別人視破的時候，實在是一文不值，自己能不畏懼嗎？

不只是如此，只要存有一些氣息，天大的罪過都是可以改除的。古代有一輩子做壞事，在臨終時懺悔覺悟，心發一善念，因而可得善終。可說是一個念頭能猛然惕勵而覺醒，就足以洗除百年所造的罪惡。就好像是千年幽暗的深谷，只要一盞明燈照射，其千年來的黑暗全部都去除了。

因而過錯不必去論久過或近過，唯有改除最可貴。然而塵世是無常的，肉身是很容易損滅的，只要氣息不在，想要改過也無法去改了。

從世間可見的來說，要擔負千百年的惡名，雖然子孫都很孝慈，也無法替我們洗刷惡名。從幽暗的陰間來說，要經受千百劫的地獄道報應，雖然是聖賢仙佛菩薩慈悲，也無法援助我們，怎可不畏懼呢？

第三要發勇敢的心，人之所以不能改過，大多是因循猶豫而畏事退縮。所以我一定要拿出勇氣來振作，不必要遲疑，不可再等待。要視小過如芒刺在肉一樣，趕快剔除。大過就像毒蛇咬傷指頭，要趕快斬除掉，不能有一點點停滯，這是《周易》上所說風雷所以形為益卦的理由。

❖本文之二：

具是三心。則有過斯改。如春冰遇日。何患不消乎。然人之過。有從事上改者。有從理上改者。有從心上改者。工夫不同。效驗亦異。如前日殺生。今戒不殺。前日怒詈[一]。今戒不怒。此就其事而改之者也。強制於外。其難百倍。且病根終在。東滅西生。非究竟廓然[二]之道也。善改過者。未禁其事。先明其理。如過在殺生。即思曰。上帝好生。物皆戀命[三]。殺彼養己。豈能自安。且彼之殺也。既受屠割。復入鼎鑊[四]。種種痛苦。徹入骨髓。己之養也。珍膏羅列。食過即空。疏食菜羹。儘可充腹。何必戕彼之生。損己之福哉。又思血氣之屬。皆含靈知。既有靈知。皆我一體。縱不能躬修至德。使之尊我親我。豈可日戕物命。使之仇我憾我於無窮也。一思及此。將有對食傷心。不能下咽者矣。如前日好怒。必思曰。人有不及。情所宜矜。悖理相干。於我何與。本無可怒者。又思天下無自是之豪傑。亦無尤人之學問。行有不得。皆己之德未修。感未至也。吾悉以自反。則謗毀之來。皆磨鍊玉成之地。我將歡

然受賜。何怒之有。又聞謗而不怒。雖讒焰薰天。如舉火焚空。終將自息。聞謗而怒。雖巧心力辯。如春蠶作繭。自取纏綿。怒不惟無益。且有害也。其餘種種過惡。皆當據理思之。此理既明。過將自止。

❖字句解說：

一、怒詈：怒罵。

二、廓然：阻滯盡除的樣子。

三、戀：眷念不捨。

四、鼎鑊：烹煮。

❖白話解說：

能具有這三種心，則遇有過失就能改去，這就像春天的冰遇到太陽一樣，還怕不會融化嗎？然而人所犯的過失，有的要從事上去改，有的要從理上去改，有的要從心上去改，所用的工夫不同，所得到的效驗也就不同。

有如前天犯了殺生，今日戒除殺生；前日忿怒的罵人，今天守戒不發怒，這是就事上去改除的。這種從外表強制去改過的方法，它的困難度很高，而且病根還是存在，從東邊滅除，它又從西邊生出來，不是能究竟消除的辦法。

善於改過的人，還未禁止其事態之前，要先明瞭其道理之所在，如果過錯是在殺生，就想說：「上帝有好生之德，萬物都很憐惜生命，殺害牠來養活自己，怎能自安呢？而且牠被殺的時候，既被屠宰分割，又要放入鍋鼎中烹煮。這種種的痛苦，深徹骨髓。自己所吃的營養，珍奇的美食陳列滿桌，吃過就消化一空了。吃蔬菜羹湯也是可以填飽肚子，又何必去戕害牠的生命，來折損自己的福報呢？」

又想到凡是有血氣的動物，都含有靈識知覺，既然有靈知，和我們都是同一種類，縱使自己無法修持使品德高尚，讓牠們來尊敬我們親近我們，怎可每天去戕害物命，使牠們對我們產生無限的仇恨和遺憾呢！一想到此地，就是食物擺在眼前，也會讓我們傷心而咽不下口了。

如前幾天好怒，一定要想到說：「每個人都有想不到的地方，實際上是要多體諒別人，如果有違背道理干擾到我們，這也不必牽扯到我們，本來就不必要發怒。」

又想到天下間沒有自以為是的豪傑，也沒有怨尤他人的學問。如果言行沒有得到好的結果，都是由於自己的德行還未修好，尚不能感動他人，我都要以此來自我反省。如此則毀謗的到來，都是成為讓我們磨鍊成功的地方，我一定要歡喜接受別人的賜教，那還有什麼理由生氣呢？

又聽到讒謗的言語而不發怒，雖然讒言氣燄高張，烏煙滿天飛，就像舉著火把焚燒天空一樣，最後一定是自己息滅。如果聽到毀謗之言就生氣，雖然應用巧妙的心思用力去辯解，到頭來就像是春蠶吐絲作繭自縛，自己拿繩索捆綁自己。生氣不但無一益，而且還有百害。其他種種的過失罪惡，都應當要依據道理來思考，道理一弄清楚，過錯自然就制止了。

❖本文之三：

何謂從心而改。過有千端。惟心所造。吾心不動。過安從生。學者于好色好名好貨好怒。種種罪過。不必逐類尋求。但當一心為善。正念時時現前。邪念自然污染不上。如太陽當空。魍魎[一]潛消。此精一之真傳也。過由心造。亦由心改。如斬毒樹。直斷其根。奚必枝枝而伐。葉葉而摘哉。大抵最上者治心。當下清淨。纔動即覺。覺之即無。苟未能然。須明理以遣之。又未能然。須隨事以禁之。以上事而兼行下功。未為失策。執下而昧上。則拙矣。顧發願改過。明須良朋提醒。幽須鬼神證明。一心懺悔。晝夜不懈。經一七二七。以至一月二月三月。必有效驗。或覺心神恬曠。或覺智慧頓開。或處冗沓[二]而觸念皆通。或遇怨仇而回瞋作喜。或夢吐黑物。或夢往聖先賢。提攜接引。或夢飛步太虛。或夢幢幡寶蓋。種種勝事。皆過消罪滅之象也。然不得執此自高。畫而不進。昔蘧伯玉[三]。當二十歲時。已覺前日之非。而盡改之矣。至二十一歲。乃知前之所改未盡也。及二十二歲。回視二十一歲。猶在夢中。歲

復一歲。遽遽改之。行年五十。而猶知四十九年之非。古人改過之學如此。吾輩身為凡流。過惡蝟積[四]。而回思往事。常若不見其有過者。心粗而眼翳也。然人之過惡深重者。亦有效驗。或心神昏塞。轉頭即忘。或無事而常煩惱。或見君子而赧然[五]消沮。或聞正論而不樂。或施惠而人反怨。或夜夢顛倒。甚則妄言失志。皆作孽之相也。苟一類此。即須奮發。舍舊圖新。幸勿自誤。

❖字句解說：

一、魍魎：古人傳說中，山川裡的木石精靈。

二、冗沓：繁雜。

三、蘧伯玉：春秋時衛國的大夫，年五十而知四十九之非。

四、蝟積：眾多聚集。蝟，讀謂。

五、赧然：慚愧的樣子。赧，讀ㄋㄢˇ。

❖白話解說：

什麼叫做從心而改？過錯有數千種，都是從心所造作，只要我的心定不動，過錯無地可生。學道者對於好色、好名、好貨、好怒，這種種的罪過，不必要一樣樣的去追尋，只要一心向善，正念時時在心中出現，邪念自然無法在心上污染，就像太陽當空的時候，一切魍魎鬼怪之類，都會潛藏消除無蹤的，這就是精一的真傳。

過錯由心所造，理當從心去改，就像斬除毒樹，直接了當的從根部斷除，就不必要從每枝樹枝去砍伐，或從每片樹葉去摘取。大抵最上好的方法，就是從心治起，當下就能清淨。心一動馬上察覺，一經察覺就消失無蹤了。如果還不能，就必須從根本的道理去遣除；如果又再不能，就必須隨著每件事個個去禁止，對於事情的上下內外一起下功夫，才不會失策。如果執著於形而下的現象，而疏忽了形而上的根本，那就太笨拙了。

所以要想發願改過的人，在明的方面，必須借助朋友的提醒；在暗的方面，必須靠鬼神來證明。一心一意去行懺悔，晝夜不能鬆懈，經過一個七

天，兩個七天，以至於一個月兩個月三個月的時間，必然會有效應。

有時會覺得心神恬靜而寬闊；有時會覺得智慧頓時開悟；有時處在紛亂繁雜的環境中，也能一接觸即通達；有時遇到怨恨的仇敵，也能除去瞋恨而得歡喜；有時夢見口吐黑穢的東西；有時夢見往聖先賢，來提拔接引我們；有時夢見飛入天空中；有時夢見幢幡寶蓋聚集的勝象，這種種殊勝的事情，都表示過錯消除罪業已滅的現象。但不可因此而執著自我高傲，畫地自限而不進步。

以前春秋戰國時代，衛國的大夫蘧伯玉，在二十歲的時候，就能察覺前日所犯的過失，而且能全部改掉。到了二十一歲時，知道以前的過失尚未完全改盡。到了二十二歲時，回顧二十一歲，好像對以前的作為如在夢中，未能真切的改過。如此一年又一年，一直在改過，到了五十歲時，還知道四十九歲時犯有過失，古人改過的方法就是如此務實。

我們本身就是凡俗之流，過惡已經聚積很多，回想過去的往事，還經常看不到有過錯，這實在是太粗心，好像眼睛被遮蓋而看不見了。

然而人所犯的罪過，如果太過於深重時，也會有明顯的現象，有時是心神昏沉而蔽塞，一轉頭就忘掉了；有時是沒事時，心中常有煩惱；有時是看到君子，自己感到慚愧而消沉沮喪；有時是聽到正確的理論，心中卻不高興；有時是施捨恩惠給他人，卻遭他人的怨言；有時是夢到顛倒錯亂的情境，更厲害的情形是，胡言亂語失去心志，這些都是造孽的現象。

如果有這一類的情況發生，就要即時發奮圖強，捨棄舊惡而圖謀新的氣象，希望不要自己耽誤了自己。

【是道則進。非道則退。】

❖ 白話解說：

遇到有道理的事，就要向前進取；如遇到沒有道理的事，就要退守本位，不可去做。

❖ 本文：

自此至三百善。實言作善之事。人能身體力行。立有福報者也。道。猶大路也。順天理。合人心。坦平正直。即是道。逆天理。拂[一]人心。荊棘[二]險巇[三]。即非道。二句。一屬遷善。一屬改過。然只一意。退非道而進於是道。統歸一善而已。兩則字喫緊[四]著力[五]。是非在當念辨。進退須即時決也。此處須下斬釘截鐵[六]手段。著不得一毫濡滯[七]。轉念復墮魔關。須時時省察。事事慎修。乃得此意。

❖字句解說：

一、拂：違背。

二、荊棘：逆亂人。

三、險巇：艱險難行。巇讀西。

四、吃緊：緊張。

五、著力：用力。

六、斬釘截鐵：比喻極有決斷力。

七、濡滯：遲留。

❖白話解說：

從此處開始，到「三百善」為止，這段是在實言行善的事。一個人如果能身體力行，馬上就可以得到福報。道，就像是大路。順乎天理，合乎人心，心存坦蕩平等端正直爽，就是「是道」；叛逆天理，違背良心，行於逆亂艱險之路，就是「非道」。

這二句，其一是屬於教人遷善，另一是屬於教人改過。然而這二者都只是同出一個心意，就是要我們退去「非道」而進於「是道」，最後統一歸到一個善而已。這兩則字句的意思，是要在緊急用功處，需要在當下分辨是非，進退必須即時決定的時候，此地就要拿出決斷的魄力，絕對不能讓我們有一點點的遲疑猶豫，在轉念的瞬間，一不小心就會回復墮落於邪魔的關卡裡。所以提醒我們，必須要時時省察，事事要謹慎修持，才能真正體會此中的真義。

❖本文：

此道。即天命謂性[一]。率性謂道之道。日用之間。語默動靜。無處不是。只要知之真而行之勇。古德[二]云。大道不離目前。要且目前難睹。欲識大道真體。不離聲色言語。道德經[三]曰。上士聞道[四]。勤而行之。內觀經[五]曰。知道易。信道難。信道易。行道難。華嚴經[六]曰。信為道元功德

母。長養一切諸善根。斷除疑網出愛河。開示涅槃[七]無上道。蓋道體人人具足。雖在萬欲沈溺之中。若肯一念回光。其真非真是。自然毫釐瞞昧不得。所謂天理不息之體也。擴而充之。萬劫千生。不遭墮落矣。知行合一。入聖無難。信哉。

❖字句解說：

一、天命謂性：《禮記・中庸》：「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

二、古德：佛教徒稱其先輩為古德。

三、道德經：書名，又稱《老子》，為春秋時李耳所撰，倡言道德的真義，凡五千餘言，為道家的基本經典。

四、上士聞道：《道德經・四十一章》：「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大笑之。」

五、內觀經：書名，全名為《太上老君內觀經》，約出於隋唐之際，在

唐朝張萬福的《傳授三洞經戒法籙略說》已經引用此經，內容在說明內觀靜心之法。

六、華嚴經：全名為《大方廣佛華嚴經》，大方廣為所證之法，佛為能證之人，證得大方廣理之佛，華嚴是喻此佛者，因位之萬行如華，以此華莊嚴果地，故稱華嚴。

七、涅槃：超越生死的悟界，為佛教終極的實踐目的。

❖白話解說：

這道就是《中庸》所說的「上天所賦予人的明命叫做性，按此性坦然行去叫做道」的道。在平日所接觸的當中，無論是說話或沉默或是動或是靜，到處都是道的表現，只是要知道得很真實，而且實行得很勇猛。

古德說：「大道沒有離開眼前，重要的是雖在眼前卻看不到祂的真相。想認識大道的真正體貌，沒有離開當下的聲色言語。」老子在《道德經》說：「真正的上士，一聽到大道，就馬上勤勉去行。」在《內觀經》說：「

要知大道很容易，但要信大道很困難；信大道很容易，但要行大道很困難。」在《華嚴經》說：「信是大道的根源，生發功德之母。可以長養一切的諸善根，斷除疑惑的迷網，出離愛河的沉溺，啟開示現超生了死的無上至道。」

大抵道體在人人的身上都具足，雖然沉溺在諸多慾念當中，假若我們肯有一念回光返照，在真實與非真實之間，自然沒有一點點可以瞞昧的，這就是所謂的天理流行不息的本體。由此處往外擴充，雖經千生萬劫之久，也不會遭到墮落的命運。如此知和行能合而為一，要進入聖域，一點也不困難，這是可以確信的。

❖ 本文：

昔有田夫。曾被虎傷。有人談虎傷人。眾皆驚。獨田夫色變異常。

夫虎能傷人。人莫不知。然未親歷。故止一驚。田夫身受其苦。故色

變。人之於非道猶為者。亦是不曾真知。若真知。決不為矣。今人日夕昏昏。只如夢囈[一]。唯瞬存息養。此心惺惺[二]。一點靈光。常寂常照。雖有塵緣起滅。本體自如。方是通乎晝夜皆知之道。自無非道惑亂得他。

❖字句解說：

一、夢囈：說夢話。

二、惺惺：清醒。

❖白話解說：

以前有一位農夫，曾經被老虎所傷害。有一個人談到老虎傷害人的事跡，眾人都害怕，唯獨農夫臉色變得很難看。說到老虎傷人，大家都知道，但沒有親身經歷，所以只是害怕。農夫因深受其傷害之苦，所以臉色大變。人類對於「非道」還是去做的原因，也是未曾真正知道，若真正知道，絕對不會去做。

現在的人整天昏昏沉沉，只是像在說夢話。所以唯有在瞬息之間，在存心養性上，要經常保持這顆心的清醒。這本性所發出的一點靈光，經常是寂靜又光明照耀的。雖然外界有塵緣的起滅現象，本來的性體能保持如如不動，這才是真正通達日夜都知的真道，自然就沒有「非道」的事情，可以來迷惑擾亂他了。

❖本文：

宋趙清獻公。每夜焚香告天。人問之。公曰。吾自少來。晝有所為。夜必拜告上帝。不敢告者。不敢為也。

❖白話解說：

宋朝的趙清獻，每天晚上都焚香向上天祝告。有人問他，趙公說：「我自從年少以來，白天所做的行為，晚上必定向上帝禮拜稟告。不敢稟告的事，就不敢去做。」

❖本文：

張其蘊。潛心[一]理學[二]。篤志[三]孝友。一言一行。動遵禮法。稍失誤。即痛責悔改。終夜不寐。父母沒。每遇生時喜食物。對之恆掩泣。夫婦相敬如賓。終身不二色。居家嚴肅。雖燕居獨處。無惰容。見子弟。必勤勤勸導。使其有成。親黨有急難。己力不能周。必多方轉乞營救。事成怡然。否則愁歎（一為嘆）不已。晚年益精進。每言曰。我家自高祖[四]觀心公。以孝友開基。世守忠厚。我性拙。不能事生產。以貽子孫。止求弗墮家聲。保全一片心田。留與後人耕種而已。

❖字句解說：

一、潛心：心靜而專注。

二、理學：即是性理之學。宋儒釋經，重疏義理，因稱為理學；又因其兼談性命，故或稱性理學、道學；為別於漢學，又稱宋學。

三、篤志：立志不變。

四、高祖：祖父的祖父。

❖白話解說：

有一位張其蘊，專心研究宋朝的理學，立志孝順父母友愛親朋。對於自己的一言一行，動則遵照禮儀制度，只要有些許的失誤，就痛切的責備自己促使悔改，整夜不睡覺。父母親死後，每看到父母親在世時喜歡吃的食物，經常對食物掩面哭泣。夫妻互相敬重，像對待賓客一樣，終身沒有淫染第二個女人。

平時在家對自己要求很嚴謹，雖然在單獨閒暇之時，也沒有懶惰的樣子。看到晚輩的子弟，一定勤加勸導，使其能夠成功。遇到親朋鄉黨有急難，自己的能力無法周濟他們的時候，一定多方輾轉乞求來營救，事情完成了就很高興，否則就愁眉苦臉感嘆不已，晚年更加精進。

經常對人說：「我家自從高祖父觀心公這一代開始，就以力行孝友開始奠立基礎，歷世持守忠厚。我的本性笨拙，不能從事生產，以遺留給子孫，

只是要求不要敗壞我家的聲譽，保全一片良好的心田，留給後代的子孫去耕種而已。

❖本文：

後漢管寧[一]。嘗與華歆[二]鋤地得金。寧不視。歆捉而擲之。會世亂。寧避地遼東。公孫度[三]禮之。不就。因山為室。人多從之。鄰牛壞田。寧牽至荒處看牧。牛主慚謝。所居漸廣。寧於是講詩書。陳俎豆[四]。明禮遜。非學者。無見也。風行遼東。民化其德。每見度。語惟道德。不涉世務。度安其賢。在遼三十七年。以朝命浮海而還。風濤大作。舟人呼天懺罪。寧曰。嘗一朝科頭[五]。三晨宴（一為晏）[六]起。一次不冠如廁。過必在此耳。同行諸舟盡沒。寧舟得濟。歸授大（一為太）中大夫[七]。不受。華歆以太尉讓。亦辭。卒年八十四。所坐木榻[八]。著膝處皆穿。以五十年未嘗箕股[九]也。姻鄰有窮者。家不盈擔石[十]。必分贍[十一]救之。與

子言孝。與弟言悌。與臣言忠。貌恭言順。能因事以導人於善。慚者無不化焉。今人試思二六時中。家眾拂意。可生煩惱否。安居飽暖。可生淫慾否。生計清淡。可生營殖否。道侶離索[十二]。可生昏惰否。懷居[十三]意重。莫念田舍否。見人富貴。莫念光榮否。自己貧賤。莫念奔競否。有一於此。皆足退道心。而入非理。不可忽也。故省身者。學之實。知非者。道之進。

❖字句解說：

一、**管寧**：三國時代魏國的朱虛（今山東臨朐東南）人，與平原的華歆是同學。黃巾之亂，到遼東往見太守公孫度，都談一些經典，不談世事。魏文帝時徵為太中大夫，魏明帝時以為光祿勳，都辭去不受。

二、**華歆**：三國時代魏國的高唐人，年輕時與邴原、管寧相好，時稱一龍，歆為龍頭，寧為龍腹，原為龍尾。魏明帝時封為博陰侯，後轉太尉。

三、**公孫度**：後漢襄平人，自立為遼東侯，平州牧，曹操表度為永寧

鄉侯。

四、俎豆：俎和豆都是古代祭祀時，用來盛祭品的禮器。

五、科頭：不戴冠。

六、宴起：應為晏起，晚起床是也。

七、大中大夫：應為太中大夫，古代官名，職掌議論。

八、榻：狹長的床。

九、箕股：張開腳坐著。

十、擔石：容量一石或重量一 斤稱一擔。

十一、贍：供給。

十二、離索：離群索居。

十三、懷居：懷念故居。

❖白話解說：

後漢的管寧，曾經和華歆一起鋤地時，得到金子，管寧連看都不看，華

歆把它拿起來丟掉。恰巧遇到動亂，管寧到遼東避難，公孫度對他很禮遇，想請他當官，他不去。開闢山洞當室而居，很多人來追隨他。

有一次鄰居的牛踏壞他的田地，管寧將牛牽到野外放牧，牛的主人感到慚愧並很感激他。他所居住的地方漸漸有人聚居而廣闊，於是就教他們讀詩書，以及祭拜的禮儀，使他們能知禮謙遜。

不是來學習的，一律不接見，這風氣遍及遼東一帶，人們受其德澤的感化。每次與公孫度見面，只談道德的事情，不牽涉世俗的事務，公孫度很稱讚他的賢德。

在遼東共有三十七年，後因朝廷召命乘船過海回家，在途中海風大作浪濤洶湧，船上的人呼天搶地各懺其罪。管寧說：「我曾經一天早起沒戴冠，三個早晨晚起來，有一次上廁所沒戴帽子，過錯一定在這地方。」同行的船都沉沒了，只有管寧的船得以安全渡過。

回來後授予太中大夫，他沒接受，華歆把太尉的官位讓給他，他也辭掉，死時是八十四歲。他所坐的木床，碰到膝蓋的地方都有破損，這是因他

五十年來未曾張開腿坐著的原故。

姻親或鄰居有貧窮的人，家中食物不夠吃用的，一定分給食物來救濟他們。和子女在一起就談孝順，和兄弟在一起就談悌道，和臣子在一起就談忠道。形貌謙恭言語和順，能借事來勸導人向善，因而感到慚愧的人，沒有不受感化的。

現今的人回想一下，在每天的二十四小時中，如有家人違逆道理時，是否會生煩惱呢？在生活安定衣食飽暖時，是否生出淫慾心呢？在生計不夠花用的時候，是否想辦法經營生產呢？身為道士僧侶離群索居的時候，是否生出昏沉怠惰的心呢？居處舒適滿足現況的時候，是否能不貪戀田宅家產呢？看到人家富貴的時候，是否不去嫉妒他人的光榮呢？自己處於貧賤的時候，是否不執念於拚命競爭呢？如果有其中任何一項，都足以使心退道，而進入非理性的境地，這是不可疏忽的事。所以說反省自身，才能使學道踏實；知道所為不是，才能使學道進步。

【不履邪徑。不欺暗室。】

❖白話解說：

不走邪惡的路，不在陰暗處欺詐人。

❖本文：

履。身之所蹈[一]。與意之所及皆是。邪徑。指至微而易忽者。謂一事一念之邪僻[二]也。欺。謂明知故犯。暗室。人所不見不聞之處。善惡初分之界也。不履邪徑者。從心源上打點得堂堂正正。雖一毫邪路。所關甚微。到此斷然不走。則大者可知。不欺暗室者。從心源上打掃得光光明明。雖屋漏[三]獨知。其機至隱。當此斷然不苟。則顯者可知。能如是。然後積德累功。種種諸善。一以貫之矣。

❖字句解說：

一、蹈：履行。

二、邪僻：不合正道。

三、屋漏：房間的深暗處。

❖白話解說：

所謂履，就是親身所實踐，以及心意所思及的地方都是。所謂邪徑，就是指非常微細而且容易疏忽的地方，所謂的一件事或一個念頭，有不合正道的地方都是。欺，就是明知故犯的意思。暗室，是人所不能見到聽到的地方，善與惡開始要分辨時的界限。

不履邪徑的意思，是從一個人的心源上開始就要堂堂正正，雖然只是一點點的邪路，所關係到的非常微小，在此也要絕斷，讓它走不通，那大的邪惡當然可知，是無所展現了。

不欺暗室的意思，是要從心頭處掃除得乾乾淨淨，雖然是在房間深暗

處，只有自己知道，其機關非常隱密，也當斷然消除，不可苟且讓邪念存在，那顯明的邪念，當然可知，是不可能存在的。

能夠做到這樣的地步，然後再去積德累功，以及種種的諸善事，這是可以一氣貫徹下來的。

❖本文：

福以酬德。稍有求之之心。即邪徑也。故當為子孫造福。不當為子孫求福。謹家規。崇儉樸。訓耕讀。積陰德。此造福也。廣田宅。結姻援。爭什一[一]。鬻[二]功名。此求福也。造福者。淡而長。求福者。濃而短。名以賓實[三]。稍有市之之心。即邪徑也。故當為此生惜名。不當為此生市名[四]。敦[五]詩書。尚氣節。慎取與。謹威儀。此惜名也。競標榜[六]。邀權貴。鶩[七]矯激[八]。習模稜[九]。此市名也。惜名者。靜而休。市名者。躁而拙。財以養生。稍有暴之之心。即邪徑也。故當為一家用財。不當為一

家暴財。濟宗黨。廣束修[十]。救荒儉。助義舉。此用財也。靡宮苑。教歌舞。奢讌會[十一]。聚寶玩。此暴財也。用財者。損而盈。暴財者。滿而絀[十二]。身為家主。稍有私之之心。即邪徑也。故當為天下修身。不當為天下私身。省嗜欲。減思慮。戒忿怒。節飲食。此修身也。規利害。避勞怨。營窟宅。守妻子。此私身也。修身者。嗇[十三]而大。私身者。羶[十四]而細。

❖字句解說：

一、什一：十分之一，十分稅一。

二、鬻：讀玉，生養或出賣。

三、賓實：名稱和實際。

四、市名：乃沽名釣譽或求取名聲。

五、敦：修治使厚。

六、標榜：表揚稱讚。

七、騖：放縱的追求。
八、矯激：違逆常情。
九、模稜：意見或語言含糊不定。
十、束修：聘請教師的聘金。
十一、讌會：親朋宴飲的集會。讌，讀厭。
十二、絀：不足。
十三、嗇：節省。
十四、羶：羊身上所發出來的臊味，比喻很富足。

❖白話解說：

福氣是德行的酬報，如稍有些許貪求的心，就是邪徑了。所以應當為子孫來造福，不應當為子孫求福。謹守家規，崇尚儉樸的美德，訓誡要耕種讀書，廣積陰德，這就是造福。如果廣置田產，結合權勢姻緣，在什一稅制上爭奪，出賣功名，這就是求福。為子孫造福，雖然淡然卻可長久；為子孫求

福，雖可聚至卻很短暫。

做事要名副其實，如果稍有貪求名譽的心，就是邪徑。所以應當為此生愛惜名譽，不要為此生出賣名聲。敦勵於研習詩書，高尚氣質節操，戒慎於取得付與，慎重於威嚴禮儀，這就是惜名。如果競相表揚稱讚，邀約權勢富貴，放縱違逆常情，薰習模稜兩可，這就是「市名」。愛惜名譽的人，心中平靜而安詳；沽名釣譽的人，心中急躁而笨拙。

財貨是用來養育生命，如果稍有些許愛現的心，就是邪徑。所以應當為了一家的生計而用財，不應當為一家的奢靡而顯財。濟助宗親鄉黨，廣泛延聘師資教育學童，救濟災荒貧窮，幫助義舉善行，這是用財。如果奢靡裝飾宮苑，教導靡歌豔舞，奢侈親朋宴會，聚集珍寶古玩，這就是暴財了。會應用財物的人，目前雖損少，將來必定豐盈；會暴顯財物的人，目前雖豐滿，將來必定拮据。

身為一家的主人，如果稍有一點點偏私的心，就是邪徑。所以應當為了平天下的大任而修養其身，不應當為了佔有天下而自私其身。省除嗜好慾

望，減少妄思邪慮，戒除忿恨瞋怒，節制暴飲暴食，這就是修身。如果巧奪利慾損害，避開任勞任怨，營求宅室華麗，私守嬌妻兒女，這就是自私其身。修養身心的人，雖節省但會越壯大；自私其身的人，雖奢氣十足但會縮小。

❖本文：

翊聖真君[一]戒張守真[二]曰。如能節身守正。不欺方寸。自然默符天理。關聖帝君[三]曰。人之有心。如天之有日。光明洞照。纖悉無私。陸象山[四]曰。人惟一心。起為念慮。念慮之正否。只在頃刻間。若一念之不正。頃刻而知之。即可以正。念慮之正者。頃刻而失之。即是不正。此皆在人一心。書云。唯聖罔念作狂。唯狂克念作聖[五]。千古聖賢。不過察諸一念之微。天地鬼神。多於此處勘人善惡。人能於此俯仰無愧。衾影無慚[六]。又何暗室之可欺乎。

❖ 字句解說：

一、翊聖真君：即是翊聖保德真君，為宋代始奉，四聖真君之一。據《翊聖保德傳》：宋建隆之初，周至縣民張守真遊終南山所遇真君，降言曰：「吾乃高天大聖玉帝輔臣，蓋遵符命，降衛宋朝社稷，來定遐長基業。」

二、張守真：宋太宗端拱年間的人，賜紫金魚袋，號崇玄大師，為陝西盩厔太平宮主，第三十二代天師。

三、關聖帝君：即是關羽，又稱蕩魔真君、伏魔大帝，為道教奉為護法四天神之一。俗稱關公、關帝、關老爺。乃是三國時蜀國的名將，字雲長，河東解良（今山西省內）人。

四、陸象山：即是陸九淵，宋朝金谿（今江西省內）人，乾道年間進士，歷國子正教。居貴溪之象山，自號象山翁，學者稱象山先生，其學以尊德性為主。

五、唯聖罔念作狂：《書・多方》：「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就是說如果聖人沒有正念就是狂人，如果狂人能克制私慾就是聖人。

六、衾影無慚：暗中不作虧心事。衾，讀欽。

❖ 白話解說：

翊聖真君告誡張守真說：「如果能夠潔愛己身守正不阿，不欺騙內心，自然暗中契合天理。」

關聖帝君說：「世人有心，就像天上有日一樣，光明洞徹的遍地照射，一點也沒有私心。」

宋朝的陸象山說：「人只是一個心，一起動就成念慮，念慮是否正確，只是在頃刻之間辨別。如果這一個念頭不正，馬上知道了，即時就可以改正。如果正確的念慮，在剎那間失去準則，就是不正確了，都是存在人的這顆心。」

《書經・多方篇》說：「如果聖人沒有守善的念頭，就是狂人；如果狂人能念念守善，即是聖人。」

千古以來的聖賢，只不過是觀察自己微細的念頭；天地間的鬼神，也都

是在此地勘察人的善惡念。人類能在此心，使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地，暗中也不作虧心事，如此的行為，又怎麼會在陰暗處欺騙人呢？

❖本文：

王梅溪不欺詩曰。室明室暗兩奚疑。方寸常存不可欺。莫問天高鬼神惡。要須先畏自家知。竹根老人畏說曰。大凡人心。不可不知所畏。畏心之存亡。善惡之所由判也。是以君子內則畏父母。外則畏師友。仰則畏天。俯則畏人。唯心有所畏。是故非禮不敢為。非義不敢動。一念有愧。則心為之震悼[一]。一事有差。則顏為之忸怩[二]。戰兢自持。日寡其過而不自知。其入於君子之域矣。

❖字句解說：

一、震悼：震愕悲悼。

二、忸怩：慚愧難為情的樣子。

❖白話解說：

王梅溪的《不欺詩》說：「不論在明室或暗室都不必懷疑，只要心中常存不欺人的念頭。也不用問高高上天的鬼神有多凶惡，只須要先畏懼自家的良知。」

竹根老人的《畏說》說：「大概人心，不可以不知道所要畏懼的是什麼，害怕良心的存亡，那善惡的念頭從此地分判的。」

所以君子在家就要敬畏父母，出外就要敬畏師友；上仰就要敬畏天，下俯就要敬畏人。唯有心知所敬畏，所以非禮之事不敢作，非義之事不敢亂動。只要心念有所羞愧，則內心為之震愕悲悼；只要行事有所差錯，則臉上為之難為情。能如此戰戰兢兢自我堅持，每天過錯逐漸減少而不自知，這就是進入君子的境域了。

❖本文：

宋劉安世[一]。年既老。名益重。梁師成[二]用事[三]。能生死人。心服其賢。令人啖[四]以大用。因勸為子孫計。安世笑曰。吾為子孫。不至是矣。廢斥三十年。未嘗有一點墨。與當朝權貴。吾欲為元祐[五]完人[六]。見司馬光於地下。不可破戒也。還其書。不答。

❖字句解說：

一、**劉安世**：宋朝進士，從學於司馬光，司馬光當宰相時，推薦他當祕書省正字，後升為諫議大夫，因論事剛直，人人敬畏，視他為殿上虎。

二、**梁師成**：宋朝的宦官，為人慧黠，習於文法，粗知書，政和年間甚見貴幸，所以竄名至進士籍中，官至太尉，顯赫一時。

三、**用事**：當權。

四、**啖**：誘使別人聽從自己。

五、**元祐**：宋哲宗的年號。

六、完人：人格完整，道德學問毫無缺點的人。

❖白話解說：

宋朝的劉安世，年紀老了，名氣越大。在梁師成當權的時候，操有生殺大權。他很佩服安世的賢能，所以派人去勸誘，想重用他，並勸他要為子孫著想。

安世笑著說：「我為了子孫，還不至於這樣做。如今已被廢斥三十年，不曾有任何筆墨與當朝的權貴來往。我只想保持元祐時那種人格的完美，將來有臉見司馬光於地下，所以不可破戒。」於是退還其書信，不再作答。

❖本文：

明董公樸[一]。家居。適楚[二]使者。公門生也。先時。所擬經題寄公。公火之。不以示子。子後中式。

❖字句解說：

一、董樸：明朝麻城（今河北省內）人，成化年間的進士，授行人，後知重慶府，歷參政，所至皆稱廉。

二、楚：指今湖北省。

❖白話解說：

明朝的董樸，在家閒居的時候，恰好遇到派遣到湖北的人，是他的學生。在此之前，曾將自己所擬定的試題，密封寄給董公，董公非常生氣，不將試題給兒子看，後來其子也考上科舉。

❖本文：

明楊[一]尚書[二]翥。吳縣人。夢遊園林。食其二李。覺而自訟[三]曰。是我平日義利不明。故至此。不食者累日。

❖字句解說：

一、楊翥：明朝吳縣（今江蘇省內）人，宣宗時授檢討，累官至禮部尚書。

二、尚書：舊官名，秦朝時所置，隸屬於少府，漢代始以大臣統領，其後職位日高，總掌機衡，明清時為各部的首長。

三、訟：責備。

❖白話解說：

明朝的尚書楊翥，是江蘇吳縣人，晚上夢見自己到園林去遊賞，摘了兩個李子吃，覺得很內疚而責備自己說：「這是我平時義與利沒有分清楚，才

會有這夢境產生。」於是好幾天不吃東西。

❖本文：

昔有八歲沙彌[一]妙顏。已足羅漢神通。飛入王宮。后欲抱之。妙顏謂曰。且止。且卻。不宜身近沙門[二]。后曰。卿幼如吾子。身雖抱之。亦何不可。妙顏答曰。近情喻之。如夫人教。但情從微起。猶一星之火。能燒萬里之野。譬涓滴之水。能穿泰山之石。事皆由漸。以少致多。以小成大。故智者遠嫌避疑。消萌杜漸也。

❖字句解說：

一、**沙彌**：本來是息慈的意思，謂息世染之情，以慈濟眾生，後專用為出家者的稱呼。通常指年齡在七歲以上，未滿二十歲之出家男子。

二、**沙門**：出家修道者的總名，本是息心淨志，勤於修息煩惱之義。

❖白話解說：

以前有一位八歲的出家人叫做妙顏，已經具足阿羅漢果的神通，飛進了皇宮，皇后想要抱他。妙顏就對她說：「請暫停，請暫退後。身體接近出家人是不適宜的。」皇后說：「你還年幼，就如同我的小孩一樣，有什麼不可以的？」

妙顏回答說：「從近人情世故來說，誠如皇后所說沒錯。但俗情都是從微小處昇起，好像一星點的火苗，能夠延燒萬里的遍野；又如一滴一滴的水，能夠穿透泰山的巨石。事情都是由漸而起，因少累積多，因小累成大。所以有智慧的人，遠避嫌疑的發生，消除起念，以防微杜漸。

❖本文：

漢楊震[一]。為東萊守。道經昌邑[二]。邑令王密。故所舉茂才[三]。暮夜以金投謁。震卻之。密曰。暮夜無知者。震曰。天知。地知。子知。我

知。何謂無知。密慚而退。震位至三公[四]。

❖字句解說：

一、楊震：後漢楊寶之子，自少好學，明經博覽，諸儒稱為關西孔子，年五十始舉茂才，四遷荊州刺史，東萊太守，延光初年為太尉。

二、昌邑：一在江西永修縣北六十里。一在山東巨野縣南。

三、茂才：秀才。

四、三公：東漢以太尉、司徒、司空為三公。

❖白話解說：

東漢的楊震，當東萊郡的太守，在路經昌邑縣的時候，昌邑的縣令王密，是以前楊震所推舉的秀才。晚上帶了金錢來晉見，楊震推卻了。王密說：「夜深了，沒有人知道的。」楊震說：「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怎麼可以說沒人知道呢？」王密覺得慚愧就退出了。後來，楊震一直

高升至三公。

❖本文：

何澄善醫。有孫某。病久不愈。召澄數次。其妻引澄密說。良人[一]久病。典賣將盡。願以此身酬藥之價。澄正色曰。娘子何為言此。但安心勿憂。當為救療。苟以此相污。不惟使我永為小人。娘子亦失大節。縱免人責。天譴難逃。澄後夢至一署。神曰。汝行醫有功。且不於艱急中亂人婦女。上帝賜汝一官。錢五萬貫。未幾。東宮[二]病。訪醫得澄。一藥而愈。賜官賜錢。俱如其數。

❖字句解說：

一、良人：夫人稱丈夫。

二、東宮：古時太子所居住的地方，後稱太子為東宮。

❖白話解說：

有一位何澄，善於醫病，有一孫某人，病了很久還沒有痊癒，延請何澄來看診了好幾次。有一次孫妻向何澄暗中說：「我家丈夫病了很久，已經將家中可典當的東西都花光了，我願意以自身來陪侍你，作為醫藥的酬價。」

何澄嚴正的告訴她：「娘子為何要這樣說呢？只要安心不要心煩，我會盡力來救助醫療，如果我因此而沾污了妳，不只是讓我成為永遠的小人，娘子妳也失去了貞節。縱使別人不責備我，上天的譴責是逃不掉的。」

何澄後來夢見到一處官府，有一神明告訴他說：「你行醫很有功勞，而且不會趁人之危而淫亂他家婦女。天帝要賞賜你一個官職，以及錢五萬貫。」

沒多久，東宮太子生病了，遍尋醫生，找到了何澄，果然一藥而癒，朝就賜給他官職和金錢，數目和夢中所說相同。

【積德累功。】

❖白話解說：

積蓄德業累進功績。

❖本文：

存諸心。曰德。見諸事。曰功。由少至多。曰積。由卑至高。曰累。德不積不崇。功不累不大。苟能汲汲然[一]。如農夫之望歲。汲汲然[二]。如商賈之營財。今日積一德。明日又積一德。今日累一功。明日又累一功。夫所謂天仙一千三百善。行之只在四年。地仙三百善。行之只在一年。第[三]人不能。恐至中廢耳。蓋為錮蔽[四]既深。習染難除。理不勝欲。良心旋發旋止。故終無為善之機也。惟願世之發善願者。具一片真信心。勇猛心。精進心。堅永心。勿吝財而中止。勿畏譏而自

疑。勿狃[五]於便安而不能奮發。勿牽於私欲而少於剛斷。勿聊且[六]塞責而半途自廢。勿安於小成而快然自足。勿妄希高遠而不務實修。勿因事大而畏難。勿因善小而忽略。勿以事冗[七]而推諉。勿矜惜名節而不救患難。勿勉於昭昭而墮於冥冥。勿勉於動作而忽於語言。勿空為美言而實行不副。勿持於常而忽於暫。勿勤於始而怠於終。勿避嫌。勿避怨。勿因循。勿間斷。勿鹵莽。勿圖報。勿務名。凡遇一切善事。皆歡喜行持。委曲成就而後已。方是奉持真種子也。

❖字句解說：

一、閔閔然：憂慮的樣子。

二、汲汲然：忙碌不休息的樣子。

三、第：但。

四、錮蔽：閉塞。

五、狃：習慣。

六、聊且：姑且。

七、冗：繁雜。讀ㄖㄨㄥˇ。

❖白話解說：

內存於諸心，叫做德；行見於諸事，叫做功；由少到多，叫做積；由低到高，叫做累。德業不積蓄就不崇高，功績不累積就不會大。如果積功累德能像農夫希望每年豐收，所以平時都很專心致力去關心農田的事；又像商人經營財貨一樣，天天都很忙碌去關心生意的事。

今天能積一點德，明天又積一點德；今日累積一些功，明日又累積一些功，如此說到所謂的天仙要累積一千三百善，只要行四年就可以了；地仙要積三百善，只要行一年就可以了。

但凡人不能堅持，恐怕到中途就廢了。大概是因閉塞太深了，積習染著難以清除，理智難以戰勝私慾，良心才剛發就停止了，所以到最後就沒有行善的機會。但願世間發善願的人，要具有一片真實的信心、勇猛的心、精進

的心、堅固永恆的心，不要因吝惜財物而半途中止，不要因怕被人取笑而自起疑心，不要因習慣於方便安逸而不去奮發圖強，不要因牽扯私慾而缺乏果斷，不要姑且敷衍塞責而半途自廢前程，不要安於一點小成就而樂於自我滿足，不要妄求高遠而不務於實際修持，不要因事情太大而畏懼困難，不要因善太小而忽略不做，不要以為事情太繁雜而推卸責任，不要為了愛惜名節而不救助憂患困難，不在明顯可見之處下功夫，卻在黑暗難見之處墮落，不要只注意行動而忽視了語言，不要光講美好的話而名實不一，不要只想保持長久而疏忽了短暫，不可勤勉於開始卻怠惰於終了。

不要怕別人說嫌言，不要怕別人怨恨，不要因循苟且，不要間斷不進，不要鹵莽行事，不要妄想圖報，不要追求虛名。凡是遇到一切的善事，都要歡喜去行持，委曲求全，有了成就才可停止，這才是奉持的真正種子。

❖本文：

紫虛元君曰。昔有傅先生。自少好道。入焦山[一]石室中。積三年。忽遇太極真人[二]。授以木鑽。使之穿一磐石。戒曰。石穿。吾當度汝。石厚五尺餘。傅鑽之不息。積四十七年。石忽穿透。太極真人。果來度之。夫積德累功。雖不在於鑽石。即此而推。人患不為。及中途自晝[三]耳。有志者事竟成。此非明驗歟。

❖字句解說：

一、焦山：在江蘇丹徒縣東九里，孤峙大江中，與金山對峙，相距約十里，亦名譙山，或名樵山。

二、太極真人：道教中被稱為太極真人者有三：一是杜沖，一是淮南王劉安，一是徐來勒。

三、自晝：自己劃地自限。

❖白話解說：

紫虛元君說：「以前有一位傅先生，從小就喜歡修道，進入焦山的石室中，過了三年，忽然遇到太極真人，交給他一支木鑽，叫他打穿一塊磐石，並告誡他說：『當石頭打穿的時候，我會來度你。』

石頭的厚度有五尺多，傅先生不停的打鑽，一共四十七年，石頭忽然穿透，太極真人果真來度化他。說到積德累功，雖然不是在打鑽石頭。從這情形來推斷，人最怕的是不去作，或是半途劃地自限而廢止。有志氣的人，事情終究會成功，這不就是一個明確的證明嗎？」

❖本文：

宋鎮江太守[一]葛繁。每日行數善事。四十年不廢。人請問之。繁曰。吾無他。惟日行一二利人事。因指座間踏子曰。如此物置之不正。則蹙[二]人足。我為正之。人渴與之杯水。皆利之事也。自卿相至於乞丐。皆可

行之。惟行之悠久。乃有利益耳。

❖字句解說：

一、**太守**：古代官名，一郡之長，宋代以後改郡為府，故知府亦別稱太守。

二、**躄**：縮步不前。讀促。

❖白話解說：

宋朝有一位鎮江〈在今江蘇省內〉的太守叫葛繁，每天都做幾件善事，四十年來不曾停止。有人請問他，葛繁說：「我沒有其他的想法，只是每天做一兩件有利於人的事情而已。」

因而指著座位間的踏板說：「就像這個東西，如果放在不正當的位置，將會影響人走路，我便隨手把它放正。又如有人口渴，就送一杯水給他喝，這些都是有利於人的事。從公卿將相以至於乞丐，都是可以做的。只是要有耐心做得長久，自然就會有利益。」

❖本文：

楊旬任夔州推司。積累功德。效周篪行太上感應篇十種利益。一。收街市遺棄嬰孩。倩人[一]看養。俟[二]年十五。願識認者。還歸父母團圓。二。每冬十一月初三日為始。收六十以上。十五以下。乞丐貧人。入本家養濟院。每日給米一升。錢十五文。滿三月後。令其自便求趁[三]。三。普施應驗湯藥。救人疾苦。四。施棺木。周給無力成殮之家。五。女使長大。不計身錢。量給衣資。聽其適人。六。專一戒殺。救護眾生。遇有飛走大小物命。買贖放生。七。每遇荒年。其糧食貴糴[四]賤糶[五]。賑濟貧民。八。寺觀聖像。損壞剝落者。為修理裝飾之。橋梁道路。溝渠不通者。咸為整治。九。遠鄉士夫流落者。助資還鄉。十。居官辨冤申枉。推己及物。濟困扶危。鋤強安弱。後子楊椿[六]。大魁[七]天下。夫不知有秋之利者。見人投種。怪曰。奈何以可食之物。棄之淤泥。不知福田者亦然。諺有之曰。種竹得筍。栽蓮得藕。凡我同人。業已知之。慎毋惜種。

❖字句解說：

一、倩人：請人代為做事。倩，讀欠。

二、俟：等待。

三、求趁：尋求生活的路子。

四、糴：讀敵，買入穀類。

五、糶：讀跳，賣出穀類。

六、楊椿：宋朝眉山（今四川省內）人，省試第一，累任獻節，甚有風績。後以不附秦檜，罷政家居，紹興末年，始自兵部尚書兼權翰林學士，除參知政事〈宰相助理〉。

七、大魁：科舉時代的狀元稱大魁。

❖白話解說：

宋朝的楊旬在當夔州〈今四川省奉詳〉的推司時，致力積累功德，效法周篪實行《太上感應篇》的十種利益。

第一、收養街道上被遺棄的嬰孩，並雇人看養，等養到十五歲時，家人願意認領的，就歸還父母回家團圓。

第二、每年冬天十一月初三日開始，收養六十歲以上，十五歲以下的乞丐及貧困的人，進入他本人所設立的養濟院，每天給他一升米，十五文的錢，滿三個月後，令他們各自方便去尋求生活。

第三、普遍施捨有功效的湯藥，救助病人的疾苦。

第四、施捨棺木，周濟沒有能力的人家，幫他們完成埋葬屍骨。

第五、把女孩子養大後，不論已經花費多少錢，仍給她錢財及量製衣服，隨其適合的對象嫁人。

第六、很專心一意於戒殺，救護一切眾生，遇到有人捉拿販賣飛禽走獸等大小生命，都買來放生。

第七、每遇到收成不好的荒年，將市面高價的穀類買入，並以低價賣出，以為賑災救濟貧窮的人。

第八、佛寺或道觀有聖佛之像損壞或漆土剝落，就請人修理，把祂裝飾

好。遇有橋樑道路損壞，水溝渠道不通，都雇人修整疏濬。

第九、有遠親或讀書人流落街頭的，就出資幫助他回鄉。

第十、當官時，對於冤枉的案子，審慎辦理為其申冤。以己所感來待人接物，濟助困窮扶持危傾，除去豪強安撫弱者。後來他的兒子楊椿，考上殿試狀元。

談到有些不知道秋收之利的人，看到他人下種子，還怪他說：「為何將可以吃的東西，隨意丟棄在污泥中呢？」不知道種植福田的人，也是會有同樣的情形。古代的諺語曾經說過：「種竹才能得筍，栽蓮才能得藕。」凡是同修，大家都已經知道這個道理，所以要謹慎，不要吝惜種下善種。

❖本文：

後周[一]燕山[二]竇禹鈞[三]。為五代時諫議[四]。三十無子。夢祖父曰。汝無子。又不壽。當早行善。禹鈞唯唯。鈞為人素長者。先有家僮盜錢二

千。慮事覺。有女尚幼。自寫券。繫女臂云。永賣此女於本宅。償所負錢。遂遠遁。鈞憐之。焚其券。囑妻善撫之。既笄[五]。以錢二百千。擇良配嫁之。僕聞而感泣。還而待罪。鈞置不問。又元旦在延慶寺[六]。拾金二錠銀十兩。持歸。明日至寺。候失主還之。其人得贖父罪。又同宗外姻有喪不能舉者。出錢葬之。凡二十有七。有女不能嫁者。出錢嫁之。凡二十有八。故舊窮困者。隨多寡貸之。使之貿易[七]。由公活者數十家。四方賢士。賴公舉者。不可勝數。又於宅南建書院四十間。聚書千卷。禮文行之儒為師。四方孤寒志學者。聽其自至。厚給廩糧。故其子聞見日博。公每歲。量所入。除伏臘[八]供用外。皆以濟人。家最儉素。無金玉之飾。無衣帛之妾。後復夢祖父謂曰。汝無子。壽且促。數年積累陰德。已名掛天曹。上帝特延壽三紀。五子貴顯福壽。終後。仍充洞天真人。又曰。陰陽之理。大抵不異。善惡之報。或發於現世。或報於來生。天網恢恢。疏而不漏。可無疑也。公愈積陰功。五子八孫皆貴。公享壽八十二歲。一夕與親友談笑而逝。

❖字句解說：

一、後周：五代時郭威滅後漢，國號周，史稱後周，後禪位於宋，凡三主，共九年。自西元九五一年至九六〇年。

二、燕山：在河北薊縣東南。

三、竇禹鈞：後周漁陽人，唐天祐末起家幽州掾，入周累官太常〈掌管宗廟禮儀〉少卿〈副貳〉，右諫議大夫〈掌侍從贊相規諫諷諭〉，高義篤行。五子相繼登科，時稱燕山竇氏五龍。

四、諫議：又稱諫議大夫，為古代掌諫諍及議論之職的官員。

五、笄：讀機。古代女子年滿十五歲就要束髮插笄，稱為笄年。

六、延慶寺：在山西五台縣城西南二十七公里善文村。

七、貿易：買賣。

八、伏臘：伏祠臘祭，或以夏季為伏，冬季為臘。

❖白話解說：

後周燕山的竇禹鈞，為五代時的諫議大夫，到了三十歲還沒有子嗣，夢見祖父說：「你沒有子嗣，又不長壽，應當早日多行善事。」禹鈞唯命是從。

禹鈞平時為人就有長者的風範，先前有家僕偷了二萬錢，害怕事情被發覺，有一女兒還年幼，自己就寫了切結書，綁在女孩的手臂上，表示將此女賣給竇家，以償還所負的錢債，於是就遠走他方。

禹鈞可憐他，將切結書燒掉，並吩咐太太要善加撫育，到年滿十五歲，以二萬錢做嫁妝將她許配給人。家僕聽到此事後，感動得痛哭流涕，回到主人家聽其發落，禹鈞卻若無其事置而不問。

又在某年的元旦，在延慶寺拾獲金子二錠銀子十兩，拿回家後，隔天又到寺裡等候失主，將金銀還給他，那人才能替父親贖罪。

又同宗或外姻的親戚，有死喪不能下葬者，就出錢幫他下葬，共有二十七件。有女孩沒有錢不能出嫁的，就出錢幫她嫁出去，共有二十八件。

親朋好友有生活窮困者，隨需要的多少借貸給他，使他能經營生意，由於禹鈞幫助而能過生活的有數十家。各地的賢能之士，依靠禹鈞薦舉的，多得不可計數。

又在住宅的南邊建設書院四十間，聚放書籍上千冊，禮聘品學兼優的老師來教學，各地貧寒有志於學的人，任其自由就學，並發給他糧食，因而所有的學子的見聞一天比一天廣博。

竇公每年計算所有的收入，除去夏祠冬祭所需供用的以外，全都拿來濟助人，自家非常節儉樸素，沒有金玉等貴重的裝飾品，妻妾不穿高貴的絲帛衣料。

後來夢見祖父告訴他說：「你本沒有子嗣，壽命也短促，經過數年的積累陰德，已經在天曹掛名。上帝特別延長你的壽命三十六年，賜給你五個兒子，均能富貴顯耀有福長壽，死後又可當洞天真人。」

又說：「陰間陽間的道理，大概都是一樣的。善惡業的報應，有的報於現世，有的報於來生。天律是公平的，從來沒有放過任何一個人，可以不必

懷疑。」

竇公於是愈積蓄陰功，後有五個兒子八個孫子，都是富貴，竇公也享年八十二歲，有一個晚上，正與親友談笑時就過世了。

❖本文：

宋韓魏公琦[一]。少登顯仕。首能追孝祖考[二]。育養諸姪。比於己子。衣食其宗百口。所得恩賜。先及親族。歷相三朝。苟利社稷。知無不為。奮其忠勇。置天下於太平。教子義方。嚴不可犯。其言語行事。一出至誠。周人之急。力或不足。則捐己服用玩好。及脫夫人簪珥以與之。故舊寒窶[三]子孫。依以為生。常數十家。公為益州安撫使[四]。歲大飢。為之蠲減[五]稅糧。募人入粟[六]。又募壯者為軍士。一人充役。數口可活焉。明道[七]中。以災傷故。勸誘納粟。歸於常平[八]。發給下戶[九]為粥。活飢民九十餘萬。其知并州。河東俗用火葬。公買隙地。使得葬其中。知

大名日。事無大小。悉親視之。雖患疾。就決於臥內。或勸委政[十]佐屬。公曰。訟獄。人之大事。生死得失。決於一言。何可不慎。吾常恐有所不盡。尚敢委於人乎。有人獻玉杯二隻。公以百金納之。每宴客。特置一桌。出杯貯其上。藉以錦。一日宴漕使[十一]。小吏誤觸桌倒。杯碎。眾皆愕然。公神色不動。笑謂客曰。凡物成毀。皆有數。復顧吏曰。汝誤也。非故也。勿驚。客皆歎服。公帥武定。夜作書。一侍兵持燭於傍。兵偶他顧。火燃公鬚。公但以袖拂鬚。而作書如故。少頃回視。則已別易一兵。公恐主吏鞭之。亟呼還曰。勿易。渠[十二]今已能持燭矣。眾聞。無不感服。公以壽終。薨時。有大星隕。聲如雷。謚忠獻。子五人貴顯。子孫昌盛無比。

❖字句解說：

一、韓魏公琦：宋朝天聖中舉進士，為樞密直學士，歷官閃西經略安撫招討使，與范仲淹名重一時，深為朝廷倚重，神宗立，拜右僕射（主管拆

閱奏章文書，參議政事，諫諍駁議，監察百官），魏國公。

二、祖考：遠祖。

三、寒窶：貧窮。窶讀據。

四、安撫使：舊官名，隋唐時為使節之稱，宋時為監司，明清時為土司。

五、蠲減：免除或減輕。蠲讀捐。

六、入粟：輸粟於天子而得官或贖罪。

七、明道：宋仁宗的年號。

八、常平：唐代劉晏所定調節糧食的方法，豐年時高價收買穀物，饑年則低價賣出。

九、下戶：貧民。

十、委政：授予政權。

十一、漕使：管理水運的官員。

十二、渠：他。

❖白話解說：

宋朝的魏國公韓琦，年少就登科官運通達，開始就能慎終追遠盡孝於遠祖，養育宗親的姪兒，比照自己的兒子，照顧同宗百家的衣食。從皇上所得的恩賜，先分配給親族。

當了三朝的宰相，如果有利於國家的，所知道的沒有不盡力去作的，振奮其忠勇的精神，希望將天下治理得太平。教導兒子要有道義，非常嚴格不可犯錯。他的言行舉止，都是出於至誠。

周濟別人危急，如果自己的財力不夠，就捐出自己的衣服家用古玩喜好之物，甚至於夫人所穿戴的簪珥等玉器裝飾品，來幫助別人。在故交舊友中貧寒的子孫，常來依靠他生活的，有數十家。

韓公當益州〈今四川省德陽縣北〉安撫使的時候，有一年碰到大飢荒，於是就為百姓免除或減輕稅捐的糧食。勸募富家，促其捐贈粟糧給國家，並授其官職。又勸募壯丁成為軍士，一人充當兵役，一家數口就可養活。

在宋仁宗明道年間，由於災難傷害百姓，勸誡誘導有能力者繳納粟糧，

並請善心富有者，以提倡常平法購糧食，發給貧窮的人家煮稀飯，救活飢餓的人民有一百九十餘萬人。

在并州〈今山西省常水與衛水間〉當知縣的時候，河東的風俗，人死了用火葬，韓公就買空地，使他們有地方可以埋葬。

在大名府〈今河北省廣平縣東南〉當知府的時候，事情不分大小，一定親自詳細去視察。雖然有時生病，也要在臥室內批決文案。有人勸他委託他人或部屬去做，韓公說：「訴訟獄政的事，是人的大事，其生死得失，常在一言之間就決定了，怎麼可以不謹慎呢？我經常怕有一些沒注意到的地方，怎麼還敢委託他人呢？」

有人進獻兩只玉杯，韓公用百金把它買下來，特別放置一張桌子，就把玉杯放在上面，下墊以錦布。有一天宴請管海運的官員，一個小吏誤觸了桌子，倒了下來，玉杯也破碎了，眾人都嚇了一跳，韓公卻神色自若，笑著對客人說：「凡是東西，一定有造成及毀壞的時候，這都是定數。」又回顧小吏說：「這是你些許的錯誤，不是故意的，不用害怕。」在座的客人都很歎

服韓公的為人。

韓公率兵駐紮武定〈今山東惠民〉，晚上在寫書，一個侍衛小兵在旁邊執著蠟燭，這士兵偶而看他方，燭火燒到韓公的鬍鬚，韓公只是以衣袖拍拂鬍鬚，照常寫書。一會兒回顧士兵，則已經更換了另一位，韓公怕他的主管鞭打他，大聲呼叫說：「不要撤換，他現在已經能夠持好蠟燭了。」眾人聽到此事，沒有不感歎佩服的。

韓公以高壽臨終，死的時候，有大星隕落，其聲像雷一樣。死後被追謚為忠獻，有五個兒子，都很富貴顯耀，子孫有無比的昌盛。

❖本文：

明紹興府城北三十里。即係大海。每潮水湧入。渰沒[一]田禾。嘉靖間[二]。蜀綿竹湯篤齋公。知府事。殫心竭力。為築海塘[三]百餘里。造閘二十八洞。使得因時啟閉。自是每歲豐收。萬民永賴。後移任去。士民

號泣震天。立祠三江。至今享祀不絕。

❖字句解說：

一、渰沒：讀眼末。淹沒。

二、嘉靖：明世宗的年號。

三、海塘：濱海各地捍禦潮患的堤防。

❖白話解說：

明朝時，在紹興府〈今浙江紹興〉城北的三十里處，就是大海，每當潮水湧入時，田園和所種稻禾全被淹沒。

在明世宗嘉靖年間，穿著蜀綿衣吃著竹筍湯的篤齋公，在此地當知縣，他竭盡心力想盡辦法，建築了一百餘里的防波堤，建造水閘有二十八洞，使能隨著浪潮啟閉，從此每年都豐收，老百姓都很仰賴他，後來到別地方當官，所有的士民號哭震響天地，三江之地的百姓為他立祠，到今天還享

受祭祀不盡。

❖本文：

焦公。東京人。三世乏嫡嗣[一]。遂為商旅。偏訪至人。問其因果。遇一老僧曰。無子之故有三。一。祖宗無德。自身無行。二。夫妻年命[二]。恐犯禁忌。三。精神不守。妻妾血寒。焦曰。德行年命。皆可受持。血寒有何法治。僧曰。不難。但先積德累功。後養其身。三年後。至五臺山。當授異方。焦自此時時行方便。種種作陰功。施恩布德者三年。竟往五臺。訪老僧。不遇。忽見行童[三]。手持一卷。言曰。老師傳語大夫。功成行滿。回家合藥。志誠服之。必有富貴子孫。隨念降生。後果生焦員外。員外生子又不肖。自恨何損德若此。亦往五臺。乃見行童曰。老師傳語。何必來問。但依汝父所行。則愚者自賢。貧者自富矣。員外曰。貧者得富。自是命也。愚者。性之本然。豈能反賢乎。行童曰。昔

竇氏五子。初生皆不全形。後更行恩布德。悉皆安愈。且盡登第。彰彰不爽也。員外謝歸。信行其語。二十年後。多嗣且貴焉。今人皆知竇氏五子。相繼顯榮。豈知有生之初。皆患病廢。始以積累而安全。後以功德而際遇乎。天人感通之易如此。故特詳記於此。以為積德累功之券[四]。願有志者。堅心勿懈焉。

❖字句解說：

一、嫡嗣：承嗣的嫡子。

二、年命：命理上的流年命運。

三、行童：在寺廟中供使喚的小沙彌。

四、券：依據。

❖白話解說：

焦公，是東京〈今河南洛陽〉人，已經三代沒有子嗣，於是就去經商，

到處遍訪高人，問他的歷世因果。遇到一位老僧說：「沒有子嗣的原因有三種：第一是祖宗沒有積德，自己又沒有善行；第二是夫妻的流年命運中，恐怕犯有禁忌；第三是精神不固守，妻妾的血氣寒衰。」

焦公說：「德行和命運，可以用修持來改變，血氣寒衰有什麼方法可以治療呢？」老僧說：「沒有困難，但要先積德累功，之後才能養護其身體。三年後，到五臺山來，就會傳授你神異的藥方。」

焦公從此時時與人方便，以種種方法來積陰德，如此施恩佈德有三年之久，於是就前往五臺山，去拜訪老僧，沒有遇上。忽然看到一位行童，手裡拿了一紙卷，說道：「老師叫我帶話給先生，你的功德圓滿，回家合藥，以至誠的心服用，一定會有富貴的子孫，隨著善念降生你家。」後來果然生了焦員外。員外又生了一個不肖的兒子，自己怨嘆是做了什麼缺德事，才會有此報應。

於是也前往五臺山，但見這位行童說：「老師叫我傳話給你，不必再來問，只要依照你父親所行的方法，則愚笨的人自然會變賢慧，貧窮的人自然

會變富有。」

員外說：「貧窮的人能得富貴，自然是命中註定；然愚笨的人，是與生俱來，怎能反變成賢能呢？」

行童說：「以前竇氏所生的五個兒子，初生時都是殘缺不全，後來更努力行功佈德，全部都能安全的痊癒，而且全都中式上榜，這是很明顯的實例，一點也不假啊！」員外致謝後回家，很有信心的實行他所說的話。二十年之後，果真多子孫而且富貴。

現今的人都知道竇氏生了五個兒子，相繼都得顯耀榮貴，哪知道在剛出生的時候，都患有殘廢的病症，剛開始是以積累功德而得到安全，後來又繼續建造功德，才有好的際遇。天與人能互相感應通達就是如此。所以特別詳細記錄於此，以作為積功累德者的依據。希望有志行善的人，要堅心去行不要懈怠。

❖本文之一：

明袁了凡積善篇云。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昔顏氏將以女妻叔梁紇[一]。而歷敘其祖宗積德之長。逆知[二]其子孫必有興者。孔子稱舜之大孝曰。宗廟饗之[三]。子孫保之。皆至論也。試[四]以往事徵[五]之。楊[六]少師榮[七]。建寧人。世以濟渡為生。久雨溪漲。橫流衝（一為沖）毀民居。溺死者順流而下。他舟皆撈取貨物。獨少師曾祖及祖。惟救人。而貨物一無所取。鄉人嗤[八]其愚。逮少師父生。家漸裕。有神人化為道者。語之曰。汝祖父有陰功。子孫當貴顯。宜葬某地。遂依其所指而窆[九]之。即今白兔墳也。後生少師。弱冠[十]登第。位至三公。加曾祖祖父如其官。子孫貴盛。至今尚多賢者。鄞人楊自懲。初為縣吏。存心仁厚。守法公平。時縣宰嚴肅。偶撻一囚。血流滿前。而怒猶未息。楊跪而寬解之。宰曰。怎奈此人。越法悖理。不由人不怒。自懲叩首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哀矜[十一]勿喜。喜且不可。而況怒乎。宰為之霽顏[十二]。家甚貧。餽遺[十三]一無所取。遇囚人乏糧。常多方以濟之。一日有新

囚數人待哺[十四]。家又缺米。給囚則家人無食。自顧則囚人堪憫。與其婦商之。婦曰。囚從何來。曰。自杭而來。沿路忍飢。菜色可掬[十五]。因撤己之米。煮粥以食囚。後生二子。長曰守陳[十六]。次曰守阯[十七]。為南北吏部[十八]侍郎[十九]。長孫為刑部[二十]侍郎。次孫為四川廉憲[二一]。又俱為名臣。今楚亭德政。亦其裔也。昔正統[二二]間。鄧茂七倡亂[二三]於福建。士民從賊者甚眾。朝廷起鄞縣張都憲[二五]楷[二四]南征。以計擒賊。後委布政司[二六]謝都事[二七]。搜殺東路賊黨。謝求賊中黨附冊籍。凡不附賊者。密授以白布小旗。約兵至日。插旗門首。戒軍兵無妄殺。全活萬人。後謝之子遷[二八]。中狀元。為宰輔[二九]。孫丕。復中探花[三十]。莆田林氏。先世有老母好善。常作粉團施人。求取即與之。無倦色[三一]。一仙化為道人。每旦索食六七團。母日日與之。終三年如一日。乃知其誠也。因謂之曰。吾食汝三年粉團。何以報汝。府後有一地。葬之。子孫官爵。至一升麻子之數。其子依所點葬之。初世即有九人登第。累代簪纓[三二]甚盛。福建有無林不開榜之謠。

❖字句解說：

一、**叔梁紇**：春秋魯國人，孔子的父親，為鄹邑大夫，身長十尺，武力絕倫，娶顏氏幼女名徵在，禱於尼丘而生孔子，孔子三歲，叔梁紇卒。

二、**逆知**：預知。

三、**宗廟饗之**：《禮記‧中庸》：子曰：「舜其大孝也與！德為聖人，尊為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宗廟饗之，謂舜饗先祖之靈，正所以繼先祖之德也。子孫保之，謂非保舜的身體，乃保全舜的大德。

四、**試**：嘗也。

五、**徵**：證明。

六、**楊榮**：明朝建寧（今福建省內）人，為建文年間的進士，授編修，初名子榮，成祖時入文淵閣，更名為榮。榮有才智，見事敏捷。仁宗時，累進謹身殿大學士，工部尚書，宣德中，加少傅〈輔佐君王，位次於少師〉。

七、**少師**：舊官名，三孤中位最尊的人，其職在輔佐君王。

八、**嗤**：讀吃，譏笑也。

九、**窆**：讀扁，乃將棺木葬入墓穴中。

十、**弱冠**：古代男子年滿二十歲而加冠，稱為弱冠。

十一、**哀矜**：憂傷體恤。

十二、**霽顏**：息怒。霽讀計。

十三、**餽遺**：饋贈。讀愧位。

十四、**哺**：吃。

十五、**菜色可掬**：飢餓的樣子可從臉上看出來。

十六、**楊守陳**：明朝鄞人，祖範有學行，景泰年間進士，孝宗時，遷吏部右侍郎〈主管官吏的副官〉。

十七、**楊守阯**：守陳之弟，成化時鄉試第一，成化進士，累遷翰林侍讀學士，南京吏部右侍郎。

十八、**吏部**：舊官署名，六部之一，掌理京都內外文職的銓敘、勳

階、黜陟等事。

十九、**侍郎**：為各部的副官。

二十、**刑部**：舊官署名，六部之一，為司法兼司法行政的機關。

二一、**廉憲**：宋、元主管監察事務的官，是廉訪使的別稱。

二二、**正統**：明英宗年號。

二三、**倡亂**：帶頭作亂。

二四、**張楷**：明朝慈谿人，永樂年間的進士，宣德年間拜監察御史〈掌出巡郡縣，監察地方行政〉，理冤摘奸，風振朝廷，累升僉都御史〈都察院正官〉。

二五、**都憲**：諸御史的首領。

二六、**布政司**：明清各省掌理民政兼財政的機關，受轄於都撫。

二七、**都事**：布政司下的官職。

二八、**謝遷**：明朝餘姚（今浙江省內）人，成化年間考上進士第一，授修撰，弘治時以少詹事〈輔佐太子並掌府務〉入內閣參預機務，尋加太子

少保〈輔導太子，三少中最小者〉，兵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武宗嗣位，加少傅。

二九、宰輔：即是宰相。

三十、探花：科舉時代殿試第三名。

三一、倦色：懈怠厭倦的神色。

三二、簪纓：貴人的冠飾，以喻高官顯宦。

❖白話解說：

明朝袁了凡的《積善篇》說：「《易・坤卦・文言》說：『積蓄善德的家，必定會有吉福流傳子孫。』以前顏襄要將他的幼女嫁給叔梁紇為妻，就先仔細的觀察他的祖宗所積的德行，是否很長遠？從此預知他的子孫一定能興旺。

孔子稱讚舜帝的大孝說：『祖先能饗祀其德蔭，子孫能保有其德澤。』這都是非常真確的立論，我們可以嘗試用過去的事來證明它。

明朝有一少師楊榮，是建寧〈今福建建甌〉人，祖先世代以擺渡維持生活。有一次下了很久的雨溪水暴漲，洪水沖毀了民宅，被溺死的屍體順著水往下流。其它的船都在爭相撈取財貨，唯獨少師的曾祖父和祖父在救助溺水的人，對於財貨一無所取，同鄉里的人都笑他很傻。等到少師的父親出世後，家境漸漸寬裕。有一神明變化成道士對他說：『你的祖父有積陰德，子孫當會富貴顯達，應該將祖骨葬在某地。』於是依照神明所指點下葬屍骨，就是今日的白兔墳穴。後來生了少師，在年輕時就登科及第，官位累至三公，並且加封曾祖父、祖父，和他同等的官位，子孫都很富貴並繁盛，到今天還有很多賢能的子孫。

明朝時鄞〈今浙江鄞縣〉人楊自懲，首先當縣府的一個小吏，心存仁厚，奉公守法公平待人。當時的縣令非常嚴肅，有一次恰遇鞭打一個囚犯，鮮血流滿面前，但縣令仍未息怒，楊自懲跪下來替他求情饒恕，縣令說：『無奈這個人違反法令背離道理，真是讓人生氣。』自懲叩頭說：『上位的人已失其道，使得人民離散已經很久了。如果能問得其真情，真正去關心憐

惜他們，不可歡喜取笑，連高興都不可以了，何況是生氣呢？』縣令因而氣消了。他家很貧窮，對於所饋贈的東西一無所取。遇到犯人有缺乏糧食時，經常多方面給予救濟。有一天，有新來的幾個囚犯等著吃東西，但他家又缺米，如給囚犯則家人就沒得吃，如果只顧自己，那囚犯真是可憐。於是就和太太商量，太太說：『囚犯是從何地來的？』回答說：『是從杭州來的，沿路忍饑挨餓，從臉上的表情就可看出來。』因而拿出自家要吃的米，煮稀飯以供囚犯吃。後來生了兩個兒子，長男叫守陳，次男叫守阯，分別當上南北吏部侍郎，長孫當了刑部侍郎，次孫當了四川省的廉憲，一家子都是名臣。現今的楊楚亭、楊德政，也都是他的後代。

以前在明英宗正統年間，以鄧茂七為首的盜匪擾亂福建一帶，老百姓跟從他們當盜賊的相當多。朝廷重新任命鄞縣的都憲張楷帶兵南征，用計巧來誘擒盜賊。後來委任福建省布政司的謝都事，前來搜查殺除東路的賊黨。謝都事取得賊黨的名冊，並吩咐凡不是賊黨，暗中給與白布的小旗子，約定官兵到達的那一天，把小白旗插在門口，並且警告士兵不得亂殺，使得上萬人

保全生命。後來他的兒子謝遷，考上狀元，當了宰相，他的孫子謝丕，又考中探花。

在福建莆田有一林氏人家，在先世有一老母喜歡行善，常作粉糰來施救窮人，只要有人求，一定給他，從不生厭倦之心。有一位仙人變化成道士，每天早上都來向她求取六、七粒粉糰，林母天天給他，經過三年始終如一，才知道她的誠心，因而對她說：『我吃了妳三年的粉糰，要如何報答妳呢？就告訴妳，妳家後面有一塊良地，將祖先的屍骨下葬，子孫可得高官厚祿，其數可達一升的麻子那麼多。』她的兒子依照道士所指點的地方下葬，最初的一代，就有九人登科及第，累世當官高貴顯達者非常多，福建省有『無林不開榜』的傳言。

❖本文之二：

馮琢菴[一]太史[二]之父。為邑庠生。隆冬[三]早起赴學。路遇一人。倒臥雪中。捫[四]之半僵矣。遂解己綿裘衣之。且扶歸救甦。夢神告之曰。汝救人一命。出至誠心。吾遣韓琦為汝子。及生琢菴。遂名琦。台州應尚書。壯年習業於山中。夜鬼嘯集。往往驚人。公不懼也。一夕聞鬼云。某婦以夫久客不歸。翁姑[五]逼其嫁人。明夜當縊[六]死於此。吾得代矣。公潛[七]賣田。得銀四兩。即偽作其夫之書。寄銀還家。其父母見書。以手跡不類疑之。既而曰。書可假。銀不可假。想兒無恙。婦遂不嫁。其子後歸。夫婦相保如初。公又聞鬼語曰。吾當得代。奈此秀才壞吾事。傍一鬼曰。爾何不禍之。曰。上帝以此人心好。命作陰德尚書矣。吾何得而禍之。應公益自努勵。善日加修。德日加厚。遇歲饑。輒捐穀以賑之。遇親戚有急。輒委曲[八]維持。遇有橫逆。輒反躬自責。怡然順受。子孫登科第者。今累累也。常熟徐鳳竹栻。其父素富。偶遇年荒。先捐租以為同邑之倡。又分穀以賑貧乏。夜聞鬼唱於門曰。千不誑[九]。萬不誑。徐

家秀才。做到了舉人郎。相續而呼。連夜不斷。是歲。鳳竹果舉於鄉。其父因而益積德。孳孳不怠。造橋修路。齋僧接眾。凡有利益。無不盡心。後又聞鬼唱於門曰。千不誆。萬不誆。徐家舉人。直做到都堂[十]。鳳竹官終兩浙巡撫[十一]。嘉興屠康僖公[十二]。初為刑部主事[十三]。宿獄中。細詢諸囚情狀。得無辜者[十四]若干人。公不自以為功。密疏其事。以白堂官[十五]。後朝審[十六]。堂官摘其語。以訊諸囚。無不服者。釋冤抑十餘人。一時輦下[十七]咸頌尚書之明。公復稟曰。輦轂之下。尚多冤民。四海之廣。兆民之眾。豈無枉者。宜五年差一減刑官。覈實[十八]而平反之。尚書為奏。允其議。時公亦差減刑之列。夢一神告之曰。汝命無子。今減刑之議。深合天心。上帝賜汝三子。皆衣紫腰金[十九]。是夕夫人有娠[二十]。後生應塤。應坤。應埈[二一]。皆顯官。

❖字句解說：

一、**馮琢菴**：明朝人，本名馮琦，字琢菴，萬曆年間進士，累遷禮部

尚書。

二、**太史**：明清時翰林的別稱。

三、**隆冬**：嚴寒的冬天。

四、**捫**：撫摸。

五、**翁姑**：丈夫的父母。

六、**縊**：以繩子上吊。

七、**潛**：暗中進行不使人知。

八、**委曲**：事情婉轉曲折的情形。

九、**誆**：欺騙的話。

十、**都堂**：都察院的長官。

十一、**巡撫**：明代始設，原官名為右侍郎右副都御史，代天子巡視行省者，到前清始為一省的行政長官。

十二、**屠康僖公**：本名屠勳，明朝平湖（今浙江省內）人，成化年間進士，歷刑部郎中，弘治初為太理少卿，累遷副都御史，武宗立，進刑部尚

書，卒諡康僖。

十三、**主事**：舊官名，職位與現在各部門的科員相等。

十四、**無辜者**：無罪的人。

十五、**堂官**：舊時稱各衙門的長官。

十六、**朝審**：明清兩代由朝廷派員復審死刑案件的一種制度。

十七、**輦下**：京城，或稱輦轂之下。

十八、**覈實**：考查實務。

十九、**衣紫腰金**：古代高官貴族所穿著的服飾，穿紫衣束金腰帶。

二十、**娠**：懷孕。

二一、**屠應埈**：明朝屠勳的第三子，嘉靖時的進士，由郎中改翰林，官至右諭德〈教太子以道德及隨事諷贊〉。

❖白話解說：

明朝太史馮琢菴的父親，在縣邑當秀才時，有一天早晨，非常寒冷，在

去學校的途中，遇到一個人倒臥在雪堆中，當手摸他的身體時，大半已經僵硬了，於是脫下自己的綿裘衣替他穿上，並且扶持回家救醒他。後來夢見神明告訴他說：『你救人一命，乃是出於至誠，我派遣韓琦當你的兒子。』到生下琢菴的時候，於是將他命名為琦。

台州〈今浙江臨海〉有一位姓應的尚書，壯年的時候，在山中讀書，夜間聽到眾鬼聚集叫囂，經常有人受到驚嚇，應公卻不怕。有一天晚上聽鬼說：『某家的媳婦因丈夫外出很久沒有回家，她的翁姑要逼迫她改嫁，明天晚上她會在此地上吊自殺，我就可以找到替身了。』應公暗中賣掉田產，所得的四兩銀，馬上假藉她丈夫寫一封信一起寄回家。他的父母親看到書信，懷疑筆跡不一樣，接著又說：『書信可以假，但銀子卻假不了，想來兒子還是健在的。』就不再逼其媳婦改嫁。後來他的兒子回家，夫婦能夠互相保全關係像原來一樣。應公又聽到鬼說：「我本來可以找到替身，無奈這位秀才破壞我的好事。」旁邊有一鬼說：「你為何不去害他呢？」說：『上帝因這人的心腸很好，已經任命他當陰德尚書，我怎能禍害他呢？』應公從此更加

努力，天天更加修持善事，日日更加厚植德業。遇到饑饉的年頭，經常捐獻穀糧去賑災；遇到親戚有急難，經常委曲自己來維持他門的生活；遇到有不合理的事情，經常反省自己自我責備，而且很快樂的逆來順受。他的子孫登科當官的，非常的多。

在常熟〈今江蘇常熟〉有一位姓徐，名栻，號鳳竹的人，他的父親本來就很有錢。偶而遇到荒年，自己率先不收田租，做為全縣有田出租者的榜樣，又分發穀糧來賑濟貧窮人家。晚上就聽到有鬼在門前唱說：『千也不會欺騙人的話，萬也不會欺騙人的話，徐家有秀才要當上舉人了。』如此繼續呼叫，整個晚上不停。當年，鳳竹果然考上鄉試的舉人。他的父親因而更加努力積蓄德業，從不懈怠。對於造橋鋪路，施齋食給僧人，接濟貧窮的人，凡是有利益眾人的，沒有一項不盡心的。後來又聽到鬼在門口唱說：『千也不會欺騙人的話，萬也不會欺騙人的話，徐家的舉人，一直會做到都堂的職位。』後來鳳竹的官位果然當到兩浙的巡撫。

明朝時嘉興〈今浙江嘉興〉有一位屠勳，謚稱康僖公，剛開始當刑部主

事的時候，晚上住宿在獄中，詳細詢問囚犯的情況，使其能平反而無罪者有好幾人，屠公不自居功，將實情暗中上書，以告訴審案的主審官。之後在朝審當中，主審官就摘錄他的話，用來訊問諸囚犯，沒有不服氣的，也因而釋放冤枉者有十多人。當時在京都大家都稱讚屠尚書的精明。屠公又再稟告說：『在京城的地方，就有這麼多冤枉的人，何況是天下之廣闊，萬民之眾多，怎麼不會有被冤枉的人呢?應該每五年要派減刑官，到各地實際考察，以平反冤獄。』屠尚書將這些意見上疏奏明，皇上准其所奏，當時屠公也是減刑官之一。有一晚夢見神明告訴他說：『你命中註定沒有兒子，現今你所奏的減刑建議案，深深合乎上天的旨意，上帝賜給你三個兒子，將來都能當大官。』當晚太太就懷孕了，後來生了應塤、應坤、應埈三個兒子，都當了顯耀的大官。

❖本文之三：

嘉興包憑。字信之。其父為池陽太守。生七子。憑最少。贅[一]平湖袁氏。與吾父往來甚厚。博學高才。累舉不第。留心二氏[二]之學。一日東遊泖湖。偶至一村寺中。見觀音像。淋漓露立。即解橐[三]中。得十金。授主僧。令修屋宇。僧告以功大銀少。不能竣事。復取松布四疋。檢篋中衣七件與之。內紵褶[四]。係新置。其僕請已之。憑曰。但得聖像無恙[五]。吾雖裸裎[六]何傷。僧垂淚曰。舍銀及衣布。猶非難事。只此一點心。如何易得。後功完。拉老父同遊。宿寺中。公夢伽藍[七]來謝曰。汝子當享世祿[八]矣。後子汴。孫檉芳。皆登第。作顯官。嘉善支立[九]之父。為刑房[十]吏。有囚無辜陷重辟[十一]。意哀之。欲求其生。囚語其妻曰。支公嘉意。愧無以報。明日延之下鄉。汝以身事之。彼或肯用意。則我可生也。其妻泣而聽命。及至。妻自出勸酒。具告以夫意。支不聽。卒為盡力平反之。囚出獄。夫妻登門叩謝曰。公如此厚德。晚世[十二]所稀。今無子。吾有弱女。送為箕帚妾[十三]。此則禮之可通者。支為備禮而納之。生立。弱冠[十四]

中魁。官至翰林孔目[十五]。立生高。高生祿。皆貢[十六]為學博[十七]。祿生大綸[十八]。登第。凡此十條。所行不同。同歸於善而已。若復精而言之。則善有真有假。有端有曲。有陰有陽。有是有非。有偏有正。有半有滿。有大有小。有難有易。皆當深辨。為善而不窮理。則自謂行持。豈知造業。枉費苦心。無益也。何謂真假。昔有儒生數輩。謁中峯和尚[十九]（元天目山普應國師）。問曰。佛氏論善惡報應。如影隨形。今某人善。而子孫不興。某人惡。而家門隆盛。佛說無稽[二十]矣。中峯云。凡情未滌。正眼[二一]未開。認善為惡。指惡為善。往往有之。不憾己之是非顛倒。而反怨天之報應有差乎。眾曰。善惡何致相反。中峯令試言其狀。一人謂詈人毆人是惡。敬人禮人是善。中峯云。未必然也。一人謂貪財妄取是惡。廉潔有守是善。中峯云。未必然也。眾人歷言[二二]其狀。中峯皆謂不然。因請問。中峯告之曰。有益於人是善。有益於己是惡。有益於人。則毆人詈人皆善也。有益於己。則敬人禮人皆惡也。是故人之行善。利人者公。公則為真。利己者私。私則為假。又根心者真。襲跡[二三]者假。

又無為而為者真。有為而為者假。皆當自考。

❖字句解說：

一、贅：男人到女人家成婚後，就住在女人家。

二、二氏：指佛老二家。

三、橐：口袋。讀陀。

四、紵褶：麻織的袴褶。讀住習。

五、無恙：不要受到損害。

六、裸裎：不穿衣服，露出肉體。

七、伽藍：此處應指伽藍神，即是護衛伽藍〈寺廟〉的神明。

八、世祿：世代當官受祿。

九、支立：明朝嘉興人，事父母很孝順，由舉人官翰林院孔目，深於經學，時人稱支五經。

十、刑房：掌管刑事案件的官署。

十一、**重辟**：即是極刑或稱死罪。

十二、**晚世**：近世。

十三、**箕帚妾**：下女，即是將女兒嫁人的客氣語。

十四、**弱冠**：古代男子年滿二十歲而加冠，稱為弱冠。

十五、**孔目**：舊官名，掌理句稽文牘的事。

十六、**貢**：保薦。

十七、**學博**：舊稱州縣學的教官為學博。

十八、**支大綸**：明朝嘉善（今浙江省內）人，萬曆時的進士，由南昌府教授擢泉州府推官。

十九、**中峯和尚**：即是中峯明本，乃元代臨濟宗僧，杭州錢塘人，俗姓孫，又稱智覺禪師、普應國師，二十四歲從天目山高峯原妙出家，自稱幻住道人，世譽為江南古佛。

二十、**無稽**：無可考信。

二一、**正眼**：具有真實正見之慧眼，非凡夫之肉眼。

二二、**歷言**：盡言。

二三、**襲跡**：抄襲前人的遺範。

❖白話解說：

嘉興有一位包憑，字為信之，他的父親是池陽〈今陝西涇陽西北〉的太守，生了七個兒子，包憑是年紀最小的，入贅於平湖〈在今浙江嘉興境內〉的袁氏，和我父親經常有來往，非常有才能又博學，經常參加鄉試，但屢試不中，於是就潛心研究佛老之學。有一天東遊至泖湖〈今江蘇省松江縣西〉，偶而來到一個村莊的寺廟，看到觀音的佛像露天而立，且被雨所淋濕，馬上打開口袋，拿出十金給主持的僧人，叫他修繕屋宇。僧人告訴他，修繕的工程浩大，銀錢太少，無法完成交代的事情。又取出松布四疋，並從箱子中拿出七件衣服給他，內有麻料的袴褶，都是新做的，他的僕從請他不要再拿東西了。包憑說：『只要是能使聖像不要受到損害，我雖沒有衣服可穿，也沒有關係。』僧人掉下眼淚說：『施捨銀子和衣布，這還不是很困難

的事，只有這一點存心，才是真的不容易得到。』後來修寺的大功告成，就拉著他的老父同遊，當晚在寺中住宿，包公夢見該寺的護法神來感謝說：『你的兒孫可世世代代享受官祿。』後來他的兒子包汴，孫子包檉（讀稱）芳，都考試中榜，當了顯耀的官職。

在嘉善〈在浙江嘉興境內〉有一位叫支立，他的父親，當過掌理刑案的官吏，有一個囚犯被人無辜陷害，判了死刑。支父心中很哀憐他，想替他平反尋求生路。囚犯告訴他太太說：『支公對我很善意，我很慚愧沒有什麼可以報答他，明天妳請他到鄉下，妳用身體來事奉他，他如果肯再用一些心，那我一定可獲救。』他的妻子哭泣著答應，等支公到時，囚犯的妻子主動出來勸酒，並將丈夫的心意全都告訴他，支公不從。最後還是盡力替他平反，囚犯獲釋出獄，夫妻兩人登門叩謝說：『支公這樣深厚的德行，是近世難以見到的。現在我沒有兒子，只有一個幼女，就送給你來幫忙打掃並服侍你，這在禮數上是說得過去的。』支公於是準備聘禮，把她娶納過來。生一個兒子叫支立，在剛成年時就考中狀元，官當到翰林孔目。支立生支高，支高又

生支祿，都被保薦當州縣學校的教官。支祿又生支大綸，登科及第。

這以上所列舉的十件善事，他們的行為各有不同，但都同歸於善就是。如果再加以精細的詳說，那善事是有真的，也有假的；有端直的，也有邪曲的；有陰善，也有陽善；有是的，也有非的；有偏的，也有正的；有做一半的，也有圓滿的；有大的善，也有小的善；有難以達成的，也有容易完成的。這都要深入去辨別。如果做善事而不去深究道理，很可能自己以為做了很多善事，哪知道那是在造惡業，枉費一片苦心，一點益處也沒有。

什麼叫做真假？以前有幾位有學問的讀書人，去拜訪中峯和尚，問說：『佛家說善惡的報應，就如同影子隨形體一樣，不會消失。現在有某人做了善事，他的子孫卻默默無聞；而有某人做了壞事，他的子孫卻很興旺，佛所說的道理是無稽之談。』中峯說：『凡間的俗情還沒有洗除乾淨，慧眼還沒有開啟，很容易把善當成惡，指惡成為善，這是常有的事。對於自己把是非顛倒不感到遺憾，反而還怨嘆上天報應不公平嗎？』

眾儒生說：『善惡的分辨為何會導致相反呢？』中峯請他們嘗試說說

看，善惡的情況。其中一人說：『罵人打人是惡，尊敬人禮待人是善。』中峯說：『這可不一定。』又一人說：『貪婪妄取財物是惡，操守廉潔是善。』中峯說：『這可不一定。』眾人一一的說了很多種情況，中峯和尚都說『不一定』。

因而眾人就請問他，中峯和尚告訴他們說：『有利益眾人的就是善，只利益自己的就是惡。有益於眾人的，雖然是打人罵人，也都是善；只是利益自己，雖是禮敬別人，也是惡。』所以人在行善事時，利益眾人的就是為公，為公才是真實；只利益自己就是私，私就是造假。又從內心的根本發自至誠的心是真，抄襲他人的行為是假。又沒有心存不良去做的，就是真；如果有所求而去做的，就是假，這些都是要靠自己詳細去考究。

❖本文之四：

何謂端曲。今人見謹愿之士。類稱為善而取之。聖人則寧取狂

狷[二]。至於謹愿之士。雖一鄉皆好。而必以為德之賊[三]。是世人之善惡。分明與聖人相反。推此一端。種種取舍。無有不謬。天地鬼神之福善禍淫。皆與聖人同是非。而不與世俗同取舍。凡欲積善。決不可徇耳目[四]。惟從心源隱微處。默默洗滌。純是濟世之心則為端。苟有一毫媚世之心即為曲。純是愛人之心則為端。有一毫憤世之心則為曲。純是敬人之心則為端。有一毫玩世之心則為曲。皆當細辨。何謂陰陽。凡為善而人知之。則為陽善。為善而人不知。則為陰德。陰德天報之。陽善享世名。名亦福也。名者造物所忌。世之享盛名。而實不副者。多有奇禍。人之無過咎。而橫被惡名者。子孫往往驟發。陰陽之際。微矣哉。何謂是非。魯國之法。魯人有贖人臣妾於諸侯。皆受金於府。子貢[五]贖人而不受金。孔子聞而惡之曰。賜失之矣。夫聖人舉事。可以移風易俗。而教道可施於百姓。非獨適己之行也。今魯國。富者寡而貧者眾。受金則為不廉。何以相贖乎。自今以後。不復贖人於諸侯矣。子路[六]拯人於溺。其人謝之以牛。子路受之。孔子喜曰。自今魯國。多拯人於溺矣。自俗眼觀

之。子貢不受金為優。子路之受牛為劣。孔子則取由而黜[七]賜焉。乃知人之為善。不論現行。而論流弊。不論一時。而論久遠。不論一身。而論天下。現行雖善。而其流足以害人。則似善而實非也。現行雖不善，而其流足以濟人。則非善而實是也。然此就一節論之耳。他如非義之義。非禮之禮。非信之信。非慈之慈。皆當決擇。何謂偏正。昔呂文懿公[八]。初辭相位。歸故里。海內仰之。如泰山北斗。有一鄉人。醉而詈之。呂公不動。謂其僕曰。醉者勿與較也。閉門謝之。逾年。其人犯死刑入獄。呂公始悔之曰。使當時稍與計較。送公家責治。可以小懲而大戒。吾當時只欲存心於厚。不謂養成其惡。以至於此。此以善心而行惡事者也。又有以惡心而行善事者。如某家大富。值歲荒。窮民白晝攫[九]粟於市。告之縣。縣不理。窮民愈肆。遂私執而困辱之。眾始定。不然幾亂矣。故善者為正。惡者為偏。人皆知之。其以善心而行惡事者。正中偏也。以惡心而行善事者。偏中正也。不可不知也。

❖字句解說：

一、**謹愿**：拘謹鄉愿，很誠實的樣子。

二、**狂狷**：過於進取與過於自守的人。語出《論語‧子路》：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也。」

三、**德之賊**：出自《孟子‧盡心下》引用孔子曰：「過我門而不入我室，我不憾焉者，其惟鄉原乎！鄉原，德之賊也。」就是道德的賊害者。

四、**徇耳目**：被耳目所左右。

五、**子貢**：春秋時代衛國人，為孔子的弟子，姓端木名賜，子貢是他的字，善於經商，有口才。

六、**子路**：春秋時代魯卞人，為孔子的弟子，姓仲名由，子路是他的字，又字為季路，好勇，事親孝順，仕衛。

七、**黜**：責備。

八、**呂文懿公**：本名呂原，字逢原，明朝秀水（今浙江省內）人，正統年間的進士，授編修，歷左春坊大學士，天順初入內閣，諡文懿。

九、攫：奪取。讀決。

❖白話解說：

什麼叫做端曲？現在的人看到謹慎鄉愿的人，大家都很稱讚並親近他。聖人則是喜歡找肯上進或較保守的人來教導，對於謹慎鄉愿的人，雖然同鄉里的人都喜歡他，但他已習於世故而無所上進，所以聖人肯定說他是傷害道德的賊。

所以世上凡人所說的善惡，分明就是和聖人所認定的不同。從此處推論，世人種種取捨的標準，沒有說不會錯誤的。天地鬼神對於行善給福報，淫惡受禍害的是非認定，和聖人都是一樣的，但和世俗凡人所取捨的看法是不同的。

凡是要積累善事，絕對不可被自己的耳目所左右，一定要從心的本源隱微之處下工夫，默默的洗滌污穢，所存留下來純然是濟世利人的心，就是端；如果存有一點點諂媚世人的心，就是曲。如果純然是愛人的心，就是

端；如果存有一絲絲憤世嫉人的心，就是曲。如果純是尊敬人的心，就是端；如果存有一點點玩世不恭的心，就是曲，這些都要詳細的辨別。

什麼叫做陰陽？凡是行善讓人知道了，就是陽善；如果行善不讓人知的，就是陰德。陰德會受到上天施以福報，陽善則在人間享有盛名。享有盛名也是福報，只是名氣是造物者所忌諱的，在世上享有盛名的人，往往在不能名副其實的時候，大多會遭到奇禍所害。如果人沒有犯過錯，而被人橫加惡名，這種人的子孫往往會急速的發達，陰陽的分際，實在是很微妙呀！

什麼是非？魯國有一種國法，凡是魯人有替人在諸侯間贖回被擄獲的臣妾的人，都可以向官府領賞金。子貢贖了人，卻不接受賞金，孔子聽到後，就不以為然的說：『子貢這件事做錯了，說到聖人做事的原則，要考慮到可以移風易俗，所教導的方法可以施行於百姓，不是單獨的只適用於自己的行為就可以。現在的魯國，有錢人少，貧窮人多。如果接受賞金就是不廉潔，誰還會去贖人呢？從今以後，不再會有富人替人向諸侯贖人了。』

子路救起了一個溺水的人，那人贈送他一頭牛當謝禮，子路接受了。

孔子很高興的說：『從現在開始，魯國有很多人會去拯救溺水的人了。』從世俗的眼光來看，子貢不接受賞金是優良的行為，子路接受贈牛是低劣的行為，但孔子卻稱讚子路而責備子貢。

由此可知，人所作的善事，不是在論眼前的優劣，而是在論未來的流弊；不是在論一時的成敗，而是在論久遠的影響；不是在論一身的毀譽，而是在論天下的利害。現行雖然是善，但未來足以害人的，則這事看起來像是善，其實是非善也。目前看起來雖然不是善，但將來足以濟助別人的，則雖非善，而實在是善呀！然而這只就這一節來論而已，其他有看起來，好像是非義而實是有義的，有好像是非禮而實是有禮的，有好像是非信而實是有信的，有好像是非慈而實是有慈的，都應當要有所決定選擇。

什麼叫做偏正？以前明朝有一位姓呂，謚稱文懿公的人，在他辭去宰相的職位，告老還鄉後，國人都很敬仰他，有如泰山或北斗星一樣。有一位鄉人，酒醉後罵他，呂公一點也不生氣，對他的僕人說：『他酒醉了，不要和他計較。』於是閉門謝客，不去理會。過了一年，這人犯了死刑關進大牢，

呂公才後悔說：『當時如果稍與他計較，送官府責治他，可以藉著小的懲罰而收到大警戒的效果。我當時只是想心存仁厚，沒有想到卻養成他的惡，才造成今天的大錯。』這就是以善心而行惡事的實況。

又有以惡心而行善事的情形，像有一大富人家，遇到荒災的年頭，窮苦的人白天就在街市上搶奪粟米，告到縣府，縣府不辦理，窮苦的亂民更加肆無忌憚。於是就私下捉拿亂民，把他們關起來並羞辱他們，亂眾才安定下來，不然幾乎要動亂了。

本來善者是端正的，惡者是偏邪的，這個道理大家都知道。然而以心存善念來造成惡事的結果，叫做正中之偏。如果以心存惡念而達到做善事的結果，叫做偏中正，這道理也不能不知道呀！

❖本文之五：

何謂半滿。易曰。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

書曰。商罪貫盈[二]。如貯物[三]於器。勤而積之則滿。懈而不積則不滿。此一說也。昔有某氏女入寺。欲施而無財。止有錢二文。捐而與之。主席者。親為懺悔。及後入宮富貴。攜數千金入寺捨之。主僧惟令其徒回向[四]而已。因問曰。吾前施錢二文。汝親為懺悔。今施數千金。而汝不回向。何也。曰。前者物雖薄而施心甚真。非老僧親懺。不足報德。今物雖厚。而施心不若前日之切。令人代懺足矣。此千金為半。而二文為滿也。鍾離[五]授丹於呂祖[六]（鍾離權、呂洞賓俱唐時人）。點鐵為金。可以濟世。呂問曰。終變否。曰。五百年後。當復本質。呂曰。如此則害五百年後人矣。吾不願為也。曰。修仙要積三千功行。汝此一言。三千功行已滿已。此又一說也。譬如以財濟人。內不見己。外不見人。中不見所施之物。是謂三輪體空[七]。是謂一心清淨。則斗粟可以種無涯之福。一文可以消千劫之罪。倘此心未忘。雖黃金萬鎰[八]。福不滿也。此又一說也。何謂大小。宋衛仲達[九]為館職。被攝至冥司。主者命吏呈善惡二錄。比至。則惡錄盈庭。其善錄僅如筯而已。索秤稱之。則盈庭者反輕。而如

筋者反重。仲達曰。某年未四十。安得過惡如是多乎。曰。一念不正即是。不待犯也。因問軸中所書何事。曰。朝廷嘗興大工。修三山石橋。君上疏諫之。此疏稿也。仲達曰。某雖言之。朝廷不從。於事何益。而能有如是之力。曰。朝廷雖不從。君之一念。已在萬民。向使聽從。善力更大矣。故志在天下國家。則善雖少而大。苟在一身。雖多亦少。

❖字句解說：

一、善不積：《易・繫辭下傳》：「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善德不積蓄，就不足以成就盛名；惡業不累積，就不足以敗壞身譽。

二、商罪貫盈：《書・秦誓》：「商罪貫盈。」商朝所積累的罪孽已經很深重。

三、貯物：儲存東西。

四、回向：以自己所修的善根功德，回轉給眾生，並使自己趨入菩提涅槃。或以自己所修之善根，為亡者追悼，以期亡者安穩。

五、鍾離：即是鍾離權，唐末五代京兆咸陽人，字雲房，又稱漢鍾離，受學於王玄甫，得長生之道，以及符籙金科、青龍劍法、內丹術，避亂入於終南山，道教稱為北五祖之一，世稱正陽祖師，民間列為道教八仙之一。

六、呂祖：即呂喦，字洞賓，號純陽子，蒲州蒲坂縣永樂鎮招賢里人，八仙之一。據元《金蓮正宗仙源像傳》載：「呂洞賓生於唐德宗貞元年間，因常居山岩，故更名呂岩〈喦〉；又因常居山洞中，故號洞賓。」在得道成仙之前，因困頓於仕途，至長安酒肆，被漢鍾離以「黃粱一夢」感化，又以生、死、財、色等十事考驗，心無所動而傳道給他。

七、三輪體空：布施之時，能體達施者、受者、施物三者皆悉本空，摧破執著之相，稱為三輪體空。施空，故心不執著於福報；受空，故不起慢想；施物空，故不起貪想。

八、鎰：讀益。古時的重量單位，大約等於二十兩或二十四兩。

九、宋衛仲達：此節在前「太上曰。福禍無門。惟人自召。」下之「證案」已述。

❖白話解說：

什麼叫做半滿？《易辭下傳》說：『善德不積蓄，就不足以成就盛名；惡業不累積，就不足以敗壞身譽。』《書經・秦誓篇》說：『商朝的罪孽已經非常深重，就好像錢串得滿滿的。』有如把東西存放在器物中，很努力去積存，就會盈滿；懶惰不去積存，就不會盈滿，這是一種說法。

以前有某一姓氏的婦女到廟寺，想要施捨但沒有錢，身上只有二文錢，就捐獻出來，該寺的主持親自為她舉行懺悔的儀式。到後來進宮，生活也富貴了，帶了數千金到該寺施捨，主持的僧人只命他的徒弟去行功德回向的儀式。因此就問主僧說：『我以前才施捨二文錢，你親自為我懺悔；現今施捨數千金，而你不親自來作回向，是什麼原因呢？』主僧說：『以前所施的金錢雖少，但施捨的心卻很真誠，我若不親自行懺悔，不足以報答恩德。現今雖然獻金很多，然而施捨的心沒有以前真切，所以只令徒兒代為懺悔就可以了。』這就是千金只為半，二文卻為滿的實例。

漢鍾離傳授金丹給呂仙祖的時候，並教他點鐵變成金的法術，可以用來

濟世。呂祖問說：『這金子最後會變質嗎？』鍾離說：『五百年以後，金會回復鐵的本質。』呂祖說：『這樣做會損害到五百年後的擁有人，我不願意學這法術。』鍾離說：『修成仙道要積蓄三千功德，你這一句話，三千功德就已圓滿了。』這又是一種說法。

譬如說，以財物來濟助他人，內不見施捨的自己，外不見受施捨的人，中不見所施捨的東西，這就是佛家所謂的「三輪體空」。所以說，存有一心清淨，則雖只有一斗的粟米，卻可以種植生發無窮的福德；雖只有一文錢，卻可以消除千劫以來所造的罪業。假若這心無法放下，雖擁有萬鎰的黃金，福德還是不圓滿的，這又是一種說法。

什麼叫做大小？宋朝時的衛仲達當了館職的官，有一天靈魂被引至冥府，陰官命令小吏將記錄善惡二冊呈上來，等來到時，則惡冊堆滿了庭院，他的善冊只有像筷子一樣小而已。拿秤來稱稱看，那滿庭的惡冊反而輕，像筷子一樣小的善冊反而重。仲達說：『我年紀還沒有到四十歲，怎麼會有那麼多的過錯呢？』陰官說：『只要一個念頭不正就是惡，不必等到實際犯

錯。』因而求問小卷軸中所記錄的是什麼事情？陰官說：『朝廷曾經要大興土木，修建三山的石橋，你盡力上書進諫，這就是你疏文的稿件。』仲達說：『我雖有諫言，但朝廷不聽，對事情也沒有助益，卻能有這麼大的善力。』陰官說：『朝廷雖然不聽，但你這一念頭，已經心在為萬民。假使朝廷能夠聽從，那你的善力就更大了。』

所以說，心志放在為國家的，雖行小善，其善力很大；如果只為自身著想，雖行善很多，善力卻很少。

❖本文之六：

何謂難易。先儒謂。克己。須從難克處克將去。夫子論為仁。亦曰先難。必如江西舒翁。捨二年僅得之束修。代償官銀。而全人夫婦。與邯鄲張翁。捨十年苦積之錢。代完贖銀。而活人妻子。皆所謂難捨處能捨也。如鎮江靳翁。雖年老無子。不忍以幼女為妾。而還之鄰。此難忍

處能忍也。故天之降福特厚。凡有財有勢者。其立德皆易。易而不為。是謂自暴。貧賤作福皆難。難而能為。斯可貴耳。隨緣濟眾。其類至繁。約言其綱。大約有十。第一與人為善。第二愛敬存心。第三成人之美。第四勸人為善。第五救人危急。第六興建大利。第七捨財作福。第八護持正法。第九敬重尊長。第十愛惜物命。何謂與人為善。昔舜在河濱。見漁者。皆爭取深潭厚澤。而老弱則漁於急流淺灘之中。惻然[二]哀之。往而漁焉。見爭者。皆匿其過而不談。見有讓者。則揄揚[三]而取法之。期年[四]。皆以深潭厚澤相讓矣。夫以舜之明哲。豈不能出一言教眾人哉。乃不以言教。而以身轉之。此良工苦心也。吾輩處末世。勿以己之長而蓋人。勿以己之善而形人。勿以己之多能而困人。收斂才智。若無若虛。見人過失。且涵容[五]而掩覆之。一則令其可改。一則令其有所顧忌而不敢縱。見人有微長可取。小善可錄。翻然[六]舍己而從之。且為豔稱[七]而廣述之。凡日用間發一言。行一事。全不為自身起念。全是為物立則。此大人天下為公之度也。何謂愛敬存心。君子與小人。就形迹觀。

常易相混。惟一點存心處。則善惡懸絕。判然如黑白之相反。故曰。君子所以異於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所存之心。只是愛人敬人之心。蓋人有親疏貴賤。有智愚賢不肖。萬品不齊。皆吾同胞。皆吾一體。孰非當敬當愛者。愛敬眾人。即是愛敬聖賢。能通眾人之志。即是能通聖賢之志。何者。聖賢之志。本欲斯世斯人。各得其所。吾合愛合敬。而安一世之人。即是為聖賢而安之也。

❖字句解說：

一、束修：古人以肉脯十條紮成一束，作為拜見老師最起碼的禮物，現今也因而稱老師的酬金叫束修。

二、惻然：悲傷的樣子。

三、揄揚：稱譽。

四、期年：一周年。期讀機。

五、涵容：寬容。

六、翻然：改變的樣子。

七、豔稱：稱讚。

❖白話解說：

什麼叫做『難易』？以前的儒士說，要克除自己的私慾，必須從最難克服的地方去努力。孔夫子在談論仁道，也說要先從難克服之處下功夫。

一定要像江西的舒姓老翁，施捨兩年來教書僅得的禮金，代人償還積欠官府的銀兩，使得夫婦能團圓，免除被官府拆散的命運。

又邯鄲地方的張老翁，施捨十年來辛苦積蓄所得的金錢，代替別人還清贖金，使得他的妻子能存活下去，這都是所謂的難捨而能捨的實例。

又如鎮江的靳老翁，雖然年老膝下無子，也不忍心迎娶幼小的女孩為妾，而將幼女歸還給鄰居，這是難忍處而能忍耐的實例。

所以上天會特別優厚的降福祉給這些人。凡是有財勢的人，他要建立善德特別容易，但容易卻不去做，這就是自己糟踏自己。貧窮下賤的人要行福

善的事很困難，但在困難中還能去做，才是真正的難能可貴呀！

隨順因緣去濟助眾人，其種類非常的繁多，大約來說，其綱要有十種：第一是與人為善，第二是愛敬存心，第三是成人之美，第四是勸人為善，第五是救人危急，第六是興建大利，第七是捨財作福，第八是護持正法，第九是敬重尊長，第十是愛惜物命。

什麼叫做『與人為善』？以前舜帝在河邊看到漁家捕魚，都爭相到深潭深水魚蝦較多的地方，卻讓老弱的人，在急流淺灘等危險，而難以捕魚的地方去作業，舜很替他們傷心。於是就前往捕魚，看到互爭的人，都避開其過失而不去談論；看到有互相禮讓的人，就稱讚而去效法他。經過了一年，在深潭深水魚蝦多的地方，都能互相禮讓。

談到以舜帝的聰明睿智，難道不能說一些話來教導眾人嗎？而他不以言教，卻以身教來轉化他們，這是為了改良的工作所付出的苦心啊！

我們現在處於末世，不要以自己的長處來覆蓋他人，不要以自己所行的善德來與他人比較，不要以自己的多才能來使別人難受。要把才智收斂起

來，要做到有若無實若虛。看到他人有過失，要能包容並替他掩蓋，一方面讓他自己有改過的機會，一方面讓他有所顧忌而不敢隨便亂做。看到他人有一點可取的長處，或一些可登錄的小善，要很快的捨棄自我的偏見來遵從他，而且要稱讚他並廣為宣傳。

凡是平常要說一句話，或者是做一件事，完全不要為自身起私念，要全為萬物萬事來建立法則，這就是有大德的人以天下為公的氣度。

什麼叫做『愛敬存心』？君子和小人，從外形和跡象來看，經常會相雜難分，只有在存心處這一點上，就有善惡絕對不同的天淵之別，分判起來就如同黑白相反一樣，所以說：『君子之所以和別人不同的地方，就是由於他的存心。』君子平時所存的心，只是愛人和敬人的心。

大概人有親近、疏遠、富貴、貧賤，以及聰智、愚笨、賢慧、不肖的分別。很多的品類無法齊整，這些都是我的同胞，都和我合為一體，哪一個不是應當敬愛的。敬愛眾人，即是等於敬愛聖賢；能夠與眾人的心志相通，即是等於能和聖賢的心志相通。為什麼呢？聖賢的心志，本來就希望這世界上

的人，每個人都能各得其所，我本來就應該敬愛他們。而且我能安定這個世界上的人，也就是替聖賢來安定他們是一樣的。

❖本文之七：

何謂成人之美。玉之在石。抵擲[一]則瓦礫。追琢則圭璋[二]。故凡見人行一善事。或其人志可取。而資可進。皆須誘掖[三]而成就之。或為之獎借[四]。或為之維持[五]。或為白其誣而分其謗。務使之成立而後已。大抵人各惡其非類。鄉人之善者少。不善者多。善人在俗。亦難自立。且豪傑[六]錚錚[七]。不甚修形迹。多易指摘。故善事常易敗。而善人常得謗。惟仁人長者。匡直而輔翼之。其功德最宏。何謂勸人為善。生為人類。孰無良心。世路役役[八]。最易沒溺。凡與人相處。當方便提撕[九]。開其迷惑。譬猶長夜大夢。而令之一覺。譬猶久陷煩惱。而拔之清涼。為惠最溥[十]。韓愈[十一]云。一時勸人以口。世勸人以書。較之與人為善。雖有形

跡。然對證發藥。時有奇效。不可廢也。失言失人[十二]。當反吾智。何謂救人危急。患難顛沛[十三]。人所時有。偶一遇之。當如痌瘝[十四]之在身。速為解救。或以一言伸其屈抑[十五]。或以多方濟其顛連[十六]。崔子曰。惠不在大。赴人之急可也。蓋仁人之言哉。何謂興建大利。小而一鄉之內。大而一邑之中。凡有利益。最宜興建。或開渠導水。或築隄防患。或修橋路以便行旅。或施茶飯以濟飢渴。隨緣勸導。協力興修。勿避嫌疑。勿辭勞怨。何謂捨財作福。釋門萬行。以布施為先。所謂布施者。只是捨之一字耳。達者內捨六根。外捨六塵。一切所有。無不捨者。苟未能然。先從財上布施。世人以衣食為命。故財為最重。吾從而捨之。內以破吾之慳[十七]。外以濟人之急。始而勉強。終則泰然。最可蕩滌[十八]私情。祛除執吝。何謂護持正法。法者。萬世生靈之眼目也。不有正法。何以參贊天地。何以裁成[十九]萬物。何以脫塵離縛。何以經世[二十]出世。故凡見聖賢廟貌。經書典籍。皆當敬重而修飭之。至於舉揚正法。上報佛恩。尤當勉勵。

❖字句解說：

一、抵擲：隨意拋棄。

二、圭璋：貴重的玉器。

三、誘掖：教導扶助。

四、獎借：極為推許。

五、維持：維護支持。

六、豪傑：才智出眾的人。

七、錚錚：比喻人的堅卓剛正。讀爭。

八、役役：勞苦不息。

九、提撕：相扶持。撕讀西。

十、溥：讀普，廣大。

十一、韓愈：唐朝河陽（今河南省內）人，字退之，精通六經百家之學，崇儒闢佛老，文章自成一家，官至吏部侍郎。

十二、失言失人：《論語・衛靈公》：子曰：「可與言，而不與之

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

十三、顛沛：比喻做事遇到挫折。

十四、痌瘝：疾苦。讀通官。

十五、屈抑：枉屈壓抑。

十六、顛連：非常困頓。

十七、慳：吝嗇。

十八、蕩滌：清洗。

十九、裁成：成就。

二十、經世：處理世事。

❖白話解說：

什麼叫做『成人之美』？玉藏在石頭裡，如果隨意胡亂拋棄，就如同瓦礫一樣不值錢；如果能加以琢磨，就會成為貴重的玉器。所以凡是看到人在做一件善事，或者這人的志向有可取之處，或者其資質可以進步，都應該要

扶持教導他，使其有所成就，或者是極力推許他，或者是維護支持他，或者是替他辯明不白之冤，或者是分擔他受人的誹謗，一定要使他在社會上能成功立足才可以。

大概一般人都會討厭和他不同類的人事物，在鄉里中，本來善良的人就少，不善良的人居多。所以在世俗中，善良的人是很難自立的，況且豪傑的人，個性都比較剛正堅卓，又不怎麼修邊幅，常會受人的指摘，所以善事經常容易遭到破敗，善人經常會受到誹謗。只有心存仁厚有德的長者，才會出面糾正歪曲使其正直，並幫助使能立足，這種功德是最宏大的。

什麼叫做『勸人為善』？出生為人類，誰沒有良心，只是世間的路途走起來非常勞累辛苦，最容易埋沒人才。所以凡是和人相處，當你方便的時候，要順手扶持人一把，開導他的迷惑。譬如在長夜裡做了一個大夢，能夠讓他覺醒；又譬如長久深陷在煩惱中的人，把他拉拔起來，使其處於清涼之地，這個恩惠是最廣大了。

唐朝的韓愈說：『在一時之間，要以口來勸戒人為善；如要在百世長久

的時間勸人為善，就要用書。』這和幫助人行善相比較，雖只是在外形的跡象上下功夫，然而對於某些的症狀，剛好能以此藥方來治療，有時也有其奇特的功效，所以不可以偏廢。如果出現失言或失人的情況，就應當要反省自己的智慧不夠所致。

什麼叫做『救人危急』？遇到困難挫折，每個人有時都會碰到，如果偶而遇到了，就應該如疾苦在身上一樣，趕快想辦法解救他。有時以一句適當的語言來幫他伸張冤屈，有時要運用各種方法來幫助他渡過重重的難關。

有一位崔子說：『恩惠不一定要很大，只要在他急需幫助時趕到就可以了。』這就是有仁德的人所說的話。

什麼叫做『興建大利』？從小處說，在一鄉里之內；從大處來說，在一個縣邑當中，凡是有利益大眾的，最適宜興建，或者是開通溝渠疏導水流，或者是建築堤防阻擋水患，或者是修橋鋪路以便利通行，或者是施捨茶水飯菜以救濟饑渴的人。能隨著因緣來勸化開導，協助出力興修建設，不要怕人說嫌言嫌語，也要不辭辛勞埋怨，努力去做。

什麼叫做『捨財作福』？在佛門的六度萬行法中，以布施為第一優先。所謂的布施，只說『捨』這一個字，通達的人就知道要內捨身上的眼耳鼻舌身意等六根，外捨色聲香味觸法等六塵，一切所有的，都應該要捨棄。如果一時間內無法做到，就先從財物上施捨，世間的人都和衣食相依為命，所以財物是最重要的，我能從這個地方開始施捨，從內來說，可以破除我內心的吝嗇；就外而言，可以濟助別人的急需。剛開始會勉強一點，久了就習慣成自然。這方法最能夠去除私情，掃除執著吝嗇的心。

什麼叫做『護持正法』？所謂法，就好像萬世以來生靈的眼睛一樣。沒有正法在人間，怎麼能夠參贊天地的化育，怎麼能夠成就今日的萬物，怎麼能夠脫離凡塵的束縛，怎麼能夠自由自在的入世又出世。所以凡是看到聖賢的廟宇或貌像，及其所留下來的經書典籍，應當要敬重，如有損壞，就要把它修飾好。至於推舉發揚正法，上報佛之恩典，更應該要勉勵去行。

❖本文之八：

何謂敬重尊長。家之父兄。國之君長。與凡年高德高位高識高者。皆當加意奉侍。在家而奉侍父母。使深愛婉容[一]。柔聲下氣。習以成性。便是和氣格天[二]之本。出而事君。行一事。毋謂君不知而自恣也。刑一人。毋謂君不見而作威也。事君如天。古人格論[三]。此等處。最關陰德。試看忠孝之家。子孫未有不綿遠而昌盛者。切須慎之。何謂愛惜物命。凡人之所以為人者。惟此惻隱[四]之心而已。求仁者求此。積德者積此。周禮[五]。孟春[六]之月。犧牲毋用牝[七]。孟子謂君子遠庖廚[八]。所以全吾惻隱之心也。故前輩有四不食之戒。謂聞殺不食。見殺不食。自養者不食。專為我殺者不食。學者未能斷肉。且當從此戒之。漸漸增進。慈心愈長。不特殺生當戒。蠢動含靈。皆為物命。求絲煮繭。鋤地殺蟲。念衣食之由來。皆殺彼以自活。故暴殄[九]之孽。當與殺生等。至於手所誤傷。足所誤踐者。不知其幾。皆當委曲防之。古詩云。愛鼠常留飯。憐蛾不點燈。何其仁也。善行無窮。不能殫述[十]。由此十事。能推廣之。則萬德可備矣。

❖字句解說：

一、婉容：和婉的容貌。

二、格天：感動上天。

三、格論：至理名言。

四、惻隱：看到人遭遇不幸，而心裡有所不忍。

五、周禮：書名，相傳為周公居攝以後所撰。是書擬周室的官制，本名周官，自漢劉歆始名周禮，又名周官經。

六、孟春：就是春季的第一月，陰曆的正月。

七、犧牲毋用牝：《周禮》載：「孟春之月，犧牲毋用牝。」就是說在陰曆正月祭祀神所用的牲畜，不要用母的。

八、君子遠庖廚：《孟子•梁惠王上》：孟子曰：「君子之於禽獸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遠庖廚也。」

九、暴殄：不知愛惜物力，任意糟蹋。

十、殫述：盡述。殫，讀單。

❖白話解說：

什麼叫做『敬重尊長』？家中的父母兄長，國家的君王長官，以及凡是年齡高道德高職位高見識高的長者，都應當要特別用心去尊重。在家侍奉父母，要使他們感到有溫情愛心，要有和悅的面容以及低柔下氣的聲音，使自己要習慣這種天性的表露，這就是和氣能感通上天的根本。

出門在外事奉君長，在做事時，不要以為君長不知道就可以自我放肆；在審訊囚犯執行刑罰的時候，不要以為君長沒有看到，所以就作威作福。事奉君長就像事奉上天是一樣的，這是古人的至理名言。往往在這等地方，最是有關陰德。不妨看看以忠孝傳家的人家，他的子孫沒有不綿延流長而且世代昌盛的，真是須要謹慎啊！

什麼叫做『愛惜物命』？大抵人之所以成為人，就是唯獨具有惻隱之心而已，追求仁慈之心，也就是這種心；積蓄德業也是在這個惻隱心上積累。《周禮》上說：『陰曆正月用來祭祀的牲畜，不要用母的。』《孟子·梁惠王上》載：孟子說：『君子要遠離庖廚』，這都是在教我們保全惻隱之

心的方法。所以在前輩有『四不食』的戒律，所謂的聽到殺聲就不吃，看到殺生就不吃，自己養殖的不吃，為我而殺的不吃。

學道者還不能斷除吃肉的時候，可暫且從這地方戒起，漸漸增長上進，慈悲心愈能增長，不只是殺生要戒除，就連活 含有生靈的，都是具有生命的東西。為了取得蠶絲而去煮繭，為了耕鋤土地而去殺蟲，回想平時所穿的衣服所吃的東西的由來，都是殺害牠們來養活自己。所以隨意蹧蹋所生的罪孽，應當與殺生同罪。

至於手不小心的誤傷，腳不小心的誤踏，所造成的傷害，不知有多少，這些都應當盡其婉轉曲折的能事來防範。古詩說：『愛護老鼠常要留飯，憐惜飛蛾就不點燈。』這是何等的仁慈啊！

善行是無窮盡的，不能一一盡說。由這十件故事所述，能將它推廣，那萬德就可完備了。」

【慈心於物。】

❖白話解說：

對於萬物要生發慈悲心。

❖本文：

慈者萬善之本。即仁心也。慈有二義。一是濟貧拔苦。一是戒殺放生。玩於字。當從及物上說。言積德累功之君子。不但親親仁民而已。於慈心所至。又將及於物矣。

❖白話解說：

慈是萬善的根本，也就是仁心。慈有兩種意義：一種是救濟貧困拔除痛苦，另一種是戒除殺生釋放生靈。在玩索文字的意義同時，應當從實際愛物

上去探討。說到要積德累功的君子，不但要親愛自己的親友，對人們要仁慈，對於慈悲心所到的地方，又要包含所有的事物才是。

❖本文：

大藏經[一]曰。人不殺生。愛護物命。及放生施食。得長壽報。今人家小兒頑戲[二]。凡蠅蝶蟲蟻鳥雀之類。切宜戒禁。勿令害損。非惟傷生。且熾殺機。長大不知仁恕矣。至奴僕澆潑熱水。及燒柴掃地。蛭蟻之類。多為所傷。亦宜戒之。凡人見一切眾生。投身死地。如蛾赴燈。蟲墮網。雀鳥被傷。螻蟻被踏。魚蝦細鱗被網之類。方便救護生全之。此福壽長者所為也。

❖字句解說：

一、**大藏經**：又作一切經、一代經藏、大藏、藏經、三藏經教。指包

含三藏等之諸藏經典。亦即以經、律、論三藏為中心之佛教典籍之總集。至隋唐始，才有《大藏經》之稱，南北朝時代，僅有《一切眾藏經典》、《一切經藏》等稱呼。

二、頑戲：嬉戲。

❖白話解說：

《大藏經》說：「一個人如不殺生，愛護所有的物命，以及能放生施捨食物，可以獲得長壽的福報。」現在有些人的家中，小孩子在玩耍嬉戲時，凡是蠅、蝶、蟲、蟻、鳥、雀等這一類的動物，都要切實禁止，不要去傷害。如果傷害了，不但是傷害生靈，而且還使他們幼小心中的殺機熾盛起來，長大以後不知仁恕之道。至於奴僕在澆潑熱水，以及燒柴掃地的時候，水蛭蟻類常被傷害，也應當要告誡。

凡是人看到所有的眾生，在置身於死地的時候，有如飛蛾撲赴燈火，蟲類墮入網中，鳥雀被傷害，螻蟻被踐踏，魚蝦細鱗之類的水族被網羅之類的

情事，如果方便就要去救護它們，使保全它們的生命，這是有福氣得長壽的人應有的作為。

❖本文：

觀世音經[一]云。大梵天[二]王。問陀羅尼[三]相貌。菩薩答言。大慈悲心是。華嚴合論[四]云。觀世音。表位西方。以西方秋殺之地。於殺處行慈救苦。即名觀世音也。普賢行願品[五]曰。若令眾生[六]歡喜。則一切如來[七]歡喜。何以故。諸佛如來。以大悲[八]心而為體故。因於眾生而起大悲。因於大悲生菩提[九]心。因菩提心成等正覺[十]。眾生至愛者身命。諸佛至愛者眾生。能救眾生身命。則能成就諸佛心願。由此觀之。諸佛菩薩。千言萬語。無非教人救眾生之苦。邪魔[十一]外道[十二]。千言萬語。無非教人食眾生之肉。故知勸人放生。則啟人慈悲之心。為永劫常樂之善因。勸人殺生。則啟人殘忍之心。為永劫[十三]怨懟之本。一言為禍福之機若此。可不慎哉。

❖字句解說：

一、**觀世音經**：乃《觀世音菩薩普門品》，又稱《觀音經普門品》、《觀音經》、《普門品經》、《普門品》，為《法華經》卷七《觀世音菩薩普門品》之別行，內容在宣說觀世音菩薩普門示現之妙用。

二、**大梵天**：位於色界初禪天之第三天。又稱梵天王、梵天、梵王、大梵、梵童子、世主天、娑婆世界主。謂己為眾生之父，乃自然而有，無人能造之，後世一切眾生皆其化生，並謂己盡知諸典義理，統領大千世界，以最富貴尊豪自居。

三、**陀羅尼**：意譯總持、能持、能遮，即能總攝憶持無量佛法而不忘失的念慧力。

四、**華嚴合論**：即《華嚴經合論》，凡一二〇卷，唐代李通玄撰，本書為八十華嚴之注釋書，內容開立十門以說明八十華嚴經之要義。

五、**普賢行願品**：即是《四十華嚴》，凡四十卷，唐代般若譯。全稱《大方廣佛華嚴經入不思議解脫境界普賢行願品》，又稱《貞元經》。

六、眾生：又意譯作有情、含識、含生、含情、含靈、群生、群萌、群類。一般是指迷界的諸有情。《不增不減經》載：法身為煩惱所纏，往來生死，故稱眾生。

七、如來：又作如去，為佛十號之一，即佛的尊稱。乘真如之道，而往於佛果涅槃之義，稱為如去。由真理而來，而成正覺之義，稱為如來。

八、大悲：悲，是為拔苦。諸佛菩薩不忍十方眾生受苦而欲拔濟之，其心稱大悲，乃佛菩薩為救渡眾生痛苦之悲憫心。

九、菩提：意譯又作覺、智、知、道。從廣義而言，乃斷絕世間煩惱而成就涅槃的智慧。

十、等正覺：又稱等覺，佛十號之一，即指佛。為菩薩修行至極位之稱，即是所遍悟的真理，與諸佛所悟菩提內容相等，但實際上比佛略遜一籌。

十一、邪魔：指妨礙菩提道之邪法惡魔。

十二、外道：指真理以外之邪法者。

十三、永劫：無限長的時間。

❖白話解說：

《觀世音經》說：「大梵天王問陀羅尼是什麼樣的像貌，觀音菩薩答說：『具有大悲心就是了。』」

《華嚴經合論》說：「觀世音，所表示的位置是西方，因西方屬金是為秋天肅殺之地，在有殺機的地方能行慈悲來救苦難，即是名為觀世音。」

《普賢行願品》說：「如果能讓眾生歡喜，那麼一切如來就會歡喜。是什麼原因呢？所有的諸佛如來，都能以大悲心來救助整體眾生的原故。由於眾生的原故而生發大悲心，由於起大悲而生菩提心，由於菩提心的生發而成就等正覺的果位。眾生最愛的就是自己的身命，諸佛最愛的就是眾生。能夠救度眾生的身命，就能夠成就圓滿諸佛的心願。」

從這個地方來看，諸佛菩薩，千言萬語，無不是在教導眾人救渡眾生，使出離苦海。邪魔外道，所有的言語，無不是在教導人吃眾生的肉而造業。因而知道勸人行放生的善事，就是在啟發人的慈悲心，為種下長久常樂的善因。如果勸人去行殺生的惡業，則是在啟動人類的殘忍心，為種下永遠遭受

怨恨罪愆的根本。一句話可成為將來造福致禍的關鍵，就是如此，可不謹慎嗎？

❖本文：

漢楊寶[一]。九歲時。見一黃雀。為鴟鴞[二]所搏。墮地。復困於螘。寶救之。置箱中。飼以黃花。至羽毛成。放去。一夕有黃衣童子。向寶拜曰。我西王母[三]使者。往蓬萊[四]。過此遭阨[五]。感君救之。乃以四玉環贈曰。令君子孫。位三公。潔白如此環。言訖不見。後寶生震[六]。震生秉[七]。秉生賜[八]。賜生彪[九]。四世三公。清白無比。

❖字句解說：

一、**楊寶：**後漢楊敞的曾孫，習於歐陽尚書，隱居教授，王莽召之，遁去，漢光武帝很欣賞他高超的志節。

二、**鴟鴞**：讀吃消。鳥名，形似黃雀而小，喙尖如錐，為惡鳥的一種。

三、**西王母**：即王母娘娘、金母、西姥，為道諸女神之尊神，職掌瘟疫、刑法。《山海經》載：其狀如人，豹尾虎齒，善嘯，蓬頭戴勝。

四、**蓬萊**：又稱蓬丘，是道教仙境三島之一，據《雲笈七籤》卷二六云：蓬丘〈亦稱蓬萊山〉在東海之東北岸，周迴五千里，北到鍾山北阿門外，是天帝君總九天之維，尊貴無比。

五、**阨**：困阻。

六、**楊震**：後漢楊寶的兒子，少好學，明經博覽，諸儒稱為關西孔子。官至太尉〈掌武事，位與丞相同〉。

七、**楊秉**：後漢楊震的兒子，為豫荊徐兗四州刺史，所至以淳白稱，延熹中拜太尉。

八、**楊賜**：後漢楊秉的兒子，少傳家學，篤志博聞，桓帝時官侍中，靈帝時侍講〈教授諸王經書〉華光殿，累遷司徒，歷太尉。

九、楊彪：後漢楊賜的兒子，博習舊聞，熹平中徵授議郎〈掌論議〉，獻帝時拜太尉。

❖白話解說：

漢朝的楊寶，在九歲時，有一次看到一隻黃雀，被一隻鴟鴞的凶鳥撲打，掉落在地上，又被蟻群所圍困。陽寶把它救起來，放置在箱子裡，用黃花飼養它，到羽毛長成以後，將它放出去。

在一個的晚上，有一位黃衣童子，朝向楊寶拜謝說：「我是西王母的使者，在前往蓬萊仙島的途中，經過此地遭到困阻，很感謝你救我一命。」於是拿了四只玉環贈送他，還說：「你的子子孫孫，可以當官位至三公，操守都能潔白像這玉環一樣。」說完人就不見了。

後來，楊寶生楊震，楊震生楊秉，楊秉生楊賜，楊賜生楊彪，四世的子孫都當到三公的官位，非常的清白無與倫比。

❖本文：

明沈萬三[一]。見人持青蛙數百。將殺之。乃盡買而放之池內。一日過池邊。見有羣蛙環踞一瓦盆。萬三即持歸。作盥器。偶盥手。遺一戒指於內。次早覺而取之。則滿盆戒指矣。沈驚異。以金銀試之亦然。乃聚寶盆也。富敵國。

❖字句解說：

一、沈萬三：明朝吳縣（今江蘇省內）人，名富，字仲榮，排行第三，所以人稱為萬三，富甲江南。

❖白話解說：

明朝的沈萬三，看到有人捉數百隻青蛙要去宰殺，於是把全部買下來放進池內。有一天經過池邊，看到這一群青蛙圍繞著一只瓦盆，萬三就把它拿回家，當做盥洗的用具。

有一次在偶然洗手時，掉了一只戒指在裡面，隔天早上醒來要去拿時，發現滿盆都是戒指。沈萬三很驚奇又詫異，用金銀來試驗，也是一樣滿盆的金銀，才知道這是聚寶盆，後來其富可敵國。

❖本文：

宋延壽禪師[一]。丹陽人。初為餘姚縣吏。虧欠庫錢幾十萬。有司[二]鞫[三]之。止是買物放生用過。不意虧耗如許也。罪當死。臨刑顏色不變。言曰。我放活萬萬生命。今雖死。徑往西方矣。豈不樂哉。錢王聞而憐之。釋其罪。為僧。夢觀音以甘露灌口。慧性日開。著萬善同歸集六卷。住永明寺[四]。九十八（一說七十二）歲。合掌[五]坐化[六]。起塔寺側。有僧每日繞塔禮拜。人問故。答曰。我撫州僧也。因病至冥。見殿角有畫像一軸。閻王自來頂禮。余問主吏。答曰。此壽禪師也。凡死者。皆經此處。唯禪師徑往西方極樂世界[七]。上品上生[八]。王故敬禮耳。可見好生徑生西方。為陰府所重如此。

❖字句解說：

一、**延壽禪師**：唐末宋初的僧人，淨土宗六祖，法眼宗三祖。俗姓王，字仲玄，號抱一子，初為吏，三十歲依龍冊寺翠巖令參禪師出家，後往天台山參謁德韶國師，建隆二年應吳越王錢俶之請，遷永明大道場，接化眾生，故世稱永明大師，時人號慈氏下生。

二、**有司**：官員，職有專司。

三、**鞫**：讀局，審判。

四、**永明寺**：位於浙江杭縣南郊的南屏山，建於後周顯德元年〈西元九五四年〉，初稱慧日永明寺，至宋代改為淨慈寺。北宋法眼宗高僧延壽曾居此弘法十五年，世稱永明延壽。

五、**合掌**：又稱合十，即合並兩掌，集中心思，而恭敬禮拜之意。

六、**坐化**：即是坐脫立亡，又稱坐脫或坐死，謂端坐時遷化，直立時入涅槃。

七、**西方極樂世界**：又稱西方淨土，或西方極樂淨土，略稱西方，即

阿彌陀佛的極樂淨土。據《阿彌陀經》載：「從是西方過十萬億佛土，有世界，名曰極樂，其土有佛，號阿彌陀，今現在說法。」

八、上品上生：為九品中最高者。欲往生此地者，先發三心，即至誠心、深心、回向發願心，次修三業，即慈心不殺，具諸戒律；讀誦大乘經典；修行六念。此人精進勇猛，臨命終時，觀音菩薩執金剛台，與大勢至菩薩至行者前，阿彌陀佛放大光明照行者身，與諸菩薩授手迎接。

❖白話解說：

宋朝的延壽禪師，是丹陽〈今江蘇江寧〉人，當初當餘姚縣〈今浙江紹興東〉府的一位官員時，因虧欠庫錢有數十萬之多，有關官員審問他，他回答：「只是拿去買生物放生而已，沒有想到會虧損那麼多。」

他的罪被判死刑，在臨刑的時候，面不改色的說：「我放生使萬萬條生命能存活，今日雖被處死，我可以直往西方，這不是很快樂嗎？」錢王聽到這些話，非常憐惜他，就把他釋放了。

於是出家為僧，晚上夢見觀音菩薩用甘露灌入他的口中，他的慧性也因此漸漸開朗，著有《萬善同歸集》六卷。住在永明寺，到了九十八（有說七十二）歲時，合著雙掌禪坐而圓寂，就在寺旁建造靈塔。

有一僧人每天在此遶塔禮拜，有人問他原因，他回答說：「我是撫州〈今江西臨川〉的僧人，因生病靈魂到冥府去，看到大殿的轉角處懸掛一幅畫像。閻羅王主動來像前頂禮，我問主吏，他回答說：『這像就是延壽禪師。凡人過世，都要到此處報到，只有延壽禪師直接前往西方極樂世界，成就九品中的上品上生的蓮品，因而閻王特別敬重禮拜他。』」

由此可見，在世有好生之德的人，死後往生西方，也是陰府上下官員所敬重的，就是如此的情況。

❖本文：

明蓮池大師戒殺文曰。人人愛命。物物貪生。何得殺彼形軀。充己口腹。或利刃剖腹。或尖刀刺心。或剝皮刮鱗。或斷喉劈殼。或滾湯活煎鼈鱔。或鹽酒生醃蟹蝦。可憐大痛無伸。極苦難忍。造此彌天惡業。結成萬世深仇。一日無常。即墮地獄。鑊湯爐炭。劍樹刀山。受罪畢時。仍作畜類。怨怨對報。命命填還。還畢為人。多病早夭。我今哀告世人。普勸戒殺。更能隨力放生。加持念佛。不但增崇福德。必當隨願往生。永脫輪迴。功德無量。

❖白話解說：

明朝蓮池大師的《戒殺文》說：「人人都很愛惜生命，萬物都是貪生怕死，為什麼要殺害它的身體，來充當自己口腹的食物呢？有時用銳利的鋒刃剖開肚子，有時用尖銳的刀子刺殺心臟，有時剝除皮膚刮傷鱗片，有時斬斷頸喉劈開硬殼，有時用熱湯滾燙將鱉鱔煎煮而死，有時用鹽酒等調味品醃製

活的蝦蟹。可憐的是極大的痛楚無處舒伸，非常艱苦難以忍受。製造如此彌天的罪業，結成了永世的深仇大恨。總有一天死亡來臨，即時墮入地獄，受到鍋鑊滾湯爐火熱炭，以及履劍樹上刀山的極刑。接受罪罰完畢後，仍要往生畜生類，怨怨相報，一命還一命，還完以後再出生為人，還要遭受體弱多病生命短促的報應。我現今誠懇地告訴世間人，要普遍勸戒殺生，更要隨自己的能力去行放生功德，加緊持續念誦佛號，不但可以增長崇尚福德，還一定能隨願往生極樂，永遠脫離六道輪迴，這功德是不可限量的。」

【忠孝。】

❖白話解說：

對君長要盡忠，對父母要盡孝。

❖本文：

為臣盡忠。為子盡孝。乃天理[一]之常。人倫[二]之本。使為臣不忠。則君復何望於臣。為子不孝。則父復何望於子。畜生禽獸之不如。安可言人乎。

❖字句解說：

一、天理：天道運行自然的法則。

二、人倫：人類的倫常道理。

❖白話解說：

為人的臣屬就應該盡忠，為人子女就應該盡孝，這乃是天理的常規，人倫的根本。假使為人臣屬而不盡忠，那麼君長又怎期望於臣屬呢？如果為人子女而不盡孝道，那麼父母又怎期望於兒女呢？這種連畜生都不如的行為，怎麼可以說是人呢？

❖本文：

人雖應登仙品。必須多歷歲年。惟至忠至孝。今日謝世[一]。明日便生天界。人知忠孝為臣子大節。豈知尤為超度[二]之本哉。

❖字句解說：

一、謝世：過世。

二、超度：救度死者脫離苦難。

❖白話解說：

雖然說人類要修道登入仙籍，必須經過多年的努力，唯有至忠至孝的人，今日死亡，明天就可以昇往天界。一般人只知道忠孝是為人臣子應遵守的至大節操，哪裡知道這更是超度往生天界的根本呢？

❖本文：

孝者先須安國。安國所以安家。安家所以行孝。故古人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忠孝兩全。方為至德要道也。然亦有忠孝不能同盡者。因分而論之。俾人隨事知所盡心焉。

❖白話解說：

盡孝必須先從安國做起，要安國所以要先安家，要安家所以要先行孝道。因而古時的人要尋求忠臣，必定要在孝子的家庭去找。一定要忠孝兩者

齊全，才是真正進入至德的要道。然而有時也有忠孝不能同時盡到的時候，所以要將這種情況分開來說，使人人能隨著實際的情況而知道如何去盡心。

❖本文：

忠者。盡心無欺之謂。凡人倫所在。如下之事上。等輩之交友。處事接物。皆當有之。而此則專屬臣者。父子兄弟夫婦。人皆自知愛敬。至於君臣則以義合。人人易得苟且[一]。於此說忠。所謂天經地義[二]。無所逃於天地之間耳。

❖字句解說：

一、苟且：隨便馬虎。

二、天經地義：正當而不能改變的道理。

❖白話解說：

所謂忠，就是要善盡心力無所欺騙的意思。凡是人倫所在的地方，有如下一輩的事奉上一輩的，平輩的互相交往，在待人處事接物方面，都應當遵循。而這則「忠」字特別專屬於臣屬所用，其原因是在父子兄弟夫婦之間，都有親情的關係，人人都知道要愛敬。至於君臣之間則是屬於義理的結合，人人很容易隨便馬虎。所以在此地說「忠」，要特別提醒這也是天經地義的事，是不能夠在天地間消失的。

❖本文：

潘仲謀曰。人生天地父母之外。君恩最大。無論平時踐土食毛[一]。莫非皇恩。當膠庠[二]造就。以至歷官[三]受爵。顯及祖宗。榮施三黨[四]。或待以腹心[五]。隆[六]以司牧[七]。不過欲得養士[八]報耳。人非草木。孰不動心。乃身受國恩。不思報同犬馬。惟知自顧身家。問心何忍。

❖字句解說：

一、踐土食毛：指居其地，而食其土所生產的東西。為古代帝王君臨天下，臣民感戴君恩的話。

二、膠庠：周代學校的名稱，後為學宮的通稱。庠，讀祥。

三、歷官：先後連任的官。

四、三黨：父族、母族、妻族。

五、腹心：比喻極親切可深信的人。

六、隆：深厚。

七、司牧：撫養百姓。

八、養士：培養人才。

❖白話解說：

潘仲謀說：「人的一生，除了天地和父母之外，君王的恩德最大，不論平時我們所住的或吃的，這些莫不是有皇恩的庇護。當我們上學校讀書受到

造就開始，以至於當官享受爵祿，祖先的德名能夠顯赫，父族、母族、妻族等三黨備受榮耀，有時皇上把我們當成親信，對我們厚待禮遇，也只是希望能培養人才來為君為國效勞而已。

人不是無情的草木，誰不動心，接受國家君王的恩典，還不想像犬馬一樣盡心盡力來效勞君王，只知道自己照顧己身及家庭，自問良心能忍受的住嗎？」

❖本文：

于鐵樵曰。士農工商。目不見九重宮闕[一]。似無君恩可言。然試思一方之地。萑苻[二]竊據。亡命稱兵[三]。則淫殺擄掠。朝不保暮。非朝廷之兵甲威福。殄滅[四]而安全之。亦安能四海坐享太平之福也。念及此。則擔夫牧豎[五]。織婦耕夫。處處皆君恩。時時皆帝力。當隨分各盡其忠。何況讀書食祿之人。不識一箇忠字。亦可愧矣。

❖字句解說：

一、九重宮闕：比喻帝王居住的地方。

二、萑苻：古沼澤名，因草密容易藏身，故以喻盜匪藏聚的地方。萑讀環。

三、稱兵：舉兵。

四、殄滅：絕滅。殄讀忝。

五、牧豎：放牧牛羊的童子。

❖白話解說：

于鐵樵說：「從事士農工商等各行業的人，雖然看不到皇帝辦公居住的地方，好像國君對我們根本沒有恩德可言。然而只要想想看，在國內的任何一個地方，只要被盜匪所竊據，沒命似的到處舉兵動亂，姦淫燒殺擄掠，使我們有朝不保夕的痛苦感受。

如果不是朝廷的兵士，以其威勢來福佑我們，將盜匪盡滅而使我們安全

過生活，我們怎能在國內各地坐享太平享受福佑呢？想到這裡，那麼出賣勞力的擔夫放牧牛羊的小孩，織布的婦女耕田的農夫，處處都有君恩的被澤，時時都有帝力的保護。

所以要隨著本份各自去盡忠效勞，何況是讀書當官的人，領用國家的俸祿，如果不認識這一個『忠』字，實在是要感到慚愧啊！」

❖本文：

臣道不一。為宰輔。則以格心[一]佐治為忠。為言官[二]。則以諫諍[三]匡弼[四]為忠。為刑官。則以執法平恕為忠。為有司。則以愛民勤職為忠。為武臣。則以宣力[五]靖亂為忠。當薦舉[六]。司文柄[七]。則以為國得人為忠。事難枚舉。夫人臣之所以分其念。使不顧君父者。有數端焉。曰身家。曰爵位。曰權勢。曰恩怨。曰名譽。身家爵位之念。出於庸人。壞事猶小。權勢之念。多生於姦人。往往關天下國家之利害。而害亦終及於姦

人。至於恩怨名譽。雖世之號君子者。亦或不免。唐宋以來。朋黨[八]之禍是也。唯忠則盡心無欺。無欺則至誠。至誠則舉心動念。全不為自己身家爵位起見。不避豪強。不徇情面。不惜功名。並不求忠直聲譽。或委曲濟事而非阿附[九]。或執法不回而非矯激。只要實有益於國計民生。且視吾君真為堯為舜之君。不敢萌菲薄[十]念。方是忠敬。

❖字句解說：

一、格心：匡正思想。

二、言官：主諫議的官。

三、諫諍：對在上位的人直言進勸。

四、匡弼：匡正輔佐。

五、宣力：盡力。

六、薦舉：推薦人才。

七、文柄：主持文章權責的所在。

八、朋黨：同類人結成黨派，排斥異己。

九、阿附：巴結奉承，比附迎合。

十、菲薄：鄙賤。

❖白話解說：

為臣之道不止一端，如果是當宰相，就要以正心來輔佐皇上治理天下為忠；如果是當諫官，就要以直言進勸正道輔佐為忠；如果是主管刑罰的官，就以執法公平心懷寬恕為忠；如果當地方的長官，就以勤政愛民為忠；如果是當武官，就以盡力來平靖動亂使能安寧為忠；如果是當薦舉或文柄的官，就以為國家尋得人才為忠，這些事情太多，很難一一例舉。

談到為人臣屬之所以會分心而不忠，致使他不顧君父的原因，有以下幾點：就是身家、爵位、權勢、恩怨、名譽。對於身體家庭爵祿官位產生私偏的，常出於平凡庸俗的人，其所作的壞事影響還小。對於貪著於權勢者，大多出現在姦佞的人，這個念頭所產生的行為，往往會關係到整個國家的利

害，它不但害國家，終究還會害到姦佞者的本身。

至於在恩怨名譽這個問題上，雖然在社會上被人稱為君子之流，稍不注意，有時難免會遭惹到，自從唐宋以來，朋黨的私結禍害國家就是。真正的忠是要竭盡心力而無所私欺，無所欺騙自然就會達於至誠。能以至誠應事的人，他的起心動念，完全不會為自己的身家爵位去考慮，也不會畏避強權，也不徇私人的情面，也不吝惜自己的功名，也不為了保全自己「忠直」的名譽。有時雖會委屈曲折以濟全事情，但並不迎合巴結奉承；有時執法時不顧情面，也並不是因激怒情緒而矯枉過正，只要是在實際上有利於國計民生，就盡心去做。

而且要真的把自己的君王奉為如堯舜一般的英明，不敢在心中生起稍許鄙賤國君的念頭，這才是真正的忠敬。

❖本文：

韓詩外傳[一]曰。忠之道有三。以道覆君[二]而事之曰大忠。以德調君而輔之曰次忠。以是諫非而救之曰下忠。說苑[三]曰。從命利君曰順。從命病君曰諛[四]。逆命病君曰亂。逆命利君曰忠。

❖字句解說：

一、韓詩外傳：書名，西漢韓嬰撰，凡十卷，嬰推詩人之意，作內外傳，內傳久佚，今存外傳，其書雜引古事古語，而證之以詩，非注釋詩經之作。

二、覆君：保護君王。

三、說苑：書名，凡二十卷，漢劉向撰，所錄皆軼聞瑣事。

四、諛：曲意奉承。

❖白話解說：

《韓詩外傳》說：「盡忠的方法有三種：一種是以真理來保護君王並誠心事奉君王，叫大忠；一種是以德行來調適君王並輔助君王，叫次忠；一種是以對的事理來諫正不對的事理並救助君王，叫下忠。」

《說苑》說：「遵從君王的命令而且有利於君王的，叫做順〈順從〉；順從君王的命令卻有害於君王的，叫做諛〈曲意奉承〉；違逆君王的命令又害君王的，叫做亂〈悖亂〉；違逆君王的命令卻有利於君王的，叫做忠〈盡忠〉。」

❖本文：

顏光衷曰。凡人居官經世。大是非。大利害處。往往關著性命。暇時雖能經綸[一]守正。到這裡囁嚅[二]不前。依違[三]首領。則殺人以媚人者有之。否則模稜[四]首鼠[五]。敗壞國事。而世界受其蕩軼[六]者有之。古來幹事

豪傑。成大功名。大人品。俱從萬死一生中來。此中得箇定力。而後國家始受其用。如諸葛公[七]之鞠躬盡瘁。郭令公[八]之單騎見虜。李臨淮之置刀靴中。韓蘄王之十指存四。劉順昌之積薪待盡。彼出入萬軍中。矢石交下。神氣不動。默然制勝。豈易易[九]哉。其身已早置為國家有矣。然猶曰戰將也。如徐有功[十]。狄梁公[十一]。李藩[十二]（一為藩）。俱陷大辟[十三]。裴晉公[十四]。張魏公[十五]。韓魏公[十六]。委身[十七]劍俠[十八]。然卒以不死。勳滿天地。名懸日月。彼固如此捨得盡。而後大用[十九]隨之耳。乃知造物鬼神。亦輒以此勘人。勘得過時。神靈供其呵護[二十]。宇宙屬其撐持。勘不過時。身名俱敗。如王衍[二一]殷浩[二二]等。其始也。亦自負壁立萬仞[二三]。銜聲四海。然見草而悅。見狼而戰。羊之質故在也。一遇事變。則嘶聲咋舌[二四]。彼又安能爭乾坤之命。而定人物之性哉。蓋其植根原假。假與假相酬。或受得些小福澤。已自便宜。奈享名太重。自許太過。到曳腳露手起來。一籌不展。為天下笑。以此言之。鑒臨[二五]甚隱。自不容欺天罔人。僥倖成功耳。故此處急宜打得清淨。此身付與天地萬物。即不幸

而死。關壯穆[二六]。張睢陽[二七]。岳武穆[二八]。文文山[二九]之死。視李林甫。楊國忠[三十]。韓侂胄[三一]。賈似道[三二]何如哉。人孰無死。惟正直忠孝。其死為神。朝廷顯贈。崇祀赫奕[三三]。子孫食蔭[三四]。未見權姦之死有如此也。毋論權姦。即如哥舒翰[三五]。蕭至忠[三六]。王涯[三七]。賈餗[三八]輩。奄奄[三九]趨附。圖保首領。而當其大限到時。玉石無遺。早知亦是這等橫死。何不烈烈轟轟。頂天立地去乎。又如漢武帝[四十]。唐武后[四一]時。乾坤何等。其無事夷滅[四二]者無數。而當時持平[四三]之吏。無一死也。阿意[四四]酷虐者。則未有不死。即不敢以是盡槩禍福。然命之為命。不益可自信哉。又何必惴惴[四五]焉。惜其命。而負君之恩。種毒於世也。

❖字句解說：

一、經綸：本為治絲之事，後以喻規畫政治。

二、囁嚅：讀孽如，欲言又止的樣子。

三、依違：順從或不順從，不能作決斷。

四、**模稜**：意見或語言含糊不定。

五、**首鼠**：躊躇不決。

六、**蕩軼**：放縱。

七、**諸葛公**：就是諸葛亮，三國時代蜀國的宰相，陽都蓋（今江西省內）人，字孔明，避亂荊州，劉備三顧乃出，嘗敗曹操於赤壁，佐定益州，與魏吳成鼎足之勢，先主歿，受遺詔輔政，武鄉侯。

八、**郭令公**：即是郭子儀，唐代名將，華州人，平安史之亂，聯回紇，征吐蕃，官至太尉中書令，汾陽郡王，世稱郭汾陽，又稱郭令公。

九、**易易**：非常容易。

十、**徐有功**：唐朝偃師（今河南省內）人，為蒲州司法參軍〈掌理刑罰〉，為政寬仁，累遷司刑丞。武后時，朝野莫敢正言，獨有功犯顏累諫，以是重辟。

十一、**狄梁公**：即狄仁傑，唐朝名臣，太原人，武后時為相，居位蓄意薦賢，所薦者如張柬之，姚崇等，後皆為中興名臣，睿宗時追封梁國公。

十二、**李籓**：應為李藩，唐朝趙州（今河北省內）人，敏於學，累官給事中〈掌侍從規諫，糾察六部的弊誤〉，憲宗時拜裴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宰相〉。

十三、**大辟**：古代五刑之一，即是死刑。

十四、**裴晉公**：即是裴度，唐代名臣，聞喜（今山西省內）人，憲宗時為宰相，晉國公，入知政事，正色立朝，言無不盡，神觀邁爽，操守堅定，卒謚文忠。

十五、**張魏公**：即張浚，宋朝緜竹（今四川省內）人，高宗時為川陝西諸路宣撫使〈軍隊統帥〉，志在恢復，尋知樞密院，以不附秦檜和議，被貶，孝宗時，官樞密使〈同宰相〉，封魏公。

十六、**韓魏公**：即韓琦，宋朝安陽（今河南省內）人，仁宗時，西夏反，率兵拒戰，名重當時，為相十年，為朝廷所倚重，後封為魏國公，卒謚忠獻。

十七、**委身**：以身相託。

十八、**劍俠**：精於劍術而行俠仗義的人。

十九、**大用**：重用。

二十、**呵護**：神靈護持。

二一、**王衍**：晉朝臨沂（今山東省內）人，時人稱其丰姿高徹，如瑤林瓊樹，以清談著稱，累官至司徒，護東海王越喪回，為石勒所害。

二二、**殷浩**：晉朝長平（今山西省內）人，識度清遠，好老易，負有盛名，初為庾亮記室參軍〈掌參謀軍務〉，後起為中軍〈軍中主帥〉，都督揚、豫、徐、袞、青五州軍事，以平定中原為己任，征姚襄兵敗，廢為庶人。

二三、**壁立萬仞**：形容山崖石壁高峻陡峭。

二四、**咋舌**：表示害怕的樣子。

二五、**鑒臨**：審察。

二六、**關壯穆**：即是關羽，謚壯繆侯。

二七、**張睢陽**：即是張巡，唐朝南陽人，開元末官真源令，安祿山

反，巡起兵討賊，與許遠合兵守睢陽，拜御史中丞。食盡，殺愛妾以饗士，至羅雀鼠煮鎧弩以食，城破，不屈而死。

二八、**岳武穆**：即是南宋的岳飛，攻打金人，後為秦檜所害。

二九、**文文山**：即是文天祥，宋末忠臣，吉水人，號文山，官至左丞相，信國公，德祐初，元兵入侵，天祥應詔勤王，奉使入元軍議和，被執，脫歸，後戰敗被執，不屈遂被殺，臨刑，作《正氣歌》以明志。

三十、**楊國忠**：唐朝閿鄉人，為楊貴妃之兄，玄宗時為宰相，淫縱不法，安祿山反，陷長安，國忠奉帝幸蜀，陳玄禮率軍士誅於馬嵬驛。

三一、**韓侂冑**：宋朝韓琦曾孫，以蔭入官，為汝州防禦史，寧宗立，以傳導詔旨見幸，時弄威福，曾設偽學之目，請下詔嚴禁，一時善類悉罹黨禍，禍國殃民，於嘉定初年被斬首。侂冑，讀托晝。

三二、**賈似道**：宋朝人，少年落魄，不事操行，理宗時以姐為貴妃，累拜右丞相，度宗立，以太師平章軍國事，魏國公，賜第葛嶺，作半閒堂，吏抱書就第署，大小朝政，一切決於館客，日與群妾鬥蟋蟀，元軍攻健康，

似道奔揚州，後為鄭虎臣所殺。

三三、**赫奕**：光顯昭明的樣子。

三四、**食蔭**：享受祖先德澤的庇蔭。

三五、**哥舒翰**：唐朝突厥的後裔，世居安西，輕財任俠，從王忠嗣為衙將，有勇名，破吐蕃，西平郡王。安祿山反，出戰不利，陷賊被害，謚武愍。

三六、**蕭至忠**：唐朝人，為監察御史，超拜吏部員外郎，神龍初累遷侍中、中書令。嘗以女妻韋后舅子。唐隆初以后黨應坐，太平公主為言，出為 州刺史，後參主逆謀，主敗，至忠遁入南山，捕誅之。

三七、**王涯**：唐朝王祚之孫，擢進士，又舉弘辭，累官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代王播總鹽鐵，政刻急，變茶法，益其稅以濟用度，下益困，與李訓、鄭注等謀誅宦官，事洩被殺。

三八、**賈餗**：唐朝河南人，舉進士高第，歷官考功郎，知制誥。餗美文辭，開敏有斷，然褊急，氣淩單行，累官集賢殿大學士，後為中人所害，

被誅。

三九、**奄奄**：氣息微弱將絕。

四十、**漢武帝**：漢朝的第六代皇帝，名徹，以即位之年為建元元年，是為帝王有年號的開始。在位之時，文功武略，極盛一時，為一代雄主，在位五十四年。

四一、**唐武后**：即是武則天，唐高宗之后，文水人，名曌。高宗崩，臨朝稱制，旋廢中宗，而自立為皇帝，改國號為周。恣為淫虐，大殺唐宗室，然富於才略，善用人，故名相輩出。晚年朝政日非，被迫歸政，中宗復位，尋崩，世稱武后。

四二、**夷滅**：誅除滅絕。

四三、**持平**：主持公道。

四四、**阿意**：阿附諂媚。

四五、**惴惴**：憂懼的樣子。讀墜。

❖白話解說：

顏光衷說：「凡是人在官場或處世上，有大是非及大利害的地方，往往會關係到人的性命。平時還能夠正常從政及守於正道的人，到這緊要關頭，往往就會欲言又止，不敢主持正義。不論是依從或違反首領的意思，就有以殺人來取媚於人的情事。不然就是模稜兩可進退猶豫，以至敗壞了國家大事，使得世界有因而受其縱容的情事。

自古以來，真正能做大事的豪傑之士，所以能成就偉大的功名，培育偉大的人品，都是在經歷萬死一生中所得來的。從這些經歷中磨練出定力，然後國家才能有所受用，好像諸葛孔明的鞠躬盡瘁死而後已，郭子儀的單刀赴會去見俘虜，李臨淮將刀置於靴中，韓蘄王的十指只剩四指，劉順昌積蓄的薪柴將盡，他們都能保持為國為君盡忠的精神，在千軍萬馬中出生入死，在石頭箭矢交相射下的情況，仍能保持不動的神氣，默默的取得勝利，真是不容易呀！這是因為他們早已將身體奉獻給國家，成為國家所有了。

然而再說到戰將，像徐有功、狄梁公、李藩等人，他們的生命沒有奉獻

在戰場，卻被判死刑。又像裴晉公、張魏公、韓魏公這等人，卻委身在戰場成為劍俠之列，最後也沒有死於戰場，他們的功勳滿天下，名望與日月同光。他們就是能如此完全捨棄，之後國家就會隨著重用。

從此地可知，造物主所差遣的鬼神，也常用這個方式來觀察人，覺得他能合格過關，神靈就會隨侍左右來保護，宇宙就可交由他來主持；如果審察不能合格，就會身敗名裂。有如王衍、殷浩等人，他們剛開始時，還自以為有立於萬仞深淵的勇氣，名聲響徹四海。哪知自己如羊綿弱的本質尚在，所以看到嫩草就高興，看到野狼就戰慄。一但遇到事情有所變化，就被嚇得張口吐舌嘶聲亂叫。他們怎能去擁有扭轉乾坤的命運，安定人物的本性呢？

大概是他們的存心，本來就是假的，假的與假的互相應付一下，有時候還能僥倖的得到一些小福澤，自己已經佔了很大的便宜。怎奈那享受名氣的心太重，自我期許太過份，等到真的要他們展露身手辦事時，卻是一籌難展，最後為天下人所取笑。

從此地來說，上天在暗中審察是很微細的，當然是不容許人去欺天騙人

的，只想一味僥倖得到成功。所以在此地，一定要把它弄的一清二楚，把此身交給天地萬物，即便是不幸而喪生，有如關公、張睢陽、岳飛、文天祥等人的死，是非常有價值的。

再看李林甫、楊國忠、韓侂冑、賈似道等人，又是如何的下場？人有哪一位不會死，只有正直忠孝的人，死了能成神，朝廷會很顯耀的追贈他們，崇敬而昭明的祭祀他們，子孫還會受到他們德澤的庇蔭，從沒有聽見過恃權姦淫的人，死後能得到如此榮耀的。

不去談論權姦之士，就是像哥舒翰、蕭至忠、王涯、賈餗這些人，他們稍微的趨炎附勢，只是想保有首領的位置，但萬萬沒想到死期一到，玉石俱焚無法保留下來。早知道業是要遭受這般的慘死，為何不轟轟烈烈，頂天立地好好的去幹一番呢？

又如在漢武帝、武則天的時代，天地是何等的廣大，但在國內冤枉被牽連處死的無可計數，但當時能主持正義的人，卻沒有一個被處死的，反而阿意奉承暴虐無情的人，沒有不被處死的。即使是不敢用這樣的情況，來盡論

人的吉凶禍福，然而命運之所以稱為命運，不是更可以加強我們的自信心嗎？又何必畏縮害怕，為了吝惜自己的生命，卻有負於君恩，種下不良的毒瘤在人間呢？

❖本文：

唐德宗[一]時。李泌[二]為相。德宗以郜國長公主故。欲廢太子。召泌告之。且曰。舒王近已長。孝友溫仁。泌曰。陛下惟一子。奈何欲廢之而立姪。且陛下所生之子。猶疑之。何有於姪。舒王雖孝。自今陛下宜努力。勿復望其孝矣。上曰。卿不愛家族乎。對曰。臣惟愛家族。故不敢不盡言。若畏陛下盛怒而曲從。陛下明日悔之。必尤臣云。吾獨任汝為相。不力諫。使至此。必復殺臣子。臣老矣。餘年不足惜。若冤殺臣子。使臣以姪為嗣。臣未知得歆[三]其祀乎。因嗚咽流涕。上亦泣曰。事已如此。奈何。對曰。此大事。願審圖之。自古父子相疑。未有不亡國

者。上曰。貞觀[四]開元[五]。皆易太子。何故不亡。對曰。承乾[六]謀反事覺。太宗不得已廢之。並廢魏王泰[七]。至於武惠妃譖太子瑛[八]兄弟殺之。海內怨憤。乃百代所當戒。又可法乎。臣願陛下從容三日。究其端緒。必釋然知太子之無他矣。若果有其迹。願陛下如貞觀之法。并廢舒王。而立皇孫。則百代之後。有天下者。猶陛下子孫也。向使楊素[九]。許敬宗[十]。李林甫之徒。承此旨。已就舒王圖定策之功矣。上曰。為卿遷延至明日思之。泌曰。如此。臣知陛下父子慈孝如初矣。然陛下當自審思。勿露此意於左右。露之則彼皆欲樹功舒王。太子危矣。間一日。上開延英殿。獨召泌。流涕曰。非卿切言。朕今日悔無及矣。太子仁孝。實無他也。泌歷事四朝。為唐名相。後竟成神仙。

❖字句解說：

一、唐德宗：代宗的兒子，名适，既嗣立，政治清明，當時號稱賢主，後用奸相盧杞，遂為亂階，在位二十六年崩。

二、**李泌**：唐朝名臣，京兆人，七歲能文，人稱神童，及長博學。肅宗時，參與謀議甚多，德宗時為相，遇事多所匡救，後以封鄴縣侯。

三、**歆**：讀心，神享祭祀。

四、**貞觀**：唐太宗的年號。

五、**開元**：唐玄宗的年號。

六、**承乾**：唐太宗的兒子，太宗即位，立為皇太子，甫八歲，特敏惠，帝在諒闇，使裁決庶政，有大體。及長，好聲色漫遊，過惡寖聞，後廢為庶人。

七、**魏王泰**：即唐太宗第四子李泰，魏王，好士，善屬文。

八、**太子瑛**：就是唐玄宗的第二子李瑛，開元初立為皇太子，瑛母趙麗妃，初以倡進，善歌舞，及武惠妃有寵，生壽王，愛與諸子絕等，太子頗怏怏，惠妃訴於帝，帝將廢太子，以張九齡諫而止，及李林甫當國，卒被搆害。

九、**楊素**：隋朝華陰人，性智詐，善屬文，從高祖定天下，封越國

公，功位崇貴，顯赫無比，晉王廣奪太子，素實主其謀，廣立，素恃功驕橫，為帝所忌，改封楚公，旋卒。

十、許敬宗：唐朝人，性輕傲，善屬文，隋大業中第秀才，貞觀除著作郎，兼修國史，尋掌專誥令。高宗時為禮部尚書，帝將立武昭儀，大臣切諫，敬宗陰揣帝私，即妄言之，帝意遂定，陰附武后，致位右相，威寵無比。

❖白話解說：

在唐德宗的時候，李泌當宰相，德宗因為郜國長公主的緣故，想要廢除太子，所以召見李泌，告訴他說：「舒王最近已經長大了，他很孝順又友愛，溫和又仁慈。」李泌說：「皇上你只有一個兒子，為何想要廢除他而冊立姪兒為皇太子呢？而且皇上對自己所生的兒子，都還懷疑他，怎麼還會信任姪兒呢？舒王雖然很孝順，畢竟是外姓的人。從今開始，皇上應要努力培養父子的感情，不要再希望舒王來孝順你。」

皇上說：「你不喜歡你的家族嗎？（言下之意，乃警告李泌不怕皇上殺

了他全家族。〉」李泌回答說：「臣下就是愛自己的家族，所以不敢不將實情全部說出來。如果現在怕皇上盛怒時，就委曲順從，明天皇上後悔了，必然責怪臣下所說的話。必然怪眾臣說：『我唯獨相信你才任命你當宰相，而你不盡力諫諍，所以才造能如此的結果。』必然會再殺臣下的子孫。我已經年老了，所剩時間不多，死了也不足惜。如果是冤枉要殺臣子，強迫臣下贊成皇上冊立姪子為繼承人，臣下不知能否還會有下一代來祭祀我？」因而李泌到此說得抽泣淚流滿面。

皇上也哭泣著說：「事情已經到了這個地步，要怎麼辦呢？」李泌回答說：「這是一件大事情，希望皇上審慎考慮，自古以來，父子互相猜疑，沒有不亡國的。」皇上說：「貞觀與開元年間，皇帝都有撤換太子的事，為什麼沒有亡國呢？」李泌回答說：「因為承乾太子謀反的事情已經被發現，太宗皇帝不得已將他廢除，而且還將參與的魏王李泰一齊廢掉。至於武惠妃進讒言廢除太子李瑛，其兄弟將他給殺了，至今國內都還忿恨不平，這是百世都要引以為戒的，怎可以效法呢？臣下希望皇上再仔細的思考三天，探究其

中的原由，一定會很清楚的知道太子根本沒有異心。如果真的發現有問題，希望皇上能如太宗皇帝一樣，將舒王一齊廢除，而冊立皇孫為繼承人，那麼將來百代以後，這個天下還是皇上的子孫所擁有。」

其實過去皇上叫楊素、許敬宗、李林甫這些人，稟承旨意，已經將廢太子立舒王的計畫安排妥當，所以皇上不得已才說：「為你的建議案，我將此事延至明天思考後再決定。」

李泌說：「如此，臣下知道皇上在父子之間的慈孝會完好如初了。然而皇上一定要審慎的思考，不要將你的意思給左右的人知道了。如果事情被批露出來，恐怕那些想在舒王前面立功的人，就會想出辦法，使得太子的生命遭到危害。」

過了一天，皇上在延英殿，唯獨召見李泌，流著淚說：「不是你真切的分析，今日恐怕我後悔都來不及了。太子真的很仁慈又孝順，實在沒有其他的意圖。」李泌在唐代共事奉四朝的皇帝，成為唐代的出名的宰相，死後竟然成了神仙。

❖本文：

唐魏徵[一]。有膽略。善回人主意。事無大小。必犯顏苦諫。即上怒甚。弗輟也。上嘗得佳鷂[二]。自臂（謂令立臂上也）之。望見徵來。匿懷中。徵奏事故久。鷂竟死懷中。文德皇后崩。帝念不已。於苑中作層樓以望昭陵。嘗引徵同登。使視之。徵熟視曰。臣昏眊[三]不能見。上指示之。徵曰。臣以為陛下望獻陵[四]。若昭陵[五]。則臣固見之矣。上泣。為毀樓。徵勸帝偃武修文。中國既安。四夷自服。帝用其言。後頡利[六]成擒。其酋長並帶刀宿衛[七]。至外戶不閉。行旅不齎糧[八]。皆徵之力也。徵為唐名臣。首封鄭公。五世孫謩[九]。復為宰相。

❖字句解說：

一、**魏徵**：唐太宗時的名臣，山東曲城人，字玄成。太宗時拜諫議大夫，諫諍剴切，累官至左光祿大夫，封鄭國公。

二、**鷂**：讀要，鳥名，屬鷲形目，猛禽類，似鷹而小，背青灰色，腹

白色帶赤，捕食小鳥。

三、眊：讀帽，眼睛不明亮。

四、獻陵：唐高祖的陵墓。

五、昭陵：唐太宗的陵墓，文德皇后亦葬於此。

六、頡利：唐代東突厥可汗，姓阿史那氏，名咄苾。

七、宿衛：值宿宮禁擔任警衛。

八、齎糧：持糧。齎讀基。

九、魏謩：謩讀模、魏徵的五世孫，擢進士第，文宗訪徵後，楊汝士薦為右拾遺，屢有獻納，擢右補闕、諫議大夫，宣宗時累遷御史中丞，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後為宰相。

❖白話解說：

唐朝的魏徵，具有膽識和謀略，很能善解人意，事情無論大小，必定冒犯聖顏勤苦諫勸，即使是皇上非常生氣，也不停止。

皇上曾經獲得一隻可愛的佳鷂，常令其停立在臂膀上。有一次看到魏徵走過來，就趕快把牠藏匿在懷中，魏徵因為稟奏事情過久，鷂鳥竟然悶死於懷中。文德皇后死後，皇帝非常的想念，於是就在宮廷的花園裡建造了高層樓，以便隨時可以看到埋葬皇后的昭陵。

皇帝曾經帶領魏徵一同登上高樓，並使他看昭陵。魏徵仔細看看說：「臣下眼睛昏花，不能看清楚。」皇上就指示他看，魏徵說：「臣以為皇下叫我看獻陵，如果是看昭陵，臣下早已看到了。」皇上哭泣，並將高樓拆掉。

魏徵還勸進皇上要修治文武諸事，中國既然能安定，四方的夷狄自然就會臣服，皇帝採用他的建議。

後來東突厥的頡利被俘擄，他們的酋長帶著刀來宮廷充當侍衛。當時甚至於夜不閉戶，出外旅遊不必帶糧食，這些都是魏徵力諫的成果。魏徵是唐朝的名臣，首次被封為鄭國公，他的第五世孫魏謩，又當了宰相。

❖本文：

則天時。法官競酷。司刑[一]丞徐有功。獨存平恕。初為蒲州司法。不施敲撲[二]。吏相約。有犯徐司法杖者。眾共斥之。迨官滿不杖一人。職事亦修。及為司刑丞。酷吏所誣搆者。皆為直之。所活無數。嘗廷爭獄事。太后厲色詰之。有功神色不撓。爭之彌切。太后雖好殺。知有功正直。甚敬憚之。周興[三]等。譖毀百端。竟不能害。後擢左臺殿中侍御史。子孫屢顯。

❖字句解說：

一、司刑：官名，掌理五刑之法。

二、敲撲：以短杖拷打的刑罰。

三、周興：唐朝萬年人，武后時歷遷秋官侍郎，屢決制獄，文深峭妄，後為仇人所殺。

❖白話解說：

武則天當政的時候，法官以殘酷的刑罰互相競賽。只有司刑丞徐有功一個人，心存平和寬恕。起初在蒲州〈今山西永濟〉掌理司法的時候，不曾用刑杖去施罰人。當時在官吏間互相約定，凡是有受到徐有功杖責的人，大家共同斥責他。等到徐有功官職滿期，未曾杖責過一個人，所主管的事也能處理得很完善。

等到他當司刑丞的時候，凡是受到酷吏所搆陷的罪人，都一一給與平反，因而能繼續存活的人非常多。曾經為了訟獄的事情在朝廷上力爭，皇太后以嚴厲的語氣來詰問他，有功仍然神色不改不為所屈，而且爭取得更厲害。

太后雖然好殺成 ，但也知道有功為人正直，對他也非常敬佩又畏懼。當時周興等一群人，多方設法以讒言來陷害他，仍無法如願，最後擢升為左臺殿中侍御史的高官，他的子孫也常有顯耀的官位與成就。

❖本文：

唐郭子儀。當安史之亂[一]。收復兩京。功冠諸將。代宗時。宦官[二]用事。子儀閑廢日久。部曲[三]離散。猝[四]吐蕃[五]入寇。京師震駭。上奔陝州。大將如李光弼[六]等。皆嫉宦官之權。擁兵不至。獨子儀召募得二十騎即行。糾合諸將。擊鼓張幟。多然火以疑吐蕃。吐蕃駭。眾悉遁去。後又同回紇[七]以數十萬眾入寇。諸將多不時至。子儀以單騎往說回紇。大破吐蕃。子儀為大將。擁強兵。程元振[八]。魚朝恩[九]。讒毀百端。詔書[十]一紙徵之。無不即日就道。由是讒謗不行。官中書令[十一]。凡二十四考。汾陽王。八子七壻。顯盛莫倫。

❖字句解說：

一、安史之亂：唐玄宗天寶十四年，安祿山反於范陽，陷兩京，祿山死，子慶緒繼之，慶緒死，史思明繼之，思明死，子朝義繼之，至代宗廣德

元年，其亂始平，歷四代，凡九年。

二、宦官：太監。

三、部曲：私人所領導的軍隊。

四、猝：急遽。讀促。

五、吐蕃：為藏族在唐代的稱謂，本西羌屬，有一百五十種，散處在河、湟、江、岷間，有癸羌、唐羌等。

六、李光弼：唐朝名將，柳城人，為人嚴毅，沉果有大略，用兵謀定後戰，多操勝算。平定安史之亂，居中興戰功第一，封臨淮郡王，卒謚武穆。

七、回紇：與突厥為兄弟民族，後又從屬於突厥。南北朝時，為敕勒部落之一，至唐叛離突厥後，始稱回紇。民國二十三年，新疆省政府定稱為維吾爾。

八、程元振：唐代的宦官，三原人，代宗時為驃騎大將軍，封邠國公，總率禁兵，權震天下，後因謀反，被流放而死。

九、**魚朝恩：**唐朝的宦官，瀘州人，性黠慧，代宗時為天下觀軍容宣慰史，權傾朝野，恃勢恣橫，求取無厭，後終因跋扈而被誅。

十、**詔書：**古時國家大政事，由皇帝佈告臣民，稱為詔書。

十一、**中書令：**舊官名，為中書省的長官。中書省乃掌理國家重要政事。

❖白話解說：

唐朝的郭子儀，在安史之亂的期間，收復了兩京，所建立的功勞在諸將軍之上。在代宗當政期間，宦官當權，子儀被廢官很久無事可做，其部屬官兵都離散了。突然間吐蕃入侵中原，京城非常的震驚，皇上奔走陝州〈今河南崤山北麓〉，當時的大將軍如李光弼等人，因看不慣宦官當道，所以擁兵不動，不前來救援。

只有郭子儀召募二十名騎兵，馬上前往，並且糾合諸將軍，擊鳴鑼鼓高張旗幟，點燃很多火把，以使吐蕃懷疑軍情，使得吐蕃非常害怕，所有的人

都全部逃遁。後來又夥同回紇族數十萬人前來侵犯，所有的將領都不按時前來救援。郭子儀單獨騎馬前往說服回紇，並大破吐蕃。

郭子儀當了大將軍時，擁有強銳的軍隊，被程元振、魚朝恩等宦官向皇上多方的進讒言毀謗他，皇上以一紙詔書徵召他，子儀沒有不當天就依命而行的，因此讒言誹謗就行不通了。

後來官當到中書令，達二十四年之久，被封為汾陽王，下有八個兒子七個女婿，都很顯耀昌盛，沒人能與他相比。

❖本文：

宋司馬溫公[一]為相。以身徇國[二]。勤勵庶政[三]。時已得疾。而青苗[四]免役[五]將官[六]之法猶在。西夏[七]未降。歎（一為嘆）曰。四害未除。吾死不瞑目。賓客見其瘦。引諸葛食少事繁為戒。公曰。生死命也。為之益力。疾革[八]。不復自覺。諄諄[九]如夢中語。皆朝廷天下事也。

❖字句解說：

一、司馬溫公：即是司馬光，宋朝夏縣涑水鄉人，字君實，世稱涑水先生，哲宗初為相，盡罷新法，旋卒，贈溫國公，謚文正，著有《資治通鑑》。

二、徇國：為國家犧牲。

三、庶政：國家的一切政務。

四、青苗法：也稱常平給斂法或常平斂散法，為宋王安石推行新法之一。其法以諸路常平、廣惠倉所積錢糧為本，在春夏兩季青黃不接的時候，出貸給民戶，春貸夏收，夏貸秋收，每期收息二分。

五、免役法：為王安石所推行新法之一，將差役改為雇役，由當役人戶按等第出錢，官府募人代服傜役。

六、將官法：宋神宗時部分軍隊實行將兵法，以不同番號的禁軍指揮，混合組成將官的編制。

七、西夏：國名，其先本姓拓拔，唐賜姓李，世為夏州節度使，宋時元昊稱帝，國號大夏，史稱西夏，據有今內蒙古一部分及甘肅西北部，後為蒙古所滅。

八、疾革：病篤，就是已病得很危急。革讀及。

九、諄諄：誠懇忠厚。

❖白話解說：

宋朝的宰相司馬光，為了國家而犧牲自己的生命，對於國家的政事非常勤勉惕勵，當時身體已經生病，而所實施青苗、免役、將官等的新法還在，西夏還沒投降。所以就感嘆的說：「這四害還沒除去，我死也不能瞑目。」

來探望的賓客看到他的身體消瘦，就引用當時諸葛亮吃得少事情多為警戒，希望他好好保重。司馬溫公說：「生死是命中註定的。」於是更加努力，到病入膏肓時，已經不省人事，在夢話中還誠誠懇懇關心的，都是國家大事。

❖本文：

魏高宗謂群臣曰。君父一也。父有過。子不作書於眾中諫之。而於私室屏處諫者。不欲彰父之惡也。如高允[一]者。朕有過。未嘗不面言。至有朕所不堪者。朕知其過。而天下不知。可不謂忠乎。高允一片忠誠。不獨激烈者不能。亦諷諭[二]者所不及也。可為諫法。

❖字句解說：

一、**高允：**後魏蓨人，少孤，性好文學，博通經史天文術數，官拜中書博士，遷侍郎，領著作郎〈掌撰修本朝歷史〉，後敕以經授景穆帝，孝文時累進爵咸陽公，遷散騎常侍〈在皇帝左右規勸過失以備顧問〉，歷事五帝，出入三省五十餘年。

二、**諷諭：**以委婉的語言進行勸說。

❖白話解說：

魏高宗向群臣說：「對於君王和父親都是同一道理，父親有過錯，當人兒子的人不可在大庭廣眾面前批露，而是要在私室遠離眾人的地方進諫，這目的是不想要張揚父親的罪惡。像高允這個人，我有了過失，未嘗不當面諫勸我，直到我有所不堪而已經認錯為止，但天下的人都還不知道，這可不就是忠嗎？高允一片忠誠的心，不只是那些激烈份子做不到，也是一些以委婉手段進諫的人所不及的，這可作為諫法的範例。」

❖本文：

宋蘇昞[一]上章論國事。竄[二]饒州。行過洛。館尹焞[三]所。頗以遷貶[四]為意。焞曰。當季明上書時。為國計耶。為身計耶。若為國家計。當欣然赴饒州。若為進取計。則饒州之貶。猶為輕典。昞遂渙然。張可菴曰。

士子為官。若有固功名。求容悅[五]之心。則一事做不出。誠哉言也。

❖字句解說：

一、**蘇昞**：宋朝武功人，字季明，始學於張載，後事二程，元末呂大忠薦之，為太常博士，坐元符上書入黨籍，編管饒州卒。

二、**竄**：放逐。

三、**尹焞**：宋朝洛陽人，號三畏齋，程頤門人，紹興初年，召為崇政殿說書，兼侍講。

四、**遷貶**：放逐。

五、**容悅**：逢迎以取媚於人。

❖白話解說：

宋朝的蘇昞因上書談論國事，遭到放逐饒州〈江西鄱陽縣〉的處分，當路過洛陽的時候，寄宿在尹焞的家中，對於被放逐一事非常在意。尹焞說：「當時你要上書的時候，是為了國家大事呢？或者是為你本身呢？如果是為

了國家大事，應當要很高興的到饒州去。如果是為了本身官職的進取，那被流放到饒州，還算是很輕的處罰。」蘇昞聽了之後，心中才舒解。

張可菴說：「如果讀書人當官，只為了保有功名，心存求媚於人的話，那麼就做不出一件有意義的事了。」這句話是很實在呀！

❖本文：

歷觀古今人臣盡忠而獲報者。多不勝述。至於大節[一]不奪。見危授命[二]者。運際坎坷。抱恨千載。似乎天之報施獨異。不知生享當世盛名。沒受萬民拜跪。天之報之。較身受富貴安樂者。不啻[三]百倍。而忘君害民者。天報之慘。更不必言。今且莫論忠不忠之報應。就看泛泛浮浮[四]。主意不在蒼生[五]者。也無好好結局。可見爾俸爾祿。定然負不得這箇字也。自宰相至百姓。多有該盡之忠。然下民性命。最關縣令。故縣令。尤不可不忠。國家立此縣令。要他養民。古云。民惟邦本[六]。本固邦

寧。如此重任託付。豈容辜負。蓋人讀書之時。便真切發心救世。及當權乘勢。務要將天地君親。時刻在念。大行善事。清慎率屬。勤訪民隱[七]。做美政於程朱。問良模於時彥[八]。勿徇情。勿愛財。旌[九]善懲凶。興利除害。倡鄉約[十]。重農桑[十一]。訓士理學[十二]。教民勤儉。徵務思善法。刑獄每盡仁心。革刁風[十三]。察姦吏[十四]。水旱早勘速報。災荒設法賑濟。鰥寡孤獨[十五]。責養有人。圩岸[十六]溝渠。勸修有效。嚴禁溺女[十七]。掠賣。賭博。烟花[十八]。迎神。做戲。淫書。暴棺。宰牛等惡事。倡行社倉[十九]。同善會。育嬰[二十]。義學[二一]。義塚[二二]。夏藥局。冬粥廠。刊書局。棲流所[二三]等善事。真如搜羅寶山一般也。前註中。已說及有司以愛民勤職為忠。今又不憚再三苦口者。誠以最關民命耳。苟能一念自持。則何事不辦。其福德烏可量耶。再專附數案。以為為民之父母者觀勸。

❖字句解說：

一、大節：生死之際的節操。

二、見危授命：面臨國家危難的時候，能犧牲個人生命，為國效力。

三、不啻：不止。

四、泛泛浮浮：漂浮不定，心不在焉。

五、蒼生：百姓。

六、民惟邦本：《書‧五子之歌》：「民惟邦本，本固邦寧。」就是說百姓為國家的根本，百姓生活穩定了，國家就安寧了。

七、民隱：民間不能上達的痛苦。

八、時彥：當代的賢俊名流。

九、旌：讀經，表彰也。

十、鄉約：同鄉的人共同遵守的規約。

十一、農桑：耕田與種桑養蠶。

十二、理學：即性理之學，宋儒釋經，重疏義理，因稱為理學；又兼談性命，故或稱性理學、道學。

十三、刁風：邪惡的風氣。

十四、**姦吏**：邪惡的官吏。

十五、**鰥寡孤獨**：老而無妻稱鰥，老而無夫稱寡，老而無子稱獨，幼而無父稱孤，總稱困苦而沒有依靠的人。

十六、**圩岸**：防水患的堤岸。

十七、**溺女**：為民間的陋俗，窮苦人家生女，將她投於水中溺斃。

十八、**烟花**：娼妓。

十九、**社倉**：古時窖儲粟麥，以備荒年賑災之用。

二十、**育嬰**：養育被遺棄嬰兒的慈善工作。

二一、**義學**：私人募集款項，為公眾所設免收學費的學校。

二二、**義塚**：掩埋無主屍體的墳墓。

二三、**棲流所**：收養流離失所者的機關。

❖白話解說：

綜觀自古至今，很多為人臣屬的人，能盡忠職守而獲得善報的事情，多

得難以計算。至於有些為了固守大節，在危險時能為國捐軀的人，其命運遭遇坎坷，還含恨千年，好像上天對這等人的回報不太一樣。哪知道這等人，在世的時候，能享受盛名的讚譽，死後還能受到萬民以跪拜禮來敬仰他。上天對這等人的報應，比那些只受到富貴安樂的善報，不止上百倍之多。對於那些忘掉君恩禍害百姓的人，上天所給予慘痛的報應，就不必再說了。

現在暫且不要去談論忠與不忠的報應，就看那些做事馬馬虎虎，沒有盡力於 姓的人，也就沒有好的結果。可見你所領用的俸祿，必然辜負不起這個「忠」字。上從宰相下到老百姓，每個人都有該去盡的忠。

然而這一般的百姓，和縣令的施政最有關係，所以當縣令尤其不可以不忠於職務，國家之所以設立縣令，就是要他代替皇上來養育百姓，古書《書・五子之歌》上說：「百姓是國家的根本，根本穩固了，國家就安寧了。」這麼重大的責任託付在他的身上，怎可容許他來辜負呢？

因而一個人從讀聖賢書開始，就應該要真切發心救世，等到當了官握有權勢的時候，務必要將天地君親四者，時時刻刻放在心上，廣大的去推行善事，

要以清白謹慎為部屬的表率，要很殷勤的去查訪民間的難言之隱，要倣傚程子和朱子所推行的美好政策，要向當時的賢傑之士請教優良的模範善法。

不可以徇於私情，不可以貪愛財物，要表彰善人善事並懲治惡人惡事，提倡有利的政法去除有害的詬病，提倡遵守鄉約，重視農業的耕養。以理性之學來教導讀書人，以勤儉來教導百姓。催徵財稅務必要思考用善良之法去行，對於審判刑案入獄囚禁之事要善盡仁心。革除不良的風氣，查辦不良的官吏。對於發生水旱災的地方，要儘早勘查提報給上級，遇到天災饑荒的時候，要想辦法去賑濟災民。

對於鰥寡孤獨等窮困的人，要責令相關的人養護他們。對於隄防溝渠水道，要勸導修護使能有效防範災情。要嚴禁將女兒溺斃，強奪買賣，賭博嫖妓，迎神賽會，做野台戲，編造或覽讀淫穢的書籍，不將棺木入殮，宰殺牛隻等壞事。

要倡行社倉的制度，組織同善會，設立養育棄嬰之所，設立義學或義塚，夏天設立藥局施藥，冬天設置粥廠施粥，出刊善良書籍，設置收容所等

的善事，就像是把寶山蒐集到你的轄區一樣。

在前面所提的註講資料中，已經談到官員要以勤政愛民當做盡忠，現在又不煩囉嗦的再三反覆說明，實在這些都是最關乎老百姓的生命啊！如果能將這個念頭放在心上，那麼會有什麼事不能辦的呢？這樣所建立的福德是不可限量的。以下再專題說明幾個案例，以作為人民父母官者的參考和勸誡。

❖本文：

宋程明道[一]。令晉城。正己率物[二]。教民以禮義。民有以事至邑者。必告之以孝弟忠信。入所以事父兄。出所以事長上。度鄉村遠近為伍保。使之力役[三]相助。患難相卹。姦偽[四]無所容。凡孤煢[五]殘廢者。責之親戚鄉黨[六]。使無失所。行旅出於途者。疾病皆有養。因立鄉校。凡六十餘所。暇時親至。召父老而與之語。以訪民瘼[七]。其兒童所習書。皆親為句讀[八]。教者不善。則為易置。擇子弟之秀者。聚而教之。聯鄉民為社

會。立科條。旌別[九]善惡。使有勸有恥。明道視民如子。欲辨事者。或不持牒[十]。徑至庭下。陳其所以。先生從容[十一]告語。諄諄不倦[十二]。在邑三年。百姓愛之如父母。去之日。哭聲振野。明道臨政之邦。上下風動[十三]。蓋有以協和眾情。則風動。天地造化。風動而已。

❖字句解說：

一、程明道：即是宋朝的程顥。

二、率物：做眾人的榜樣。

三、力役：用民力供役。

四、姦偽：邪惡詐偽的人。

五、孤煢：孤獨無依。煢讀窮。

六、鄉黨：同鄉的人。

七、民瘼：人民的疾苦。瘼讀末。

八、句讀：文中語意完整的稱為句，語意未完而可稍停頓的稱讀。「

讀」讀豆。

九、旌別：識別。

十、牒：古代用來書寫的竹片或木片，小而薄，稱為牒，今指文書。

十一、從容：舒緩的樣子。

十二、諄諄不倦：教學一點也沒有倦容。

十三、風動：如風鼓動，比喻應和聲極廣，亦可解為教化。

❖白話解說：

宋朝的程明道，在晉城〈在山西省南方〉當縣令的時候，能夠端正自己以為眾人的表率，並以禮義來教導人民。百姓有事來到官府，必定以孝弟忠信的道理來告訴他們，回到家裡要如何事奉父兄，出門在外要如何事奉君長。審度鄉村之間距離的遠近，組成隊伍以保護鄉村，使他們能以勞役互相幫助，在患難中互相體恤，使得邪惡詐偽之徒無所混跡。

凡是在鄉里中有孤獨無依或殘廢的人，都責成其親戚或同鄉里的人來照

顧，使他們不致於流離失所，在外旅遊的人，遇到疾病的時候有人救助。

因教育的需要，設立鄉校共有六十幾所，有空閒的時間，就親自下鄉，召見鄉親父老，和他們談話，以便查訪民生的疾苦。兒童所要學習的書本，都是他親自標點。教師有不好的，就把他換掉，從眾弟子中選出優秀者，聚集他們的力量來教導子弟。聯合鄉民使組成社會，建立互相遵守的科條，分別善惡，使能接受勸誡而知恥有禮。

明道先生愛民如愛自己的兒子，想到縣府辦事，但沒有具備文書的，也可以直至官府，陳述原因，先生以從容不迫的耐心來告訴他，非常的誠懇毫無倦容。在縣府三年，百姓愛戴他如同自己的父母。

他離去的時候，百姓的哭聲震動郊野。明道治理過的地方，上下都受到教化，大概是他辦事都能很溫和的協調眾人的情緒，當然就能教化他人。天地所以能成其造化之功，也是教化所造成的效果。

❖本文：

明道攝邑[一]。盛夏[二]塘隄[三]大決。法當稟府。府稟漕。非月餘不能興作。先生恐苗槁。曰救民獲罪。所不辭也。遂發民塞之。歲大熟。

❖字句解說：

一、攝邑：攝理縣政。

二、盛夏：陰曆六月。

三、塘堤：堤岸。

❖白話解說：

明道先生在掌理縣政的時候，於陰曆六月時洪水決堤，依據律法應向府方稟告，府方向漕稟告，非經過一個多月不能建造堤防，明道先生恐怕到時已經秧苗都枯乾而死了。就說：「為了救助百姓而被降罪也在所不辭。」於是就發動百姓堵塞洪水建造堤防，當年豐收。

❖本文：

為上元主簿[一]。河東路。財賦[二]不充。官有科買[三]。則物價騰湧。歲為民患。先生度所需。使富家定其預儲之價而出之。富家不失息。而民所費。比舊不過十之二三。又民稅常移近邊。載往則道遠。就糶[四]（一為糴）則價高。先生擇富民之可任者。預使購粟邊郡。所費大省。民力用舒。

❖字句解說：

一、主簿：舊官名，主管文書簿籍，各署皆設有。
二、財賦：財貨與賦稅。
三、科買：征購。
四、糶：讀跳，賣出穀物。此處應為糴，讀敵，為買入穀物。

❖白話解說：

明道先生當上元〈今江蘇江寧縣〉地方的主簿時，河東路〈陝西葭縣北〉一帶的財貨和賦稅不夠充裕，官方雖有征購的制度，但往往其物價都哄抬得很高，每年都深為百姓所憂患，程先生斟酌其需要，請有錢人家訂定他儲藏糧食要預賣的合理價錢，並向他買，使富家不損失利息，而且使百姓所花費的價錢，比原來的舊價錢還不到十分之二三。

而且人民為了逃稅經常移往邊界地區，舉家前往路途遙遠，就近購穀米價錢又太高了。所以程先生就擇選可信任的有錢人家，到邊郡的地方預先購買粟糧，這樣的作法，讓百姓的耗費大為減少，使得百姓的財力舒解很多。

❖本文：

知扶溝。民有焚脅舟人財物。每歲必十數次。公捕得一人。使引其類。得數十人。不復根治舊惡。分地而處。使以挽舟為業」。且察為惡者。自是境無焚舟之患。

❖字句解說：

一、**挽舟為業：**以牽引繫縛船隻當做事業。

❖白話解說：

在扶溝〈今河南開封南邊〉當知縣的時候，有惡民放火燒船，並要脅搶奪行舟人的財物，每年總有十幾次，程公捕獲一人，叫他把同案的人牽引出來，共有數十人，不去追究過去的惡行，將他們分到各地居住，並使以引船繫舟為生，並且隨時察究再為惡的人，從此所轄的境內，沒有燒船的事件為患。

❖本文：

治畿邑[一]。水災民飢。先生請發粟貸之。司農[二]怒。遣使閱實[三]。使者言不當貸。先生請貸不已。遂得粟六千石。飢者用濟。司農益怒。視貸籍戶同等。而所貸不等。檄[四]縣杖主吏。先生言濟飢。當以口之眾寡。不當

以戶之高下。且令實為之。非吏罪。乃得已。先生嘗曰。為令之職。必使境內之民。凶年飢歲。免於死亡。飽食逸居。有禮義之訓。然後乃盡。

❖字句解說：

一、畿邑：京城管理的縣。

二、司農：漢代官名，九卿之一，亦稱大司農，掌理錢穀的事，後多沿用，至明初而廢；明清戶部尚書稱大司農，侍郎稱少司農，亦通稱司農。

三、閱實：檢閱核實。

四、檄：讀習。古代官府用來徵召、曉諭、聲討的文書。

❖白話解說：

在治理京畿縣政的時候，遇到水災人民飢餓，程先生請求上級發放粟米以供百姓借貸。主管錢糧的司農很生氣，就派人來檢閱，這人回說，不應當借貸，先生仍舊不斷的請求借貸，最後得到粟米六千石，全部用來賑濟飢餓

的人，司農更為生氣。

程先生看到原來的政策，借貸是以一戶的戶籍為單位，但所借貸的數目卻不平等。所以就行文給縣邑主管的官吏，程先生說：「要濟助飢民，是要以口數的多少為依據，不應該以住戶高下的等級區分借貸的數目。」並下令要切實去做，主管官吏沒有罪，這件事情就這樣平靜下來。

明道先生曾經說：「當縣令的職務，一定要使境內的百姓，在凶年飢餓的歲月裡，免於死亡挨餓的痛苦；在飽食安居的時候，要遵守禮義的銘訓，這才算是盡責。」

❖本文：

令扶溝。率民盡力開治溝洫。惜乎未盡其事。即以別調而止。先生嘗董役[一]。雖祁寒[二]烈日。不擁　。不御蓋。時所巡行。眾莫測其至。故人自致力。常先期畢事。先生凡作縣。坐處皆書視民如傷[三]四字。常曰。灝

（一為顥）常愧此四字。

❖字句解說：

一、董役：監督勞作。

二、祁寒：嚴寒。

三、視民如傷：《孟子・離婁下》：「文王視民如傷。」就是說在上位的人非常愛護人民。

❖白話解說：

在扶溝當縣令的時候，率領人民盡力開挖修治溝渠，可惜的是，還沒完工就被調走而停止。程先生經常到現場巡視監督勞作，雖然在嚴寒的冬天，不穿皮裘衣，在炎熱的夏天不打傘不坐車。無論何時出巡，眾人都不知道他何時會來，所以每個人都很努力工作，因而工程都超前完工。程先生無論在哪裡當縣令，所坐的地方都寫有「視民如傷」四個字，經常說：「我程顥常愧對這四個字。」

❖本文：

宋朱子[一]知漳州日。曰。予欲留意學校。請黃知錄[二]表率諸生。又延前輩士人。同為表率。使士子識些向背[三]。知為善之方。與一邦之人。同趨君子之域。又以俗未知禮。採古喪葬嫁娶之禮。揭以示之。命父老解說以教子弟。禁漳民賽會朝嶽。曰。只是男女混淆。便當禁約也。又除屬縣無名之征。歲免七百萬。嘗到唐石[四]。待野叟樵夫。如接賓客。無分毫畦町[五]。曰。此一等人。若勢分[六]相絕。如何使他得盡其情。

❖字句解說：

一、朱子：指宋朝的朱熹。

二、知錄：舊官名，在府裡掌管文書，糾查府事的屬官。

三、向背：傾向與反對。

四、唐石：就是唐石山，在福建省建陽縣嘉禾里，有石方三四丈，厚五尺，下有三小石架之，中虛可容數十人，相傳唐時有異人架為游息之所，

故名。

五、畦町：讀西挺。界限也。

六、勢分：權勢地位。

❖白話解說：

宋朝的朱熹在漳州〈屬福建省〉當知府的時候，說：「我想對學校的教育多留心注力。」所以就請黃知錄做為學生的表率，又延請地方前輩的讀書人，共同為學生的表率，使當官的或讀書人知道民心的向背，也讓他們知道行善的方法，希望和同鄉里的人，共同造就君子的境域。

又因為世俗的人不知道古禮，所以採用古時的喪葬或嫁娶的禮儀，公開讓大家知道，並且命令地方的父老來親身解說，以便教導子弟。禁止漳州的百姓迎神賽會朝山禮拜的迷信，他說：「光是男女混雜在一起，就應該要禁止。」

他又去除所屬各縣不必要的稅征，每年可免除七百萬。曾經到過唐石

山，對待鄉野的老叟和樵夫，好像接待客人一樣，沒有一點官架子，他說：「這一種人，如果擺著官場的架勢，一定不能融洽，怎麼能使他們盡情表達要說的話呢？」

❖本文：

知南康榜文[一]。本軍[二]。土瘠民稀。役煩稅重。民力日困。深可哀憐。今管下士人。父老僧道。軍民諸色等人。有能知得利病根源。次第合作。如何處置。可以寬卹。並請仔細開具著實事狀。不拘早晚。赴軍披陳。切待面加詢問。多方措置。庶幾戶口歲增。家給人足。

❖字句解說：

一、榜文：舊時官府所貼示的公告。

二、軍：宋代的行政區域名，與州、府、監，皆隸於路。

❖白話解說：

在南康〈屬江西省〉當知府的時候，公告榜文說：「本軍所治理的地方，土地貧瘠民眾稀少，勞役和賦稅都很煩重，人民的財力一天比一天窮困，深深的讓人覺得可憐。現今在管轄下的士人，父老鄉親，僧俗道士，軍人百姓各種所有的人，有能夠知道治理本地政治弊病的根源，趕快來合作，研究如何來處理，可以得到優厚的待遇。並且請你開具事實的狀況，無論早晚，都可以前來軍處分析說明。」

如此很真切的向提案者當面加以諮詢，經過多方面的措施處置之後，果然不多久，戶口數一年一年增加，地方也富庶起來，家家的生活也饒足了。

❖本文：

知南康勸諭文。佃戶[一]耕作主家田土。用力為多。全仰主家借貸應付。優恤賙給[二]。無令失所。

❖字句解說：

一、佃戶：租借他人土地耕作，按期納租的農家。

二、賙給：給予救濟。賙讀周。

❖白話解說：

在南康當知府的時候，公告勸諭文說：「租田的農戶替主人家耕作田地，所出的力氣很多，全靠向主人家借貸來過生活，主人家要優厚的體恤他們，好好的給予救濟，不要讓他們流離失所。」

❖本文：

勸諭官戶曰。既稱仕宦一之家。即與凡民有異。尤當安分循理。務在克己利人。

❖字句解說：

一、仕宦：當官。

❖白話解說：

朱子勸諭當官的人家說：「既然是稱為當官的人家，就應該與一般的百姓有所差異，尤其應當安份守己依循道理行事，務必在克制私慾利益民眾上下工夫。」

❖本文：

勸諭伍保互相勸戒事件。仰[一]同保人。互相勸戒。孝順父母。恭敬長上。和睦宗姻。賙恤鄰里。各依本分。各修本業。莫作姦盜。莫縱飲博。莫相鬬打。莫相訟訴。孝子順孫。義夫節婦。事跡顯著。即仰具申。當依條格旌賞。其不率教[二]者。亦仰申舉。依法究治。

❖字句解說：

一、仰：依賴。

二、率教：遵循禮教。

❖白話解說：

朱子在勸諭伍保互相勸戒事件中說：「要仰賴同伍的保人，要互相規勸，對父母要孝順，對長上要恭敬，對姻親宗親要和睦，要救濟鄉里中貧窮的人。要各依自己的本份，修習各自的本業，不可作姦邪盜賊，不可酗酒賭

博，不可互相鬥毆，不可互相訴訟。發現有孝順的子孫，行義守節的夫婦，事跡很明顯的，就要仰賴你們向上級申報，上級將依條律來表揚行賞；對於那些不遵循禮教的人，也仰賴你們申報舉發，讓上級來依法究辦。」

❖本文：

知南康。五日一到學。延見[一]諸生。力為普說。曰。今頗覺有風動[二]之意。少加旬月[三]。亦當稍變前之陋也。

❖字句解說：

一、延見：召見。

二、風動：廣大的影響。

三、旬月：一個月。

❖白話解說：

在南康當知府的時候，每五天就到學校巡視一次，召見學生，盡力而廣泛的來向大家說：「現今頗覺得你們有很大改變的意向，再稍過一個月，也應當會改變從前鄙陋的習氣。」

❖本文：

官崇安。以民飢。請於郡守[一]徐公嘉。得米六百石以貸。而因為社倉。後至三十年。積百千斛[二]。歲歉散之。里中遂無凶年。

❖字句解說：

一、**郡守：**舊官名，為秦時一郡之長，漢朝時更名為太守，也是知府的別稱。

二、**斛：**五斗為一斛。斛讀胡。

❖白話解說：

在崇安〈屬福建省〉當官的時候，因民眾受到飢荒，請求郡守徐公嘉，得以發放食米六百石以為借貸，因而建立了社倉，後來經過三十年，積蓄食米有上萬斛。每遇到歲荒歉收時，都發放給災民，於是鄉里中沒有凶年的事發生。

❖本文：

浙東大飢。上命朱子提舉常平諸職。既拜命。即移書[一]他郡。募米商。蠲其征[二]。日與寮屬。鈎訪民隱[三]。至廢寢食。籌畫既定。案行所部[四]。窮山長谷。無所不到。撫問存卹。所活不可勝計。每出。乘單車。屏徒從。秋毫所需。不及州縣。後與建寧守劄子[五]曰。救災之政。與常日不同。決無靜拱而可以獲禽之理。富人多粟。使之存留分數。以俟來歲。聽官之命。以恤鄰里之闕。何所不可喻之以仁恩。責之以大義。其

不從者。示之以刑。其樂從者。報之以賞。何至憚其怨怒。慮其欺己而不為哉。又飭行屬縣曰。勸諭上戶。略備酒果。延請勸輸。厚其禮意。諭以利害。不可縱吏騷擾。上戶既是富足之家。必能體悉此意。其間恐有未能致悉之人。亦當再三勸諭。審其虛實。量其增減。如更詐欺抵拒。即具姓名申稟。切待別作施行。又曰。少帶人從。逐一親到地頭。不可端坐寬涼去處。只憑鄉保。

❖字句解說：

一、移書：致書。

二、蠲其征：免除他的賦稅。蠲讀捐。

三、鈎訪民隱：竭力去探訪民間暗中的疾苦。

四、案行所部：按照事先所計畫的順序。

五、劄子：唐及宋初奏事文的一種。劄讀扎。

❖白話解說：

在浙江東部地區發生大飢荒的時候，皇上命令朱子施行常平法，並推舉相關的作業官員。既已受命，馬上寫信給其他的郡守，勸募米商，免除其賦稅。每天和幕僚部屬，盡力探訪民間疾苦，有時甚至忘寢廢食。

當籌畫已經妥當，就按照原先的預定計畫，無論是深山幽谷，沒有不到的地方，宣撫慰問用心體恤，救人之數無法可計。每次出門，乘坐單人車並屏除隨從。私下所花費的，絲毫不向州縣請領。

後來行文給建寧府〈今福建建甌〉的太守說：「救災的行政工作，和平時有所不同，決不可能靜靜的拱手以待，就可以不勞而獲得禽鳥的道理。有錢人家粟米很多，讓他保留一部分，以等來年之用；其他的可以聽從地方官吏的命令，用來幫助鄰里糧食的不足，為什麼不曉以仁愛恩德，以大義來說服他呢?對於不服從的人，就以刑罰來威示他；對於那些願意配合的，就以獎賞來報酬他，何至於怕他來怨怒，又憂慮他來欺侮，因而不敢有所行動呢？」

又訓誡所屬縣各官吏說：「要勸募告知有錢的人家，必須準備一些酒菜

水果，邀請他來辦公處勸導疏通，以表示對他的尊重，並曉以利害關係，絕對不可放縱所屬官吏到處騷擾。上戶既然是有錢人家，一定能體會這個用意。其中恐怕還有一些不能通情達理的人，也應當再三的勸誡他。最後再察看他的虛實狀況，以作為數量的增減。如果再還有狡詐欺瞞故意抵拒的人，馬上具名稟告上級，等待上面另作處置。」

又說：「要少帶一些隨從，親自一一到地方上去拜訪，絕對不可端坐在自己寬敞清涼的處所，只依憑鄉保的報告。」

❖本文：

朱子每曰。以救民而獲罪。亦所不敢辭也。

❖白話解說：

朱子常說：「為了救助老百姓而遭致判罪，也是在所不辭。」

❖本文：

清陸稼書[一]嘗曰。吾輩叨[二]朝廷一命之榮。無可報效。惟愛養赤子[三]。為國家培植元氣是職分。

❖字句解說：

一、陸稼書：本名陸隴其，稼書為其字，康熙進士，諡清獻，從祀孔廟。

二、叨：讀掏。忝受，自謙的話。

三、赤子：就是百姓。

❖白話解說：

清朝的陸稼書曾經說：「我們光承受朝廷任命為官的光榮，沒有什麼可以報效的，唯有愛護養育百姓，為國家培植元氣，才是我們應盡的本份。」

❖本文：

陸公初任嘉定。催科[一]立甘限法。令應輸[二]者。自限輸若干。居期及半。即得宥[三]。以故絕不用杖。而輸者爭至。惟積蠹[四]頑戶。間予杖。公見輸者眾。恐民稱貸[五]。即出示。須後限。

❖字句解說：

一、催科：催索賦稅。
二、輸：捐獻。
三、宥：寬待。
四、積蠹：多年的弊病。
五、稱貸：舉債。

❖白話解說：

陸公剛到嘉定〈今四川樂山〉任職的時候，為了催繳賦稅而設立「甘限

法」，命令應該捐賦稅的人，自定期限要捐繳多少數目，到期能繳交一半者，就可得到優待。因為這樣的作法，使得捐獻的人爭相繳稅。

只有幾個多年來積習不良的頑固人家，有時施以杖罰。陸公看到捐獻的人非常多，恐怕有些人找理由不當的借貸，就出示公告，借貸必須要說明以後還債的期限。

❖本文：

每逢二四六八日。堂事竣。即到學聽諸生[一]講書。儒童[二]有志者。皆得隨諸生聽講。試卷略加批點。不分高下。所講之書。俱要引到身心上去。不止從舉業[三]起見[四]。又每擬策問一道。令諸生退歸。考究明白。欲學者兼通經濟[五]。

❖字句解說：

一、**諸生**：稱秀才或老師。

二、**儒童**：小孩子。

三、**舉業**：指科舉時代的應試文字。

四、**起見**：著想。

五、**經濟**：經世濟民。

❖白話解說：

每月遇到二、四、六、八的日子，公堂的事辦理完畢後，馬上到學校聽老師講課。小孩子有意願想讀書的，都可以跟隨老師聽講。試卷在看過後都加以批點，不分程度的高下，每位老師所講的課程，都要引證到自己的心性上。

在教學上，不只是為了應付科舉的考試著想，也經常模擬一道政策上的題目，命令每一位學生回家好好的思考研究，使能清楚，這乃是想使從學的人能夠兼通經世濟民的實務。

❖本文：

陸公折獄[一]。不盡拘於律。聽斷時。孝弟忠信之言。不絕於口。和平惻怛[二]。以至情相感動。嘉定踰年後。訟亦絕少。又因俗尚奢華遊遨[三]。痛禁[四]飭之。懇切教誡。且以身先。俗乃一變。又市鎮有拳勇[五]朋比[六]。為鄉里所苦。公盡廉[七]其名。不即捕。遇有控者。責而械[八]諸門。時時勸諭之。視其情色果悔。則釋。不帀[九]月。其黨悉散為良民。又作勸囚文。遣吏往獄講讀。諸囚俱痛哭失聲。

❖字句解說：

一、折獄：斷獄，也就是審判案件。

二、惻怛：讀冊答。悲憂的樣子。

三、遊遨：嬉戲遊玩。

四、痛禁：盡力禁止。

五、拳勇：有勇氣而精於技擊的人。

六、朋比：串通勾結。

七、廉：考察。

八、械：拘禁。

九、帀：讀紮。滿也。

❖白話解說：

陸公在審理獄政，不完全拘泥於律法的規定，在聽訟斷案的時候，孝弟忠信等有關道德的話，經常掛在嘴上，能以和平惻隱的真心來對待人，以至情去感化人。

嘉定地區在陸公治理一年後，訴訟的案件變得非常少。又因為風俗崇尚奢侈華麗嬉戲遊玩，所以嚴加禁止，懇切的加以勸導告誡，而且以身作則，這不良風俗因而改變。

又市鎮中有精於搏擊的好勇之士，經常結合在一起擾亂治安，深為鄉里百姓所苦。陸公全部將他們考察得很清楚並記下姓名，沒有馬上逮捕他們，

遇到有人來府控訴，就把他們全部拘禁起來，時時加以勸導，看其情形如有真正悔過的現象就釋放。不到一個月，那些黨羽就全部解散而成為良民。

又親手寫作《勸囚文》，派遣官吏到監獄裡，為囚犯開課講解，諸囚犯都感動得痛哭流淚號啕失聲。

❖本文：

陸公清操飲冰[一]。愛民如子。因詿誤[二]被革。萬民怨恫[三]。未去而皇皇[四]罷市[五]。既去而家家尸祝[六]。

❖字句解說：

一、飲冰：形容滿腔熱血。

二、詿誤：因連類而受處分。詿讀掛。

三、怨恫：怨恨悲痛。恫讀通。

四、**皇皇**：徬徨不安。

五、**罷市**：商人因有所要求而一致停業，以示抗議。

六、**尸祝**：祭拜。尸讀屍。

❖白話解說：

陸公具有清高的節操，卻也滿腔熱血，關愛百姓像自己的孩子。當他被連累而受上級革職的時候，百姓都很怨恨而悲痛，在還沒離去時，大家心中徬徨不安，因而罷市；等到離任後，家家都把他當神恭祀。

❖本文：

再任靈壽縣。恐鄉愚[一]無知。徧赴各鄉講鄉學。使人人知善之當為。凡與小民講解之言。彙成一冊。授之梓[二]。嘗曰。區區一卷書。朔望一講。其遂能勝殘去殺[三]耶。僅足以啟其端耳。若夫擴而充之。引而伸之。

使家喻戶曉。淪肌浹髓[四]。邪穢盡滌。渣滓[五]盡融。則視乎繼自今行之何如耳。

❖字句解說：

一、鄉愚：鄉下沒有知識的人。

二、梓：把文字刻在木板上印書。

三、勝殘去殺：感化殘暴的人，使人不再為惡，就可以不用刑罰。

四、淪肌浹髓：沒入肌膚，深入骨髓，比喻感受深刻。

五、渣滓：物品提去精華後，所剩餘之物。

❖白話解說：

又在靈壽縣〈在河北石門市西北〉任職的時候，恐怕鄉下沒有知識的人無知，所以到處去各鄉里的鄉學講課，使得人人都知道善事是應當要做的。凡是向鄉民講解過的言語，把它們彙集成小冊子，叫人把它印製出來。

曾經說：「這小小的一本書，如果每月的初一及十五各講一次，它也能去除百性的殘暴個性而免於刑罰。這事也僅足以做為開端而已，如能繼續加以擴充，再導引加以伸展，使得家家知諭戶戶曉得，深入內心使大家都能感動，將邪惡淫穢的事完全洗盡，殘渣盡毀，則可以看到自今天開始，繼續推行的成果如何了。」

❖本文：

知靈邑。派運上供石炭。騾車以五輛。視他邑獨多。公首以為請。至以去就爭。始得更代。

❖白話解說：

在靈邑當知縣的時候，有派車運送供上使用的石炭，本邑只有五輛騾車，看到其他縣邑比此地要多，所以陸公親自為首向上級請求，到達的時

候，就開始力爭，最後才更換作法，使本邑能得到更多的運載數。

❖本文：

知靈邑。有王魁鬻身[一]旗下[二]。旗人持要人札。來索印卷[三]（一為券）。并取其妻徐氏同往。公毅然[四]捐俸贖歸。

❖字句解說：

一、鬻身：賣身。鬻讀育。
二、旗下：旗人。
三、印卷：應為印券，指蓋有官印的憑證。
四、毅然：形容堅決的態度。

❖白話解說：

在靈邑當知縣的時候，有一位王魁的人賣身給旗人，旗人拿了要人的文卷，到官府來索取蓋官印的憑證，並要娶他的妻子徐氏一齊同行，陸公堅決捐出薪俸來將他們贖身，讓他們回家。

❖本文：

靈邑。倚山瀕河。間有可耕穫者。小民慮一行[一]播耕。便當起科[二]。所入不足以完稅。利有限而害無窮。相戒不敢墾。陸公揭示徧曉。謂官長苟非病狂。不勒[三]爾起科。以遺爾無窮之害。於是漸有闢者。

❖字句解說：

一、一行：一經。

二、起科：開始科稅。

三、勒：強迫。

❖白話解說：

靈邑的地方，一面倚傍著山，一面瀕臨河流，中間有一些可供耕種的地方。但農民考慮，一經播種，官府就要開始課稅，但所有的收入還不足以完稅，所得到的利益有限，但害處卻無窮，所以相約不敢去開墾。

陸公知道這種情形後，就張貼公告使大家都知道，說：「除非官府的官長喪心病狂，否則絕對不會強迫你們課稅，造成你們無窮的禍害。」於是就漸漸有人去開墾了。

❖本文：

靈邑大水。陸公親至各鄉勘災。多方保護。即申報上司。懇其題請[一]蠲免[二]。及賑荒時。公每日裹糧馳驅。窮谷徧到。凡四十五日而畢。又靈邑歲比不登。公多方賑濟。萬民安全。時有斂財演戲者。切責為首。以其所斂助施粥。公後行取[三]。官御史。謚[四]清獻。崇祀孔廟。

❖字句解說：

一、題請：請。

二、蠲免：免除。

三、行取：舊日外省地方官中，若有治績良好者，以行文調職京師，稱為行取。

四、謚：即是按死者生前的行跡立號。

❖白話解說：

當靈邑發生大水災的時候，陸公親自到各鄉里巡視勘察災情，運用各種方法保護，並立即向上級申報，懇求能上奏皇帝免除稅捐。

到賑災的時候，陸公每天都帶一些糧食到處奔走，無論窮鄉僻谷都到，一共四十五天才結束。

又靈邑年歲收成不好，陸公多方奔走賑災濟困，使得百姓能安心過日。當時有到處演戲來斂取財物的，就嚴厲的責備為首的人，並以其所斂取的財

物幫助窮人施捨粥飯。陸公後來因政績卓越，被提拔到京城當官，官職為御史，死後被追稱為清獻，他被推崇列入孔廟受祭祀。

❖本文：

二程全書[一]。及朱子文集大全[二]。語類大全[三]。內載政事極詳。有心斯世者。採集一冊。則無政不有其矩矱[四]矣。即近今陸清獻年譜。亦有善政可法。茲緣編隘[五]。未及備錄也。

❖字句解說：

一、**二程全書：**書名。為宋朝程顥、程頤所著。

二、**朱子文集大全：**書名。共一百一十卷，為朱熹的十六代孫，元代朱玉所編。此編以朱熹正、續、別三集合而為一，按體分類，每體中又以編年為先後，分為八冊。

三、**朱子語類大全：**宋朝黎靖德編，錄朱熹與門人問答之語，凡

一百四十卷，分二十六門。

四、**矩矱**：規則法度。矱讀或。

五、**編隘**：編幅狹小。隘讀愛。

❖白話解說：

在《二程全書》以及《朱子文集大全》、《朱子語類大全》這些書中，對於從政的事記載非常詳細。有心要關心這個世事的人，可以採集彙成一冊，好好研究，就可知道所有的政事都有應循的規矩法則。就是近代的《陸清獻年譜》，其中也有美善的政策可以效法。由於編幅太小，無法一一備錄。

❖本文之一：

顏光衷先生孝弟論曰。有子[一]說孝弟為仁之本[二]。孟子[三]說堯舜之道。

孝弟而已矣。這孝弟。關涉甚大。橫的縱的。往古來今。無邊無際的。都是這個物事。然須曉得孝弟的。是何物。所以孝弟的。是甚麼根苗。人於天地間一氣耳。自有宇宙以來。無日不生。都是活活的。仁者活也。我手足活時。便知痛癢。痿痺[四]處。便不知痛癢。天地萬物。看那活的。青翠的。跳舞飛躍的。呻吟鳴叫的。便觸著我懷抱。便有生意。疼痛與他相關。蓋所謂仁也。吾身活處。從何得來。跟著這精氣。而精氣非我自家。跟著這形色。而形色亦非我自家。都是從雙親分剖的。試看在母腹中。母呼亦呼。母吸亦吸。養的是母胎。茹的是母血。這裡自家原有軀殼否。一旦離裡出懷。纔有性命。然何處不傍著父母。試看小孩子家。終日醒。亦醒著父母。終日睡。亦睡著父母。終日歡歡笑笑。啼啼嗥嗥[五]。都是歡笑啼嗥著父母。舍父母則一籌不展[六]。一情不立。這裡還自家有軀殼否。這便是一堂的生意。合一堂爹爹娘娘。哥哥姐姐。弄這小孩子。小孩子。一味無東無西。依著爹爹娘娘。哥哥姐姐。作一塊。那是爾恩。那是我怨。那是爾是。那是我非。豈不是渾然一體。這

便謂之仁。仁者人也。原合父子兄弟為一人者也。迨後稍長。便不傍父母行立。自家有一種跑跳的意思。不傍父母喜怒。自家有一種戲耍頑拗[七]的意思。不傍父母食息。自家有一種想佳味。求便宜的意思。豈不是我體日現。漸漸與親隔了。而為父母者。復不勘破此機。挑他撥他。惟恐他不入了世情。不成了我相。凡事則譽之曰。我的乖乖。我的乖乖。此便引動他毀譽根。務外根了。他日便成了伐善[八]施勞[九]。矜名[十]飾節[十一]的氣象[十二]。對兄弟則戲之曰。這是我兒。這是假兒。這得我憐。這不得我憐。便引動他妬忌[十三]根。彼我根了。他日便成了妨賢[十四]媢嫉[十五]。同胞不和睦的氣象。

❖字句解說：

一、**有子：**即是孔子的弟子有若，春秋魯國人，為人強識好古道，貌極似孔子。孔子卒，弟子思慕，乃共立有若為師，師之如夫子時。

二、**孝弟為仁之本：**《論語・學而》：有子曰：「孝弟也者，其為仁

之本與！」

三、**孟子**：生於周烈王四年，戰國時鄒人，名軻，字子輿，受學於子思之弟子，著《孟子》七篇，提倡王道，重仁義，輕功利，創性善之說，後世尊為亞聖。

四、**痿痺**：肢體麻木不能動作的病。

五、**嘷嘷**：讀毫，號哭也。

六、**一籌不展**：無計可施為。

七、**拗**：不順從。

八、**伐善**：誇耀自己的才能。

九、**施勞**：誇大自己的功勞。

十、**矜名**：崇尚名聲。

十一、**飾節**：體現其氣節。

十二、**氣象**：情形。

十三、**妬忌**：憎恨他人勝過自己。

十四、**妨賢**：阻礙賢人仕進。

十五、**媢嫉**：嫉妒。

❖白話解說：

顏光衷的《孝弟論》說：「有子說：『孝弟乃是行仁道的根本。』孟子說：『堯舜所行的道，就是孝弟而已。』這個孝弟，和我們的關係非常重大，無論是從橫的來說或從縱的來說，從古時到今日，無邊無際的事情，都和孝弟有關係。

然而我們必須知道『孝弟』到底是什麼東西？之所以要行孝弟，到底是什麼原因？人活在天地間，就是靠著這一氣息在活著。自從有宇宙以來，萬物沒有一天不在生長，能夠有生機活著，就是靠著『仁』在活著。

我的手腳在活著的時候，才知道痛癢，如果痲木失去知覺，便不知痛癢了。天地間的萬物，看到那種會活動的，青翠盎綠的，會跳舞飛躍的，會呻吟鳴叫的，只要在我們心中有所感觸，便是有了生存的信息，疼痛和他都有

關聯，這大概就是所謂的『仁』了。

我的身體之所以會活著，是從什麼地方得來的，就是跟隨著這個『精氣』而活著。但精氣並不是我自己有的東西，它是跟著這形體，而這個形體也不是我自己有的東西，他是從父母親結合而分生出來的。

請看看胎兒在母親腹中的時候，母親呼氣胎兒也跟著呼氣，母親吸氣胎兒也跟著吸氣，受到母親胎盤的養護，喝母親的血，在這時你自己原本有軀殼嗎？有一天離開母親的懷抱，纔有獨立的生命，然而有什麼地方不依靠著父母？

請看小孩子，整天醒著的時候，父母也醒著陪伴；整天睡覺的時候，父母也陪伴著睡覺；整天歡笑哭啼的時候，父母也要陪著歡笑哭啼，離開了父母，則什麼也無法自立，心情無法得到安慰，到這時候你自己感覺能有獨立的身體嗎？

這就是一家人在一起的生活，一家人在一起，爸爸媽媽哥哥姐姐，都來玩弄照顧這個小孩子。這個小孩子總是不分東西，依偎在爸爸媽媽哥哥姐姐

的身邊，不分你我的玩在一塊，此時怎能分出哪個是你的思想？哪個是我的怨恨？哪個是你是？哪個是我非？這豈不是已經渾然的合為一體，這就是所謂的『仁』。

所謂的仁，就是指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本來的父子兄弟在一起如同一個人的各部分，不可分離。等到稍微長大，就不再依靠著父母行 ，自己能自由跑跳了；不依循著父母的喜歡或憤怒，自己擁有心意去遊戲玩耍，也很頑皮不聽話了；不必依靠父母親生活，自己對自己的吃穿及行事，都有自己的看法，這不就是自我的意識漸漸展現出來，於是就與雙親有間隔了。

然而為人的父母，到此時還沒有觀察識破這樣的機關，還事事挑撥關照他，只是怕他不能深入人情世故，不能成長到有『自我』保護的觀念而受人欺負。凡是遇到事情，就呵護著說：『我的乖寶貝，我的乖寶貝。』這樣就會引動他毀則怒譽則喜的觀念，只是一味追求外表的現象，以後就會便成很在意吹噓自己的功勞，表揚自己的好處，崇尚名聲的成就，展現氣節的虛名的情形。

對著兄弟就戲稱說：『這個兒子才是我親生的，這個兒子不是我親生的；這個兒子最值得我憐愛，這個不值得我憐愛。』這就引動他心中嫉妒的觀念，分別彼我的差別觀念了，往後就會形成嫉妒他人，以致阻擋賢能的人服務社會的機會，同胞兄弟互相間不和睦相處的現象。

❖本文之二：

遇食物。則戲之曰。我的要多要多。便引動他饞口[一]根。貪婪根了。他日便成了爭田爭貨。受賄納賕[二]的氣象。遇少有得失哀啼。則語之曰。誰惹我兒子。我要打他。便引他很戾[三]根。恩怨根了。他日便成了背公樹黨。陰鷙[四]鬬害的氣象。這等氣象。漸開漸著。連父母亦不能有其子矣。何也。父母亦不能盡是好言。亦不能盡是憐惜。物食亦不能充量。恩情亦不能無得失也。於是向之所以教其子者。皆為還向父母之具。家人父子間。便有爾非我是的意思。謀事而當。而以之自多也。一惹物議[五]。而

曰吾父母實然也。房戶之間。笑語之內。恩恩怨怨。贏贏輸輸。不可勝道矣。是牛李[六]洛朔[七]之黨。即家人而已然。而揖讓爭篡之局。自一堂而遂分也。而況乎外誘驅馳之。婦言熒惑[八]之。子女及僕從慫恿[九]之者哉。若是而可為仁否。自家如此。而能與他人忘物我齊順逆否。間有一二知義理有志氣的人。硬著要孝。硬著要弟。然無始以來。習心習氣。難平難釋。故百般沖下。忽現傲惰根。百般奉順。忽現蠻拗根。百般推讓。忽現我能我會根。此根不徹。精神氣色。倏忽流露出來。父子兄弟。必有默窺其微者。便不能歡歡喜喜。渾然無事也。故孝弟是無皮殼的物。有皮殼的。終鼓舞不上。此無皮殼的。便會達之天下。何也。無我也。忍辱也。善下也。不言而飲人以和也。此皆在一家。則一家動。在天下。則天下動者。是故東叫母。西靠子。一一撞著孝弟。則必思所以撫喻[十]之。老無告[十一]。幼顛連[十二]。一一撞著孝弟。則必思所以終養之。行役之人。邊戍之士。不遑[十三]將[十四]父將母。一一撞著孝弟。則必思所以休恤[十五]之。鯤鮞[十六]胎殀。將雛[十七]翼卵[十八]。草英木秀。帶根靠芽。一一撞

著孝弟。則必思所以濡沫[十九]之。全護之。如此種種靈活。真個是叫天天靈。叫地地應。以至於蠻貊[二十]異類。有血性者。莫不在其聯絡[二一]中也。何有不仁。

❖字句解說：

一、饞口：貪吃。

二、受賄納賕：接受賄賂。

三、很戾：凶狠暴戾。

四、陰騭：陰險凶狠。

五、物議：眾人所譏議。

六、牛李：指唐朝的牛僧孺與李吉甫、李德裕父子，互立朋黨，互爭政權，當時並稱牛李。

七、洛朔：宋哲宗元祐年間，反對王安石新法的有三黨，以程頤為首的，因居洛陽，稱為洛黨，以劉摯為首的，皆居北方，稱為朔黨。

八、熒惑：用迷離的語言使人炫惑。熒讀營。
九、慫恿：從旁勸誘或鼓舞他人做某事。
十、撫喻：安撫曉喻。
十一、無告：窮困痛苦無所投訴。
十二、顛連：困頓之甚。
十三、不遑：無暇。
十四、將：奉養。
十五、休恤：安養撫恤。
十六、鯤鮞：鯤為大魚，鮞為小魚。讀昆兒。
十七、將雛：挈子而行。
十八、翼卵：撫育庇護。
十九、濡沫：用唾沫來濕潤，比喻同處困境，相互救助。濡讀如。
二十、蠻貊：即南蠻、北狄等未開發之地。貊讀末。
二一、聯絡：互相聯係，使不斷絕。

❖白話解說：

遇到有可吃的食物時，就戲稱說：『我的份要分得比別人要多的很多。』這就會引動他貪吃的觀念，並引起貪婪的觀念，造成往後爭奪田產或財貨，以及接受賄賂的情形。

如果遇到兒子有得失上的不平而哭號，就告訴他說：『是誰惹哭了我的兒子，我要打他給你看。』這樣就會引動他凶狠暴戾的觀念，以及觸動恩怨的情緒，造成來日背離公益樹立私黨，以及陰險殘暴鬥爭害群的情形。

這樣的現象，愈來愈厲害，也愈來愈執著，連父母也無法來左右兒子了，這是什麼原因呢？父母親平時所講的話，也不能完全是好聽的話來呵護小孩；所做的行為，也不能完全是可憐小孩；所要吃的食物，也不能完全合乎小孩的意思；所給予小孩的恩情照顧，也不可能無所閃失。

於是以前所教給小孩的不正確觀念，現在都完全回應到父母的身上。在家庭中的父子之間，就有我對你不對的觀念。如果做事做對了，就以為是自己出了很多的力量；如果遭受他人的非議，就說是父母親實在沒有教好。

在同一屋簷下，在平時的談笑當中，就已經深植恩恩怨怨、輸輸贏贏的觀念，這種事情太多了，一時也很難盡說。所以像牛李洛朔等朋黨營私的爭鬥，就是在同一家庭之內，就已經培植了這種觀念，等到遇到有應禮讓的場面，就必然形成爭奪篡取的現象。從同一家堂就已經分裂，又何況受到外面的誘惑所驅使，婦人之言所蠱惑，子女及僕人隨從的慫恿呢？像這樣的情形，還能保有『仁』嗎？自己對家人都如此了，還能在和他人在一起的時候，做到物我兩忘，不去計較順逆嗎？

其中或者有一兩位知道義理保有志氣的人，硬是要孝順，硬是要友弟。然而從以前心中就積下不良習氣，很難使自己心中平順釋懷，所以在多方的衝激下，偶而也會出現驕傲怠惰；雖然對於長上百般的奉承順從，偶而也會出現蠻橫無理的情形；雖然遇到事情，經常會禮讓於人，偶而也會表現我很能幹的情形。

如果這種根蒂不清除乾淨，在偶而的言行舉止的神色當中，就會無意中表露出來。在父子兄弟之間，必然平時會暗中發現有這樣微細的現象，所以

不能高高興興的認為可以若無其事的過日子，應要在發現時，就要勸導。

因為孝弟這東西，並不是像有皮殼的東西可以看可以摸的。然而帶有皮殼的東西，反而無法以鼓舞使它上進，只有像『孝弟』這種沒皮殼的東西，反而鼓舞它，可以使它遍達天下，為什麼呢？只要我們能心存無我〈不自私〉、忍辱，能善於低心下氣，如此可以不待言就能以和氣來引導人。這樣的情形都能在一家內實踐，這一家的和氣就能動起來；如能將孝弟遍及整個世界，整個世界就能和氣起來而成就大同世界了。

因此能在東邊叫為人父母的，在西邊要依靠為人子女的，在平常中每一樣事情，與孝弟有關係的，都要能安撫曉喻他們；在老年孤苦無依，在幼年困苦無養的時候，都要一一照著孝弟的道理，必定設法讓他們能受到養護照顧；對於服勞役的人，以及邊疆捍衛的將士，無暇來照顧父母親，都要一一按照孝弟的道理，想辦法來安養撫恤他們；對大魚小魚及其他動物的胎卵，有被斷滅之虞，需要幫助者，草木花果的成長，需要保護其根芽者，要依著孝弟的道理，一定要想辦法幫助它們。

要盡完全保護的責任，使得種種的生靈都能活著，這樣才叫做天天靈，也才叫做地地應。這樣的好習性要能達於蠻貊等荒野之地，以及照顧其他的種類，使有血性的人，都能夠互相連繫互相勉勵，這樣繼續下去，怎會有不仁慈的事情產生呢？

❖本文之三：

嘗觀古來孝子。或至鷙鳥[一]不攫[二]。鷙獸不搏[三]。景星慶雲[四]。祥徵瑞應[五]。非其順德致然哉。天地以順動[六]。故日月不過而四時不忒，聖人以順動。則刑罰清而民服。一段和豫[七]氣象。般薦上帝[八]。而仁天地。配祖考[九]。而孝父母者。都在於此。此外更有何事。孟子云。堯舜。孝弟而已矣。又說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兩而已矣。煞甚[十]關合[十一]。若孝弟。該不得求放心。求放心。該不得孝弟。便非一了百當[十二]也。緣心不是圓腔子。原是藹然[十三]樂豫的。原是惻然[十四]疼痛的。原是油然[十五]活潑

的。天霽地朗[十六]。心眼具開。天昏地黑。愁亂默默。是天地一心也。草天木喬[十七]。鳥濯鹿[十八]伏。無限欣喜。顛崖墮闕。凶創夭折。無限悽惶[十九]。是萬物一心也。舍此而耽殼[二十]便宜[二一]。利災幸禍。便謂之放心。即不然而要譽[二二]惡聲的心。該博[二三]涉獵的心。矜名飾節的心。枯槁[二四]寂守的心。亦謂之放心。何也。於我心之生意不屬也。故前面分明說。仁。人心也。孝弟。便是仁根之第一透露。第一勃鬱[二五]處。此處養得根活。便枝附葉貫。千花萬朵。一齊俱森發了。如人一身。耳聽。目視。手持。足行。何者不是一團生意。而道家修養。只是神氣上鍊得純。守得一。自能長生輕舉。蓋一處靈時。連骨節都靈了。孝弟之於天地民物亦然。是亦全身之神氣。修養之丹頭[二六]也。丹頭入手。脫凡成聖。在須臾間。更無調理骨節工夫。故嘗為之轉一語曰。學問之道。仁而已矣。仁之道。孝弟而已矣。此兩而已矣。所以貼貼合合。而無痕迹者也。

❖字句解說：

一、**鷙鳥：** 情凶猛的鳥。鷙讀至。
二、**攫：**鳥獸用爪取物。讀決。
三、**搏：**拍擊。
四、**景星慶雲：**古代以為祥瑞的事物或徵兆。
五、**祥徵瑞應：**吉祥的徵兆。
六、**天地以順動：**《易・豫》：「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而四時不忒（讀特）；聖人以順動，則刑罰清而民服。」就是說，天地按順動的理行之，所以日月所運行之度不會過差，四時的交替也不會差錯。聖人按順動的道理運作，所以刑罰能清簡而萬民皆服。
七、**和豫：**安樂。
八、**殷薦上帝：**用盛樂薦祭上帝。《易・豫》：「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
九、**配祖考：**以盛食祭饗祖先。
十、**煞甚：**非常。

十一、闔合：關連照應。
十二、一了百當：一了百了。
十三、藹然：和悅的樣子。
十四、惻然：悲傷的樣子。
十五、油然：充盛的樣子。
十六、天霽地朗：天地清明。霽讀計。
十七、草夭木喬：草長得茂盛樹木長得高大。
十八、麀：讀優，母鹿。
十九、悽惶：悲傷恐懼而無依。
二十、耽轂：快樂滿足。轂，讀夠。
二一、便宜：寬容放縱。
二二、要譽：爭取榮譽。要，讀邀。
二三、該博：博學多識。
二四、枯槁：憔悴。

二五、勃鬱：茂盛。

二六、丹頭：道家指內藥和外藥和合的丹基。

❖白話解說：

曾經觀察自古以來的孝子，或者是凶惡的鳥不會以爪攫取他，惡獸也不會攻擊他，吉祥的徵兆一直圍繞著他，這豈不是孝順的德行所致嗎？天地按照順動的道理而運作，所以日月運行不會有過差，四時的交替也不會有錯誤；聖人也依順德而運作，所以民心向善刑罰清簡而萬民歸順。

這一種和氣歡樂的景象，可以用此盛樂來薦祭上帝，使天地呈現一片仁德的氣氛；用此盛食來祭祀祖先，繼而以此心來孝敬父母，這個重點都在此地，除此之外，還有什麼呢？

孟子說：『堯舜之道，就是孝弟而已。』又說：『求學問的方法沒有其它，要將其放失的心找回來而已。』說孝弟兩者而已，真是非常切合。如果說到孝弟，不能從放心上著力；要放心，不能從孝弟上著手，這就無法做到

徹底的解決了。

因為人心不是像圓圈一個模樣的，有的原本可能是和悅快樂的，有的原本可能是悲傷疼痛的，有的原本是精神充沛活潑的。當感覺天地很晴朗的時候，心眼就寬闊開朗的；當感覺天昏地暗的時候，心情是憂愁混亂而鬱悶的，這是天地影響心情的情形。

當看到草長得茂盛樹長得高大，鳥兒自在地在水邊洗濯，母鹿在林木中藏伏休息的時候，心情是無限的歡欣喜悅；當看到山崩地裂房屋倒塌，惡狠創傷夭折連連出現在眼前的時候，讓我們感到非常惶恐憂懼，這是萬物影響心情的實況。

如果我們捨棄這樣的感覺而縱情於快樂滿足，還幸災樂禍，就以為是放心了。要不然就是專志於追求名譽厭惡不好名聲的心，或者是專志於博學多聞涉獵廣闊的心，或者是專志於驕矜名譽粉飾節操的心，或者是專志於枯守寂靜的心，這也叫做放心，這樣算是放心嗎？這和我們良心的生發是不相關的。

所以在前面已經分別說明：仁，就是人的心；而孝弟，就是仁心開始發端的第一要點，最為富有生機的地方。在此地能將孝弟培植起來，將來的枝葉一定茂盛，可以生長千萬朵美麗的花，所有的一切都能順勢成長了。

有如人的身體，耳能聽，目能視，手能持，足能行，哪一樣不是這一個身體的生機所造成的。然而道家的修養術中，只是教導世人要在神氣上鍛鍊得精純，能夠使精神守一不分散，自然就能長生不老而且身心輕快。

大抵來說，身上有心神這一處的靈敏，連骨節都很靈巧了。施行孝弟的功能也是如此，每個人心中能存孝弟，到最後天地間的萬民萬物也都能受影響。這孝弟也就是全身神氣之所在，修養上最重要的部分，能夠從最重要的地方入手，要脫離凡塵進入聖域，就在一念之間而已，就不必要再浪費時間，在調理骨節上下功夫了。

所以如今嘗試，換一句話來說：『求學問的方法，就是求心能行仁道而已。』求仁道的方法，就是在孝弟上下功夫而已，就是實踐『孝弟』兩字而已，這就能使我們切切實實施行仁道，而沒有其他不良的影響。」

❖本文之一：

又曰。天下之所以紛擾不靖者。只是強心猛氣。勃而為怒。鬬而為力。奔突而為攻戰爭逐。涿鹿[一]之兵。七雄之虓闞[二]。潢池[三]漁陽[四]之鼙鼓[五]。看吹息其間。而翻浪乾坤者。是甚麼。其初只是些些戾氣。橫在胸臆[六]間。漸漸相觸發起來。咽吐不下。於是抗拒父兄。傲慢長上。此抗拒傲慢的根苗。便是會挾持官長的。便是會椎埋[七]報仇的。便是會不逞[八]嘯聚[九]的。故易傳曰。訟必有眾起。不止是訟於官長。自家有逞是非。爭勝負的心。而蹶張[十]橫行之勢已見矣。堯[十一]說丹朱[十二]曰。嚚訟[十三]可乎。而禹[十四]之戒曰。無若丹朱傲。究其訟字。只一傲字。所以事親而傲。必不能孝。事長而傲。必不能忠。治民而傲。必不能仁。只一傲字。便做成濟惡不才之歸。而不能解救。是故君子有大道。必驕泰[十五]以失之。驕泰的人。亢高傲慢。貴己而賤人。是己而非人。智己而愚人。有甚麼心情。計民利病。念民疾苦。大學一書。自齊家以至平天下。都不外孝弟慈。則驕泰的人。分明是不孝不弟不慈也。然雖不孝不弟不慈。終比

別人不同。故雖有至剛。而不能不為親者下。雖有至戾。而不能不為長者屈。此便是天性不可解的。試觀不孝的人。到人前。亦自檢飾些些。若使之己坐父立。他決定不安。又如道他孝則喜。道他不孝則怒。此亦是人根未斷處。此未斷處。便是血性所入。便可容吾感化。所以孝子悌弟。於其間一撥便轉。如鄭莊公[十六]把自家母娘休了。穎（一為潁）考叔[十七]食肉遺母。關他甚事。卻便幡然[十八]悔悟。又如子皋[十九]居喪。泣血[二十]三年。未嘗現齒[二一]。何預成宰政事。然卻成人之兄死。因子皋而為之衰[二二]也。此其間不知所以感。所以應。無形相觸。翻動肺腑。正是莫為之天。莫致之命在是。前輩施佑兄弟爭田。因與嚴鳳[二三]舟次[二四]。語及產事。鳳揮淚不止。佑大感悟。此等事。皆是不可曉的。嚴公自家孝友。何事管著施家。為之涕淚縱橫。且不知何以一滴滴。落向施君肚裡去也。

❖字句解說：

一、涿鹿：在今河北省涿鹿縣南，為當時黃帝征師諸侯，與蚩尤對決並擒殺他的地方。

二、七雄之虓闞：漢朝班固的《答賓戲》：「七雄虓闞，分裂諸夏，龍戰虎爭。」七雄即是指戰國時的秦、楚、燕、齊、韓、趙、魏。虓闞，讀消看，本指老虎怒吼，以喻勇將奮揚如虎。

三、潢池：稱叛亂的人起事為潢池弄兵。

四、漁陽鼙鼓：外族侵入的意思。

五、鼙鼓：戰鼓之聲。鼙讀皮。

六、胸臆：胸部。

七、椎埋：椎殺人而加以掩埋。或稱挖掘墳墓。

八、不逞：不得志。

九、嘯聚：呼嘯聚合，多指盜匪或野蠻人而言。

十、蹶張：氣勢洶洶的樣子。

十一、堯：古帝名，帝嚳次子，初封於陶，又封於唐，故有天下之號

為陶唐氏；其號曰堯，史稱唐堯，又稱放勳，在位百年，有德政，後讓位於舜。

十二、**丹朱**：堯之子，名朱，封於丹淵，故稱丹朱，因其不肖，故堯禪位於舜。

十三、**嚚訟**：興訟。

十四、**禹**：為夏代開國的國君，顓頊之孫，姓姒氏，號曰禹，平治洪水有功，受舜禪讓為天子，世稱大禹，又稱禹王。

十五、**驕泰**：驕恣放縱。《禮記‧大學》：「是故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之。」

十六、**鄭莊公**：春秋時鄭國的君王，名寤生，性忌刻，致骨肉間有殺弟絕母之變，後從潁考叔謀，母子相和，又與周交惡，啟兵戎，為春秋諸侯抗衡王室之始，在位四十三年。

十七、**潁考叔**：應為潁考叔，春秋時鄭國的潁谷封人，時莊公以叔段之叛，置其母姜氏於城潁。有獻於公，公賜之羹，食而捨肉，公問之，對

曰：小人有母，請以遺之。公感悟，遂為母子如初。

十八、皤然：改變的樣子。

十九、子皋：即是高柴，春秋衛國人，字子羔，亦稱子皋，為孔子弟子，仁孝，足不履影，啟蟄不殺，方長不折，執親之喪，泣血三年，未嘗見齒，嘗為衛政。

二十、泣血：非常悲慟。《禮記・檀弓上》：「高子皋之執親之喪也，泣血三年，未嘗見齒，君子以為難。」

二一、現齒：露出笑容。

二二、衰：讀摧。乃用 麻布做成的毛邊喪服。

二三、嚴鳳：明朝歸安人，弘治舉人，歷知府，所至有惠政，積學砥行。一時士大夫翕然宗之，稱為溪亭先生。

二四、舟次：在船上。

❖白話解說：

又說：「天下的情勢之所以會紛亂不安靜，只是因有些人心意太頑強戾氣太猛烈，遇事勃然大怒，奮力鬥毆，突然奔走乃是為了攻擊爭戰追逐。就像涿鹿之戰，戰國七雄的梟勇，潢池弄兵漁陽外族入侵等戰事，看其在喘息之間就有乾坤挪移的大變化，這是什麼原因呢？

這開始之時，只不夠是存在心中的些許暴戾之氣而已，由於橫梗於心胸，漸漸的互相激怒觸發而發動起來，這一口氣咽不下去，於是就做出抗拒父兄，傲慢長上的舉動。這種抗拒傲慢的根源，就是會發展成挾持官長，甚至於椎擊殺人埋屍的報復行動，最後在不得志的情況下，還可能演變成聚集結成匪黨的情事。

所以《易・序卦傳》說：『訟事，必定是從有眾人之處興起。』不只是興訟於官長，就是連自家人也有放縱於爭是非論勝負的心，從那氣勢洶洶橫行霸道的樣子就可以知道了。

帝堯對丹朱說：『叫囂興訟可以嗎？』而且夏禹也告誡說：『不要像丹

朱一樣滿懷傲氣。』推究這個『訟』字的來源，其實就是一個『傲』字。所以要孝順雙親卻很傲慢，必然不能盡孝；要事奉長上卻又傲慢，必然不能盡忠；要治理百姓的政事卻很驕傲，必定不能仁慈。就是這個『傲』字，就會讓我們歸屬於濟助惡事成為不才的行列，而且無可救藥。

所以成就君子，就要遵循真理大道，但只要存有驕泰之心就會失去的。驕泰的人，一定是亢高自大傲慢無禮，尊貴自己而輕賤別人，稱讚自己而非議他人，自以為有智慧而別人是愚笨。如此的存心，哪裡還有心思來為百姓謀福利去除弊病，體念民生的疾苦。

《大學》這一本書，從『齊家』開始到『平天下』，都不外是講『孝、弟、慈』，那麼驕泰的人，擺明的就是不孝不弟不慈了。然而雖是不孝不弟不慈，總是和別人相比較時，還是有所不同的地方。所以雖然是本性非常剛強，但遇到自己的雙親也不得不低下；雖然具有非常暴戾的個性，但遇到自己的長上也不得不屈服，這就是天性難以解釋的地方。

請看那些不孝順的人，在別人的面前，總是要檢點裝飾一些，假使讓他

自己坐下父親站立，他心中一定不安。又比如說他孝順，他就高興；說他不孝，他就生氣，這也是人類良心還沒斷絕的地方，這未斷絕的地方，就是具血性的接觸點，從此地可以讓我們得到啟發感化，所以具有孝弟特質的子弟，只要從此一觸動便能夠轉念。

就像鄭莊公把自己的母親給休掉了，潁考叔以『食肉遺母』的機會來啟發他，這原本是不關他的事，卻因此悔悟而改變對母親的態度。又如子臯為了守喪，悲慟了三年，此期間未曾笑過。他這樣做，也不曾想說要干預縣宰的政事，然而卻成就了縣府裡有人因兄死而穿著衰服祭拜，這是因受到子臯孝行所感。但其間殊不知是怎麼去感，怎樣去應，其實在無形中接觸，感動肺腑所造成的現象，正是天性所為，沒有天命之性在其中是辦不到的。

有一位前輩叫施佑的，與兄弟互爭田產，正好與嚴鳳同乘一船，剛好談到分田產的事，嚴鳳聽後淚流不停，施佑被他所感動而覺悟。這些事都是無法事先預知的，嚴公自己行孝友的事，也沒有什麼事可管到施家，卻為了這事而淚流滿面，而且也不知道為何他所流的每一滴眼淚，都流進了施君肚子裡面去了。

❖本文之二：

大抵天地間。有意氣[一]。有圭角[二]。有算計[三]的。都會抵拒[四]人。無根無蒂。無奈何。不自知的。偏會感動人。任是[五]闤闠[六]間。至愚至賤的人。有一個孝子出。不大家揄揚[七]他。則大家欽敬他。或則默地負愧[八]他。此敬他愧他時。真個是戾心平。躁心釋。一片可掬可憐[九]境界。在一家則一家平。在天下則天下平。上而官長。上而君相。權力愈大。噓吸[十]愈眾。又豈有不盡天下而孝子之悌弟之者哉。故曰。一家仁[十一]。一國興仁。又曰。堯舜帥天下以仁[十二]。而民從之。機正在此。天下風俗壞時。大抵自其子弟時先做壞了。人品心術壞時。亦自子弟時先做壞了。少有拂戾[十三]。便容受不下。稍有才氣。便收斂不入。所以一到長成。放出無狀來。遂不可當。古來灑掃應對。奉几侍立。都是要消除子弟的雄心猛氣。使之鞭向入微。又如天子之子。齒胄[十四]鳴謙[十五]。曰。君在則禮然。父在則禮然。長在則禮然。此是何等意思。天下不患無才幹。而患無真性。不患不能為君父師。而患不能為佳子弟也。以子之道君之。在

在通是可奉侍可憐惜的意思。以弟之道君之。在在通是耕讓畔[十六]行讓路的意思。昔舜禹之有天下也。天下方謳歌[十七]之。訟獄朝覲[十八]之。極其熏赫[十九]。而舜自視不過有虞[二十]之窮人耳。井廩[二一]猶存。祇載莫見。于田號泣。方恨無所控訴。而天下已治矣。禹自視不過羽山[二二]之罪人子耳。父痛莫贖。洪波驚骨[二三]。路逢罪人。不覺淚數行下。而天下又治矣。以至文武[二四]之孝。莫不皆然。彼猶然[二五]日朝於王季[二六]之寢門[二七]三也。彼猶然事事關其愾僾[二八]。而在在受其提命也。故云。事死如事生[二九]。事亡如事存。蓋文武不終於為人君。而終於為人子也。想其惠鮮鰥寡。弔民伐暴[三十]。獨有此前人之心事。耿耿[三一]胸臆間耳。彼丹朱之啟明[三二]。豈無其才。然一傲字。已結斷天下命根矣。此五典百揆[三三]。所以屬之有鰥氏[三四]也。

❖字句解說：

一、意氣：做事任性，不顧一切。

二、圭角：鋒芒。

三、算計：暗中謀算他人。

四、抵拒：抗拒，抵制。

五、任是：即使。

六、闤闠：讀環會，本意是市場，此借指民間。

七、揄揚：稱譽。

八、負愧：心中感到慚愧。

九、可掬可憐：表情可愛的樣子。

十、噓吸：大力鼓。

十一、一家仁：《禮記．大學》：「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就是一個家庭能從仁做起，可以推行到整個國家，使仁德能興盛起來。

十二、堯舜帥天下以仁：《禮記．大學》：「堯舜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帥天下以暴，而民從之。」就是說堯帝和舜帝能以仁道來帶領天下的人，所以百姓都樂意順從他們。

十三、拂戾：違逆。

十四、**齒冑**：指太子入學與公卿之子依年齡為序。
十五、**鳴謙**：態度謙恭。
十六、**讓畔**：農民相讓田界，以喻上古民心之淳厚。
十七、**謳歌**：歌詠以頌功德。謳，讀歐。
十八、**朝覲**：上朝覲見。
十九、**熏赫**：形容氣焰很盛。
二十、**有虞**：舜有天下，號稱有虞氏，都於蒲阪。
二一、**廩**：米倉。
二二、**羽山**：舜處決鯀的地方。
二三、**驚骨**：內心極其震動。
二四、**文武**：周文王和武王的合稱。
二五、**猶然**：尚且。
二六、**王季**：周文王之父，名季歷，兄泰伯、虞仲出奔荊蠻，讓位於季，修太王之業，傳位文王，武王時追尊為王季。

二七、**寢門**：內室的門。

二八、**愾僾**：口氣。讀慨愛。

二九、**事死如事生**：《禮記・中庸》：「踐其位，行其禮，奏其樂；敬其所尊，愛其所親；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就是指繼事先王的志業，如其在生時的制度一樣。

三十、**弔民伐暴**：征討暴亂的人，以撫慰民眾。

三一、**耿耿**：心中不安的樣子。

三二、**啟明**：通達事理。

三三、**五典 揆**：稱少昊、顓頊、高辛、唐、虞等記載帝王的書為五典，揆是冢宰的官，《書・舜典》：「納于百揆。」傳：「揆，度也，度事，總百官，納舜於此官。」在此有掌理國家政事之意。

三四、**有鰥氏**：就是指虞舜。《書・堯典》：「有鰥在下曰虞舜。」傳：「無妻曰鰥。」疏：「《王制》云：『老而無妻曰鰥。』舜於時年未三十而謂之鰥者，《書》傳稱孔子對子張曰：『舜父頑母嚚，無室家之端，

故謂之鰥。』鰥者無妻之名，不拘老少，少者無妻，可以更娶，老者即不復更娶。」

❖白話解說：

大概在天地之間，凡是意氣用事，鋒芒畢露，會算計人的舉動，都會排斥人；反而那些心中沒底的，無可奈何的，連自己都不知道的人，這種不經意所作出的舉動，偏會影響他人。

即使是在民間裡，在非常愚蠢非常卑賤的人群中，發現一個孝順的人，大家不是很讚揚他，就是很欽敬他，有時在面對他的時候，還暗中感到慚愧。這種對他的尊敬或感到慚愧時，真是會讓暴戾的心情平靜下來，會讓煩躁的心情放鬆。

這種非常可愛的現象，存在一個家庭，那這家庭就會平順；能推行於整個國家，那這個國家一定和平。從上面的長官以及王侯將相，權力愈大的人，能大力去鼓吹推動，天下間的人哪不會有全是孝悌的道理？

所以說：『一家人能行仁道，整個國家就會使仁德興盛。』又說：『堯舜二帝能夠以仁道來引導天下人，所以百姓很樂意順從。』這個機要之處就是在此地。

天下的風氣之所以會敗壞，大概是在他當人的子弟時，已經先把底子做壞了；人的品德心術之所以敗壞，也是自從他在當人子弟時，已經先把底子敗壞了。所以只要稍遇不順心，便忍耐不住而發飆；如果稍具有一點才氣，便無法收斂而囂張。所以一旦長大成人，就會表現出毫無禮貌的動作，而且難以制止。

自古以來，在小時候就要教導他灑掃應對的動作，教育他侍立在長輩旁邊如何奉事的禮貌，這都是在消除子弟們心中的雄霸心驕傲氣，使能鞭策他深入內心改進。

又如太子和公卿的兒子在一起，學習合群和守長幼秩序的禮儀，使他的態度能謙恭有禮，教育他說：『在君王面前要有禮貌，在父親面前要有禮貌，在長上面前要有禮貌。』這是什麼意思呢？實在是天下間不怕找不到沒

有才幹的人，最怕是沒有拿出真性；不怕不能做為他人的君親師，最怕是不能當好人家的好子弟。

能夠以為人子的精神來當國君，那全國各地的人都是可事奉可憐惜的對象；能夠以為人弟的精神來當國君，那麼到處都可以看到農夫禮讓耕地，行人禮讓道路的情形。

以前堯舜有了天下，把天下治理得讓人歌頌稱讚，有訟獄之事來到朝廷覲見他，都能合理的解決，使德政非常轟動，但舜帝不居功，以為自己只不過是有虞地方的窮人而已。井田米倉都還在，只是要運載的糧食看不到了，這水災造成的荒年，使百姓哭泣於田地中，正怨恨不知向誰控訴，後來水災平治了，天下太平了，夏禹不居功，自己認為只不過是羽山罪人鯀的兒子而已。父親被處決的痛苦還沒為其贖罪，洶湧的洪水驚心動魄，路上遇到罪人，不知不覺中潸然淚下，如此的用心，天下才能太平。

到了周文王、武王所行的孝道，沒有不是如此的，他們依然每天三次到內室向其父王季請益，他們仍然事事都依著王季的意思，而且處處接受王季

的耳提面命，所以說：『推行父親所遺留下來的制度，就如同在世時事奉父親一樣。』大概文武二王不把自己當做君王，而是當做人子來事奉百姓。想如何去惠及少數人及鰥寡無依者，如何去征伐暴亂之徒以安撫百姓，在他們的心中，只有這些前人所交代未完成的事，讓他們心胸擔憂而不放心。

　　這個丹朱也是一個聰明人，難道他會沒才能嗎？然而只是心中存了一個『傲』字，已經將天下的命根給斬斷了，當然帝王的大業，也就非虞舜莫屬了。」

❖本文之一：

又曰。聖人言孝。皆不是小可的事。禮記云。小孝用力[一]。中孝用勞。大孝不匱。夫子說舜之大孝。便說德為聖人[二]。大德受命。分明是完天之所生。以天事親了。須曉得親是何物。不是一團血肉之親。我生於親者是何物。不是一團血肉之我。原是圓陀陀。光亮亮。大家作一塊

的。親亦是這箇。天地萬物。亦是這箇。父母生我一身。便要把身所有者。畢羅[三]而獻之父母。方是聚順。若只去用力用勞。把那箇粗形相服事。而一點空靈真骨血。無邊寶貝。卻拋下不理。可謂孝子乎。我事父母。又要將父母一肢一節。一念一動。下至涕唾几杖。無不盡情承奉。而父母一點空靈真骨血。無邊寶貝。卻拋下不理。可謂孝子乎。故纔說大孝。便是順親養志。順親者。順其靈妙之親也。順其先天未分之親也。其汩沒[四]情識[五]中者。偽親也。養志者。養其大公之志也。養其徹地通天胞民與物之志也。其軀殼形骸中者。偽志也。然要順親養志。又須誠身守身。守身者。守其明善之身也。守其以達德行達道之身也。不然。則竭力顧養。柔顏侍養。亦偽身也。能認真身。始能認得真親。故曰。不誠乎身。不順乎親矣。曾子[六]之身。與曾元[七]之身。便懸隔[八]了。故所奉諸親者。亦是不同。今且以舜孝王祥[九]觀之。王祥之孝。至真至懇。不遺纖力。豈不幾於舜之不思不勉者。若道孝與舜一・則王祥便是堯舜了。若道品地尚懸。心量尚未完滿。又難說。堯舜之道。孝弟而已

矣。蓋大舜從靈明上認親。王祥從郛郭[十]上認親。大舜視瞽瞍[十一]便是至神至聖。至仁至慈的。其要殺我。要不使我娶之心。都是後來習心。其真心原不乃爾。假饒[十二]從其亂命[十三]。取快一時。奉承他習心。卻把至神至聖。至仁至慈的真父母。結斷了種子。於心何堪。於性何忍。故百般維持。百般挑動。果現出真父母來。若王祥臥冰等項。固是天性篤摯。然其所隨順者。情識之父母也。亦緣王祥之身。未造虞舜地位。故所認亦止此。此即是善之不明也。

❖字句解說：

一、小孝用力：《禮記・祭義》：夫子曰：「孝有三：小孝用力，中孝用勞，大孝不匱。」就是說，孝順有三等，小孝用體力，中孝兼勞心，大孝則是永遠維持孝心。

二、德為聖人：《禮記・中庸》：子曰：「舜其大孝也與！德為聖人，尊為天子，富有四海之內。……故大德者必受命。」

三、**畢羅**：包羅，全部。

四、**汨沒**：沉淪。汨，讀骨。

五、**情識**：情慾。

六、**曾子**：就是曾參，春秋時魯國武城人，曾點的兒子，字子輿，孔子弟子，至孝，相傳《大學》為其所述，又作《孝經》，以其學傳子思，子思傳孟子，後世稱為宗聖。

七、**曾元**：曾參的兒子。

八、**懸隔**：遠離。

九、**王祥**：魏晉間臨沂人，性至孝，繼母生病想吃魚，當時是寒冬，水很冰冷，王祥解衣破冰得雙鯉魚，以奉繼母。仕魏至太尉，入晉為太保。

十、**郛郭**：比喻屏障，或保護的意思。郛，讀浮。

十一、**瞽瞍**：舜的父親，譏其有眼而不識賢愚。

十二、**假饒**：假使。

十三、**亂命**：悖謬的命令。

❖白話解說：

又說：「聖人談到孝道，都不是一件小事情。《禮記・祭義》上說：『盡小孝用體力，盡中孝兼勞心力，盡大孝就要永遠存有孝心。』孔夫子說到舜帝的大孝，就稱讚他的德行可成為聖人，他的大德可以承受上天交付的命令。這已經很清楚的說明，舜的大孝完全是出自天生的，以天性來事奉親人。

必須要曉得『親』是什麼東西？不是指一般血肉所結合的親人。要去探討我從親人身上所生下來的是什麼東西？不是指這一個血肉的我的身體，是指那原本就是圓陀陀光亮亮的本性，這本性原來都是在一塊的，並不分離，我們所要親近的就是這個本性，天地萬物也是具有這來自上天的本。

父母親生我這個身體，就是要把全身所有的一切，全部奉獻給父母親，才是最完整的孝順，如果只是用體力用勞力，把那個外表所具有的粗體形相服侍好，而把那一點真空的靈性無限的寶貝，卻拋棄不去管他，這可以稱為孝子嗎？我事奉父母時，又只有將他們身體上的每一肢節，心識上的每個念頭，以至下到他們的眼淚唾液茶几拐杖，沒有一樣不照顧得很好，而卻把父

母的那一點真空靈性無限的寶貝，拋棄不去理他，可以稱為孝子嗎？

因此剛說到要盡大孝，就是要順從雙親的靈性長養志氣。所謂順親，是指順從其非常靈妙的親，順從其先天未分時的那個親。那個被埋沒在情慾當中的，是為偽親，不是真正的親。所謂養志，就是要長養那大公無私的志氣，長養那可以通天徹地包容民與物在內的心志，長養在外表的軀殼形體，都是偽志而不真實。

然而真正要做到順親養志，就必須要以誠正守身，所謂的守身，就是要護守那明明德的至善法身，守護那可以達至德行至道的性身。要不然，雖然你盡力照顧奉養，和顏柔順去侍養，也只是養到偽身而已。能體認你的真身，才能認識你的真親，所以說：『不讓法性身真誠顯現出來，就不能真正做到順親。』

曾子的身體，和其子曾元的身體，便是顯然不同了，所以他們所事奉的雙親，當然也是不同。現在以舜帝的孝順和王祥的孝順來比較看看，王祥的孝順，可以說至為真切誠懇，盡孝不遺餘力，豈不是和舜帝的不思不勉的自

然行孝相接近嗎？如果說他的孝順和舜帝的孝順是一樣，那王祥就是堯舜了。如果談到品格的次第，兩者尚有很大的懸殊，王祥的心量尚有未圓滿的地方，這又很難說明：『堯舜所行的大道，只是孝弟而已。』的道理。

大致上來說，大舜是從靈明的本性上認親，而王祥的孝親是從形體上的保護。大舜看他的父親瞽瞍，是看他那具有至神至聖至仁至慈的本性身，而父親要殺我，不要讓我娶親的心，那是後來受到習染的惡心，其原本的真心不是這樣的。假如舜帝順從他父親錯亂的命令，為了使他父親得到一時的快樂，去滿足他習染的惡心，卻把那真正至神至聖至仁至慈的父母真性，給了斷根絕了種，那我們的心何以堪，性何以忍呢？所以才從各方面去維持，從各方面去引動，希望其真父母的本性能顯現出來。

像王祥臥冰得魚以孝親的事項，固然是天性非常誠摯，但其所隨順的對象，只是情識上的父母而已，這也是為何王祥身體名聲的成就，趕不上虞舜的地位所在，因為王祥的體悟也只是到此而已，這乃是對於至善的本性不明白也。

❖本文之二：

明乎善。便完全那靈靈活活的。隨在出生。自有寸尺。如小杖則受。大杖則走。不告而娶等項。非有成法可尋。自家心靈必如是而始快耳。自家如是。所以服事父母者亦如是。故云事父母幾諫[一]。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父母原來只有一善心。則盡屬吉祥善事。就做微有轉念。而此善心。亦隱隱躍躍。未肯澌沒[二]向盡。此亦是轉凶為吉之幾。事父母者。正從此處婉轉。幾未動。挑動他。幾甫動[三]。接引他。幾有失。挽回他。是以心幹心。視無形聽無聲的工課。故不待行事不從。當見志不從時。孝子已費盡心計矣。惟如是。故能心與之一。而未始有違也。如此而誠。如此而順。便把親與我聯屬一本之真原。團團會在這裡。便把天地同根。萬物同體之真原。團團會在這裡。何性命之不周。何位育之不行。何天下之事變經權。不在我靈明幹[四]運中。是謂集百順以貽[五]之親。大舜之所以德為聖人。備福[六]尊養者。此也。武周之所以事死如生。事亡如存者。亦此也。此箇是常存的。常活的。徹於重元。而貫

於靈蠢的。故舜同天之命。而凝天之休[七]。以天事親也。武祀乎其先。而達乎郊廟。以親事天也。究竟是一生字。自有天地以來。無日不生。親與我。都是一生生相續。完著這箇生。便把一世有生的物事。都相觸相動了。方謂之無忝所生[八]。張子西銘[九]。全是發明此意。如王祥之孝。不免是箇死法。會不思不勉矣。而未可謂之不思而得。不勉而中也。得與中。是何物。是那天然活潑的。操無形之規矩。能盡天下之方圓。故云。規矩。方圓之至也。聖人。人倫之至也。從容中道[十]。聖人也。然即不會得。不會中。則亦謂之思勉可也。思勉者。意也。識也。真不和盤捧出[十一]。則傍在意識上用事。若動著性諦。雖如舜之號泣怨慕。不可為人。不可為子。這樣困勉之極。依然不思不勉耳。吾人既不能生而渾全。與堯舜一般。當思親所與我是何物。原不是目視耳聽的空髑髏。酒囊飯袋的臭東西。何堪將此抵塞糊塗。過了日子。且以此奉其親也。思及此。一躍躍出。渾身作汗。便不肯把天下第一等。饒與[十二]別人做。自家做得一分。便是孝弟盡得一分。到完完全全。修德備福。則舜武為君

之孝。與周公為相之孝。孔子素王[十三]之孝。莫不殊途同歸矣。

❖字句解說：

一、事父母幾諫：《論語・里仁》：子曰：「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而不違，勞而不怨。」就是說：事奉父母，要以微言來勸解。幾，讀機。

二、澌沒：消滅沉沒。讀斯莫。

三、甫：始。

四、斡：運轉。

五、貽：奉送。

六、備福：充沛的福德。

七、天之休：上天的美命。

八、無忝所生：不辱父母，即沒有對不起父母。

九、張子西銘：就是張西銘，明朝寧州人，成化年間的進士，授金谿知縣，以治行第一擢御史，巡撫遼東。

十、從容中道：舉動都能合乎中道。

十一、和盤捧出：比喻毫無隱瞞的完全說出來。

十二、饒與：讓與。

十三、素王：漢代春秋公羊家的說法，以孔子身雖無位，而修春秋以制明王之法，故稱孔子為素王。

❖白話解說：

真正明了至善的本性，就會展現那完全自在靈活的特質，隨著出生之後，無論何時何地，自然會知道有所分寸，有如小的杖責可以接受，大的杖責就要走人，不告訴父母而娶妻等的事項，沒有一個固定的法則可以依循，自己的心靈在做對的時候就會感到快樂。自己的感覺是如此，用此真心來服事父母也是如此。

所以說事奉父母，要以委婉的語言來諫勸。所謂幾，就是指微動的時候，吉兆可以在此地先看到的時候。父母親原本只是存有這一片的善心，那

完全是屬於吉祥的善事。在稍微有所轉念的時候，這一顆善心也會隱隱約約的跳躍，不肯被完全埋沒，此時也正是讓我們有轉凶為吉的機會。

事奉父母，發現他們有所走樣，正是在此地要微言婉轉的下功夫，在機會還沒徵兆前，就挑動它；機會已開始動時，就去接引它；發現機會有失去的現象時，就要挽回它。所以要用我的心來運轉他的心，完全要看在這無形無聲的機會上下功夫。所以不必要等到可知見的事項上不依從道理，要在見到志向有不從理的時候，孝子就要費盡心機去盡力下功夫了。

所以能使自己的心與父母合而為一，從開始就不曾分離，能如此盡誠心去順從，就可以將雙親的心和我的心，共同聯屬在這一個本性的真原上，團團的團聚在此地，就可以把天地同根萬物同體的本性真原，團團的聚會在此地。能如此，那還怕性命不會周全嗎？還怕有什麼地方不能化育嗎？還怕所有天下事的變通經濟權衡，不在我靈明本 的運轉中嗎？

所謂的集結百順以奉送至親，大舜之所以能以盛德成就聖人，有足夠的福德受人尊養，是擁有此至親的原因。周武王能做到『事死如事生，事亡如

事存』的至德，也是擁有此至親的原故。

這個至親的本性是常存的，是常活著的，其最初的本元是清澈的，而且能貫徹於人物的靈性上。所以舜帝能同擔上天的使命，而成就上天的美德，這是他能以天性來事奉至親。周武王祭祀他的祖先，而其盛德能達於天地祖先，這是他能以至親的本性來事奉上天的原故。

說到究竟就是這一個『生』字，自從有了天地以來，沒有一天不生的，至親的本性和我之間，都是生生相續的。完成了這一個人生，就會把和這一世相關的事物，整個都觸動了，了解這個道理，就不會對不起父母親了，清朝的張西銘先生，他所說的話完全是在說明此句話的意義。

有如王祥所行的孝道，難免只是一個不靈活的方法，他只能做到不思考不勉強盡全力而為，然而無法進一步的做到『不思而能得，不勉而能中』的境地。那『得與中』又是什麼東西呢？那是一種既天然又活潑的東西，它可以操縱無形的規矩，使能盡到衡量天下方圓的功能，所以說：『規矩是方圓的最高準則，聖人是人倫的最高成就。』能夠一切舉動都依中道而行的人，就是聖

人。

然而即使是不會得也不會中，那麼也只能說盡力思勉就可以了。所謂的思勉，就是意識上的事了。不能把本性的率真表露出來，就會依靠在意識上以意氣用事，如有時驚動了本性的真諦，雖勉強做出如舜帝的號淘哭泣或是怨恨愛慕，但也不能成為聖人，也不盡人子的至孝，如此極力的處於困勉之中，也依然只能做到『不思不勉』而已。

我們既然不能像堯舜一樣，生來就能使至性全然顯露，也應當要想想看，雙親所生給我的，原來不是只有目能視耳能聽的空髑髏，只會裝酒飯的臭皮囊而已，為何要將那靈明的本性阻塞，使肉體迷迷糊糊的過日子，而且還以此來事奉雙親呢？

想到此地，自己的靈性應該要跳躍出來，回頭一看，那會使自己嚇得滿身大汗，這樣就不會把天下第一等的善事，讓給別人去做。自己能盡力去做一分，就是孝弟之道能盡得一分，到最後能完完全全做到修至德積足福德，那就和舜帝武王當君王的孝道，和周公當宰相的孝道，孔子當素王的孝道，都是殊途同歸了。」

❖本文：

又曰。天下那有不孝的人。雖有不孝的人。而稱之孝則喜。稱之不孝則怒且愧。且人前矜名飾節。未敢如私居之放縱。是亦其良知不汨沒處。充此良知。便是大孝根苗。只是習心習氣。不能自化。所以依舊不孝也。剖得明白。則父識所以教子。子識所以自克。譬如攻賊。知賊所在。平定有期矣。

❖字句解說：

一、汨沒：沉淪。讀骨末。

❖白話解說：

又說：「天下間哪有真正不孝順的人，雖然有不孝順的人，但如果稱讚他很孝順，他就很高興，如果說他不孝順，他就會生氣而且覺得慚愧。並且在眾人的面前還表現得很矜飾有名節，不敢像在私下獨居時的放蕩不羈，這

也是良知沒有沉淪之處，能夠再將這良知充實，這就是大孝生發的根苗。

只是那心被污染的習氣，無法自己去化解，所以仍舊是不孝。再分析清楚一些，就是父親以其情識來教導兒子，兒子發覺這情識的習氣，就要自己去克除它。譬如攻打賊人，已經知道賊窟之所在，要平定是可以預期了。」

❖本文：

又曰。小不孝之所以習成者有四。一曰驕寵。為父母憐憫過甚。常順適他性子。驟而拂之。則便不堪。常讓他便宜。任他佚豫[一]。令之執勞[二]奉養。則便不習。人前出言。稍有過失。父不忍唐突[三]其子。而子乃敢唐突於父。文行藝能。父譽子。惟恐不在我上。而子必欲父之出我下。積此驕縱。他人處。展不出手。獨父母處。展得出手。遂真謂老成人無聞知矣。二曰習慣。語言粗率[四]慣。便敢衝突。動作簡易慣。便敢放恣[五]。父母分甘絕少慣。遂不復憶其甘旨[六]。父母扶病[七]任苦慣。遂不

復問其痛養。三曰樂縱。見同輩不勝意氣。對雙老而味薄。入私室千般趣態。上高堂[八]而機室。甚且明以父子兄弟為俗物。不樂相對。則豈有孝弟之念。由中而出耶。四曰忘恩記怨。夫恩習久愈忘。怨習久愈積。人情然也。故一飯見德。習久則饜嗛[九]起。一施感恩。常濟則多寡生。一迎面見親。累日則猜嫌重。況父母兄弟。生而習之。以親愛為固常。且有憂我而獲拂者矣。以訓迪[十]為聱[十一]耳。且有譽我而被厭者矣。以任勞庇護。極念經營為平等。且有強預我事而怒耽者矣。眼前大恩。恬然罔識。況能推及胎養之勞。襁哺之苦。弱質驚魂之痛者哉。故人情有至顛倒。至古怪。而不自覺者。子之於父母是也。不以恩獲怨者鮮矣。此數者。皆人之習情。然亦未嘗無真。但積久不知其誤耳。是宜急急喚醒。早早克治。時時思量。勿謂親心之慈。我可自恕。勿謂世道之薄。我猶勝人。小不孝之積漸。即為大不孝。可不懼乎。

❖字句解說：

一、佚豫：悠閒安樂。
二、執勞：操勞。
三、唐突：失禮，冒犯。
四、粗率：粗心，隨便。
五、放恣：驕縱肆意。恣，讀自。
六、甘旨：美味。
七、扶病：帶病強起。
八、高堂：對父母親的尊稱。
九、嗛：讀閒。怨恨。
十、訓迪：教誨啟發。
十一、謷：讀敖。不聽。

❖白話解說：

又說：「小不孝之所以形成習慣的原因有四種：第一種叫做『驕寵』，為人父母者憐憫寵愛小孩過當，經常隨順以適應他的個性，如突然有拂逆的情況，他就受不了了；經常讓他佔便宜，任由他過著悠閒安樂的日子，如果叫他操勞家務來奉養長上，他就不習慣了。

在他人的面前，如言行稍微有一些過失，父親不好讓他的兒子出醜，但為人子卻敢冒犯父親；在文思品德才藝能力方面，父親常讚譽兒子，只怕他的成就不能超越我之上，但為人子者卻用心想使父親的成就就在我之下。

累積了這些驕縱的情事，在他人面前，是沒有辦法展現身手的，唯獨在自己父母親的面前，可以展現出來，於是就真正成為所謂的，到老來也一無所知一無所成了。

第二種叫做『習慣』，平時說話粗俗隨便慣了，所以就敢起衝突；動作簡陋隨便慣了，所以就敢驕縱肆意；父母親平時分給過多美食而唯恐太少慣了，於是就不再去想美食對他的重要；父母親平時帶病強起任苦任勞慣了，

於是對其身體的狀況就不再關心了。

第三種叫做『樂縱』，看到同輩的親友非常熱忱，面對父母親卻很冷淡；進到自己的房間，什麼有趣味的事都有了，面對雙親的時候，就好像不靈光了。更糟糕的是，明擺著把父子兄弟間的感情，當做俗不可耐的東西，不喜歡在一起，這怎麼會有孝弟的觀念從心中生發出來呢？

第四種叫做『忘恩記怨』，說到經常接受他人的恩惠，久了就愈容易忘記；但心中經常起怨恨，久了會愈積愈深，這是人情之常。所以接受一餐飯的濟助，會記得他的恩德；但習慣久了，吃飽喝足反而會挑剔而起怨恨。偶而接受他人一次的施捨會感恩，經常受到他人的濟助，反而會生起濟助多少的分別心。偶而一次見面，會覺得很親切，多日經常在一起，反而互相猜疑更嚴重。

何況父母兄弟自出生以後，相聚在一起已經很習慣了，認為相親相愛本來就很平常。有時有因關心我而受我排斥的情事，以為訓誡啟發的話太囉嗦而不聽。有時有因讚譽我而被我厭棄的現象，以為極盡老苦來庇護我，盡力

賺錢來養育我是很平常的事。有時會因太強力干預我的事，而被我瞋怒的狀況，對於眼前的大恩大德，一點也不在意，何況還能往上推及懷胎十月養育，以及嬰兒在襁褓哺乳時的勞苦，以及為了照顧病弱的身體，而時時擔心受怕的痛苦嗎？

由於人情世故非常顛倒古怪，自己卻不自覺的現象，孩子對於父母親就有這種現象，經常有施恩給孩子卻遭致怨懟的情形。這幾種現象，都是人類習慣上的常情。然而這不是說，人類就已經沒有真性良心了，只是積習太久，不知道這樣是錯誤的。

所以應當要趕緊克除使能明理，要時時對此問題去思考。不要以為父母親心中的仁慈，我可以自己寬恕；不要以為世道人情已經很衰薄，我還是比別人強。要時時提醒自己，小不孝不改正，慢慢積累就會成為大不孝，可不引以為懼嗎？」

❖本文：

又曰。大不孝之所以習成者有四。一曰私財。財入我手。便為我有。而在父母手者。又謂我得有之也。財足則忘親。財乏則覬[一]親。求財不得則怨親。親不能自養。而寄食我財。則又怨親。甚且以單父隻子。而因財相夷[二]者有矣。少長互推。而棄親不養者有矣。不知身誰之身。財誰之財。我不帶一財來。而襁哺無缺。以至今日。誰為者乎。乃多營幾文財。便欲與我親較算也。二曰戀妻子。妻子習狎[三]。而父母嚴重也。有美味錢財。欲以娛妻寵子。有佳會良辰。欲以擁妻抱子。而悦親之念遂微也。不思子為我子。而我為誰子。親子我而我不顧。則我亦何賴有子哉。夫妻和好。固是一家樂事。然當呱呱待哺。便溺未分時。豈解戀妻。豈妻能顧復得我生活耶。父母看子成人。得有室家。不勝終身之喜。乃有婦而親反不得有子耶。三曰嫖蕩。欲火正熾。客誘如狂。有倚廬[四]傷心者。不解也。家業浪費。婦姑勃谿[五]。有激聒[六]誚讓[七]者。不辨也。懷子不寐。風雨淒永夜之魂。垂白無歡。菽水[八]冷半生之奉。吁嗟。

狂與幾何。忍令有此。四曰爭妬。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憾。父母之於眾子也。情豈無偏。乃攘臂[九]爭分。側目[十]奪寵。或兄弟而觭齕[十一]不平。或姐妹而計較纖悉。護短爭長。分曹[十二]伐異。相譏蠱而家道暌。積瞋喜而孝情薄矣。此四者。亦人之常情。恐孝子不免。而流遂至於大不孝。吁。可惕哉。

❖字句解說：

一、**覬**：讀計，希望。
二、**相夷**：互相毀傷。
三、**狎**：讀暇，親密。
四、**廬**：居喪者所住的地方。
五、**勃谿**：相爭。谿讀西。
六、**激聒**：嘮叨不休。聒讀　。
七、**誚讓**：譴責。誚讀竅。

八、**菽水**：豆與水，比喻疏薄的飲食。

九、**攘臂**：捋袖子，伸胳膊，形容奮起的樣子。

十、**側目**：嫉視，怨恨之狀。

十一、**觭觤**：觭讀基，獸角一俯一仰也。觤讀鬼，羊角一長一短也。表示不相稱的意思。

十二、**分曹**：分輩。

❖白話解說：

又說：「大不孝之所以形成習慣的種類有四：第一種叫做『私財』，錢財一但進入我的手中，就是為我所有，而且在父母親手上的，又說我也可得到。錢財豐足了，就忘記雙親；錢財不夠了，就希望雙親供給。向雙親要錢要不到，就怨恨雙親；等到雙親年老體衰不能自養，在我家寄食花用我的錢財，又要怨恨雙親。

更過份的是，有些家庭一個父親才生一個兒子，還為了錢財互相毀傷的

也有；有些家庭兄弟互相推諉，棄置雙親不養護他們的也有。不知道你的身體是誰生你的，你的錢財是誰給你的。我出生的時候，未曾帶一分錢財來，在襁褓中的照顧哺育也不缺錢，能夠一直好好的活到今天，是誰給你的？這時乃因你能多賺幾個錢，就要和父母親計較了。

第二種叫做『妻子』，和妻兒在一起，就很習慣展現出親密；和父母親在一起，就表現出非常嚴肅。有了美味錢財，就想到要娛悅太太寵愛子女；有好的日子參加美好的聚會，就想到要攜妻帶子去參加或欣賞，而愉悅雙親的念頭就愈微小了，不好好的想想，孩子是我生的，那我又是誰生的呢？雙親撫育我長大，我卻不照顧，那我還能依賴兒子來照顧我嗎？

夫妻和好，本來是家庭中一件快樂的事。然而當我剛出生，哭啼著要吃奶的時候，便溺不分須要親人來照顧的時候，哪裡知道要愛戀太太，那時太太豈能照料我的生活呢？父母親看到兒子長大成人娶妻成家，總覺得是一生中最快樂的時光，怎知有了媳婦卻反失去了兒子。

第三種叫做『嫖蕩』，淫慾的邪火正是熾盛，誘惑著嫖客如狂如癡，就

連居喪傷心的人，也不能解除慾火的燃燒。家產事業揮霍無度，婦姑之間互相鬥爭，互相譴責嘮叨的聲音不絕於耳，真是讓人莫明其妙。

父母親為了照顧小孩徹夜難眠，遇到風雨交加的時候，那種淒涼的景象讓人整夜驚心動魄，但到了年老頭髮變白的時候，卻不能有子女盡孝承歡，只能以疏薄的食物冷淡的渡過下半輩子。哎呀！那麼不孝子女狂妄的生活能過多久呢？怎忍心看到父母親晚年的生活如此呢？

第四種叫做『爭妬』，天地的範圍那麼的廣大，生活在其中的人類，難免有所遺憾的地方。父母對於一群小孩，所付出的親情，有時也會有所偏私，於是就有孩子不服氣，挽起袖子奮臂爭奪，忿怒奪取寵幸，有是是兄弟間的意見不合各有己見，有時是姐妹連一點小事都計較。掩護自己的缺點並且爭先恐後，分派別並排斥異己，互進讒言蠱惑，使得家運漸漸衰敗，心中積存瞋怒喜悅的情緒，使得孝順的真情非常薄弱。

這四種是人類的常情，恐怕想做孝子的人難以免除，致使真情流失終於變成大不孝的人，哎！真值得讓人警惕啊！

❖本文：

又曰。有似孝而非孝者。父有過。當幾諫。有愆。當克蓋。若但知順親於情。而不知順親於理。或任其偏僻[一]。而致戾於一家。或聽其恣睢[二]。而取憎於鄉里。或護其陰私[三]。而得罪於天地。此成親之惡者。烏得為孝。有自謂孝。而實非孝者。能服勞。能奉養。而有德色[四]。在小姓人家。止此一室。父子朝夕團圞[五]。即有言語之傷。尋即消釋。反得真率盡情。乃有士人知書者。其於父。或嫌其老而稱逸以安置之。或憚其腐而託故以違離之。或見其卑而借理以衡壓之。遂致日遠日疏。相對話少。意色冷淡。尊而不親。更有一種好遊者。舍堂上之樂。結朋友之歡。異鄉遠省。累月窮年。覬人膏潤[六]。名曰為貧為養。實則畜子奉妻。烏得為孝。又有人見為孝。而神見非孝者。生亦盡養。事亦承歡。而備物鮮情。絕無真樂。及死亡之日。衾[七]棺盡美。哭踊[八]隨常。亦無真哀。至覓地安葬。竭力費財。又為子孫謀蔭。非為父母求安。此神目視之甚明者也。又有一時稱孝。而不能高千古。即能千古[九]傳孝。而不能滿一心者。

其人於前弊。一無所犯。於孝行。無一不周。而未聞大道。修身盡性之事。尚有缺陷。總是墮落遺體[十]。莫報親恩。故德為聖人。孝斯稱大。為人子者。急宜自省。

❖字句解說：

一、偏僻：不公正。
二、恣睢：放縱。
三、陰私：隱密不可告人的事。
四、德色：施恩於人而有自得之色。
五、團圝：團聚。圝讀鑾。
六、膏潤：比喻對人的恩惠。
七、衾：讀親，殮屍用的被子。
八、哭踊：邊哭邊頓足。
九、千古：比喻時代悠久。

十、遺體：待罪之身。

❖白話解說：

又說：「有一些人好像很孝順，其實是不孝順，父親有了過失，應當要以微言勸諫；有了過失，當要盡力掩護。如果只知道在人情順從雙親，而不知道在理智上順從；任由雙親做不公正的事，致使暴戾之氣存於家中；或是任由其放縱不羈，而讓同鄉里的人來憎恨他；或者是暗護其陰私，而最後得罪於天地，這些行為都是造成雙親造惡的原因，怎可以稱為孝順。

有人自己以為是孝順，實際上不是孝順。能替雙親服勞務，能奉養雙親，能夠對雙親有恩德，在一個小家族內，只有同住一房室中，父子早晚都相聚在一起，偶而有言語上的損傷，也很快的就消除了，反而可以得到率性的真情。

然而有一些當官的或讀書人，他對於父親的態度，有時是嫌棄他太老了，所以就另外安置他，說是讓他過得安逸；有時怕他過於迂腐，所以就託

付其他的原因，讓他住遠一點；有時是看他太卑賤，所以假借理由，用橫霸的方法來壓制他。於是導致愈來愈疏遠，面對時幾乎無話可說，表情也很冷淡，只是表面上很尊重，卻沒有一點親情。

更還有一種喜歡到處旅遊的人，捨棄與雙親之間的歡樂，只以結交朋友為樂，到他省鄉里各地去遊玩，經年累月，希望得到他人的濟助，名譽上說是為了濟貧或奉養雙親，其實是去蓄奉妻子，這怎麼可以稱為孝順？

又有一些人，別人看他是孝順，但神明看他是不孝順。雙親在世時，也能盡力奉養，事奉也能儘量使雙親高興，但只是在物質上充足，卻沒有真情也沒有一點真樂。等到雙親死的時候，入殮的衣服和棺木，也儘量華美，在出殯的儀式中，也和常人一樣，又哭泣又頓足，但沒有真正的哀情。至於尋覓好風水地安葬，也能竭盡力量花費錢財去處置，只是其目的是為了子孫的福蔭打算，不是為了父母的遺體求安寧，這種情形在神明的眼中是非常清楚的。

又有一些人被當時的人稱為孝順，但不能使其高尚的孝行流傳千古；即

使能讓孝行流傳千古，但卻不能圓滿此一心性，這種人對於前面所說的弊端，他都沒有違犯，對於孝行也無所不周到，只是尚未聞得大道，不能做好修身養性的事宜，雖然還有缺陷，總是不能再讓自己墮落下去，成為待罪之身，以致不能真正報答親恩。所以修至德要成聖人，必須以孝為重為大，為人子女的，應該要急速自我反省。」

❖本文：

又曰。老年之取厭於子孫者。亦有數種。一曰迂闊[一]。衣冠禮數[二]。不合時宜。當思斑白[三]何以常在。到有古趣[四]。令人愛惜。二曰惜財。緦緦持籌[五]。禁子孫濫用。當思為誰艱苦。日所喫用者。是誰所留。三曰尪弱[六]。起止不便。扶持維艱。當思欲報劬勞[七]。養兒待老。正在此時。四曰昏耄[八]。言語牽纏。重聽蹇澀[九]。當思己生之初。無知無言。誰為歡弄。五曰愛憐。內外少子。推食讓服[十]。偏護太甚。當思愛及僮僕。尚應

體心。何況同氣。倘於此處起一厭心。入不孝而不自知。急宜回省。

❖字句解說：

一、迂闊：思想語言不合實際。
二、禮數：禮節。
三、斑白：半黑半白的頭髮，通常指老年人。
四、古趣：古雅的情趣。
五、勰勰持籌：勰讀協，合力也。此句是說將錢財集中統籌。
六、尪弱：體弱多病。尪讀汪。
七、劬勞：勞苦。劬讀渠。
八、昏耄：昏亂。耄讀帽。
九、蹇澀：遲鈍不順利。
十、推食讓服：極言恩惠之深。

❖白話解說：

又說：「老年人之所以會被子孫討厭，也有幾種原因：第一種叫做『言行不實際』，就是衣冠穿著有礙社交禮儀，已經不合時宜。但為人子孫當要思考老人常在身邊，也有他古雅風趣的一面，也很令人愛惜。

第二種叫做『愛惜錢財』，將錢財統一運用，禁止子孫濫用財物。子孫當要思考老人家之所以要節儉，到底什為誰艱苦積蓄？每天省吃節用，到底是為誰保存財產？

第三種叫做『體弱多病』，要走路或站立都不方便，扶持他都覺得艱難。子孫當要思考這時正是報答親恩的好機會，養育兒子，以等待年老有所依靠，正是此時。

第四種叫做『昏亂』，要說話都語焉不詳，斷斷續續難以明白，耳朵重聽反應遲鈍。子孫當要思考自己出生的時候，還不懂事不會說話，是誰陪我們歡渡玩耍過日子？

第五種叫做『愛護憐惜』，內外的子孫成群，都受到長上的衣食照顧，

恩惠之深不比尋常，有時難免有過份的偏愛之處。子孫當要思考愛護僮僕，都應該要體貼入心，何況是有血統關係的至親呢？

如果因為這些原因，對長上起一種厭棄的念頭，已使自己進入不孝的行列而不自知，所以應該要趕緊反省。」

❖本文：

又曰。又有前後之間。嫡庶[一]之際。父母或有偏向。而為子者。亦易生嫌怨[二]。此當委心付之。期於必得歡心而後已。宋韓魏公[三]云。父慈而子孝。此常事不足道。獨父母不慈。而子不失孝。此古今所以稱大舜也。大略銷化最急。處此者。直須渣滓全融。不存一毫火性。比平常為子者。遜志承歡。倍加謹慎。有仁心之親。自然轉而憐我。若其無仁心者。感之不能。況可觸之。亦惟自盡子道。以無陷於忤逆[四]斯已耳。若一意見親不是。火性填胸。消遣不能。擺脫不下。必將有過抑不住之時。微

根不除。遂至橫決[五]。吾恐其時。責親者輕。而為子之罪。莫可逭[六]也。

❖字句解說：

一、**嫡庶：**嫡為正妻正室，庶為小妾偏室。

二、**嫌怨：**猜忌怨恨。

三、**韓魏公：**即是宋朝的韓琦，封魏國公。

四、**忤逆：**不孝順父母。

五、**橫決：**事情進行超出常軌而斷絕。橫，讀去聲。

六、**逭：**讀換，逃避。

❖白話解說：

又說：「又有時在兄弟的前後順序，出於正室或偏室所生的不同，父母親對於兒女之間，難免有所偏愛，為人子女很容易心生嫌惡怨恨，此時應當要以委婉的心來順承，期使必定得到父母的歡心而後已。

宋朝的魏國公韓琦說：『父親對兒女仁慈，兒女能夠孝順，這是很正常的事情，不必提出來說。唯獨在父母不仁慈的時候，為人子女又不失孝順之道，這就是從古至今，大家所以稱讚大舜的原因。』

大略來說，要將心中所積存的嫌惡，銷化使不存在是最緊要的事情。如果處於此時，一定要將存於心中的些許嫌惡等殘渣，要全部消除融化，不能存有一些些的暴躁火氣。要比平常人的子女加倍謙遜自己的心情，以使雙親得到歡喜；還要加倍謹慎，具有仁慈之心的雙親，自然會回心轉意來憐愛我。

假如雙親仁慈的心還沒有表示，這孝順的舉動都還不能感動他們，那更不能去觸怒了。也只有善盡為人子女的孝道，以不要將自己陷入忤逆雙親罪名為原則。

如果只一心一意的看到雙親的不是，就讓火爆之氣充滿心胸，無法將火氣消除，無法將面子擺脫下來，一定會有克抑不住暴怒的時候，在火氣微小時不加以根除，到最後勢必做出超越常軌的情事。我想：恐怕到那時候，責備雙親會較輕微，但為人子女，恐怕難逃嚴厲的指責。」

❖本文：

又曰。豈惟怨怒不可使有宿物[一]。即要父母兄弟從天理上行。要父母兄弟愛我親我。此是好意。亦不可肚腸[二]太急。著手太重。太重。則執而不轉矣。

❖字句解說：

一、宿物：積存心中的念頭。

二、肚腸：此地指心計或心思。

❖白話解說：

又說：「豈是只有怨恨怒氣不可以使它積存於心中，即使是要引導父母兄弟向著天理之路去行，要讓父母兄弟來愛護我親近我，這也是好意，但心思也不可以太過急躁，做法也不可太過粗俗，若過於粗俗，反而會形成拗執的現象，最後沒有轉寰的餘地。」

❖本文：

又曰。又有四等父母。待孝尤切。而不孝之罪。特甚他人焉。一曰老。二曰病。三曰鰥寡[一]。四曰貧乏。父母當少壯時。食息起居。猶能自理。至龍鍾[二]鵠立[三]。扶杖易仆。寒夜苦寂。鐵骨難挨。又如偏風[四]久病。坐臥不適。遺溲[五]叢穢。席薦[六]可憎。子所難奉惟此時。親所賴子亦惟此時。又如老境失耦。寒暖誰問。形影相對。心話莫提。丈夫猶自可。嫠婦[七]可奈何。就使兒孫滿前。耦者耦。稚者稚。人人鼾睡去。箇箇樂事歸。漏聲長處不堪聞。枕邊淚濕與誰語。有孝兒孫。頗能顧養。猶將冷意。暫託熱腸。不幸而母我者。乘慣撒潑。姑我者。橫面阻絕。祇護半點骨血。空博一生淒楚。又有撫字[八]財匱。婚娶力竭。健少年。經營[九]肥暖。老窮人。搔首[十]躊躕[十一]。望一味以垂涎[十二]。丐三餐而忍氣。夜爨[十三]晨炊。猶罵閒食。紡績[十四]抱孫。尚呪速死。此數等父母。怨氣尤足動天。為子孫者。行孝益當倍於常兒。勸化者。亦於斯為喫緊也。

❖字句解說：

一、鰥寡：老而無妻稱鰥，老而無夫稱寡，亦泛指孤獨無助之人。
二、龍鍾：年老體衰行動不便的樣子。
三、鵠立：比喻像鵠般孤獨的站著。鵠，讀狐。
四、偏風：中風，半身不遂。
五、遺溲：大小便失禁。
六、席薦：草蓆。
七、嫠婦：寡婦。嫠讀離。
八、撫字：撫育愛養子女。
九、經營：即是照顧的意思。
十、搔首：形容心有所思或煩急的樣子。
十一、躊躕：猶豫徘徊的樣子。讀籌廚。
十二、垂涎：流口水，比喻羨慕的樣子。
十三、爨炊：用火燒煮食物。爨讀竄。

十四、紡績：把絲麻等纖維紡成紗或線。

❖白話解說：

又說：「又父母有四種情況，更期待兒女孝順；如果於此有不孝的情形，其罪過比其他不孝的人更為嚴重。第一種是年紀大，第二種是生病，第三種是年老無妻或無夫，第四種是貧窮匱乏。

父母親在年輕力壯的時候，飲食起居，自己還能自理，到了年老體衰行動不便，如鵠孤立的時候，拄扶著拐杖行走經常會摔倒，在嚴冬的夜晚痛苦寂寞，僵硬的身骨難以忍受。又比如在中風久病時，不論是坐是臥都不舒服，在大小便失禁時，眾多的尿屎等污穢的東西，污染了整個草蓆，讓人看得非常難受。

然而為人兒女要事奉雙親，就是在這個時候，雙親所要倚賴兒女幫助，也是在這個時候。又如到了年老才失去配偶，那噓寒問暖有誰去做呢？形影孤單默默相對，心中有話要向誰說呢？當丈夫的還能忍受，但身為寡婦要怎麼辦呢？

即使是兒孫滿堂，有配耦的去照顧配耦，有小孩的去照顧小孩，人人各自熟睡去了，個個為自己所樂意做的事走了。更漏的滴水聲，在長時間的陪伴，聽得都不敢再聽了，心中苦悶流淚濕枕，又有誰來安慰呢？

有些孝順的兒孫，還能盡到照顧奉養的責任，都還有疏忽冷落的時候，偶而能表現熱情孝順。但不幸的是，有些子女對於養育我的父母，還習慣於撒野潑辣：對於姑養我的雙親，還處處以蠻橫阻礙隔絕的態度，父母親只是為了保護兒女的這一點點骨肉親情，努力一輩子，卻換來一生的淒涼痛楚，白白的犧牲了青春。

又有撫育愛養兒女，雖然經濟非常困窮，也要盡力將兒女的婚姻嫁娶辦得很風光。雙親將年少的兒女養得健康，照顧得溫暖又肥壯，卻使老年的自己變得窮困不堪，平時焦急思慮猶豫不決欲言又止，流著口水只是希望求得吃一餐，像乞丐一般忍氣吞聲的乞求三餐。早晚要為兒女做飯燒菜，還被罵說是『吃閒飯』的，為兒女紡織工作照顧小孩，還被詛咒『不快死』去。

這些父母所受到兒女不孝的怨氣，最足以驚動上天。所以有上述情形的

子女，更應該比平常人加倍照顧父母。勸告教化子女盡孝，在此處要更為加重。

❖本文：

陳成卿。勸戒全書中。又增一等云。世有婢妾而為生母者。同是一般女子。生於貧賤之家。落在富貴之手。共衾同枕[一]之夕少。孤眠獨宿之夜多。有造化[二]者。遇著賢惠主婦。或者半晴半雨[三]。尚可勉強度日。若逢妬悍之性。終日惡聲相加。百般凌辱。少辯一語。便罵犯分無禮。略訴半句。便恨枕邊教唆。更遇不孝媳婦。不孝子女。不思為父翁矜惜。一味向母姑[四]搬挑。下人復從而和之。風波起於平地。霹靂降自青天。又不幸主人情薄。冷暖不知。疾痛弗恤。閨中淚濕青衫。門外歡呼暢飲。甚有溺愛新寵。厭棄舊情。薄命自憐。幾番尋死。真可悼痛。偶爾得胎。多方掩飾。掩飾不過。受盡慚憤。坐草臨盆。誰來看護。幸而得

子。妬忌不容。加意小心。云恃子放肆。子有疾病。剜肉醫瘡。甘受凍餓。經云。十月懷胎娘辛苦。三年懷抱母心勤。若身為婢妾。勤苦更十倍尋常也。到得長大成人。享有妻子。享有田房。全不想今日受用。都從我母血枯骨瘠。淚乾腸斷中來。言念及此。能不酸鼻。為子者。常當想此。發憤立志。誓圖一日顯揚。以酬萬苦千辛。居恆侍奉。須念母氏勞苦。風燭[五]可憂。早早奉養。若不盡心竭力。比尋常不孝子。更為大逆不道。定當急受天誅矣。

❖字句解說：

一、共衾同枕：共一床綿被同一個枕頭睡覺。衾讀親。

二、造化：幸運。

三、半晴半雨：指時好時壞。

四、翁姑：丈夫之父稱翁，丈夫之母稱姑。

五、風燭：燭在風中易滅，比喻人生岌岌可危。

❖白話解說：

陳成卿在《勸戒全書》中說：「又增加一件事是這樣說的，世間上有當主人的婢妾，與主人生了小孩而成為生母的。這種人和其他的女人同是女人，由於出生在貧賤的家庭，流落在富貴人家的手中，和主人同床共眠的時間少，孤獨一人睡覺的夜數多。比較幸運的，還能遇到賢惠的女主人，在時好時壞的環境中，還可以勉強度過日子。假如遇上嫉妒成性的駻婦，整天受到惡言惡語的叫罵，還百般受到凌虐侮辱，如果稍加辯駁，就被罵以對主人越分沒有禮貌；如果稍微訴說半句，就被怨恨以為是在枕邊搬弄是非。

更甚的是，遇到一些不孝順的子女和媳婦，不想替父翁矜憐愛惜婢妾，一味的向母姑面前盡其能事的搬弄挑撥，傭人又在旁邊附和。就這樣無事生事，平白起了風波，青天忽然雷雨大作，使人心驚膽跳。

又不幸遇到薄情的主人，對於冷暖也不加注意，對於疾病也不撫恤，只有獨自在房中哭泣，將衣衫淚濕而已。主人外頭依舊暢飲歡笑，更甚的又寵愛新歡，厭惡舊情而拋棄。此時的她只有自嘆薄命，幾次想尋死以解決痛

苦，真是讓人哀悼心痛。

在無意中懷有身胎，還要多方掩飾，怕別人知道，萬一掩飾不過，被人知道了，還要受盡侮辱憤罵。當要臨盆小孩之時，又有誰來看顧愛護呢？當幸運生得男子，又會受到嫉妬排擠。言行舉止要特別小心，動輒被說成依恃兒子而放肆。兒子生病，無錢醫治，還得割肉來醫療瘡痛，自己甘願受凍挨餓。

經典上說：『母娘的肚子，經過十月的懷胎是很辛苦的；出生以後，還要母親經過三年用心殷勤在懷抱中照顧。』如果是身為婢妾的人，生了孩子要照顧，其辛苦是十倍於平常人。等到小孩長大成人，娶了妻子享受幸福，有了田宅享受溫飽，就全然不去想今日能如此受用，都是從自己的母親辛辛苦苦竭盡心血勞盡體力，流盡眼淚斷腸痛苦中得來。

說到此地，能不讓人鼻酸嗎？為人子女的，當要想此情況，發奮努力立志向上，誓必圖強，期使有一天能顯耀，來酬報母親的千辛萬苦，要和母親永久住在一起，以善盡奉養之責。必須體念母親的辛苦，所能留下的歲月不

多而讓人擔憂，因而要早日盡到奉養的責任。如果不盡心盡力去照顧，這比平常的不孝子，更是大逆不道，這種兒女一定會很快受到天譴的。」

❖本文：

孝道何盡。及時為貴。毋使親年日短。而悔吾心之未盡。毋使子力日裕。而傷吾親之不逮[一]。父母待子能養。大約五六十歲矣。譬如持短燭而行長路。奔趨投店。尚恐不及。況敢逍遙中路哉。為人子者。擁妻抱子。飽食安眠。豈知堂上髮白眼暗之老人。又復刪除一日耶。妻子之年方少。享用之日正長。而生身父母。桑榆[二]已逼。逝川不停。萬一蹉跌[三]。涓塵[四]難報。上天下地。尋覓無門。徒歎（一為嘆）風木[五]以悲懷。對雞豚而隕涕[六]。不且遺一生永恨乎。故每日間。常想父母。罔極[七]恩深。我不能常有父母。則孝心自然感發。昔有悼亡者曰。嬛嬛[八]不孝軀。寸寸慈親血。烏烏正多情。百年空淚竭。悲哉此言也。幸未及此。速宜孝

養。

❖字句解說：

一、不逮：來不及。蹉，讀搓。

二、桑榆：比喻晚年。

三、蹉跌：失誤。

四、涓塵：比喻微小的事物。

五、風木：比喻親喪後不得侍養。

六、隕涕：落淚。

七、罔極：無窮。

八、嬛嬛：讀宣，輕柔美麗。

❖白話解說：

要如何去盡孝道呢？要及時行孝最為可貴。不要讓雙親在世上的日子越

來越短，而只是悔恨我的心還未盡到孝道；不要等到己力充足欲盡孝道時，才傷感不能及時孝順雙親。父母親等到兒女去奉養他們，大約有五六十歲了。

好比是點燃短小的燭火，要走很長的路去奔投旅店，時間恐怕來不及，怎敢在中途逍遙嬉戲呢？身為人的兒子，只知道擁抱著妻子，只顧自己飽食安眠，哪知道在堂上的髮白視弱的年老雙親，在世上的日子又少了一天呢！

妻子的年紀還少，來日可以享福的時間很長，而生我們身軀的父母，晚年一天天的逼近，就像川水不停的流去一般，萬一有所失誤，怎能報答父母的大德於萬一呢？到那時要上天下地去找父母親，是無處可找的，若那時只平白感嘆雙親為何早逝，不得奉養就離世了，也只是空懷悲傷而已，面對眼前佳餚美食父母已亡故不能享用，而徒然悲歎流淚，那不是只在這一生中空留遺恨而已嗎？

所以每日當中，要經常想到父母對我們養育的恩情，是無窮的深廣，我是不可能永遠擁有父母的，那孝心自然就會感動而生發。以前有一個悼祭亡

親者說：「父母生給我那麼美好的身軀，卻不能盡孝道，而這身軀卻是仁慈的雙親用血淚所養育的，然兒女想到要如烏鴉反哺克盡孝道時，雙親已經不在，只留下百年的悲嘆，空流盡眼淚又有何用呢？」這些話聽起來讓人感到非常悲切。還很幸運的你，還沒到此地步，就應該趕快抓緊時間，克盡為人子女孝養的責任。

❖本文：

宋司馬溫公曰。某事親無以踰於人。能不欺而已。其事君亦然。

❖白話解說：

宋朝的溫國公司馬光說：「我事奉雙親也沒有比別人孝順，只是能不欺騙雙親而已，對事奉君王也是如此。」

❖本文：

孝之大綱有四。立德。承家。保身。養志。其間遇有不齊。才有各異。要在隨分隨力。盡所當盡。實有一段至誠之意。行乎其中。終其身至於瞑目。無毫髮之遺憾。其於孝也庶幾矣。

❖白話解說：

盡孝道的大要有四方面：就是建立道德，繼承家業，保健身體，善養志氣。這當中每個人的境遇不一，才能各有不同，最主要是隨自己的本分去盡力，克盡己力努力去做，這當中實在存有一段至誠的心意，在當中支持我們繼續下去，直到這一世終了眼睛閉了為止，使心中沒有存一些遺憾，這也可以說是已經盡孝了。

❖本文：

羅氏云。孝子事親。不可使吾親有冷淡[一]心。不可使吾親生煩惱[二]心。不可使吾親有驚怖[三]心。不可使吾親生愁悶[四]心。不可使吾親有難言[五]心。不可使吾親有愧恨[六]心。

❖字句解說：

一、冷淡：不親熱、不熱心。
二、煩惱：煩悶而不快活。
三、驚怖：害怕恐懼。
四、愁悶：憂愁煩悶。
五、難言：有話而難以說出。
六、愧恨：羞愧怨恨。

❖白話解說：

羅氏說：「孝子事奉雙親，不可使我的雙親感到受冷落，不可使我的雙親心生煩惱，不可使我的雙親心生害怕恐懼，不可使我的雙親心生憂愁煩悶，不可使我的雙親有難言之處，不可使我的雙親心生羞愧怨恨。」

❖本文：

于鐵樵曰。人子全要仰體。父母望子之心。人間名利。雖非可以必得。然讀書者。刻苦埋頭。務農者。努力胼胝[一]。貿易者。盡心營運。置其身於可富可貴之地。使父母意中。常作一做封翁[二]。做財主妄想[三]。亦是養志之一訣。為人子而使父母無想之可安。則其心痛矣。

❖字句解說：

一、胼胝：讀駢之。乃手足過度勞動，皮膚受摩擦而生的厚皮。比喻

努力於勞作。

二、封翁：封建時代因子孫顯貴而受封典的人。

三、妄想：根本不能實現的想法。

❖白話解說：

于鐵樵說：「為人子女完全要敬仰體諒，父母親期待兒女成功的心情。雖然人世間的名利，並不是每一個人都一定可以得到。但讀書的士人，要刻苦努力埋頭苦讀；從事耕作的農人，努力在田園耕作；經營生意的商人，盡心去營運事業，將自己全身的精力放在事業上，使能達於可富可貴的地步，使自己的父母在心中，經常可成為被封典的人或是可成為財主的夢想，這也是養志的方法之一。如果身為人子，讓父母親連一點妄想的希望都沒有，這會讓雙親感到心痛的。」

❖本文：

溫節孝曰。堂上有白頭。子孫之福。一故舊聯絡。二鄉黨信服[一]。三子孫稟令[二]。僮僕遵規。四談說祖宗故事。與郡邑先輩典型。五解和少年暴急。六照料瑣細。

❖字句解說：

一、信服：信仰佩服。

二、稟令：承受命令。

❖白話解說：

溫節孝說：「在家裡有白頭的老人健在，這是子孫的福氣。第一、可以和以前的親朋好友保持聯繫；第二、能使同鄉里的人對我們信仰敬服；第三、能使子孫聽從長輩的命令，僮僕遵守規矩；第四、平時能說一些老祖宗的故事，或地方上前輩的典範給我們聽。第五、能和平解決少年的暴躁動

氣；第六、能夠幫助照料家庭一些瑣細的事情。

❖本文：

王中書勸孝篇曰。世有不孝子。浮生空碌碌[一]。不念父母恩。何殊生枯木。百骸未成人。十月居母腹。渴飲母之血。飢食母之肉。兒身將欲生。母身如殺戮。父為母悲辛。妻對夫啼哭。惟恐生產時。身為鬼眷屬。一旦見兒面。一命喜再續。自是慈母心。日夜勤撫鞠[二]。母臥濕簟席[三]。兒眠乾裀[四]褥。兒睡正安穩。母不敢伸縮。潛身在臭穢。不暇思沐浴。橫簪與倒冠。形容不顧恤。動步憂坑井。舉足畏顛覆。乳哺經三年。汗血計幾斛。辛苦千萬端。年至十五六。氣漸剛強。行止難拘束。朋友外追遊。酒色恣所欲。日暮不歸家。倚門至昏旭。兒行千里程。母心千里逐。一娶得好妻。魚水情和睦。看母面如土。觀妻顏似玉。母若責一言。含怒瞋雙目。妻或罵百般。陪笑不為辱。母披舊裙衫。妻著新

羅縠[五]。不避人憎嫌。不解人羞惡。父母或鰥寡。長夜守孤獨。健則與一飯。病則與一粥。棄置在空房。猶如客寄宿。將為泉下鬼。命若風前燭。怏怏[六]至無常。孤魂殯山谷。魂靈在幽壤。誰念膺桎梏[七]。纔得父母亡。兄弟分財祿。不識二親恩。惟言我之福。咸謂此等人。不如禽與畜。慈烏尚反哺。羔羊猶跪足。勸汝為人子。經書勤誦讀。黃香[八]夏扇枕。冬預溫衾褥。王祥[九]臥寒冰。孟宗[十]泣枯竹。郭巨[十一]尚埋兒。丁蘭[十二]曾刻木。如何今時人。不學古風俗。勿以不孝頭。枉戴人間屋。勿以不孝身。枉著人衣服。勿以不孝口。枉食人五穀。天地雖廣大。不容忤逆族。早早悔前非。莫待天誅戮。

❖字句解說：

一、碌碌：隨俗變遷或平庸無能的樣子。

二、撫鞠：撫愛養育。

三、簟席：竹席。簟讀電。

四、裀：鋪在褥上的毯子。

五、羅縠：輕軟的絲織品為羅，織成皺紋的紗稱縠，乃指高貴的絲製品。縠讀胡。

六、怏怏：心中不快樂的樣子。

七、桎梏：束縛。讀至故。

八、黃香：東漢安陸人，九歲時，母喪，事父至孝，夏月扇枕席，冬則以身溫被，博通經典，能文章，官至尚書令〈同宰相〉。

九、王祥：魏晉間臨沂人，性至孝，母病思魚，時值寒冬，水凍，祥解衣將剖冰求魚，冰解得雙鯉。仕魏至太尉，入晉為太保。

十、孟宗：三國時吳國江夏人，性至孝，其母喜吃筍，時值冬節，筍尚未生，宗入竹林哀嘆，而筍為之生出，得以供母親食用。至今有「孟宗筍」。

十一、郭巨：漢朝隆慮人，養母盡孝，每次供食，其母必分給孫子吃，由於郭巨貧窮，因兒子妨礙他供養母親，所以要將他掩埋，在挖地的時

候，得到金子，上寫著：「天賜郭巨」。

十二、丁蘭：東漢時的孝子，少年時父母雙亡，就請人用木頭雕刻父母親的像，像在世時來事奉祭拜，鄰居喝醉酒，侮辱木像，丁蘭將他殺死。

❖白話解說：

在王中書的《勸孝篇》中說：「世間上有一種不孝子，在庸庸碌碌中空過一生，一點也不體念父母的恩情，這和生一根枯乾的木頭有什麼兩樣。在骨尚未組合聚集成人，必須在母胎中居住十個月，口渴了就飲母親的血，肚子餓了就食母親的肉。胎兒要出生時，母親的痛苦就像被殺一般，父親在旁為母親悲痛辛苦而焦急，太太對著丈夫哭泣，恐怕遇到難產時，就會身亡成為鬼眷屬。

一旦看到兒子平安出世，為自己能繼續保住生命而高興。從此仁慈的母親，日以繼夜勤勞的照顧撫育小孩，母親所睡的地方，往往是濕漉漉的竹席，而兒子所睡的是乾淨的被褥。小兒睡得正安穩，母親怕驚醒小孩，不敢

有所伸縮，整個身體潛浸在尿屎的穢物中，沒有閒暇去洗澡，玉簪衣冠橫七豎八，形體容貌也顧不得整理。

等到小孩能走動，又怕掉到坑洞水井中，走路時又怕顛倒摔傷。經過三年的哺乳養育，所流出的血汗不知有多少，所付出的辛苦有千千萬萬。到了十五六歲，個性脾氣漸漸剛強起來，行動舉止也難以約束，朋友一邀就到處去遊蕩，放蕩於酒色為所欲為，從早到晚不回家，母親就從晚上到清晨倚門觀望。兒子在外行走千里路，母親在家的心卻在外隨著追逐千里遠。

等到娶進美好的太太，就沉醉在夫妻魚水之歡和樂無窮當中。看到母親的臉像黃臉婆似的討厭，看到太太的顏面就像美玉似的喜愛。母親只要責備一句話，就面帶怒容眼出瞋恨；對妻子的百般辱罵，卻只是陪笑而不以為辱。母親所穿著的是醜陋的舊衣服，太太所穿的是美麗的新絲綢。此時也不避諱他人的憎惡嫌語，也不懂得害羞厭惡自己的行為。

父母成為鰥寡的人，只有孤獨守著長夜，父母健壯時就給他一碗飯，生病的時候就給他一碗粥，將他們棄置在空房中，就好像是寄宿的過路客。如

此的生活持續到要死亡時，生命已如風中的燭火，隨時都會消滅，此時父母的心情非常不快樂，直到無常把他帶走。屍骨殯葬在山谷野外，成為孤魂野鬼，靈魂到幽冥地府去報到，誰還會關心父母身陷地府之苦。

父母親才剛剛過世，兄弟為了爭財產，早就把雙親養育的恩德拋到九霄雲外了，都自認為是自己的福氣。大家都說這種人，連禽獸都不如。烏鴉受到慈母的照顧，還懂得反哺；幼小的羔羊要吸食母奶，還知道要跪下來。

勸告這些為人子女的，要多讀一些經典善書，有如黃香九歲時就懂得為父親在夏天扇涼枕床，冬天先溫熱綿被；王祥為了後母生病要吃魚，不怕冬天寒冷，脫衣臥冰而得雙鯉以供母食；孟宗為了母親在冬天要吃竹筍，到竹林哭泣乞求而得竹筍以供母食；郭巨家貧，為了專心照顧母親，欲將兒子掩埋，受到上天賜金；丁蘭為了敬奉死去的雙親，請人以木頭雕刻父母親的像，早晚如在世時祭拜。這些故事都有記載，為何今時的人，不去學習古人的善良風俗。

不要以不孝的頭，枉然居住在人間的屋舍；不要以不孝的身，枉然穿著

人類的衣服；不要以不孝的口，枉然食用人間的五穀。天地雖然廣大，但絕對容不了忤逆父母親的不孝子，要提早悔改從前不孝的行為，不要等待上天誅殺時再求情就太慢了。

❖本文：

唐先生親恩歌曰。我今未說淚先淋。難報爹娘養育恩。自是斷腸談不得。斷腸談與眾人聽。惟有懷胎受折磨。百般魔障好難過。莫言產育無凶吉。生死須臾可奈何。肚裡如今痛得慌。叫人為我簡（一為剪）衣裳。千生萬死多難算。只靠神天作主張。生下兒來血奔心。牙關緊閉眼翻生。直從剪下胞衣[一]後。再過三朝纔是人。尿屎時常撒滿身。腥臊臭穢不堪聞。卻無半點嫌憎意。洗換頻番極苦辛。聽得娃兒哭一聲。翻身就把手來擎[二]。想他歲半週年內。一覺何曾睡得成。大雪紛紛臘月[三]天。偎頭偎[四]臉抱兒眠。只因乳是孩兒喫。徹夜開胸在外邊。聽得孩兒出痘瘡

[五]。登時嚇得眼翻黃。一從放出標來後。晝日何曾喫米湯。磕箇頭來上炷香。聲聲只叫痘娘娘。若還叫得娘娘應。何怕頭穿出腦漿。幸得兒生兩歲零。依檯傍凳自能行。只愁跌破頭和面。掛肚牽腸不放心。生得孩兒性氣歪。任他情性使將來。如何父母偏憐愛。還說乖乖這樣乖。兒今頭髮已披肩。轉眼成人在面前。痛殺親心難割捨。不能常在膝頭邊。雖然掙[六]得少田園。受怕擔辛苦萬千。不是為兒還為女。自家喫得幾文錢。娘看爹來爹看娘。為何終日臉焦黃。只因兒女將婚嫁。相對愁眉做一房。寸寸絲絲總是恩。誰能描得半毫真。蓼莪[七]縱使能描畫。只好依稀[八]六七分。

❖字句解說：

一、胞衣：包裹胞兒的膜。

二、擎：讀情，承受也。

三、臘月：因古代在十二月間舉行臘祭，故稱陰曆十二月為臘月。

四、偎：親、親近。讀威。

五、痘瘡：即是天花。

六、掙：憑本事、勞力而取得報酬。

七、蓼莪：《詩經・小雅》的篇名，此詩表達了子女追慕雙親撫養之德的情思，後因以蓼莪為對亡親的悼念。

八、依稀：所見不甚清楚的樣子。

❖白話解說：

唐先生的《親恩歌》說：「我現在還沒開始說，眼淚已經先淋淋的流下，想到爹娘養育我的恩情，很難去報答，當然是哀慟斷腸也談不完，忍著斷腸之苦來說給大家聽聽。

只要說到懷胎的期間所受的折磨，有如受到各種魔障的煎熬，實在很難度過。不要輕言生產養育胎兒沒有吉凶的事情發生，有時面臨生死關頭，只在一線之隔，實在無可奈何。

肚子忽然痛起來的時候，就趕緊叫人來為我的胎兒裁剪衣服，是生是死實在很難預料，只有祈求老天爺幫幫忙。在生下胎兒那一剎那熱血向心中奔騰，咬緊牙關閉著眼睛，使出全力生出胎兒才有生存的希望。胎兒剛從胞衣剪下之後，要等三天沒事了，才是有活命的人。

在撒尿拉屎時，經常弄得滿身都是，腥臊的臭穢味道真是難聞，但母親卻連半點嫌棄憎惡的意思都沒有，頻頻的換洗這些髒臭的衣服，實在很辛苦。只要聽到娃兒哭的聲音，就趕緊以手來扶抱他。想想在娃兒一年半載內，母親何曾睡好覺呢？在大雪紛紛飄下的十二月寒天，還親暱的抱著兒子睡覺，就因為孩兒隨時要吃奶，所以整夜打開胸脯裸露在外頭。

當聽到孩兒長出天花時，即時嚇得心驚膽跳眼睛變黃，就從長出天花那一時刻開始，整天何曾有心思去吃東西。趕緊向神明上香磕頭，聲聲祈求痘娘娘慈悲救助，只要能求得娘娘答應救助，哪怕磕破頭撞出腦漿都在所不惜。

很幸運的能將孩兒養到兩歲大，依靠著檯桌板凳自己能慢慢學走路，還

怕他一不小心跌破頭和臉，牽腸掛肚憂心忡忡，總是放不下心。如果生了一個個　氣很憋拗的，還要任由他生氣使性子，但無論如何，父母心總是袒護著，還要說：『乖乖！這樣乖乖喔！』

兒子現今頭髮已生長到披肩，轉眼間在父母親面前已長大成人，自己已能自由出入，此時雙親的心情是非常心痛而難以割捨的，乃是因為兒女不能經常在自己的身邊。雖然用盡勞力賺錢購置一些田園，總是怕太少，所以很辛苦去拚搏，這不是為了下一代的子女著想，自己又何曾去花用多少錢呢？

當娘看著爹，爹看著娘的時候，為何整天兩人對看，臉色因憂愁而變成焦黃呢？原來只是為了兒女要婚嫁的事，兩人相對愁眉深鎖同在一室。回想父母親的點點滴滴，都是難以忘懷的恩情，誰又能以言語或文章來描述這深厚的恩情於萬一呢？雙親的恩情如果真的能描畫，也只能隱約的描述六七分吧！

❖本文：

孝順歌曰。母氏懷胎十月時。高低踏步恐傷兒。子將此意終身記。正己尊親兩不虧。醫兒作熱與顛寒。恨不摳心[一]摳肺肝[二]。父母倘然[三]煩惱處。也須百計去承歡。怒來嚇鬼與驚神。一見孩提滿面春。為子也須常若此。對親莫帶半分瞋。抱兒教語學聲音。笑罵爹娘也快心。他日堂前來聽訓。縱然責杖莫呻吟。爹娘兒子莫分居。試看刑曹[四]滴血[五]書。更有不堪離異處。一聲啼破脫胎初。兄弟原來本一根。天生枝葉好扶撐[六]。若思割裂分家計。便是推開父母恩。富貴貧窮在此身。王侯僕隸不相因。勸君窮莫呼親怨。富貴無忘生我人。孝道常移夫婦情。勸君獨認二親明。夫死婦亡重嫁娶。那能親沒再投生。父母原來樹木同。那能免得落秋風。勸君儘力生時養。死後悲啼總是空。七尺軀兒世上存。終天難報二人恩。勸君葬祭勤時節。常到山頭掃墓門。

❖字句解說：

一、摳心：挖空心思。

二、摳肺肝：肺肝比喻心，摳是挖取，亦是挖空心思的意思。

三、倘然：如果。

四、刑曹：分管刑事的官署或屬官。

五、滴血：辨別親屬真偽的作法，相傳至親之血共滴水中，必互相凝結。

六、扶撐：互相幫助。

❖白話解說：

《孝順歌》說：「母親懷胎十個月的期間，登高下低走路都要很小心，恐怕傷害胎兒，所以身為人子，應當要終身牢記母親愛護兒子的心意，既端正自己的品德又尊敬母親，兩者都不虧欠。醫治兒女因受寒熱之病而走路顛簸，心急如焚，恨不得挖空心思想盡辦法。所以如果遇到父母親正在煩惱

時，子女也應該想盡辦法讓父母親高興。

當父母親因事發怒，其兇狠的臉色足以嚇鬼又驚神時，只要一見到抱在手中的孩兒，總是滿面有如春風的笑臉，為人子女實在也該如此表現，對於雙親不可以心中存有些許的瞋恨之意。

當抱著兒女教導學習語言發音的時候，就是兒女說錯了而有笑罵父母親的情形，也覺得非常高興。所以在來日長大到廳堂來聽取教訓的時候，縱然受到父母親責以鞭杖的時候，也不可哀叫埋怨。

兒子和父母親不要分居，請看古時刑事部門在判驗親子關係的滴血報告書，可見至親之間是不可以離異的。自從母胎出生破膜而出的時候，兄弟本來都是從母親同一根源出來的。天生樹木，其上的枝葉是可以互相幫助的，如果只想分家分財產，也就等於不顧父母的恩情。

此生是富貴或貧賤，都要此身去受，是為王侯或是當僕隸，都是自己所造業而來，是怪不得別人的。所以勸誡世上的人，在貧窮時不要怨嘆自己的父母親，當富貴的時候也不可以忘記父母的恩情。

真正要盡孝道，就要將夫妻恩愛的情，移轉來孝順父母親，勸誡世上的人，唯獨要認明雙親的恩情，丈夫死了妻子亡了，都可以重新再嫁娶，但雙親沒有了，就不可能再重生了。

父母親的身體本來就像樹木一樣，怎能經得起像秋天吹落葉般的衰老呢？所以勸誡大家要盡力把握機會，在生前奉養，等到死後再來追悔哭啼，那總是落空的事。若枉然擁有七尺的身軀活在世上，畢竟是難以回報雙親的恩情，勸誡大家在雙親的葬禮及時節的祭拜，要經常到山頭的墳前去看顧以盡孝心。」

❖本文：

金少嵩曰。按喪禮之壞。至今而極矣。事事非古。而七中[一]婚娶之事。尤屬不經[二]。古君子之居喪。食旨不甘。聞樂不樂。居處不安。三年且然。今之忍心害理者。反從七中謀娶。舍苫塊[三]而筦（一為莞）簟[四]。

易斬衰[五]而錦繡[六]。置父母之喪。而謀夫妻之樂。於禮合乎。於心安乎。子而為此。是謂大不孝。父母令其子為此。是謂教以大不孝。且凶中而行吉事。其夫婦皆不祥也。不知誰為作俑[七]。今日相習成風矣。甚至詩禮之家。或亦有此。誠周孔之罪人也。當痛絕之。

❖字句解說：

一、**七中**：即是人死後七七喪禮的期間。古時認為人初生時，從生日起，以七日為一臘，經一臘則一魄成，經七臘則七魄具成；而初死時，從死日起，以一日為一忌，經一忌則一魄散，經七忌則七魄散盡，所以喪禮中，逢忌則祭，每七日一祭，從首七到終七，共七祭，七七四十九天，是為七七。

二、**不經**：違反常道。

三、**苫塊**：居喪時以乾草為薦，以土塊為枕。苫讀山。

四、**筦簟**：蒲席應為莞簟，乃蒲席與竹席。讀管電。

五、斬衰：服父母之喪所穿的喪服，用最粗的麻布製成。衰讀摧。

六、錦繡：絲織品的美麗花紋，織成花紋的是錦，刺成五彩的是繡。

七、作俑：俑為從葬木偶，因其面目似人，故孔子厭惡創造者的不仁，今以比喻首先製造惡事的人。

❖白話解說：

金少嵩說：「從喪禮的敗壞來看，到今日可說是到了極點，每一件事情都不按照古禮。對於雙親在死後七七四十九天內，為人子女舉行結婚的事情，更是違反常理。

古代的君子在父母死後居喪期間，吃美好的東西不覺得甜美，聽到音樂不覺得快樂，居住不覺得安穩，在居喪的三年內都是如此。現今忍心去傷害倫理的人，反而依從在父母死後四十九天內嫁娶的陋俗。不在居喪時以乾草為薦，以土塊為枕，卻代以舒適的蒲薦與竹薦；把應服的粗麻斬衰服換掉，卻代以絲綢美麗的錦繡服；棄置父母的喪禮於不顧，只是追求夫妻的歡樂，

這是合乎禮節嗎？

若為人子女的人是這樣的話，就是大不孝。為人父母的人若叫他的子女這樣做，就是以大不孝來教導子女。而且處在凶喪的期間去行歡樂舒適的吉事，這對夫婦來說是很不吉祥的。這種不良的習俗，不知是從誰首創惡例，到今日相互襲習而成為一種不良的風氣了。甚至於連知詩達禮的人家，也有些已有這些不好的習俗，這些人實在是阻礙周公孔子推行仁義道德的罪人，應當要痛下決心改掉才是。」

❖本文：

沈龍江曰。人子事親。莫大於送終[一]一事。於此而心有不盡。則無復可盡之心矣。奈何以兄弟眾多。彼此相諉[二]。因而草草完事。致貽日後之悔。竊[三]以為為長子者。力能獨辦。便當以為己任。不必更派眾子。眾子之中。力或可辦。亦當以為己任。不必偏累長子。各人盡心。爭先致

力。纔是人子。若有心靠人一分。便是自己心上。有一分不能盡處。

❖字句解說：

一、**送終**：營辦父母的喪事。

二、**相諉**：互相推卸責任。

三、**竊**：私下、暗中。

❖白話解說：

沈龍江說：「為人子女事奉雙親，沒有比營辦父母親的喪事更重大的了。如果在此事還不能盡心去營辦，那就沒有什麼事可以再盡心了。怎麼可以因兄弟眾多而互相推卸責任，最後卻草草了事把喪事給辦了，導致日後後悔不已呢！

我私自認為當父母的長子，有能力自己一個人去辦理喪事，就應該努力辦好，不必再去派遣其他的兄弟姐妹；其他的兄弟姐妹當中，有能力辦理

的，也應當視為自己的責任，不一定偏要長子一個人去承擔。每個人要盡心爭相努力去辦好喪事，才是為人子女應盡之道。

如果是心存依靠他人一分，就是在自己的心上所存的孝心，就已經有一分不能盡到。」

❖本文：

古者喪主哀。而今人則不哀。古者祭主敬。而今人則不敬。二者非禮。而葬之失禮為尤甚。故於此深致意焉。朱在菴曰。大夫[一]三月。士踰[二]月。故不葬。則不變服易食。哀親之未有歸也。今人惑於風水[三]之說。有貪求吉地。遷延日久者。有既葬多疑。屢行啟掘者。不思古人卜地[四]之義。惟是孝子慈孫。重親遺體。不為風水所侵。不為蟲蟻所蝕。不為耕犁所及。他日不為道路。不為城郭溝池。如是足已。豈以親之骸骨。為子孫福利之具哉。則風水不必貪也。又有惑於分房[五]之說。兄弟

議多。終年牽制。既擇年月日時。又疑山水偏向。則是父母多生一子。反增一日之暴露矣。豈知人之禍福。各有因緣。於山水何與。則分房不必執也。倘若執迷不悟。一遇利名牽逐。淹滯[六]他鄉。年復一年。幾無安土之望。或遭水火。又有焚溺之虞。為人子者。獨能安然於心乎。又權厝[七]一事。萬不可久。久則雨水侵淋。日氣下蒸。未及歸土。木已腐矣。仁人孝子。亦當切念之。

❖字句解說：

一、大夫：古官名，位在卿之下，士之上。

二、踰：超過。讀於。

三、風水：一般人認為房屋或墳地的方向以及周圍的地脈、山勢、水流等能決定吉凶禍福的說法。

四、卜地：選擇遺體下葬的地方。

五、分房：在風水之說中，認為雙親墳墓所葬之地點及方向，對下代

的子孫長幼次第，有著吉凶禍福的影響關係。

六、淹滯：拖延、久留。

七、權厝：暫時置棺待葬。

❖白話解說：

古時辦理喪事，最主要是要盡到哀傷，然而現今的人卻不哀傷；古時行祭祀之禮，最主要是心存誠敬，然而現今的人卻不誠敬，這兩者都是不合乎禮儀。而且現今對下葬一事，嚴重的失去禮儀，所以在此特別說明。

朱在菴說：「在世居大夫之位停屍三個月，士之位超過一個月，因故沒有下葬，則不能改變居喪時的衣服和食物，這乃是哀傷親人尚未有安穩的歸宿。現在的人因迷於風水的說法，有些是貪求風水的吉祥地，以致一再拖延下葬的時間；有些是下葬之後，又常懷疑所葬地風水不佳，多次挖挖葬葬。

這些人從不去思考古代人要卜地下葬的意義，這只是孝子慈孫，重視親人的遺體，不要被大自然的風和水所侵壞，不要被蟲蟻所吞蝕，不要被農人

的耕犁所傷及，在日後葬地不要變成道路，也不要建築為城池，這些考慮就夠了。怎麼可以把雙親的骸骨，變成了祈求子孫福利的工具，所以說風水之事不要刻意去貪求。」

有些人迷惑於葬地方位的說法，兄弟之間為了自己的吉凶禍福，爭議非常之多，長期互相堅持牽連抵制，既選好下葬的時間，卻又懷疑葬地的風水方位的問題。如此則是父母多生一個孩子，反而使自己死後多一天暴露自己的屍骨，他哪裡知道人的吉凶禍福，各人都是依其宿世自己所造的因緣，這和山水又有什麼關係呢？所以分房之說就可不必執著了。

假如對此還是執迷不悟，一遇到和名利有關的事情，就開始牽扯追逐，導致雙親的屍骨久置於他鄉，一年又一年，幾乎沒有下土安葬的希望。這樣有時候會遭受到水火之災，而被焚燒或淹溺的可能，為人子女者，你能獨自安心嗎？

又對於停棺擇期下葬一事，萬萬不可以放置太久，太久了會被雨水所淋濕或侵蝕，被太陽的熱氣所薰蒸，還沒有等到下葬入土，棺木就已經腐爛

了。仁人孝子，在此地就應當要慎重考慮。

❖本文：

古之孝者。如曾子讀禮[一]霑[二]襟。閔子[三]一言安母。老萊[四]戲綵娛親。江革華寶[五]不冠痛父。伯俞[六]受杖悲泣。王裒[七]攀柏哀號。郭平傭力葬親。江革[八]行傭供母。各具至性至情。卓然[九]為百世典型。今再列舉數事。以告世人。共知觀法。

❖字句解說：

一、**讀禮**：居喪之時，誦讀有關守親喪的禮儀。

二、**霑**：浸濕。讀詹。

三、**閔子**：即閔子騫，春秋時魯國人，孔子的弟子，以孝友聞於世。少時，後母虐待他，用綿絮的衣服給自己的兩個兒子穿，以蘆花絮的衣服給

閔子穿，父親知道後，要把後母趕出去，子騫向父親說：「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單。」後母才免於被趕出去的命運，因而感悟。

四、老萊：即是指老萊子，春求時楚國人，性至孝，年七十，常穿著五色的斑彩衣，像小嬰兒的模樣來逗雙親，使其歡笑。

五、華寶：南北朝時齊國無錫人，父親華豪在東 安帝義熙年代保衛長安，華寶當年才八歲，父親臨走時對華寶說：「我會回來為你加冠。」後來長安淪陷，華豪死了，華寶年至七十不結婚不加冠，有人問他，他卻很傷心痛哭終日，不忍回答。

六、伯俞：即韓伯俞：漢朝時梁人，很孝順，當時母親用棍子打他，他大聲的哭泣，母親說：「以前打你，你都不哭，今日打你，為何哭泣？」伯俞說：「以前打我覺得很痛，知道母親身體還很健壯；現在打我不覺得痛，知道母親年老體力衰退了，所以哭泣。」

七、王裒：西晉山東營陵人，博學多能，因父親被司馬昭所殺，終身不向西坐，以表示不臣服於晉朝，隱居教授學生，讀詩經到「哀我父母，生

我劬勞」常再三的痛哭流涕，學生因而將《蓼莪篇》去除。

八、江革：後漢臨淄人，年少失父，遭亂背負母親避難，數次遇到盜匪，都哀求而放過他，母死後，永穿孝服而不換。

九、卓然：高遠特立的樣子。

❖白話解說：

古時候的孝子，有如曾子讀到居喪篇，兒子應守的禮儀時，常淚濕了衣襟；閔子騫以「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單」這一句話，將後母安頓下來；老萊子七十歲時，還穿著彩裝來娛樂雙親；華寶為了父親臨別要回來加冠，等到其七十歲還不加冠結婚；伯俞因受母親杖責太輕，知道母親年老體衰而痛哭；王裒（ㄆㄡˊ）因父親被殺，只要攀爬柏樹，就傷心哭泣；郭平因家貧，只好去幫傭賺錢來葬親人的遺體；江革家窮，只好幫人為傭，賺錢來奉養母親。

這些人都具有至孝至情的精神，其行為品德都很高超，可作為百世的模範。現在再舉幾個實例，來告知世上的人，使共同知道觀摩學習孝順的方法。

❖本文：

化書[一]曰。文昌帝君[二]。於周初降生吳會間。事父母至孝。母年六旬。疽[三]發於背。帝為吮[四]疽三日。忽口中充滿。吐視之。有膜若綿。膿乳如米。乃疽根也。母遂安。而以病久羸瘵[五]。醫曰。此痼疾[六]。以人補人。真補其真。庶可平復。帝因中夜刲[七]股肉。烹而進之。忽聞空中語曰。上天以爾純孝。延母一紀[八]壽。果愈。帝年三十六。父母亡。自持畚鍤[九]營葬。枕塊墓傍。終三年後。洪水暴發。帝齋戒[十]守墳。日夜誦大洞經[十一]不輟。并嚴事元始[十二]金像。期免水患。及水退。見墳前溪谷。變為高陵。廣里許。自是松楸[十三]。永無恙矣。卒後。上帝命主君山。後復生於張氏。事宣王。與尹吉甫[十四]為友。即詩所謂張仲[十五]孝友也。今士人日奉文昌。而不知帝之得成聖果。全在孝友。故首錄之。以示讀書君子。

❖字句解說：

一、化書：道教的書籍，為五代時譚峭所撰寫，又名《齊丘子》，分

道、術、德、仁、食、儉等六化，共一百一十篇。

二、文昌帝君：又稱梓潼帝君，據宋元道士依梓潼帝君降筆作《清河內傳》，自述其身世，言梓潼帝君本是吳會間人，生於周朝，經七十三次轉生，一直為士大夫，後在西晉末年，降生在越之西，姓張名亞子，少年時操行異於常人，有隱遁之意，夜間獨處一室，常自笑，全身發光，鄰里驚異，紛紛向其祈禱，靈驗之事頗多，後登仙籍，玉皇大帝命其掌管文昌星神之府，並主管人間祿籍。

三、疽：讀居，就是癰疽，為血行不良，毒質淤積而生。

四、吮：讀楯，乃以口吸取。

五、羸瘵：瘦弱。讀雷債。

六、痼疾：長久沒有治好的疾病。痼讀固。

七、剳：讀哭，乃以刀割取也。

八、一紀：十二年。

九、鍤：挖掘泥土的器具。讀查。

十、齋戒：在祭祀前，沐浴更衣，不飲酒，不吃葷，不近女色，表示虔誠莊敬。

十一、大洞經：即是《上清大洞真經》，為道教上清派重要經典，相傳在東晉興寧三年，南嶽魏夫人等仙真降世，以《大洞真經》等上清經傳授道士楊羲。

十二、元始：即是指元始天尊，是道教最高的天神，居三清之首，又稱玉清大帝，全稱「玉清聖境虛無自然元始天尊」，在三清殿中居中位，大多手執混元寶珠，生於太元之先，稟自自然之氣。

十三、松楸：墓地所種的樹木。

十四、尹吉甫：周朝房陵人，宣王中興，玁狁進迫京邑，吉甫奉命北伐，逐之太原而歸。

十五、張仲：周朝賢臣，性至孝，與尹吉甫為友。

❖白話解說：

在《化書》上說：「文昌帝君，在周朝初年，出生在吳會〈今江蘇省吳縣〉的地方，事奉父母親非常孝順。在母親六十歲的時候，背部長出癰疽的惡瘡，帝君就以口吸引癰疽三天，忽然口裡吸滿了膿，吐出來一看，外包有薄膜像綿一樣，白色的膿乳如米粒，這就是癰疽的根頭，母親才安適。

然而久病後身體瘦弱，醫師說：『這難治的久病，必須要以人肉來補救，才能以真氣補足病人的真氣，這樣才能使病平安恢復。』帝君於是在半夜以刀割下他的大腿肉，烹煮之後拿給母親進補。忽然聽到空中有神人說：『上天被你真純的孝心感動，所以延長你母親的壽命十二年。』果然病體就恢復健康了。

帝君在三十六歲時，父母親都死了，自己拿著畚箕鏟子去挖土埋葬，然後以土塊為枕睡在墓旁，守孝三年後，適逢洪水暴發，帝君清心沐浴更衣，以誠敬之心去守墳墓，日以繼夜不停地誦讀《大洞真經》，並嚴肅地恭奉元始天尊的金像，祈求神明以免於水患的侵犯。等到大水退了之後，看到墳墓

前本有的溪谷，已經變為高陵，大約有一里多寬，自然的長出了很多樹木保護，使墳墓永遠免於水患。

帝君死後，上帝命令他當君山〈在今江蘇江陰縣北〉的主神，後又降生在張氏的家中，事奉周宣王，和尹吉甫為好友，也就是在《詩》中所說的張仲，很孝順父母友愛兄弟。

現今很多讀書人每天都信奉文昌帝君，但不知道帝君所以得成聖神果位的因由，全都是他能盡孝友之道，所以首先登錄此篇，以告訴讀此書的君子。」

❖本文：

宋趙居先。父母年九十外。性嚴急。居先夫婦。侍奉勤謹。孝行克諧[一]。日焚香祈親安健。百計娛樂。暮景[二]而後已。上帝見其心專意一。七子三壻。俱賜殊科。居先夫婦。俱證仙果。

❖字句解說：

一、克諧：能和諧。

二、暮景：比喻晚年。

❖白話解說：

宋朝的趙居先，父母的年紀九十多了，個性很嚴厲又急躁，居先夫婦侍奉雙親非常的勤勞謹慎，都能以和諧的態度盡孝道，每天焚香以祈求雙親身體平安健康，並想盡辦法來使雙親高興，到了晚年過世才停止。

上帝看到他們夫妻能專心一意的克盡孝道，就賜他們的七個兒子三個女婿都高中科舉，居先夫婦死後都登入仙籍證仙果。

❖本文：

太和楊黼。辭親入蜀。訪無際大士。路遇老僧。問何往。曰。訪無際。僧曰。不如見佛。曰。安在。僧曰。汝但歸。見倒屣披某色衣者即是。遂回。暮夜叩門。母喜披衣。倒屣[一]出戶。即僧所言佛狀也。黼驚悟。自此竭力敬親。手註孝經數萬言。硯滴將乾。水忽盈池。人謂孝感焉。彌勒佛[二]曰。堂上有佛二尊。惱恨[三]世人不識。不用金彩裝成。非是旃檀[四]雕刻。即今現在雙親。就是釋迦彌勒。若能誠敬得他。何用別求功德。冒起宗曰。六朝[五]高人名士。崇信孝經[六]。或以殉葬[七]。或以薦靈[八]。病誦之愈。鬭誦之解。火誦之止。其不可思議如是。故皇侃[九]日誦孝經二十徧。擬觀音經。嗟乎。舍現在佛。而乞靈[十]過去佛。違心矣。不念孝經。而徒倖福於諸經。神惡之矣。

❖字句解說：

一、屣：鞋子，讀喜。

二、**彌勒佛**：本出生於婆羅門家庭，後為佛弟子，先佛入滅，以菩薩身為天人說法，住於兜率天，據傳此菩薩欲成熟諸眾生，由初發心即不食肉，以此因緣而名為彌勒〈即慈氏〉。

三、**惱恨**：忿恨。

四、**栴檀**：即是檀香。栴讀詹。

五、**六朝**：吳、東 、宋、齊、梁、陳相繼建都於健康〈今南京〉，合稱六朝。

六、**孝經**：或謂曾子弟子所作，為儒家講孝道之書，闡發明王以孝治天下之大經大法。

七、**殉葬**：古時用生人或器物來陪葬。

八、**薦靈**：又稱薦亡，就是為死者的亡靈念經或做佛事，使其亡靈早日脫難超生。

九、**皇侃**：南朝梁國吳郡人，少好學，師事會稽賀瑒，為國子助教，聽講者常數百人。

十、乞靈：借助他之力來幫助自己。

❖白話解說：

在太和〈在今雲南省〉的楊黼〈讀府〉，辭別雙親到四川，要去拜訪無際大士，在半路遇到一位老僧，問他要到哪裡去？他說：「去拜訪無際大士。」老僧說：「不如去晉見佛。」問說：「佛在哪裡？」老僧說：「你回家，看到一位倒穿鞋子身披某色衣服的人就是。」

楊黼於是回家，到了半夜敲門，母親很高興的披著衣服，倒穿著鞋子走出門戶，就像老僧所說佛的模樣。楊黼嚇了一跳，忽然醒悟，從此竭盡力量去孝敬雙親，親手註解《孝經》數萬字，硯台中的水快乾時，水忽然又灌滿了硯池，有人說這是孝感動天而造成的。

彌勒佛說：「每人的家裡有活佛二人，惱恨世間人都不認識，不必用彩金去裝飾，也不是檀香木所雕刻的，也就是你現在父母親，就是釋迦、彌勒佛，如果能夠以誠敬來孝養他，又何必向外去追求功德呢？」

明朝的進士冒起宗說：「在六朝時的有名氣之士及高貴之人，很多崇信《孝經》的，有以《孝經》來陪葬的，也有以《孝經》來薦超亡靈的。有病的人誦讀，可使病痊癒；有爭鬥纏訟的人誦讀，可以使鬥訟之事化解；若遭遇火災的人誦讀，可使火災熄滅，它不可思議的現象就是如此。」

所以皇侃每天誦讀《孝經》二十遍，比照《觀音經》的誦讀法。噯呀！偏要捨棄現前的佛，而去祈求過去佛來幫助我們，這不是太違背本意了嗎？不去念誦《孝經》，而只為了僥倖得到幸福，卻求於其他的經典，這連神明都會厭惡他的。

❖本文：

寶藏經[一]云。孝事父母。天主帝釋[二]在汝家中。孝養父母。大梵尊天[三]。在汝家中。孝敬父母。釋迦文佛[四]在汝家中。故睒魔（一為摩）菩薩[五]。割目救親。而沉痾[六]愈於一朝。慈心童子。發願代苦。而火輪消於頃刻。

至行[七]動天。真誠感佛。從古皆然。人當篤信。夫從釋教[八]者。自己遵依戒律。刻苦修行。又能導親齋戒念佛。方合如來教旨。九祖[九]得入天堂。皈於道者亦然。今之俗道俗僧。不能如此。輒曰。吾出家度親也。適自欺耳。

❖字句解說：

一、**寶藏經**：全名為《文殊師利現寶藏經》，共二卷，現已失傳。

二、**天主帝釋**：指帝釋天，帝釋天為忉利天之主，故稱天主，又稱天帝。

三、**大梵尊天**：大梵天以自主獨存，謂己為眾生之父，乃自然而有，無人能造之，後世眾生皆其化生；並謂已盡知諸經典義理，統領大千世界，以最富貴尊豪自居。

四、**釋迦文佛**：即是釋迦牟尼，意即釋迦族出身的聖人，為佛教的教祖。

五、**睒魔菩薩**：乃釋尊於因位菩薩行時之名。依《菩薩睒子經》所

載，過去世有一菩薩名為一切妙，見迦夷國有一長者，夫妻皆盲，孤苦無兒，然願入山修無上慧，菩薩為助之，遂願下生為其子，名為睒〈讀閃〉，睒事親至孝，父母嘗渴欲飲水，睒乃著鹿皮提瓶至水邊，遇迦夷國王入山打獵，誤為麋鹿，而為毒箭射入胸中。睒大呼，王驚而至睒前謝罪，睒不訴其痛苦，僅憂其父母，遂託王奉養而死。王乃伴其父母至睒屍旁，父抱其腳，母抱其頭，仰天大號，天帝釋為其至誠所感動，以神藥灌入睒口中，箭自拔出而復活，父母驚喜兩目皆開。按：睒為世尊，盲父即父王閱頭檀，盲母即母摩耶夫人，迦夷國王即阿難，天帝釋即彌勒。睒魔，應為睒摩。

六、沉痾：久病不癒。

七、至行：極高的品行。行讀　。

八、釋教：即是佛教。

九、九祖：泛指歷代的祖宗。

❖白話解說：

《寶藏經》說：「能以孝順事奉父母，天王帝釋就在你的家中；能以孝順奉養父母，大梵尊天就在你家中；能以孝順尊敬父母，釋迦文佛就在你家中。」所以睒摩菩薩能割捨雙目來救拔雙親，使得長久不癒的痼疾能一時痊癒。慈心童子能發願力代受痛苦，使得燥熱之火輪能於瞬間熄滅而不為災害。

極高的品行能感動上天，真誠的存心能感動諸佛，自古以來都是如此，我們應當要虔誠的奉行。談到歸依佛教的人，自己要遵守戒律，不怕艱苦的去修行，又要能引導雙親持齋守戒念佛，這才合乎如來教導的宗旨，歷代的祖宗才得以進入天堂，歸依道教者也是如此。

現今世俗中的道士或僧侶，不能夠知道這個道理，還常對人說：「我出家是為了救渡親人。」這正是在欺騙自己呀！

❖本文：

崔沔[一]。有至性[二]。母失明。傾家求醫。不脫冠帶而奉者。三十年。每遇美景良辰[三]。必扶持宴笑[四]。令母忘其所苦。母卒。毀形吐血。茹素終身。愛兄姊幾於母。慈甥姪甚於子。所得俸。悉以分惠曰。風木[五]既悲。無由展我孝。思計親所垂念者。惟此四五人。皆厚待之。庶[六]九泉[七]慰安也。後官至中書侍郎[八]。子佑（一為祐）甫[九]。為賢相。噫。崔公真孝子也。生盡其歡。死養其志。世有身居富貴。而待同胞若路人。薄母舅如閒客。閱此。能無汗顏[十]感化否。

❖字句解說：

一、崔沔：唐朝長安人，以清直歷祕書監，太子賓客，深明禮經，性儉約，薪俸多散給宗族。

二、至：謂孝悌的天。

三、美景良辰：景物優美，天氣晴朗。

四、**宴笑**：宴樂歡笑。

五、**風木**：比喻親喪後不得侍養，如風木哀思。

六、**庶**：差不多。

七、**九泉**：俗稱人死後鬼魂所住的地下。

八、**中書侍郎**：即副宰相。

九、**崔佑甫**：應為崔祐甫，乃唐朝崔沔之子，第進士，代宗時累官中書舍人〈掌收納、轉承奏章〉，性剛直，遇事不阿，德宗時拜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宰相〉，改中書侍郎，薦拔人才。

十、**汗顏**：因心中羞慚而出汗。

❖白話解說：

唐朝時的崔沔，具有孝悌的天性，當母親眼睛失明的時候，變賣所有的家當去求醫治病，每天不脫衣冠侍奉母親，持續三十年之久。每遇到有好景色或好天氣，必定扶持母親宴樂歡笑，使母親能忘掉失明的痛苦。

母親死後，由於哀傷過度，身體憔悴，導致吐血，自此終身吃素，愛護兄姊就像孝敬母親一般，對於外甥內姪的慈愛超過自己的兒子。所領取的薪俸都分給親族，說：「雙親已經死去，已經非常悲哀了，沒有機會讓我盡孝道，想一想母親在世時所掛念的，就只有這四五人而已，我都應該要厚待他們，如此或許能使九泉的雙親得到安慰了。」

後來官位當到中書侍郎，他的兒子祐甫，成為賢能的宰相。噯！崔公真是一位孝子，母親在世時，能使其盡歡；母親死後，能依母親的心意去行。世間有些身居富貴的人，對待自己的親兄弟卻有如陌生的過路人，對待自己的母舅，就如同不相干的過路客一般。看到這個實例，自己能不覺得慚愧而受到感化嗎？

❖本文：

呂升。幼失母。事父百歲翁至孝。年益高。便液不時。升與父同寢。承順備謹。每夜四五起。遭兵火。負父入山。賊感其孝而全之。父嗜美杏[一]。鄰奪之。升為文求神。神即譴鄰豪發背[二]。諭以速還孝子杏地乃已。又郭悰喪父。獨母在。常懷罔極[三]之歎（一為嘆）。三十年不茹葷酒。朝夕虔禱。母壽一百四歲。耳目不衰。飲食益健。

❖字句解說：

一、**杏**：薔薇科落葉樹，樹皮帶赤色，葉卵形，三月開淡紅色花，果實肥厚，味稍酸。

二、**發背**：背部生毒瘡。

三、**罔極**：無窮。

❖白話解說：

呂升在年幼時就失去母親，事奉百歲的父親非常孝順，在年紀越大時，因時常要大小便，呂升就與父親同床睡覺以便照顧，對於父親能以周備謹慎而盡到順承的孝道，每天晚上總要起來四五次。

在戰亂的時候，背負著父親逃入山中，賊兵被其孝順所感動而保全他們。父親很喜歡吃杏子，卻被鄰居所強奪，呂升寫奏文祈求上天神明幫助，神明馬上譴責鄰居的豪強，使他背部生毒瘡，並告訴他趕快還給呂升的杏地，背部的毒瘡才好起來。

又有郭悰〈讀從〉已經喪失了父親，只有母親還健在，經常因無法盡為子之孝道而滿懷無窮的感嘆，三十年來從不吃葷飲酒，早晚為母親的健康祈禱，母親壽命有一百零四歲，耳聰目明一點也不衰退，飲食正常身體很健康。

❖本文：

楊乙。行乞養父母。所得食。雖極飢不敢嘗。必先以奉親。得甘旨。跪進。跳躍起舞。唱山歌以悅之。如是十年。鄉人感其孝。與之金。僱為傭。不受。曰。吾親烏可一日離也。親俱死。乞得棺。脫己衣斂（或為殮）之。雖嚴寒。赤身弗恤。葬於野。露宿棺傍。日夜哀號。歲時拜獻。未嘗缺失。

❖白話解說：

有一位楊乙，平時靠著行乞來奉養父母親，所乞得的食物，雖然自己很飢餓也不敢先嚐，一定先奉養雙親。如乞得美食，就跪下來進奉給父母親吃，並在一旁唱山歌跳舞助興，以使父母親高興。

如此的行為已繼續十年，鄉里的人為其孝行所感動，給他金錢並聘僱他為幫傭，他不接受，說：「雙親怎可以有一天離開我呢？」雙親都死後，乞得棺木，就脫去自己的衣服為雙親入殮。雖然是在嚴寒的冬天，也是光赤上

身，一點也不憂愁，把雙親下葬在郊野，他就露宿在棺木的旁邊，日以繼夜哭號，每年在祭拜的時節，也都能供獻祭品，未曾有所缺失。

❖本文：

唐李迥秀[一]。性至孝。母少微賤[二]。妻嘗詈[三]婢。母觸意不悅。即出其妻。或問之。曰。娶妻欲事姑耳。苟違顏色。何可留。孝心格天[四]。堂產芝草。中宗旌[五]其門。

❖字句解說：

一、**李迥秀**：唐朝大亮族孫，第進士，少聰悟，中宗時累拜兵部尚書。

二、**微賤**：卑賤。

三、**詈**：罵。讀力。

四、格天：感動上天。

五、旌：表彰。讀經。

❖白話解說：

唐朝的李迴秀，本性非常孝順，母親年輕時很卑賤，他的太太曾經罵奴婢，使得其母見景傷情導致心中不高興，就將他的妻子逐出門外。有人問他，他回答說：「娶太太就是要事奉我的母親，如果在言行臉色上有所違逆，還能將她留下來嗎？」他的孝心感動上天，在廳堂上竟然長出靈芝草，唐中宗也表彰他的家族。

❖本文：

顧熊。家貧處館[一]。每歲束修[二]悉奉父。父多浪費。館東[三]憐其貧。併一年修儀送之。曰。尊公未知。可置田為秋收計。熊曰。我豈忍為數石

米。易平日孝心。俱持獻其父。生子際明。少年登第。

❖字句解說：

一、處館：在私塾中教書。

二、束修：就是老師的酬金。

三、館東：學館的主人。

❖白話解說：

有一位叫顧熊的，因家中貧窮，就到私塾去當教師，他把每年所得到的禮金全部都交給父親。由於父親很浪費，學館的主人憐惜他貧窮，就把一年的禮金合併一次給他，說：「你的父親不知道，你可以拿去購置田地，為秋天可以得到收成作計畫。」顧熊說：「我怎麼忍心為數石米，卻改變平常對父親的孝心呢？」就將全部拿給父親。後來生了一個兒子叫際明，在年少時就登科及第。

❖本文：

李瓊。娶妻有子。即移居母室。夜常十餘起。母曰。汝年來頗衰。當求婢以侍我。瓊曰。凡母所欲。不親經手。意如有失。其母遂不之強。以故家人無敢怠惰。

❖白話解說：

有一位李瓊，結婚生子之後，就搬移到母親室裡同住，晚上常起床十多次以事奉母親。母親說：「你最近的身體頗為衰弱，可以叫一個婢女來服侍我就可以了。」李瓊說：「凡是母親所需要的，如果不經過我親手處理，在心中好像若有所失。」他的母親於是不再勉強他，由於這樣所以全家的人沒有一個敢懶惰的。

❖本文：

漢上虞曹娥[一]。父盱。為巫祝[二]。五月五日。迎神於江。墜水而死。娥年十四。覓父屍不得。沿江號泣七日夜。跳江中。至五日。負父屍浮江面。上虞尹度尚。以其事奏聞。表為孝女。立祠江邊。至今享祀。

❖字句解說：

一、**曹娥**：東漢時的孝女，父溺於江，不得屍，娥年十四，投江而死，越五日，抱父屍浮出。

二、**巫祝**：古代稱事鬼神者為巫，祭主贊詞者為祝。

❖白話解說：

漢朝時上虞〈在浙江餘姚縣西南〉地方，有一位叫曹娥的女孩子，她的父親是一座廟的巫祝，在五月五日這一天到江邊去迎接神靈，不幸墜落江中溺死。當時曹娥才十四歲，遍尋父親的屍體都沒有下落，於是沿著江邊一面

找一面號哭，經過七天七夜，最後跳到江中，到第五天，她背負著父親的屍體浮出水面。

上虞的縣長度尚，就將此事上奏給皇上，表彰曹女的孝行，並在江邊建立祠堂，至今仍享受眾人的祭祀。

❖本文：

宋吳孝婦。夫早亡。無子。事姑至孝。姑老且病目。念吳孤單。欲招一義兒。吳泣告曰。烈女[一]不事二夫。婦自竭力奉侍。吳為鄉里緝麻絡絲[二]。獲錢。悉以養姑。或得美食。必懷藏歸。嘗炊飯未熟。鄰母呼之出。姑謂過熟。將取置盆中。以不能視。誤傾穢桶內。吳還舍。不發問。亟[三]往比鄰[四]借飯饋[五]姑。汲水[六]滌污飯數過。蒸自食。一日忽夢兩青童[七]駕雲來。手執符牒[八]。言天帝召。引入朝謁[九]。帝曰。汝一村婦。能奉事老姑。勤苦盡心。實是可重。賜錢一千文。得歸供膳。從今不須傭

作。命兩童送還。見牀頭果有千錢。嗣後用盡。復有一千。綿綿不窮。

❖字句解說：

一、烈女：剛正有節操的女子。

二、緝麻絡絲：接續麻線抽繞蠶絲的工作。

三、亟：趕快。讀及。

四、比鄰：隔壁鄰居。

五、饋：進食，讀愧。

六、汲水：從井中弔水上來。

七、青童：仙童之名。

八、符牒：官府給僧道的證明文件。牒讀跌。

九、謁：拜見。讀業。

❖白話解說：

宋朝時有一位姓吳的孝婦，丈夫很早就死了，又無子女，事奉婆婆很孝順。婆婆眼睛有病，想到吳婦孤單一人，想招入一個義兒來當她的丈夫，吳婦哭泣說：「有節操的女人是不可嫁兩個丈夫的，我當會盡力的來奉侍你老人家。」

吳婦就到鄉里為人接痲線抽蠶絲，所掙的錢全數拿去奉養婆婆。有時候獲得好吃的食物，必定藏在懷中拿給婆婆吃。有一次飯還沒煮熟，恰好鄰居的母輩叫她出去，婆婆以為飯會太熟，就將飯取出放置於盆中，因眼睛看不見，將飯誤倒在裝穢物的桶子內，吳婦回家後，也不去發問，趕緊到鄰居借飯來給婆婆吃，並打水將污穢的飯洗過數次後，蒸熟自己吃。

有一天忽然夢見有兩位仙童，駕著雲彩來到家中，手裡拿著文件，說是天帝召見她，就把她帶到天宮晉見天帝，天帝說：「你只是一個村婦，能夠盡心勞苦的事奉婆婆，實在是讓人欽佩。現賞賜你錢一千文，拿回去供給妳們膳食之用，從今開始不須要再去作傭工掙錢了。」於是命令兩仙童將吳婦

送回家，看到床頭果然有一千文錢，用完之後，又有一千文錢，綿綿不斷的供應。

❖本文：

邱鐸。葬母鳳鳴山原。哭曰。鐸生也。咫尺[一]不離我母膝下。今逝矣。可委體魄於無人之墟[二]乎。結廬[三]墓側。朝夕上食。如生時。當寒夜月黑。悲風蕭颼[四]。鐸恐母岑寂[五]也。輒巡墓哀號曰。鐸在斯。其地多虎。聞鐸哭聲。即避去。人稱之為真孝子。

❖字句解說：

一、咫尺：距離很近。

二、墟：大的土堆。

三、結廬：建屋。

四、蕭颼：風吹的聲音。

五、岑寂：高而寂靜。

❖白話解說：

有一位叫邱鐸〈讀奪〉的人，將他的母親葬在鳳鳴山的高原上，哭著說：「鐸自從生下來，就不曾離開過母親的身邊，現在母親過世了，怎可將其屍體委置在沒人居住的大土堆中呢？」於是就在墓旁搭建草廬，以便陪伴母親，早晚供上食物以祭祀，有如在世之時。當寒冷的夜晚沒有月光的時候，悲慘的風聲颼颼的吹過，邱鐸恐怕母親在高山上寂寞，經常巡視墳墓的四周，大聲哭號說：「不用怕，你的兒子邱鐸在這裡。」這個地方經常有老虎出沒，聽到邱鐸的哭聲，就趕快走避，大家都稱讚他為真正的孝子。

❖本文：

明吳璋。少孤[一]。年十歲。母陸氏。永樂年間。奉例選入宮。隨親王[二]分封廣東韶州。璋聞慷慨[三]流涕。棄家訪母。舟中設觀音像禮拜。求見其母。誠心懇切。泣聲悽慘。途中患痢。晝夜百起。昏憒[四]中。猶呼娘不置。及抵韶。而母又從改封江西矣。從陸路。往饒州。奔馳沙磧[五]。兩足俱腫臥野。有道人。自言姓焦。取藥敷之。立愈。過嶺。遇黑蛇齧足。倒地。復見焦道人至。以藥塗之。疼止。宿孤村。未曉行。遇大雪。憩古廟。忽又見焦道人來。撫之曰。為母忘軀若是。真鐵漢也。出餅與啖[六]。頓忘飢寒。至饒。訪知母在王府。啟本求見。不允。乃就府中賃[七]一室。中書思親二大字。傍貼云。萬里尋親。歷百艱而無悔。一朝見母。誓九死[八]以何辭。後得請。入見母於養贍所[九]。母已病篤。昏不知子。璋焚香籲天。刲股作糜以進。母乃漸甦。抱子痛哭。王聞而賢之。召賜金帛。命扶母還。後子洪。孫山。俱官刑部尚書。至今科第不絕。

❖字句解說：

一、孤：年幼無父。

二、親王：皇帝宗室被封為王的人。

三、慷慨：情緒激昂。

四、昏憒：迷糊。

五、沙磧：沙漠。磧讀企。

六、啖：吃。讀但。

七、賃：租。讀任。

八、九死：比喻非常危險的境遇。

九、養贍所：供養贍助的地方。

❖白話解說：

明朝時有一位吳璋，年少時即失去父親，在十歲那一年，母親陸氏，於明成祖永樂年間，奉朝廷的慣例選入宮中，被分配隨著親王分 到廣東省韶州

〈今曲江縣〉。

吳璋聽到後，情緒非常激動而痛哭流涕，就離家去尋訪母親的下落。在所乘的船上設置觀音像以便禮拜，祈求能順利見到母親，發心真誠懇切，哭泣的聲音非常悽慘。在中途罹患痢疾，一天上百次的廁所，身體虛弱而昏迷的時候，仍然呼叫其娘不停。

到了韶州，才知道其母又被改封到江西省了。再從陸路行走往饒州〈今江西鄱陽縣〉，在沙漠中奔走，使得兩腳都腫痛而倒臥在野外。有一位道人，自稱姓焦，取出藥膏敷治於傷口，立即就好了。翻過山嶺，遇到黑蛇咬到足部而受傷，倒在地上，又見到焦道人來到，以藥膏敷治，疼痛就停止了。住宿在野外人煙稀少的村落，天一亮就出發，遇到天下大雪，找一座古廟休息，忽然又見焦道人來，撫摸著他說：「為了尋母而忘掉自己的身軀到這種地步，真是一位鐵漢呀！」拿出餅來給他吃，頓時間忘了飢餓寒冷。

到了饒州，尋訪而知道母親在王府裡，就修書啟奏以求見其母，沒得到允許。於是就在王府中租一間屋子，在室中寫「思親」兩個大字，又在兩旁

寫字貼說：「從萬里遠來尋找親人，經歷百般的艱難而不後悔，只要有一天能見到母親，發誓就是九死一生也在所不辭。」

後來被允許請入養贍所看他的母親，這時母親已經病危了，昏迷之間不知道其子在眼前。於是吳璋焚香呼籲上天幫助，並割下自己的大腿肉煮稀飯，讓母親進食，母親乃漸漸甦醒，抱著兒子放聲大哭。親王聽到這個消息，很讚歎吳璋的賢能。召見他並賜給他金錢錦帛，命他扶持母親還回家鄉。後來他的兒子吳洪，孫子吳山，都當了刑部尚書的官職，到今天子孫登科當官的還絡繹不絕。

❖本文：

劉洵直。總角[一]時。父母俱亡。號慟幾絕。苦心篤學。誦書輒至夜分。嘗一夕。其族父[二]。聞其哭聲甚哀。問故曰。讀馬周[三]傳。至其言少失父母。犬馬之養[四]無所施。為悲感不能自止。族父亦為欷歔[五]。後登第。

❖字句解說：

一、**總角**：比喻童年，古時小兒未成年，總束頭髮，形如兩角。角讀決。

二、**族父**：即是叔父伯父。

三、**馬周**：唐朝仕平人，嗜學，善詩春秋，太宗時官至中書令。

四、**犬馬之養**：為奉養父母的謙詞。

五、**欷歔**：悲泣抽噎的樣子。讀西須。

❖白話解說：

有一位叫劉洵直的人，在童年時，父母都死了，他哀慟號哭差一點昏絕。他苦心努力讀書，經常讀到半夜時分。曾經有一個晚上，他的叔伯聽到他的哭聲甚為悲哀，就問他是什麼原因？他說：「我讀《馬周傳》時，看到他說少年即失去父母親，而無法對父母親盡奉養的孝道，因受到感動而不能自止。」他的叔伯也為他悲泣，後來登科及第。

❖本文：

漢武帝時。張湯[一]杜周[二]。俱酷吏[三]也。而二人之子。俱極平恕。班固[四]於酷吏傳。特恕杜張。以有子焉故也。湯子安世[五]。歷官三十年。忠信謹厚。勤勞政事。匿人過失。務從寬貸。周子延年[六]。佐霍光[七]。光用法嚴。延年輔之以寬。見文帝虛耗之後。數對光言。宜修孝文時政。示以儉約寬和。順天心。悅民意。光納其言。後安世官至大將軍。封富平侯。子孫相繼襲爵。曾孫純[八]復為大司空。而延年亦以定策功封侯。又為御史大夫。子緩[九]亦嗣侯爵。禮云。烹熟薦馨[十]。嘗而致之。非孝也。養也。君子之所謂孝者。國人皆曰。幸哉。有子如此。可謂孝矣。敢以是為敬親蓋愆[十一]者勸。

❖字句解說：

一、張湯：西漢酷吏，杜陵人，武帝時，官至御史大夫，治獄務深文刻酷，後為朱買臣所害，自殺。

二、**杜周**：西漢杜衍人，為張湯的廷尉史，為中丞十餘歲，終御史大夫。

三、**酷吏**：用酷刑峻法殘害人民的官吏。

四、**班固**：漢明帝時為郎，典校祕書，續其父班彪之作，積思二十餘年，著成漢書，為斷代史之祖。

五、**張安世**：漢武帝時為尚書令，昭帝時拜右將軍，封富平侯，宣議時，拜大司馬。

六、**杜延年**：杜周的兒子，昭帝時，初為補軍司空，遷諫大夫，封建平侯，擢為太僕，右曹給事中，後為御史大夫。

七、**霍光**：西漢平陽人，漢武帝時為奉常都尉，甚見親信；昭帝時為大司馬大將軍，封博陸侯，秉政二十年，未嘗有過。

八、**張純**：張安世的六世孫，光武帝時封武始侯，後為大司空。

九、**杜緩**：杜延年的兒子，為雁門太守，延年死後，拜太常。

十、**烹熟薦馨**：出自《禮記・祭義》：曾子曰：「亨孰羶薌，嘗而薦

之，非孝也，養也。君子之所謂孝也者，國人稱願然曰：幸哉有子！如此，所謂孝也已。」

十一、蓋愆：修善行以贖前人之惡。

❖白話解說：

漢武帝的時候，張湯和杜周二人，都是當時喜歡用酷刑殘害人民的官吏，然而這兩人的兒子，都是極為平和寬恕的人，所以班固在撰寫《漢書‧酷吏傳》時，特別寬恕杜張二人的惡行，因為他們有如此寬恕的兒子的原故。

張湯的兒子張安世，當了三十年的官，待人忠誠有信，處事謹慎忠厚，對於處理國家的政事非常勤勞，常隱匿人的過失，不使人難看，辦事從寬處理。

杜周的兒子杜延年，輔佐霍光，霍光常用嚴刑峻法，延年常以寬恕的方法來輔助。看到漢文帝的身體虛弱之後，好幾次對霍光說，應當要提倡孝道

改善當時政治的風氣，告訴霍光要實行節儉寬和的政策，以順合天心適應民意，霍光接納他的建議。

後來張安世官位當到大將軍〈高級軍事統帥〉，被封為富平侯，以後世代的子孫襲承爵祿，曾孫張純又當了大司空〈掌管全國土木工程〉。杜延年也因制定良好的政策而被封為建平侯，後來又當了御史大夫〈掌管法令〉，兒子杜緩也繼承他的侯爵祿位。

在《禮記・祭義》上，曾子說：「把羶腥的東西烹煮得香美，用以祭祀祖先，這不算是孝道，那只是供養而已。君子所說的孝道，是要讓國人都說：『好幸運喔！能生到這種兒子。』這才可稱為孝。」我今大膽的提出這實例，來勸進孝敬雙親的人，做為修善以贖前人行惡的參考。

❖本文：

宋韓忠彥[一]。韓琦子也。琦公忠無我。而忠彥為相。蠲[二]逋負[三]。復

流人[四]。收用名賢[五]。鄧洵武[六]謂其能繼述父志。又范純仁[七]。仲淹[八]子也。仲淹以天下為己任。而純仁知慶州。以伸冤就逮。遮馬涕泗者數萬人。歷諫議[九]樞密[十]以得相。凡三罷三復。以寬大廣主德。不深錄人過。疾革[十一]。猶辯宣仁誣謗事。卒謚忠宣。御書碑額曰。世濟忠直。以榮寵之。二公能承先志如此。視彼濟惡不才。辱及先世者何如哉。故禮云。父母雖沒[十二]。將為善。思貽父母令名。必果。將為惡。思貽父母羞辱。必不果。又曰。父母沒[十三]。慎行其身。不貽父母惡名。可謂能終矣。可見不論父母存沒。惟心善為孝耳。且親不存者。正於此處可致孝也。若虧體辱親。受人憎惡。即是大不孝。

❖字句解說：

一、**韓忠彥：**韓琦的長子，少以父任補官，復舉進士，徽宗即位，以吏部尚書召拜門下侍郎，後進尚書左僕射〈即宰相〉，封儀國公。

二、**蠲：**免除。讀捐。

三、**逋負**：拖欠賦稅。逋，讀ㄅㄨ。

四、**流人**：流亡在他鄉的人。

五、**名賢**：有名的賢人。

六、**鄧洵武**：宋朝人，考上進士，在紹聖年間當國史院編修的官，後進中書舍人，數遷至知樞密院，拜少保，封莘國公。

七、**范純仁**：宋朝范仲淹的次子，皇祐年間的進士，在襄城縣當知縣，後遷侍御史，知諫院，哲宗時，累官尚書僕射，中書侍郎，死謚忠宣。

八、**范仲淹**：宋朝吳縣人，祥符年間進士，仁宗時為吏部員外郎，後拜樞密副使，進參知政事，兵部尚書。

九、**諫議**：掌諫諍及議論的官。

十、**樞密**：處理政府機密政務的官。

十一、**疾革**：病危。革讀及。

十二、**父母雖沒**：出自《禮記・內則》：「父母雖沒，將為善，思貽

父母令名，必果將為不善，思貽父母羞辱，必不果。」

十三、父母沒：出自《禮記・祭義》：曾子曰：「父母既沒，慎行其身，不遺父母惡名，可謂能終矣。」

❖白話解說：

宋朝的韓忠彥，是韓琦的長子，韓琦為人公忠體國大公無私。韓忠彥當宰相時，免除窮人所拖欠的賦稅，使流落在外的人能回家，錄用有名的賢流，鄧洵武說，韓忠彥善於繼承父親的志願。

又有一位范純仁，是范仲淹的次子，范仲淹以治好天下為自己的責任，范純仁在慶州〈今甘肅省慶陽縣〉當知縣，因替百姓伸冤而觸怒上級，被逮捕的時候，有百姓數萬人攔住馬而痛哭流涕，歷任諫議、樞密等的官職，最後當了宰相。一生當官共被罷黜三次，又三次重回官場，常以寬大的胸懷來廣宣主上的仁德，不深記他人的過錯，當他在病危的時候，還為辯明宣揚仁德不可誣謗他人的事念念不忘。死後被追謚為「忠宣」，皇帝下詔書，在碑額

上寫說：「世濟忠直」（世代以忠直濟事），非常光榮的受到皇帝的寵賜。

韓忠彥和范純仁二人，都能繼承先父的遺志，就像這樣，再回頭看看，那些以惡行事沒有才德的人，已經侮辱祖先的人，應當要怎麼辦呢？所以《禮記》上說：「父母雖然死了，臨到行善事的時候，想到會為父母帶來好名譽，就立即去做；遇到想要做壞事的時候，想到會給父母帶來羞辱，就立刻停止。」又說：「父母親死後，要謹慎自身的言行，不要給父母遺留惡名，這可以說能有始有終行孝了。」

由此可見，不論是父母親在世或去世，唯獨要保持善良的心，才是盡孝道，況且雙親如果不在，正是在此處下功夫，就可以盡到孝道了。如果虧損身體讓雙親受辱，以致受到他人的憎惡，就是大不孝了。

❖本文：

明楊士奇」。為四朝元老。勳隆寵優。而子稷。怙勢行惡。士奇溺

愛之。不及知。及被害者。連奏其人命過惡數十條。上乃付法司。而特旨慰安士奇曰。卿子既乖家訓。干國紀。朕不敢私。卿其以理自處。士奇不得已。論斬之。由是聲望大損。夫士奇以儒士柄國[二]。而稷以相子棄市[三]。敗壞家聲。羞辱父母。死有餘責。彼驕貴子弟。恃父勢而橫行者。觀此能不懼否。

❖字句解說：

一、楊士奇：明朝泰和人，正統年間進少師，與楊溥、楊榮同輔政，時號三楊，雅善知人，居官廉能，是明代的名臣。

二、柄國：執掌國事。

三、棄市：古時殺人於市，與眾棄之，故稱棄市。

❖白話解說：

明朝的楊士奇，當了明朝四代皇帝的元老，功勞很大受到優厚的寵賜，

但他的兒子楊稷，卻依怙父親的權勢在外行惡，楊士奇很溺愛他，不知道他在外行惡的事情。等到被害者連續上奏其子，已經作了很多壞事，並殺害人命等數十條罪狀，皇上乃將其事交付司法單位處理，並且特地頒發聖旨慰問楊士奇，說：「你的兒子已經違背家訓，干犯國家的紀律，我不敢有所私袒，請你以國法自己處理。」楊士奇在不得已之下，將他的兒子論斬。

從此他的聲望大大的受損，談到楊士奇以讀書人的身分來掌理國家大事，而他的兒子楊稷卻以宰相兒子的身分行惡被斬，敗壞家門的聲譽，讓父母親蒙受羞辱，真是死有餘辜。那些驕貴人家的子弟，依怙著父親的權勢而橫行霸道的人，看到此一事例，能不覺得恐懼嗎？

❖本文：

程惡子。順義人。得一子極愛之。性凶不尊母。母老。常被毆詈。一日抱孩誤墜地傷額。惡子歸。以為害其子。聲色甚厲。母懼。走其女

家。避之數日。怒不解。匿刃而迎母曰。孩愈矣。可速歸。母從之。至半途僻地。刃其母腸（一為腹）。而刃反自己脇入。腸出。不知何由反也。其尸屢埋屢發。鴉犬食盡乃已。

❖白話解說：

有一個程惡子，是順義〈今北京市的東北〉人，生了一個兒子，非常喜歡。但他的個性凶暴，對母親很不尊重，母親已年老，經常受到兒子的打罵。

有一天母親抱小孩，不小心掉到地上，頭部受傷，惡子回家時，認為母親是故意傷害兒子，於是非常凶惡的怒罵母親。母親非常害怕，逃到女兒家中避難，過了幾天，惡子的怒氣還未消，在懷中藏刀假裝去迎接母親，說：「孩子的傷已經好了，可以趕快回家。」

母親就跟著他回家，到了半路的荒野之地，拿出刀子刺進母親的腹部，但刀子反而刺進自己的脅下，肚腸流了滿地，不知道是什麼原因，刀子卻會

往反方向刺進。他的屍體好幾次埋葬了又暴露，最後被烏鴉野狗將他的屍體吃掉了。

❖本文：

張義。每旦告天謝過。忽被攝入冥。示以黑簿。簿中罪惡。皆已勾除。惟餘一事。乃義少時因父責。怒張目反顧其父。始知不孝之罪。不通懺悔也。

❖白話解說：

有一位叫張義的人，每天早上都向上天懺悔，有一次其魂忽然被攝引到冥府，出示他行惡紀錄的黑簿，黑簿中所記錄的罪惡，大都已經消除了，只有剩下一件事，就是張義在年少的時候，因受到父親的譴責，以凶神惡煞的眼光反看他的父親，這才知道不孝的罪惡，是很難以懺悔去消除的。

❖本文：

羅鞏游太學。每以前程祈禱。夜夢神曰。子已得罪於冥。可急歸。叩之曰。汝父母不葬耳。曰。某尚有兄。何獨受罪。神曰。子為儒者。明知禮義。子兄碌碌。不足責也。是年果卒。

❖白話解說：

有一位羅鞏的人，在讀大學期間，經常祈求上天能賜給美好的前程。有一天夜裡夢見天神說：「你已經得罪了冥府的規律，要趕緊回去。」即叩求問天神，到底是什麼原因？天神說：「你父母親還沒有下葬。」

羅鞏說：「我上面還有哥哥，為何只入罪於我呢？」天神說：「你是讀書人，應該要知道禮義，你的哥哥是平庸無知的人，不足以責備他。」當年果然死去。

❖本文：

孔子作孝經。每夕必簪縹筆[一]。衣絳單衣。面向北辰[二]。磬折[三]良久。乃拜。曾子抱河洛。七十二子皆從。蓋有禱告。及作春秋。亦復如是。一夕忽有一道黑氣。從斗而下。直落案前。既開。乃微旨[四]也。此滿其一心之量。而為萬世人倫之極者也。孝經一十八篇。曲盡人子事親之道。所謂日用飲食。不可須臾離者也。世儒豈可以其未列選士之科。焉不講哉。今論孝歸本夫子。而推原其所以作孝經之意。蓋日望乎儒者之身體力行。以助宣教化。興起流俗者。心固良苦而切至矣夫。

❖字句解說：

一、簪縹筆：將淡青色的筆插在頭上，以備隨時記事。

二、北辰：北極星。

三、磬折：屈身如磬。

四、微旨：深微的意旨。

❖白話解說：

孔子在著作《孝經》的時候，每天晚上一定頭髮上插著一支淡青色的筆，穿著大紅色的單衣，面向著北斗星，彎下身體沉思良久，才下拜。曾子就抱著《河圖》、《洛書》，七十二位學生都跟隨著，大概有所禱告以及寫作《春秋》的時候，都是如此。

有一天晚上，忽然間有一道黑氣從北斗星下來，直接就掉落在香案的前面，當啟開之後，才知道是上天的深微意旨，這微旨充滿了孔夫子的心意，而它卻是萬世人倫的最高準則。

《孝經》一共有十八篇，其中婉轉道盡為人之子要如何孝順雙親的方法，所謂在平常的飲食生活習慣中，時時不可以有稍微的離棄。世間的讀書人，怎麼可以因其未列入開科選士的科目，就把它遺漏而不去講解呢？

現今談到孝道，就要追根到孔夫子，然而推測他原本所以要著作《孝經》的本意，大概是希望日後的讀書人，都要能身體力行，以便幫助宣導教化，在世面民間都能流傳，這真是用心良苦而且實在呀！